

我之建議

狐直筆抱憾良多上不足以窺班馬下不足以接廬陵此  
國體未改政體無大異也降至清末由君主易爲民主由  
史書之革命時會也將基此而轉入景運中興乎抑基此  
雖不適於今茲而往事足以爲人觀感而懲戒者未可盡  
何嘗有益於人有益於己推其極內則釀成銅馬黃巢張  
於敗處處皆可痛心安得冥然罔覺乎此我之史談所由  
字日就消亡五代搗亂暮晉朝梁脂韋爲能守正則迂談  
事仇令中國河山入外人版籍痛癢不關毫無慚怍自稱  
篤實剛毅人民而無愧乎事雖陳蹟殷鑑昭然此亦我之  
中興景運無窮期至於古今文字升降變遷細焉者也雖  
屑道也我一人之見卑卑不高不足以發明前人義蘊也

寺制易爲共和而此數千年史家之體制亦必因之一變此  
而論人巨劫擾亂乎吾不敢爲史必也所猶堪共信者古文  
試觀往古之方鎮專肆權奸病國文人才俊之意見黨派  
子之亂外則招來五胡金遼蒙古也先之禍流毒無窮同歸  
也晉國倫安危機四逼猶復絲竹娛情醉鄉遁跡羞惡兩  
具說義聞者厭之宋末明季爭圖私利不惜引狼入室執贄  
漢族信能對高帝文帝孝武光武而無愧乎信能對兩漢之  
史談所由作也我作此史談也吾甚願革命巨劫不復見而  
然名之以我者何曰我一人之言偏謬實多非天下名賢所  
僅乎爲我之史談而已丙辰秋仲陳卜勳自序於聚星草堂

## 讀史隨筆

淮陰陳卜勳著

秦漢以上謀國是者公諸民視民之從違爲從違後則專聽一己之從違專聽外戚內宦之從違專聽宗室權奸以及強隣釋氏之從違此歷代政局變遷之大旨也雖獨斷亦可以集事而宗室外戚方鎮之賢者未必不足以與謀然專聽乎此則國自國民自民矣下之忠蓋無以貢於上而上之施設絕不詢諸下甯使此輩誤人不容小民愛國故秦之敗也以自用漢之敗也以內宦以外戚晉之敗也以宗室唐與五代之敗也以方鎮宋明之敗也以權奸以強鄰而元之敗也以釋氏

以庶民之從違爲從違善則善矣亦必民之識見胸襟實足與謀而後可也西周初年雖兔置之野人可以作干城腹心之選東周末季即布衣賣漿者流尙足救趙魏而却強秦不然自不能善何足助上以善其國也即上之殷殷詢訪不將有築室道謀之誚歟古訓云自新新民吾則曰自新新國

專制非新詞也唐書曰安氏專制三鎮云云是則方鎮有方鎮之專制外戚有外戚之專制權奸有權奸之專制不僅一國元首有專制患也後世疾專制者莫不曰始皇實則秦之尙此彼亦有所爲也周末不振紀綱廢弛散漫擾亂統屬毫無心焉惡之故力矯其弊而救其失不知周末之亂在諸侯不在百姓也諸侯不守法非百姓不守法也誤在此處未能辨清高帝知之故其待大臣則頗學始皇待庶民則方反始皇蓋合周政秦政而制成一漢家之政者也亦專制之能手

無論何等國體政局非得好人不可尙專制非君好不能福世不尙專制非民好不能福世專制之朝政之好否民無

干涉權也。非專制民則有權矣。抑知權之所在即責之所在也。若見識學力不足以善事心地。品格不足以稱職。則始皇有知必將笑我矣。許民謀國進謀者。愈不可不審。許民言事進言者。愈不可不慎。非僅變一國體。易一政局。即可平治天下也。

史亦未可盡信者也。讀史者不當僅求於字句之內。當兼求諸字句以外。以爲盡不可信。非善讀史者。以爲盡可信。亦非善讀史者。蓋史臣未必定迫於勢而曲其筆。或故意欺人而舞其文。多由見識未盡。高超傳聞未盡。真實未實者。既不肯闕文。見卑者又自作聰明。此良史之不易得也。

關中大飢。人相食而餉餽無缺。蕭相之功實非尋常之功矣。然當時礦產未開。製造未興。告貸無所。其錢財從何處得來。吾欲起史臣而問之。謂非取諸民。吾不信也。謂非重取於民而能足用。吾亦不信也。雖關中未必盡飢。然而相去能有幾。何當日之民亦大苦矣。民何不幸而生於亂世也。

何不功成再釣魚。昔人譏韓信詩也。不能明哲保身。責之何嘗不是。但才畧功業至韓氏。地位進固多危。退亦不免。蓋高祖不容其退也。以不世之才立非常之功。遇多忌之主。死可也。退不可也。然張良蕭何何以能免於禍也。曰張氏能謀而不能戰。蕭何能守而不能戰。善戰而又能謀者。惟有一韓信。較之徒能謀。徒能守者。迥乎不同。故二人可以不死。而韓氏獨不能不死。使二人亦如韓氏智勇俱全。則蕭相不僅於下獄。而張氏辟穀無用也。

或疑韓信何以不學范蠡乎。曰范蠡之所以能逃者。以海內不僅一國也。他邦卽爲樂土。而信之時則天下一家也。海內雖大。盡在高祖權力之下。何處可以棲遲。夫深山窮谷。韋布之士。樂飢潛踪。以其無人識耳。至於負天下

之望而爲舉世所共識則不能匿跡消聲也。若胡越我之仇也。邊防嚴密不容他人涉其藩籬。且潛身異國託人庇蔭之下則豈韓氏之所願哉。

不獨高祖忌韓信。即羣臣亦皆忌之。君忌於上。臣忌於下。此韓氏所以必死也。人每自患無才而不知韓氏竟以才死。人每自患不能提三尺劍立不世功而不知韓氏竟以功死。淮水泱泱安得一竿煙雨於此終老也。

漢文帝亦專制之君也。然無專制之心。亦無專制之行。不得以專制目之。超出始皇範圍欲入成康堂。與二十三年中如陽春着物到處生機。無才可見。無智可表。無武功可說。雖使抱非常才智。武功者與之較皆不足以并稱。而同立。蓋其無才者非無才也。不僅恃乎才也。無智者非無智也。不僅恃乎智也。無武功者非無武功也。不必恃乎武功也。有超乎才智武功之上者在也。彼矜其才智而詡其神武之人。即使其才智武功真有可稱。如漢武之雄才。大畧唐太宗之經文緯武。不知視諸文帝已落第二層。况乎漢武帝。唐太宗。迥乎不易及也。

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是以昔人有進善之旗。誹謗之木。至秦乃有誹謗妖言之禁。其所謂誹謗。豈真誹謗耶。所謂妖言。豈真妖言耶。不過不許百姓發言耳。始皇所行本不足以欺人。亦不可以對人。恐人言其過失。遂爲箝口之禁。然明明不許人言語。此等命令萬不可以布告天下。於是坐以誹謗妖言。用此罪人不爲虐也。高祖除秦苛政。此條亦未刪去。至文帝始命罷之。夫文帝居位守法度。敬大臣。愛庶民。三代後第一賢君。雖不能無過。必不至重多。然猶慮下情不能上達。有過不能盡知。可見天下惟能改過者。必不至於護短。亦惟能寡過者。必不至於惡聞。觀於始皇文帝則知厚薄大小之不同矣。

趙佗報文帝一書。字字有芒。豪氣逼人。本可以不事漢。本可以不去帝號。前人論其事。漢去號。實由文帝以柔動之。以誠感之。固也。然亦趙氏之自命不凡。不肯將好人。盡讓文帝做耳。蓋文帝之書云。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又曰。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觀此數語。文帝自處何等。仁厚廣大。夫以仁厚廣大。全讓於人。而自處於仁厚廣大之反面。豪傑不爲也。彼不忍爲。而吾獨忍之。是不仁也。將不戰而勝。吾矣。趙氏稍讓一步。正趙氏爭進一步。天下事有以讓爲爭。以讓爲勝者。此類是也。其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天子賢。今去帝制。亦可以見其自命不凡矣。吾所以讓漢者。非勢力有所不足。一則由於愛民。一則由於敬賢。夫愛民敬賢。豈常人所能哉。自以賢稱。自以雄稱。實非言大而誇。

天下惟誠字最足以動人。才智兵力皆在誠字之下。有才智可以制人。有兵力可以制人。遇才智兵力遠不相及者。不能不屈服於一時。然其服非心服也。必種後日無窮之禍。若我。以才智制人。彼亦以才智抗我。我以兵力制人。人亦以兵力自衛。則怨日深。而害日重。雖我之才智兵力終足以壓倒一切。然欲不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以亡十。斷斷乎難能。若不用才智兵力。而我自以服人。使人亦不用其才智兵力。而自然改其所行。以我服是。其間蓋不知省多少有用之光陰。免多少可憐之民命。餘多少行政之錢財。是誠字爲用。豈不大歟。文帝之用此誠字。豈不賢歟。不然。使文帝以兵戎相見。當時固有能兵之亞夫。未必不可勝越。而趙氏亦一時之豪傑。地險兵強。未必不足以疲漢。兵端一開。元氣暗傷。羽書傍午。內政受阻。則所謂振窮養老。孝弟力田。減稅賜租。諸善政。從何處着手。安能培成數百年。長久基業。養成一代忠厚風俗。一紙書勝於十萬兵。以誠感人。也。吾非謂才智兵力之不宜講求。而盡爲無用之物。

但才智兵力不可少而誠字尤不可少。待乎才智兵力則理事者亦能亂事而防患者每至生患無他不以誠爲之本也。蓋誠者萬事萬物之本而才智兵力則用也。天下事無本不立千古棄本逐末者甚衆此漢文所以獨優。漢文不獨對外以誠也其對內亦以誠蓋對內不誠雖以誠對外而外人未必信以爲汝於百姓本一氣相關者非外人可比尙不能無詐况我外人乎吾外人不易欺也亦不受欺也故誠字必以對內始不能誠於國中必不能誠於國。外國內不能感其誠國外何能信其誠漢文所以服趙佗者不僅恃一紙書也以其仁民愛物不獨國人悅服卽萬里強隣無不爲之心折早已有一敬愛之心存於中而一紙詔書又復親切和平開誠相待使見之者不覺將平素敬愛羨慕之懷一時提起而所有歷年積憤與滿懷傲氣全行消滅化歸烏有若僅憑國書文詞之工乃所言與所行迥然不符則其文在作人雖用盡心血不值識者一笑欲以欺趙氏而使之受愚豈不難哉。

文帝之所以過人者無他誠信而已。乘此誠信遂能消患未來不獨漢民受福卽南越之民亦受福誠信兩字蓋天下之福星也。每怪宋人於金元契丹大都以詐爲能或先詐而後信夫一事詐則無事不詐一事不信則事事不信非不信也我雖信而人不信我也以我今此之信亦猶是前時之詐也招禍亡國塗炭生靈皆由此醞釀而成彼宋人以爲我之深沉大智敵人未必窺及也萬一窺破而不售我不妨再易一術也卽至一試再嘗盡屬徒勞不得已而用其誠信然而遲矣勢已莫可挽矣。

誠信旣足以消患未蒙若不誠不信不將生事而造亂歟。平已形之患者前人已不重取况本無患而生之也。生患而弭之則弭之之勞已不敵其生之之罪若但能生而不能弭則其罪可勝道乎。夫造患而不能平與有患而消之無形。

其功過固不可以道里計者。然其發源之端。不過必誠必信。與不誠不信而已。古訓曰。誠之爲貴。無信不立。勿謂此等言辭。但爲前人說。不爲後人道也。

或曰。誠信與常人可言。與豪傑不可言。以常人僅合守愚。而豪傑方欲以其才略智術籠絡一切。安可爲誠信兩字所縛。曰。天下有不誠信之智。皆無不誠信之豪傑。豪傑而不誠信。則爲奸宄。豪傑不得以豪傑稱。常人而能守其誠信。則是樸實守道之士。不得以常人稱。且漢高之才畧智術。不爲不偉大矣。本之以誠信。而力守其約法之言。則足以掃羣雄。天下既定。稍稍變其誠信。聽譖多忘。妄殺功臣。則不足以制一趙佗。彼歷事既深。豈轉不如前日之才畧智術耶。何以遇趙氏而自拙也。

漢文帝之文德。漢武帝之武功。皆卓然千古者也。或疑武帝雖有武功。而使海內空虛。不免可惜。夫以天下財謀天下福。用天下財去天下害。取之者無愧。被取者無怨。若將天下之財。取之竭錙銖。用之如泥沙。不爲天下謀。福轉爲天下生害。則取之者有愧。而被取者必怨。武帝重取於民。所以爲民謀。福除害也。自平城以後。單于久已輕中國矣。高帝受困。呂后被辱。頻年生事。邊塵不靖。試觀晉代之五胡。五季之契丹。北宋之金人。南宋之蒙古。以中國土地爲牧場。以中國人民爲魚肉。或赤地千里。廬舍蕩然。歸燕無屋。而巢於林。或屠城平堡。血流有聲。或擄君王。卿相繫以巨索。如犬雞相連綴。而百姓之填溝壑。死鋒鏑者。竟螻蟻而已。沙虫而已。雖求一茅簷避風雨。薄粥潤枯腸。較諸玉液瓊樓。尤難得也。何以如是慘且辱乎。蓋無雄才大畧。憂深思遠之漢武帝也。武帝以畢生心力對付匈奴。遂使終漢之世無大邊患。宣帝席其餘威。竟使稱臣稽首來朝。可以雪先人舊恥。而對吾中國衆民矣。有武帝則如是尊榮。無武帝則如彼慘辱。



即使海內真現空虛比諸赤地千里如何比諸流血有聲如何比諸青衣行酒白衣見廟填溝壑死鋒鏑流離萬里爲異邦之鬼又如何況乎海內未真空虛也何則文景數十年之積聚國富民豐實力厚子不因也有戰必勝其所得之財物牲畜不可以萬數計也賞賞雖多仍在中國未嘗流入外邦也史臣何以謂其空乎曰欲後人之慎重也恐其無漢人實力而欲爭漢人大功無武帝雄才而欲步武帝後塵不免畫虎之不成耳

漢武征服單于文景之功也無文景恭儉愛民培養於先則財用不充民氣不旺雖有武帝能將將而衛霍能將兵不足以圖曠代奇功天生文景於先而生武帝於後布置極當所以光華中國也中國自漢武以後除唐太宗外無出色之武功所謂武功者僅於平內亂禦外侮而止欲其封狼居胥奪胭脂山而擒頡利可汗者無一人元世祖亦一時之雄也曰世祖之雄不得爲中國榮明太祖亦能光復神州者曰神州光復大半羣雄之力非朱氏一姓之能由漢武以後數百年而有唐太宗由太宗以後數百年而有明太祖相須甚殷而相遇甚疎由今而思及明之太祖由明而思及唐之太宗由唐而思及漢之武帝再由武帝而思及文景真令人低徊欲絕感慨無窮嗟乎吾中國豈復有擒頡利而封狼居胥之想哉（按狼居胥居現爲中國地吾特就往事言之耳）

雖然天豈獨私於漢獨私於唐於明而愛之厚之安知不以愛漢愛唐與明者而愛今歟天果愛今而厚今者天宜先生如文景之人而後生如武帝之人吾知中國必復有如文帝者出焉必有如武帝者出焉蓋中國之民困極矣天豈忍再困之乎中國之勢弱極矣天豈忍復弱之乎須知文景之生不可必也則貧弱大患將無已時乎曰是不然也子與氏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是民之困非天困自困之也國之弱非天弱自弱之

也。自甘於困。自甘於弱。雖文景亦無如之何也。

或曰。今日未嘗無文景武帝也。但民德不如漢耳。曰。民不如漢。樂石之言也。是則吾輩當以文景之民爲師。而以武帝之民爲則。文景之民。恭儉誠樸之民也。武帝之民。雄武振作之民也。力行其恭儉誠樸誠道德。輔之以雄武振作精神。則近完全無愧之民。此即公共應盡重責任也。人人以此職任爲惟一之大事。衣可以缺。而此職任不可缺。食可以減。而此職任不可減。視爲得之則生。勿得則死之重要。且抱一窻可守。此職任而死。不忍失此職任而生之志氣。果能如是。雖以列邦強盛。其不對中國生敬畏者。吾不信也。何患不富。何患不强。若不究其實際。一音矜其形容。自己粉飾自己。大家粉飾大家。不僅爲先民之罪人。已也。

中國原無封狼居胥擒頡利可汗之望。即能奮發自興。亦必斷無此事。斷無此志。以吾國素尚和平也。夫和平兩字。可以責諸己。不可以期諸人。我雖無封狼居胥之志。不可無其力。雖無擒頡利可汗之事。不可無其勢。蓋無此勢力。我欲和平。人不欲和平也。我求人和。平而不賞我。以和平也。則人將以晉人宋人待我。而我必受五胡金遼之禍。夫五胡金遼學術不高者也。吾漢人雖敗。而能興。雖辱。而能榮。若夫學術遠過乎五胡。金遼而其心辣手毒。無異乎五胡。金遼。吾中國一受其制。將無復興之望。而爲萬劫不磨之辱。

以恭儉誠樸道德輔之。以雄武振作精神。不僅中國未到此地位。即素以國度高貴自居者。亦僅行得下句。未能完得上句。果能完得上句。何至以此詐彼虞之心。釀成千古未有之大戰。則知恭儉誠樸四字之道德。尤爲不易。因雄武振作。離不得恭儉誠樸。一離恭儉誠樸。誠則流於輕獧游俠偏途。秦風之小戎。齊國之兩狼。精神活潑。而道德衰微。故雄武

振作用也。恭儉樸誠本也。若舍本以逐末，古今之受其害者大矣。

恭儉樸誠不難爲也。天下事有富者能而貧者或不能，有貴者能而賤者或不能。若此四字，不因富貴貧賤而有阻也。亦不勞吾神而困吾心，也不勞吾之心神不阻於富貴貧賤。是易爲者也。爲之而可以自救救國，是急當爲者也。奈何易爲而不爲，當爲而亦不爲乎？或曰：自救救國，當首重科學。何須乎此？曰：科學不容緩，人人知之。如僅重科學而不重道德，則科學愈明而道德愈薄。久之必僅有科學而無道德，有科學而無道德，轉足以濟人之惡，益人者必將殺人矣。漢武未嘗無過舉，但其武功之盛，迥非後世所可及。論古者不得不舍短以言長，不能學宋儒一味責以黷武也。宋不黷武固矣，宋能禁遼人、金人、蒙古，亦不黷武。耶不能禁其黷武，宋人自不黷武，終亦不免於亡。何也？責漢武者當責其用酷吏以害民，迷神仙以惑世，興土木以耗財。如此立說，則愛之者不能爲深諱也。

漢武好用殘刻生事之徒，殘刻近於老練，生事近於敢爲，用之似可快意，任之必致誤人。始則屢興大獄，久則禍及太子。武帝之悔過，蓋傷太子之無辜也。太子無辜而不知百姓之更無辜焉。太子可傷而不知百姓有冤，莫白尤可傷焉。禍及衆民而不悔，禍及骨肉而後悔，其悔不已太遲。雖然能悔，總算聰明。若糊塗到底者，至死不悟，聰明知深諱，揆其意，蓋恐爲人笑也。不知有過即悔，既悔則改，人當諒以無私，美其勇決，誰來笑汝？日月暫蝕，無損光華，若知之而不能悔，雖悔而不能速改，以爲可以謾過，天下人又豈料兩曜炯炯，天下人未嘗盲也。

悔過亦有不同。口雖有言，心未能誠，自己或不覺，旁觀早識其僞。宋高宗之罪已，不如漢武帝之直言。蓋漢武聰明勇決，人一知其過，則立時抉而去之，如骨梗於喉，不容稍緩。須臾以爲吾既有過矣，吾何必諱？吾既改過矣，吾更何必

諱若左掩右飾。似往仍還。工詞琢句。明受暗推。名是悔過。改過實則。洗過卸過。故宋高不能動物。而漢武頗足感人。無他。一出於誠。一出於僞。僞者迫於外勢。誠者出自本心。李綱力勸高宗。雖從總出於勉強。不過一紙虛文。若漢武原出本心。不須人勸也。

漢大臣如絳灌霍光。皆不以文學稱者。然能定大亂立賢君。澤被寰區。雖以文學名一時者。不能過。故揚雄詞賦。孔光經術。轉爲後人添口實。遺玷文林。蓋文有餘者。實不足。才可觀者。心多僞。虛文浮才。不及以實心任實事也。

漢代元氣。高祖以後。是文帝培養之。武帝以後。是霍光輔昭帝挽回之。霍光識時之彥。救時之傑也。故其輔昭帝。首在舒民困。蓋深知民之困於重斂者。非一日矣。凡所謂權酒商船算緡錢者。皆前人國用不足。不得已之一策也。前人不。得已而行之。後人每繼起而跡之。以爲前人既國用不足。一旦至我。何能使足。凡可以足用者。其端旣非我。開其事不。妨。暫存此。前人敝政。所以往往久延而無窮者。後人不肯便改也。謂不知前人之誤乎。則固深知其失。早惜其非。一朝。大權入手。昔之所以非人者。轉不知自責。昔之以必改爲期者。轉深沉不返。如此者。雖足以識時不足。以救時。識時尙。易。救時實難。霍氏不畏其難。已剝之民氣。轉復文景之舊觀。豈不謂之人傑也哉。

治術亦多端矣。而曰首在舒民困。何也。曰譬之車馬。民者馬也。操政權者御手也。政治者御之術也。今使我馬已痛。或。繩其足而束其身。雖有王良造父之能。不可以馳驅進退焉。非其御術不精也。馬失其行動之力也。必也去縛而飽其。芻和絡而暢其氣。始則平原細草。緩緩以行。久之精神開展。雖下峻阪陟高崗。不難矣。若曰王造者天下之驢工也。我。之御術有超乎尋常之外者。彼病不能興。耶吾鞭之則起矣。鞭之而不肯起。耶再鞭之則無不行矣。如是。可以死馬而。

不。可。以。馭。馬。天。下。之。賤。工。也。

振貸貧民。減免出租。必國用既充而後可。乃武帝時。虞不足。而昭帝在位三數年。即無憂缺乏。是何也。蓋霍光以勤儉爲務也。勤則於應作應興者。不留餘地。儉則於可節可省者。一例掃除。作之興之。則財源裕。節之減之。則財用省。故非勤不足以開源。非儉不足以節流。政令煩苛之極。其民必不能勤。以終歲勞苦大半爲人。僅求免於饑寒。殊不易得。久之。則精神疲。緩興致索然。夫精神疲。緩興致索然者。而欲其善事利器奮勉有爲。豈不難甚。無他。其氣已衰矣。政令煩苛之極。其民必不能儉。蓋上奢而後有重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既以奢華相率。自然從風而靡。始之富有者。奢華繼則貧寒者。亦從而效之。是以富者不免轉貧。而貧者不免益貧。處困苦之境。抱奢侈之懷。其心術行爲。何堪復問。如是。則品大劣矣。氣衰者多。愚頑品劣者無。廉恥愚頑而無。廉恥亡國之民也。養成此亡國之民者。上失其引導之方也。上失引導之方。下無自擇之能。雖日談博。大宏遠之政術。恐藍田玉不能當作荒年米穀。五鳳樓不能庇盡萬家風雨。吾故曰。霍氏識時之彥。救時之傑也。

勤儉兩字常談也。政治家所不屑道者。前人謂霍氏不學無術。未必不因乎是。然霍氏用之前。以蓋先帝之愆。後以復斯民之氣。其道極淺。其效頗深者。何也。蓋合乎人情。而適於世勢也。太史公曰。論卑易行。豈可以其淺而忽之。以淺而忽之。己可以博高名。民不可以得實惠也。

勤字亦有弊也。勤出於範圍之外。則其可資之精神財力。光陰皆用諸有害無用之地。夙興夜寐。不遑安處。轉爲政教之梗。而種生民之害。勤則勤矣。惜乎不當反而思之。如將此財力光陰。聚於範圍之內。其禍福美惡。豈可以尺寸計也。

儉字亦有弊也。易流於濫。濫則陋。易流於吝。吝則刻。夫所謂儉者。非常用而不用也。凡勢之所不可爲。情之所不忍。爲理之所不應爲者。不必受人愚而妄圖。不必縱己欲而幻興。則無形中省却無數精力時光。不僅財用不費也。

除盡幻妄之思。不獨節其精神時光財用而已。即素有之道德。亦不致於拋棄浪費。是爲儉之上層。聚其精力時光財用。而用之於範圍以內。則何政不可以修。何學不可以求。是爲勤之妙諦。

漢人頗知廉恥。上重廉恥。則愛人下重廉恥。則易使刑政能禁人於顯露。不能禁人於隱秘。未形者能自勉。則已形者必甚少。此政簡而民不擾也。韓延壽爲東海太守。有昆弟訟出。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令民有骨肉爭訟。即日移病。閉閣思過。訟者大悔。以田相讓。郡中歎然。傳相敕厲。合郡莫敢以辭訟。自言者。夫閉閣思過。此在上之廉恥。以田相讓。此爭者有廉恥。歎然不敢以辭訟。自言是合郡有廉恥。使在後世。則傷者自傷。而爭者自爭。雖閉閣思過。莫爲之感動也。不但不生感愧。或且從而譏誚之。不曰憚理民事。即曰有意沽名。且昆弟相爭。在昔視爲痛心者。今則視爲尋常骨肉情薄。廉恥道喪。健訟之徒。以此詡能終歲勞苦。所得肯爲吏役所肥。於同氣一本者。雖毫忽而不讓。演蠻觸於家庭。向公門而孝弟。若有顧惜。面顏稍稍退步。已爲難得之事。然聞之者。轉必笑其懦矣。

或曰。民有廉恥不難。官有廉恥不易。世果有恩信周徧。全郡如延壽者。安知民不感愧也。且當時不僅太守賢也。即下吏亦賢。韓氏守潁川。恩接下吏。或偶欺之。則痛自刻責。吏悔愧。或自刺死。蓋其廉恥之心重。雖身命有所不恤。後之爲官者。能如是乎。曰。以官率民政體。當然耳。須知廉恥。我之廉恥也。必賴官之教化督責。而後保全。發現其廉恥。豈非吾民之大辱歟。吾自有廉恥。吾即以吾之力量保全之。何須乎官。又何必問官。使人人以廉恥爲寶。不使少有傷失。則道

德之基已立。即有貪官濁吏竊恐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安知官不受督於民而受化於民也。

受督於民雖貪而不敢貪。受化於民可貪而不屑貪。不必有韓延壽而已。四境大治久之則官不過行政上應備之一事。其賢固好。其不賢亦無害。不能自勉自奮。依賴於人。無權植立。全憑官之提倡。以爲己之步趨。則天下至靈之人。變而爲無用之傀儡。既爲傀儡。便愚弄任人顛倒。任人夫亦可憐而可笑矣。

不能自賢。依賴於人。謂天下必無好官。我不敢作。此刻論謂天下全是好官。我不敢存。此幻想畢竟好者如辰星麗天耳。好官甚少。依賴之人甚多。此天下之良善不多見。而冥頑狡猾者交錯於道路也。夫以冥頑狡猾之民。若再遇冥頑狡猾之官。則冥頑者益冥頑。而狡猾者益狡猾。遂成一冥頑狡猾之世界。故外人轉以文明傲我。非他人太狂實我之昏暗已甚也。神明華胄。退處於卑劣之地位。豈不羞煞。

廉恥之心卽良心也。此外又有利祿富貴之心。故良心無權。而富貴利祿之心有權。使富貴利祿得之而不失。其廉恥則富貴利祿何損於人品。但世之求富貴利祿者。先自壞其良心。遂使奸豪巨猾卽以此四者爲籠絡收買之妙用。而人之滅沒其良心者。羣趨而爭赴之。羣趨而爭赴之。則莫大之劫。連成在朝則爲操莽。在野則爲黃巾。張角不然。人人以良心爲寶貴。彼操莽豈能以一人篡漢。而黃巾又豈能以一人亂漢也。

漢代民心有三等之分。文景則良心未薄之時也。宣帝光武則良心欲薄未薄之時也。孝平獻帝則良心已薄之時也。未薄者何可多得。已薄者不易爲力。惟此欲薄未薄之時。使之興感最有捷效。故宣帝光武選用循吏。令欲薄者轉而爲厚。毫不費力。然亦幸而有宣帝光武能任賢耳。蓋此時固易使之厚。尤易使之薄。豈必待至孝平獻帝而後然哉。吾

不知今之人心居於三等中之何等也。

壞良心失廉恥大都士大夫甚於庶民試觀賈捐之以劾石顯聞者既以沉困無聊不甘淪落復從而譽奏之顯鄙其爲人下之於獄爲他人鄙猶可也爲無惡不作之寺人鄙長沙家風掃地矣禹貢以明經著節稱者明經所以可貴以知之深則守之固若雖明而不能守則明與不明等何足以稱禹貢爲石顯所用自甘墮顯術中他人墮顯術中尙不足異禹貢亦墮顯術中則明經著節四字不免可惜。

奸人每揣摩時尙以行其奸知何者爲時尙則竭力勉行務求過人一等而招時譽以信人心始則平常人爲其所愚久則賢者亦爲引動此奸雄所以每每暗裏笑人也笑者何笑天下不能逃其彀中也不知天下惟利祿富貴之人可以受愚若冷眼旁觀者早已明如秋水未必智足前知因其心靜不紛自然見微知著所以王莽能欺孔光而不能欺梅尉蓋孔氏有所縛而梅氏無所念也。

心不喜靜者必不能淡心不能淡者必不喜靜世人所以受愚受弄者皆由於不能靜不能淡耳靜則明淡則虛既虛且明自然可以見遠洞微無塵寶鑑纖毫莫逃况王莽之奸本不難識也無如人心既不能靜又不能淡即明其爲愚弄而亦不能不受也。

漢代崇尚恭儉王莽即以此欺世盜名欺世盜名之極遂并天下而竊之可見恭儉美德也過於儉則是詐過於恭則是僞且過於儉者必一轉而爲大不儉過於恭者必一轉而爲大不恭試觀王氏買宗室買大臣凡可以阻礙其所求無一不借金銀勢力耗去不知其幾千百萬是安得爲儉由總己而攝政由攝政而假帝真帝奪玉璽逼太后又安得



謂之恭。

恭儉乃王氏之假面具也。所求既得，則假者去而真者現矣。或曰：當假面未去之時，孔光揚雄猶可自諉。一旦揭去，何以樂爲之用？曰：實則利祿不忍捨而名爲交情，不可違。夫天下豈可以拋去良心廉恥而交人哉？欲人拋去良心廉恥而交彼其人，尚可交哉？西河論交云：其不可者拒之，想早有見於此。然拒之不力，則不能拒；拒之不早，則不易拒。

王莽於三代後爲奸之傑出者，夷考所爲爲後世奸人創三大法門：一則以退爲進，以讓爲爭，所以雖有爭權競進之心而人不覺；漢史稱其色厲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則稽首涕泣，固固推讓，雖有所得，人不厭其貪，以爲是固非其所樂也，非其所求也，而不料其方寸之地，則大欲而深願，寤寐無爲，中心惓惓者也。如此玄妙，趙高等何能及之？漢人忠厚，安得不墮其術中？蓋衆所易知者樂則云樂，求則云求，若以不樂文，所樂不求，所求則未易窺測也。創此局於三代後者，自王氏始。

二則移大廷之爵賞爲我之爵賞，以府庫財帛爲我之財帛，用以買天下人心，猶之商術多財善賈，故其風示外蠻，爭獻符瑞，薦太廟而頌德，論功行賞，莽固讓於羣僚。於是大賞羣僚，恩賞既行，仍復稱疾不起，建言必賞賜宗室庶民，繇寡於是，復賞宗室以及庶民，繇寡然後謝恩就職，有功不居，推於百辟，在遠不遺，惠我蒸民。劉氏羣臣變而爲王氏，佐命劉氏，黎庶變而爲王氏，新民不費自己尺帛寸金，移步換形，已將天下括於囊內，而不顯此是何等手法？較諸秦并六國，漢楚戰爭，豈不勞逸太遠哉？夫天下一壠一瓦之售，非價不成而提封萬里，竟不費及毫忽，此亦王氏於三代後首創其端者。

三則以巨猾之心仿聖人之跡。聖人非不能學。學前聖者當先學其心。有其心而後可以行其事。有其心且可以不必有其事。若稱宰衡作大誥。藏金籛處處皆竭力摹仿。以惑世人之耳目。明係置毒酒中而故意禱天。自代明係據爲己有。而曰終當反位。孺子襲前聖之文。仿前聖之言。所少者聖人之心。當時庶民非盡不知其假也。但既以伊周自居。縱不能盡符其言。或不致大背所爲。至於暗幕既揭。變化已成。萬民只可箝口。名士竭力歌功。始之以伊周爲比者。繼則更上一層。居然大舜矣。以聖自飾而售其詐者。亦自王氏始。

伊周非不可及。以王氏地位遭際。若實心追求。處處爲國計民生謀福利。即不成伊周。亦必成霍光。後人每責霍氏不學。試觀王莽學術如何。彼此相衡。不難自見。彼王氏者不能爲伊周。不能爲霍光。並不能及曹操。蓋孟德原非好人。若論其勢。豈不可以稱帝。論其心。亦豈不想爲帝。論一班攀龍附鳳之文武。又豈不勸之爲帝。然而不爲者。出於勉力。忍耐。也能勉力。忍耐。使勝過王氏。吾揣孟德深心。既有爲帝之實。已不帝而帝矣。不必汲汲更居其名。此曹氏神奸出色處。王莽若與孟德同時。吾恐其爲公路矣。

莽得漢後人心。不忘漢。此人情也。義兵起。後人復思莽。此非人情也。所以不忘漢。因王民政令煩苛。所以復思王氏。因青犢赤眉銅馬大槍。尙甚於莽。夫以義動者。當以義自防。慎毋令愛我者而有冷淡之心。怨彼者而有回轉之心。如此方可以對天下。否則不惟無以對天下。且無以對王氏。蓋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受伐者尙不免有辭。然其辭強辭也。強辭民不從。若以不仁伐不仁。以不義伐不義。則是以暴易暴而已。我不善人者。慎毋令人不善我。雖有小挫。必有。大勝。雖有小屈。必有大伸。當時知此道者。惟有光武。

昆陽之勝大功也。而不敢言。劉縯之殺至痛也。而不敢哭。光武之情苦矣。王郎之變。大河前橫。追兵在後。惶惑失道。幾不能免。後雖轉敗爲勝。掃蕩羣雄。不知幾經血戰。鞍馬倉皇。光武之身亦險矣。視諸王氏。席先人餘蔭。逢太后隆恩。無一戰隻矢之勞。相去豈容以道里計。國運之短長。固視乎德澤政治。然得之也易。則守之也忽。得之也難。則守之也慎。天下事易就者難持久。難成者不易敗。彼王氏薄德而背義。國祚安得長久。然亦由得之太不費力。故守之若不經心也。

高帝不能平南越。光武能定西蜀。非高帝不及光武也。公孫子陽不及趙佗也。論嶺中山川險固。繁富等於桂林象郡。何以成敗迥乎不同歟。蓋趙氏能得民心。而又不急於稱帝也。能得民心。則山川之險可恃。不能得民心。雖險無所用之。故李業、李暉、王皓、王嘉諸賢。雖伏劍飲醜。視性命如鴻毛。而不肯爲述用。天下豈有賢士不爲之用。而可以集事哉。又豈有以利劍醜酒當作干旌素絲。而可以速賢人之駕哉。彼直欲以皇帝之威劫此抱道安貧之士。伏波謂爲非底蛙信乎。不誣。夫西蜀進戰退守之地也。若能好自爲之。賢俊効力。民心鞏固。則亦西漢之趙佗也。奚至身戮國亡。爲天下笑也。

伏波謂公孫以木偶者。以其妄自尊大也。鸞旗旄騎。警蹕陛衛。天子之制也。漢去始皇未遠也。正帝夢沉酣之際。絕不知帝制。外復有高尙優美者在也。即就當日時勢言之。稱帝首必有其才力。次必遇其時機。公孫氏才力不足。時機未可。聽憑諂佞。左右而利用之名。是尊崇實則以爲傀儡。有心人目擊心傷。安忍一朝居也。故伏波掉頭而不顧。治盜之法。非剿則撫。剿之不畏。撫之或叛。疑必另有妙法在。及見耿純守東郡事。而後方知吾之所疑者。尙不謬也。光

武命李通王常以兵擊濟陰盜。使耿純襄理其事。盜賊九千餘聞純來。皆謁降。不戰而定。是耿氏之感人。必有在乎剿撫之外者。夫盜賊非生而盜賊也。養民之不得法也。養民者非長上日出其布帛穀粟以育之。必爲之謀。生活計使人人能自食其力。多一自食其力之人。即少一爲盜賊之人。何以使之自食其力。曰必教以實用之學業。蓋教育善民之礪石也。去盜之本源也。若不能礪民而使之善。弭盜而清其本。雖日日殺人民。不畏也。彼耿氏者。豈能盡人而食之哉。亦爲之謀。生計使之自食其力耳。能自食其力。雖盜而不願盜。則本不盜者。何慮其爲盜也。

或曰子之所言。盡人而知之。其奈力不足何。曰不必先問其有無。此力先自問其有無。此心有此心。則有此力。即使力有未足。而不足以阻吾進行。不見人之營私乎。瘁精勞神。盡智竭慮。未嘗稍存退思也。而其所獲之效。往往出人意料。以云力不足。則誠有不足者。何以不阻其進行乎。曰心爲之也。吾不敢責人。以其營私者。營公。吾甚願人分其營私之。一半以營公。似非苦人所難。能如是。則民受其賜矣。豈不公私兩便哉。能存一分心。則有一分力。能盡一分力。則有一分福。若先無其心。而以力不足自諉。縱令力真不足。人不敢信也。

論循吏於兩漢。西漢似不及東漢。王成黃霸亦西漢卓然者。不免有粉飾處。若漁陽之郭伋。姑藏之孔奮。河南之車茂。其仁愛篤實。更出前人以上。蓋西漢承亡秦之後。餘習未淨。東漢承西漢之後。進行益純也。

借寇一年。此四字何等精彩。何等親切。不知吾今日視之。何以轉覺腐敗不堪。豈數見不鮮。而寇公已成遼東之豕耶。昔人化腐敗爲神奇。今人化神奇爲腐敗。亦是妙手。

光武問劉昆曰。在江陵而反風滅火。守弘農而虎北渡河。行何德政。以致是事。曰偶然耳。卽此一言。可見前哲之誠篤。

誠能格物。信及豚魚。斷非偶然。即使真出於偶然。若後人處此。必有一番誇張。以表白其賢。能斷不肯如此對法。自沒其功。而遣人笑。此前哲不如後人伶俐也。

西人有言。中國一班漂亮伶俐之政客。陷國家於危亂。蓋惜其誠篤不足也。的爲吾國藥石之言。雖有神劑。其如人之不飲。何。按西人之言。與章帝戒矯飾。詔同意。所謂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雖古今異宜。中外異俗。而誠篤兩字。竟爲古今中外公共之要。則若謂千百年以前之訓誥。不合乎千百年以後之執行。彼與吾同時之西人。曷爲用是責吾也。

非漂亮伶俐之不妙也。但漂亮伶俐者。華有餘而實不足。昔人重實而少華。後世重華而少實。一由風氣所趨。一由提倡不得其法。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上者專主於此四字。在下者安得而不竭力趨赴。況學術未能普及。自立者無多。依傍者觸目成林。一班爲貧而仕之人。自必視上之好惡。以爲好惡。揣上之從違。以爲從違。庸能趨於厭棄之一途。而自短其生計也。此等責備。宜大吏任之。不可專怪下吏。然華而不忘其實。亦下吏暗中之補救。風塵內未嘗無賢者。

第五倫以質懇貞白稱。當時自謂不能無私。或問公有私乎。對曰。昔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有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蓋勉強道義之人。也。然非大有毅力者。萬萬勉強不來。雖不能無私。已去無私不遠。董子云。勉強學問。則見聞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是勉強固人所不可少者。抑知學問道義。不可缺此勉強。若學問道義之背面。則不須乎勉強。乃人或竭力以勉強焉。爲有私耶。爲無私耶。安得古人而問之。

章帝云。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乃前人之所厭。而後世之所好。前人之所苦。而後世之所樂。若將此八字。以全力行之。更爲出色極新人物。無他以憊。福安靜爲無用之別號。一入此範圍。便作無用之廢人。豈知焦頭爛額。不如曲突徙薪。况頭雖焦。額雖爛。并不能已乎患也。雖然肯焦頭爛額。卽不必過責。倘措火積薪之下。以爲歡樂。自雄其胆。而誇敢爲。迨至風狂焰烈。睨而逃去。四境無辜。咸兆焚毀。則較之爛額焦頭者。爲尤狡也。焉有安靜之一日。

端不可以輕開者也。開外戚秉政之端。則致王氏篡漢。開內寺盜權之端。則致十常侍亂國。開華夷雜處之端。則五胡亂晉。開方鎮世襲之端。則禍亂終五代。而未已。開新法之端。更變一切。則啓宋末黨人之禁。民困國亡之慘。漢末復開兩大端。一則尙談鋒。一則標門面。清談風氣。以晉爲首稱。誤人誤國。論者病之。而不知其端。蓋起於靈帝時。諸名士門戶之見。宋儒爲最深。故洛蜀分黨。朱陸異趨。始尙賢愚相爭。繼則賢與賢爭。甚至王氏執拘。由此激成。而不知其端。亦起於靈帝時之諸名士。

私立名號。標榜爲能。議論風生。矜才使氣。漢代樸訥誠篤之風。至此如西嶺夕陽。奄奄欲盡矣。抑知尙清談。則實學必荒。立門戶。則虛表相尙。崇虛表。而荒實學。漢代已如此。漢代如此。則魏晉可知。魏晉如此。則齊梁可知。

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耶。仇香此言。足爲百世箴規。學者自思。父母之期望如何。切朝廷之相須如何。殷一生之關係如何。重卽焚膏繼晷。兀兀窮年。猶恐未能無負。况可遊談爲務哉。光陰易逝。彈指數年。若學得滿身傲氣。騙來一紙虛文。實是誤人誤己。雖然。吾不敢謂學者盡犯此病。吾深願學者不犯此病。

學者有益於國。在學成致用耳。抑知學尙未成。身尙未用於國。未嘗無益也。夫未成未用。而能有益於國者。何曰曷不。

觀諸劉淵單于之事乎。劉淵在晉於文學武備無不盡心探討務尋其奧識者卽知胡人將興隱爲中國慮之單于亦嘗遣子入學無一人勤學奮勉故終於不振。夫劉淵力學之時問其學學未成也問其人人未用也識者已早卜其興盛不敢視作尋常使負笈求師於雲水萬里外者皆能銳志勵行竭力殫思不矜於色不張於言而其精神貫注直令金石失其堅凝吾恐見之者將由敬生畏由畏而消其虎視之野心雖居位者未必賢而亦不敢過於要挾以在朝無人在下大有人也未及手操政權已隱然收干城折衝之益若徒矜遊學虛名賢者怡情山水不肖者溺志花叢明眼人卽此一端早定國運興衰而動其輕忽之心意謂執政人如彼求學人又如此何須以平等相待而與之言公法耶他國所不能受者不妨令彼受之一旦非禮相加則雖盟學子而合力以爭人僅付諸一笑蓋其視我無能不足畏不自今日始矣學者知此身爲天下關係之身莫將可貴寸陰拋去舉國暗蒙其福矣如曰斧柯莫假愛莫能助卸其責於行政一方面人雖認爲實情僕則視爲無識以國事人人有責國事敗壞不僅行政者任其咎也彼單于來學之人若能不愧劉淵又何至稽首稱臣於漢也。

國家之賢才非所以僅備摧殘也。黨獄釀成是賢者不幸朝廷大害也。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上書自請連坐此是意氣用事不足以爲法蓋臨難苟免固不可無罪自投亦不合不然邦無道免於刑戮何以難能可貴也。

漢末名士可稱者頗多然盜虛聲者亦不乏人或禮遇甚厚而建白不聞或釀成禍端而遣人以患。好名兩字遂爲人生大累。非名之誤人實人之誤名耳。名非不可好也。但好名人每自拋荒實際久則實際毫無而僅有虛聲。此好之未得法也。若因好名之心而自勉其事業以期積厚流光則爲勤學之妙用。因好名之心自飭其躬而保天良則亦範身。

之要術如此則人不誤名名亦不誤人

禁必知其所以可禁而後禁之赦必知其所以可赦而後赦之禁黨人以內侍言其謀爲不軌也赦黨人恐其與張角合謀爲變也漢之黨人若謂其盡無虛僞盜名之輩我不敢信然大都以名節相高尚將國家爲要務此人人所共曉者卽遭摧殘而其自愛愛國之苦心則固百折而不變又豈肯與擾世禍民者同爲不法也赦非不是而其所以行赦者則不是夫不知其所以可赦而赦之雖赦亦是假假則雖赦如不赦且赦者有罪不究之謂也何罪而用禁又何罪而須赦我以為人有罪便是有罪天下無是理必須人實有罪而後謂之應得也亦必人真有罪而後可以寬其既往也而是時漢廷執政不以法律爲法律全憑愛憎爲法律是爲無法律無法律何以能國

除惡務盡無論立身行政皆爲至要之則然行之一身易行諸一國難蓋欲一時盡去轉能變生意外而遺害萬民以一身之惡我苟欲改無慮阻力橫生一國之惡雖思盡除一時勢必不能以我所欲去者爲人所必爭也是宜斟酌重輕先去其緊要分別首從先去其綱領重者去則輕者易爲力綱領黜則從同可暫緩惜乎何進不明此旨也必欲盡殺內侍盡殺不得故招董卓此所以血洒禁廷兵起關東也使僅罪及首惡寬恕其餘則恩威并用何至有國破家亡之慘雖然何進不明此旨王允亦不明此旨故董卓雖死而李郭不赦此所以鼓衆弄兵犯闕劫駕曹氏遂藉以爲奸也若能許其自新徐圖善後安知漢事終不可以挽回既誤於先復誤於後各不相下互謀抗拒是以可亂而不可治可分而不可合也

獻帝一虛名無實權人也廢之死之固爲甚易使曹氏若出此兩途則爲大不智雖奸而不雄矣孟德不爲也蓋明知



天下懷恨疾視者已不知凡幾。未敢公共謀我者。投鼠而忌其器也。存此虛名而擁之。則足以自利。挾此虛名而去之。則足以自害。故始終保此虛名之獻帝。此曹氏奸處。亦即曹氏雄處。學之者僅能得其奸。不能得其雄。此孟德所以少入室弟子也。雖留罵名千古。真能雄視百世。

關東諸將會議。推劉虞爲帝。其上尊號。虞大怒罵之。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夫劉虞宗室也。幽州牧也。推崇者各鎮之諸侯也。其勞力地位皆足以自樹。乃竟能爲不爲而各鎮亦不可則止。不敢強其必從衆意。可見陳橋之變。實是謀畫成就。暗中授意。使以黃袍掩衆人之耳目也。虞之忠不可及。虞之智更不可及。何則。使其誤聽人言。甘犯不義。料其收場。不過西漢之義帝耳。東漢之更始耳。何如一塵不染。留得萬古賢名。

本初孟德劉虞皆不肯稱帝。公路獨自爲之。論公路之賢不及劉虞。論公路之勢不及本初。孟德賢不若人。勢不若人。何以敢爲人之所懼者乎。曰。目中無人。自負太過也。劉虞目中有獻帝。自不待論。孟德本初未必敬畏獻帝。而各有目中之人。蓋孫權立德皆孟德所畏。而孟德亦本初所畏。惟公路無所畏。故敢悍然不顧。一旦事敗力竭。然後知天下之廣固大有人在。則已無及。觀其坐床而嘆曰。袁術乃至於此。是其自負之心。至死未盡消亡。彼蓋不僅目盲。并心而亦盲矣。

本初亦是人豪。致敗之由。蓋認順己爲忠。而愛之。認拂己爲慢。而惡之。雖有忠言。不獲其益。誤聽佞人。自蒙其禍。惟沮受與田豐。本無深怨。其進譖之故。不過爲貪榮固寵計耳。夫受人知。遇食人厚祿。竟因一己私見。陷其主於危亡之地。此豈稍有人心者所肯出哉。

勢大足以長驕得意亦足以長驕本初官渡之敗以勢大也孟德赤壁之敗以得意也蓋其敗青冀收譚尙下荊州敗玄德水陸并進順流而東直欲舉千里長江一口吞盡平生最得意之時也故驕之一字雖以用兵如神曹孟德犯之即不能不敗况乎好謀無斷之本初乃本初敗後慚憤而亡赤壁之失不減官渡孟德并不慚憤而死此蓋天之不相漢也

孟德人不足重其言有可取者如曰天下人人能自治孤復何爲夫自治實行政之要法近世所極力講求者也而孟德於千百年前眼光已能看到此是何等見識獨是孤復何爲一語在孟德之意以爲勞苦功高耳非自謂其不法行爲也而吾則謂信能人人自治則董卓無所用其奸李傕郭汜無所用其亂奉先無所用其詐且也公路不至有坐床之嘆本初不至有官渡之失譚尙不至有兄弟之爭劉琮不至有荊州之獻玄德不至有西蜀之師不僅曹氏無所爲也自治爲曹氏揭出官爲民之公役爲柳州揭出後世才俊每陋前人遂將古籍不屑關心而不知後世之新奇大都出於昔年之陳腐蓋先我而得者早有人矣

天下事何能有得而無失必也先自權其輕重若所得雖榮難償所失之辱則不如靜守之爲愈吳國因爭荊州稱臣於操夫以江東險固富庶何求於人而自屈取辱如此乎力能取荊州則取之不能且圖自修完厚其氣勢以俟時機未爲晚也乃欲圖進取則慮曹氏乘虛束手讓人則憤不能忍竟出於稱臣之一途夫曹氏賊也稱臣於賊則吳之君臣皆成賊矣使公瑾子敬有一人在斷斷乎不屑爲者掬長江萬里之波難洗去千秋之恥

吳蜀唇齒之邦也和則兩益離則兩傷以故同謀合作則功收赤壁爭利違盟吳遂有稱臣之辱蜀遂有猇亭之敗仲

謀謂子敬不能圖取雲長而阿蒙殊勝洵爲一孔之見子敬不圖雲長者非不敢圖所見甚大而其用甚遠魯氏高識在吳國竟無第二人直與武侯并駕爭先抱定一和蜀拒魏之策猶武侯抱定一和吳拒魏之策也迥非公瑾阿蒙輩囿於一時偏於一邊者所可比擬是以子敬未死吳不稱臣於魏武侯秉政首令鄧芝聘吳可謂智謀之士所見略同過有出於有心者有出於無心者無心之過人每諒之有心之過若能知過卽改毫不欺飾人亦必肯諒之武侯謹慎人也謹慎而有過無心之過也無心之過不得爲賢者累然使自恃其才而矜其貴統國大權皆在一手自不認錯籍人口舌則必官叛於上民怨於下敵窺於東北以區區之蜀強不如魏富不如吳尙能雄峙兩大間哉妙在武侯絕不護過人爲曲恕自不肯寬夫不肯自寬是我能自愛人爲曲恕是我爲人愛天下惟自愛者而後人愛之自不肯寬是勇於自責人爲曲諒是人我不責天下惟自責者而後人寬之

武侯大智也亦大忠也使不肯認過亦不肯力改大智變而爲大愚大忠變而爲大奸大智大忠則國受其益民感其恩己亦爲萬古所景仰大愚大奸國受其害民被其累而已亦爲萬世之罪人兩者相去別若霄壤而其機不過在有过能改與不能改而已然不肯改過者大都由於不認過宛似能不自認卽可以無過者不認卽可以無過天下那有此容易事

武侯平南蠻未嘗不恃兵力也屢擒兵力也屢縱非兵力也擒之不服縱之轉服以人之感德甚於畏威也武侯用兵如神而不能全恃兵力以服人况用兵萬不足以及武侯者歟孟氏爲人非有驚奇才智也尙不能服之以力况才智遠突乎孟氏者歟

死而後已。武侯之言也。其實武侯固死而未已者也。舉賢自代。則被舉者之福國福民。卽舉者之福國福民也。故武侯死後而有蔣琬。有蔣琬則武侯之事未已。蔣琬死後而有費禕。董允。費氏。董氏未死則武侯之事亦未已。一旦數賢皆死而鞠躬盡瘁四字至此已矣。然而尙未已也。蓋瞻之死國尙之死。親皆本此鞠躬盡瘁來也。

王昶名其子姪曰默曰沉曰渾曰深。且戒之曰。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蓋惡夫當時之四聰八達。三豫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不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不以清修爲重。乃以趨勢爲先。用此訓其後昆也。然默不可以依阿。容沉不可以陰深。刻厲渾不可以美惡。同器深不可以過立。城府此又不可不知也。

劉伶之醉。阮籍之哭。有激而逃也。司馬氏爲禮法之賊。禮法之賊。偏處處以禮法責人。事事以禮法範人。而彼權尊位重。轉可禮法不拘。夫禮法豈僅爲我輩設。不爲司馬氏設耶。爾以禮法責人。範人則可。難以欺豪傑之士也。故亦放乎禮法之外。以暗示其不受羈勒。猶之短髮文身。放言自廢者。流痛心疾首。實有不可明言之隱也。然禮法是人人之禮法。彼司馬氏因大欲而叛之。司馬氏罪也。爾輩因感激而潰之。亦爾輩過也。最妙莫如李密。不爲司馬所染。自全禮法之真信乎。獨立於世。而願影無儔。

昔人云。人當有三副眼淚。一哭天下事不可爲。二哭名士不遇。三哭美人坎坷。哭美人多情之淚也。僕不及情者。可以不哭。哭名士愛才之淚也。僕本無才。安能愛才。可以不哭。哭天下是熱心。淚也。僕之心冷如鐵。不知有愛國血熱。亦可以不哭。且天下賢傑多。以臯夔伊傅自擬。雖不必卽與往哲比肩。定可接踪而起。海內多賢國正有賴。僕更不須哭。亦不必哭。

如是所謂三副眼淚者。僕竟無一。豈不可怪乎。或曰：子讀晉史，羊叔子前人多爲之下淚。故峴山碑爲墮淚碑。子或者亦不免乎。曰：羊氏與我無感情者，也不必有淚。晉人中吾所極愛慕者，爲栗里淵明、陳情李密。此二人無傷心事，彼且不自哭。吾又何必爲之哭。雖然，淚亦公共之物也。僕豈獨無也哉。五胡亂晉，中原陸沉，吾卽不愛晉人，何獨不愛中原。吾當爲之淚下。此晉史足以令人哭者。前乎晉則爲荆襄失守，雲長殉難，蓋不知涕泗所由來矣。爲之哭，星落前軍，魂歸五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天不助漢，奪此良臣，我蓋爲武侯傷心焉。老杜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哭之者衆矣。何必有我，亦何必不許我。此前乎晉而爲哭之者，後乎晉獨無可哭者歟。曰：孤城力守，支持危局，若唐之雒陽，吾嘗爲之愴然，食不下咽，拔刀斷指，以示賀蘭而乞雄師，是霧雲亦足以垂吾淚者。直搗黃龍，一洗大辱，而乃獄起風波，長城推倒，遂使兩宮不返，疆土不復。吾當爲武穆痛哭者也。厓山陸氏殉節以後，莽莽中國，無一片乾淨土。雖欲哭已無淚矣。

太史公曰：一斗一醉，一石一醉。僕平生未嘗有醉，非量寬如海也。蓋不善飲，不敢自豪，約以一斗爲準耳。昔舜卿以漢書下酒，何敢東施效顰。自忘其醜，然有時斗酒自勞，不容或已。董卓被誅，骨暴荒邱，眉鄔積聚，爲他人忙感。從中來，爲飲一斗。孟德臨終，分香賣履，奸雄到此，氣短智竭。大地河山，巍巍漳臺，無一樣帶得去。窗前瘦竹，點頭若作得意色。不覺爲盡一斗。司馬氏父子三人之死也，吾各爲之進一斗。至惠帝，吾又爲之進一斗。祖宗何等智術，子孫何等愚頑，奸雄作事，辣必辣到十分，狠必狠到十分，詐必詐到十分，精華拔盡，遺累後昆。老天作劇遊戲，人看酒後耳熱，以喜以懼。餘則李林甫、安祿山、朱溫等輩之死，或進一斗，或不足一斗，然皆可以一斗記之。武穆含冤，而秦氏加官進爵，兒孫滿

堂爾輩主戰。兩宮未返。老夫主和。太后回鑾。轉疑檜是大忠。而韓岳未免跋扈。福祿簪纓盛極。一時天若與之。以口實者。憤氣填臆。扼腕叱歎。乃一旦欲死。亦復垂淚無言。夫秦氏亦有垂淚無言之日耶。快慰逾恒。渾忘酒數。一斗歟。不止一斗歟。顧問童子憨笑。不言。余亦自哂曰。可謂得意忘酒。

余之善飲。不及劉伶。余之善哭。不及阮籍。且余之愴然涕下。舉酒消愁。亦與劉氏阮氏迥然不同。余之始不免於哭者。後則變而爲笑。因舉杯更足以生愁也。遂變而戒酒。既戒飲矣。雖家有餘酒。藏之床頭。時時香氣襲人。不敢嘗也。慮思破戒而無可以爲我藉口者。昔人云。一醉無名。特借花因花。以破戒亦是雅事。然吾殊覺不值。吾亦知吾之酒必不能終於不飲。必得一古今未有天下公共之快心事。喜極而顛。不復能顧其戒矣。傾瓦甕而出之。由一斗至於一石。沈醉如泥。花前睡倒。明月滿身。任杜宇之一聲聲喚。我不醒也。如此一醉。乃不辜負白蓮鬚釀藏之久矣。

賈太傅當漢文時。尙痛哭流涕。長歎息。况司馬氏之世。而吾可用其笑耶。吾蓋笑晉人之大言欺人也。笑晉人飾智驚愚也。笑晉人之內憂外患。而不自救也。笑晉人專尙虛文。而不肯實事求是也。笑晉人之矜財鬪富。而民之饑饉不肯出其涓滴也。司馬父子兄弟。果於殺人。而其子孫則自相屠戮。是可笑。雖然可笑。而亦可慘。司馬氏父子兄弟。術雄一世。而其子孫幾於不辨菽麥。是可笑。雖然可笑。而亦可畏。故昔之哭笑。如狂者。茲則哭笑俱無。默默一卷書。沉沉一爐香。幾欲學太上之忘情。

時尙奔競。雖作崇讓之文。人必笑其迂。則劉實未免多事。時尙虛無。雖作崇有之論。人必笑其陋。則裴顏未免浪墨。然而人雖不能行世。固有此道也。言雖不見。從不可無此文也。於舉世皆尙奔競之時。而能崇讓於舉國。重虛無之際。而

能○崇○有○即○不○必○其○言○之○盡○善○而○已○爲○有○心○人○矣○

司馬氏父子兄弟頗以智畧謀慮自矜者也○雖智畧謀慮有可稱而不知智略謀慮亦有時而窮也○所患者或未足爲患○以爲不足患者竟足以大爲患○匈奴雜居晉陽○羯羌雜居上黨○扶風氏與鮮卑雜居臨渭○昌黎夫晉陽扶風上黨臨渭○昌黎用武之地也○其勢則扼天下○領背其人則非我族類○以桀悍野心之人而處天下險要用武之地○則晉國後日之禍固顯然易見○不難預識者也○况司馬氏之足智多謀○何能不知○卽逐之塞外○何患無力○竟未嘗慮及於此者○蓋專其心於篡魏○分其心以防吳禦蜀也○遂將此顯明之患○足以害其後人者○忽爾畧過○不加深察○果然魏可以緝去○吳蜀可以吞并○而此不足重○輕之難○胡乃能令奸雄蓋世之子孫爲之○青衣行酒○較諸淒涼○故蜀妓來舞○魏宮前者如何耶○所謂智畧安在○所謂謀慮又安在也○

使○將○其○謀○魏○之○心○分○一○毫○於○諸○戎○中○國○後○日○卽○不○免○有○患○或○不○如○是○之○深○子○孫○卽○不○能○無○累○或○不○如○是○之○重○貪○於○近○利○昧○乎○遠○圖○司○馬○氏○尙○敢○以○智○自○雄○哉○雖○然○武○帝○亦○不○得○爲○無○過○焉○郭○欽○請○徙○冥○然○不○從○蓋○前○則○謀○篡○未○得○不○敢○分○其○心○後○則○大○欲○已○償○遂○自○驕○其○志○且○司○馬○氏○雖○有○後○災○彼○固○先○有○所○得○也○若○中○原○之○百○姓○只○有○苦○而○無○甘○却○是○爲○何○

晉○有○大○害○者○三○首○爲○骨○肉○相○殘○婦○弑○其○姑○母○醜○其○子○至○於○趙○王○倫○齊○王○閭○河○間○王○顥○長○沙○王○又○成○都○王○顥○東○海○王○越○日○尋○干○戈○同○氣○一○本○宛○成○仇○敵○次○則○權○奸○跋○扈○王○敦○之○後○有○蘇○峻○蘇○峻○之○後○有○桓○溫○桓○溫○之○後○有○桓○元○更○有○劉○裕○其○餘○名○雖○方○州○實○則○貢○獻○不○聞○更○不○知○凡○幾○三○則○夷○狄○之○禍○劉○氏○石○氏○趙○氏○李○氏○魏○氏○秦○氏○分○裂○中○國○各○帝○一○方○破○城○剽○野○執○晉○主○殺○大○臣○竟○成○尋○常○之○事○宛○同○割○肉○惟○力○是○視○伏○思○唐○有○手○足○之○殘○方○鎮○之○橫○而○太○宗○武○功○直○可○上○追○漢○朝○外○患○不○

如是之甚且多也。宋有外患爲患，權奸誤國而家庭禮法頗有可以稱道者。是唐宗固有美而有惡，有禍而有福。若晉人僅有惡與禍而已，且不僅尋常之惡與禍而已。天何以厭棄如是也？非天也。實晉人誕妄奢侈太過，有以致之也。一家犯此則一家敗，一國犯此則一國敗。失廉恥昧心術，甘不義困民生，誤國是無一不根本於此。蓋誕妄奢侈未有不釀成劫運者，誕妄奢侈之極未有不釀成莫大之劫運者。

觀石勒責王衍、王峻，劉曜責索綝，語語凜烈。如老吏斷獄，令受之者不能稱冤。可見外人於晉國之孰賢孰佞，明如觀火人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蓋彼不能知我極深，必不敢待我如是之毒也。

王衍勸石勒稱尊，而石氏殺之。石勒勸王峻爲帝，而王氏大喜。畢竟不帝者竟帝，而求帝者不帝。以死蓋石勒可爲帝，而王峻不可爲帝也。可爲者有其力，遇其時則爲之，不必待他人勸。不可爲而欲妄求，則聰明智慧爲一妄字奪去，所以受愚石氏而自陷滅亡。王敦尙不可爲帝，况峻也哉。

王敦之禍是劉隗刁協激成，蘇峻之禍是庾亮激成，桓溫之禍是殷浩激成。雖王敦、蘇峻、桓溫不能必其終不生事，旣已無力使之服從，不宜激之使生。他變夫激之根在不和，不和之根在多疑。朝廷疑封疆也，勢大而輕我之心乎？封疆疑朝廷也，分權而動防我之心乎？疑其相輕則感情薄，疑其相防則機智生。此端一萌則獻勤附和之徒造意興言愈釀愈深，愈演愈烈。昔人云：誠則明，疑則暗。又云：內外協和，邦國之福；洵閱歷有得之言也。

晉人疑及疆吏，則別引一疆吏以抵禦而疆吏疑及政府，則暗結一鄰境以自固。其患在東晉初立之時，深恐人不助我。苟有肯爲出力者，雖過分所不惜。不如是則不足以堅其向我之心，而爲他人勸也。只爲暫時之鼓舞，不爲後日之



遠謀積重難返。意不能平。不圖則爲禍益深。圖之則力有不逮。遂不得不出於此一策。蓋必然之勢也。惟所引用之人。信足以制彼一方。與否則不敢。必即使真能制人。而此爲我制人之人。其功大才高。終能恭順與否。亦不敢知。不足以制彼一方。則禍近而迫。足以制彼一方。則足以制人者。卽足以制朝廷。而後患尤殷。所以亂事相尋。莫有終極。雖有忠賢痼疾難除。若在疆吏一方。則心亦有言。難患之時。吾輩勞苦經營。生死以之。此輩深藏不出。一旦粗定。以其諛佞手段。奪人之席。而安享其成。無用乳臭之夫。吾何畏彼哉。所以王蘇諸人。初則有平意。甚則有不平言。如曰吾甯山頭望廷尉。不使廷尉望山頭。皆言辭之外現者。一疆吏懷此見。則懼禍自固者不止一人。因之兩相會合。樹黨結援。必有之趨向也。故王敦則結沈充。蘇峻則結祖約。而桓氏父子之黨徒更廣。遂使朝廷所引之人。轉不如疆吏所結者得力。是以劉氏刁氏。或逃或死。而會稽不能庇。一般浩桓溫朝上一疏。夕卽免爲庶人。不敢不從也。國勢益搖。元氣益削。延至劉裕。遂移晉祚。始不能慎。終必有悔。然慎始兩字。孰不知之。但學術甚淺。則見不能到耳。元帝苦於未嘗學問。以未嘗學問之人。謀國何能無他日之憂。

符堅肥水之敗。大敗也。晉人肥水之勝。大勝也。敗則可憂。勝則可喜。不知晉人之勝。亦晉人憂。非晉人喜也。喜者因敗敵可以保晉也。憂者因敗敵而中國亦大受夷傷也。蓋符堅所失之八九十萬衆。皆中國之民。漢族也。非氏族也。數十萬人之死亡。卽漢族自屠其同類也。司馬氏旣爲天下之主。而不能庇天下之民。使外人得以利用而鞭策之。晉敗自不堪設想。晉勝亦中國當災。無論勝敗。我漢族不免於殘破。彼秦僞者。侵我之土地。卽用我之子弟。勝固有益。敗亦不甚傷心。故符堅雖死。不過一身一家。而漢族之八九十萬人。不可復活矣。是彼以一身一家之微。而易吾數十萬身家。

之大雖死亦殊值得乃安石輩自矜其功而喜亦可見其局淺而心忍矣

不僅肥水之戰也當時僭號者八九國之多漢人之屬於燕者而爲燕戰屬於秦者而爲秦戰屬於魏者而爲魏戰屬於南燕北燕者而爲南燕北燕戰屬於南涼北涼西涼後涼者而亦各爲之戰漢族之微賤直亦犬馬而已魚肉而已福則胡羯羗氏之福而漢族不與焉禍則漢民爲重而胡羯羗氏輕且後焉乃安石輩負天下之望才高一世者也無挽救之力猶可曰限於時勢并無挽救之心東山絲竹飲酒彈棋猶以經濟才畧自居可謂全無惻隱羞恥之心天下人民將其生命財產託之於政府者也政府亦以此自任而號於衆以示其恩者也故普人將其一切託之於司馬氏而司馬氏亦以一切保護自任是百姓既無負於司馬則司馬即不可以有負百姓乃始則骨肉相殘爭權奪利害及安居樂業之衆庶竟忘其保護之職繼則殺戮不已偷安一隅將中原縱橫數萬里老弱數百萬衆遂棄之不顧彼雖甘爲小朝廷而不恥夫固儼然朝廷也而此數百萬生靈從此墜入溝壑父不能保其子兄不能保其弟或爲燕死或爲秦亡或爲涼爲魏而生命不恤是誰之咎歟蓋不僅司馬氏之過而亦百姓之過也蓋以天下生身產業託諸政府可以天下生命產業全託諸政府則大誤全託諸政府則天下人人之福禍喜戚盡憑大廷數人之才力心術以爲斷無才力固足以誤事有才力而心術不端尤足以誤事夫才力心術皆有可取者執政中能有幾人鮮此人則百姓無福利可望所以禍多而福少也何如將此保護之職託諸政府而亦人人各謀其自爲保護之方天下之事天下人分任其職如是大廷不至偏於盡瘁而百姓亦勉於自立奚至受五胡之禍歟曰當時漢族未有此知識而司馬氏亦必不許者也

何以無此知識。當時以爲吾人所欲保全者。大廷爲我代勞矣。力恐不周。分設衆臣以任其事矣。此等重任。只有大廷及衆官有此才能。吾儕小人。不識不知可也。故遇漢文之主命也。遇晉朝昏弱之主亦命也。遇兩漢之賢臣循吏命也。遇晉之大臣清談不務民生及擁兵跋扈之桓溫劉裕亦命也。只知有命。并不知有可以挽回此命補救此命者在。夫挽回補救者。合天下人以善天下之事者也。果能勉力於此。何至受羌胡之驅策屠割也。果能許民如此。以堂堂晉國。何至苟活一隅。仰他人鼻息也。

劉裕篡晉。猶司馬篡魏。曹操篡漢。傷心慘目。一轍相尋。固人之無良。亦政體國體使之然也。政爲一家之私國。爲一家之私。是以竊者易爲力。而守者勢不厚也。

周之猺狁。漢之匈奴。恃其士馬精強。則有之。無所謂政治道義也。故中國鄙之爲夷狄。夫夷狄下於中國遠矣。至劉淵來。晉力學則胡人放一異彩。竟敢笑絳灌不文。隨陸不武。漸有經文緯武之思。而政治已開。第一步劉聰誇守節不屈。爲義士。守身不辱。爲貞女。石勒責兩王之不忠。而笑曹操司馬非大丈夫。則漸知有道義矣。是胡人又進一步。符堅得王猛。任以大權。興學勸農。進賢退佞。薄賦稅。恤鰥寡。秦國大強。至此而夷狄政治道義較之劉氏石氏又進一步。魏并諸國。文化日興。至孝文則制禮作樂。好賢樂善。聲名洋溢。教行俗化。雖中國賢君。莫能有加。至此而政治道義之美。雖秦國亦隱乎其後矣。劉淵石勒更不足道。其進步之速。有足令人驚異者。

成周以後。兩漢最爲近古。故其政治道義。頗足爲後人景仰。至桓靈以降。親小人。逐賢士。內戚弄權。寺人作亂。孟德欺君。曹丕盜國。至此而中國政治道義。如江海之潮。忽然大退。司馬氏竊位以後。婦殺其姑。母毆其子。兄弟骨肉。血洒宮

禁以私攻私不可復止。中國政治敗壞道義淪亡至此。又退一步。宋齊陳隋荒淫無度。篡竊爲能。殺人爲樂。以萬乘之尊而盜物。以高華嚴重之朝會地而畜驢。以儀同郡君之美爵而加諸犬馬。并號胭脂。鬼射竹林。無所謂道義。無所謂政治。而中原之文化禮教日趨於下一息千里。其退步之速。大足令有心人爲之歎息而扼腕者。

羌胡則日進於高明。中國則日趨於污下。羌胡而不困於中國之憂也。中國而自失其爲中國。中國之辱也。觀乎此。則外人之興固已久。而中國之敗亦有自知其可憂而憂之。知其可辱而辱之。還望諸中國之英賢。自晉以後。歷南北朝以至初唐。外人害我中國也。苦矣。亦痛矣。讀史者莫視爲昔人之痛苦。而於我杳不相關也。視爲杳不相關。則前人之苦。未必不是我之苦。前人之痛。未必不是我之痛。或前人苦痛有盡。而後世苦痛無窮。

自晉以至初唐。不僅外人害中國也。深卽中國自害也。亦深人旣禍我。我復自禍。豈人之禍我。不足以快人心。必我自禍而後可以快人心。歟。自禍以快人大患也。乃竟出於聰明才智特出之人。吾不知聰明才智何以必須如此用法。宋齊以來。史事本不足觀。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安可等諸自檜以下也。爰考其弊。蓋有五極。一則文字過於治。豔君臣上下。置一切必行之政於度外。而專力於雕詞琢句。塗青抹紅。筆花怒放。其最下者如清夜游曲。無愁天子。玉樹後庭花。描寫潘妃趙鬼之如何豔麗。賞心樂事之如何酣暢。眉飛色舞。蕩魄醉魂。亡國之音也。文字之邪正厚薄。不僅關一姓興衰。天下風俗之所係也。故文字治豔之極者。民必蕩。

二爲縱欲之極。豔歌妙舞。終日不足。月明星稀。豪興未闌。大好河山。斷送美人。國碎家亡。猶作并命鴛鴦。不僅裸身相逐。舉步生蓮已也。揆其放縱之由。以好色多情自命也。國風好色。神聖不諱。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不知國風好色而不

溺色周南。遂爲政化之本。情必合於性。天乃是真正元素。南朝上下大抵認縱欲爲好色。認縱欲爲多情。所以論廢帝東昏。叔寶。隋煬者。胥病其多情好色。此四字遂爲儒生所詬。而不知誤國誤民。實因縱欲在彼。不在此也。真好色者。必能推好色之心。以愛蒼生。真多情者。必能普及其情於天下。萬物豈若輩之淫荒無度。謂哉。縱欲之極者。民必亂。三爲殘忍之極。大臣鋸而爲兩。都督穆嵩。甚或解作數塊。都督韓哲。若楊愔。則活置棺中。載以輿車。因區區一牀。而坐殺數十人。因尋常小失。而加以斷截刑。巨鉗利錐。不離左右。擊腦刺陰。手刃爲歡。隨駕有供奉之囚。剝膚流血。男女開無遮之會。割肉飼禽。如此種種。實難盡述。無一毫慈祥惻隱之懷。視衆庶在狗馬犬雞之下。天心何以不仁。而生此惡魔於世。殘忍之極者。民必凋。

四爲奢侈之極。媚美人則金玉爲宮。炫外國則繒帛纏樹。御龍舟則日役八萬夫。幸啓民則輜重數千里。築洛陽西苑。造海上神山。千門萬戶。窮極華麗。水陸珍奇。棄若泥沙。不僅望仙結綺之舖。翠綴錦也。括天下脂膏。供在上之揮霍。不知民間血力愈絞。則愈乾。有時而告盡。將奈何。一旦既盡。雖絞之而無涓滴。又將奈何。奢侈之極者。民必槁。五爲賤濫之極。爛羊頭。關內侯。灶下養。中郎將。膺此爵賞者。雖不當。猶是加諸人也。若鬪雞而有開府之號。獵鷹而食縣邑之俸。犬馬而儀同郡君。則創千古未有之奇。犬馬雞鷹。且如此。則左右之嬖佞。近幸。更可知。犬馬雞鷹而食開府儀同郡君之俸。則左右嬖佞。近幸所食。又可知。天下將何以堪此也。賤濫之極者。民必怨。據此以觀。則民之困於虐政也。大矣。使宋人如此。而齊人不然。齊梁如此。而陳隋不然。則困於宋者。或不困於齊梁。困於齊梁者。或不困於陳隋。自宋以及於隋。莫不同惡而日趨於甚。蓋齊之代。宋梁之代。齊隋之并。陳皆爲一己計。未嘗

爲天下生民計也。若能分其爲己之心，以福四海之民，則宋之虐不能流於齊梁，而齊梁之虐不能流於陳隋。太宗知其然也，故能力矯所爲，痛除數氏之虐，政治氣象煥然大新。彼豈盡爲民生，不過能稍分其爲己之心，以福民耳。然而民受其賜矣。

推心置腹，誰不知之。若秘其心，不以示天下，英賢推其心於諸左，便佞刻薄者以爲精明；擾亂者以爲敢行；違天下之公理，以爲獨具手眼；括庶民之脂膏，以爲善於理財；濟用何常，不是推心，但推之不當，不能爲福而有害，何不取太宗推置之法，而一觀乎其法爲何。曰：至公以服天下，至誠以治天下。蓋公則得中，誠則明。

太宗之文謨武烈，千古能有幾人。卽欲以此服天下，人心天下蓋莫不悅服，乃轉取乎至公無私四字。夫以太宗之才，武尙不敢濶私，而背公此太宗所以爲救世之人。歟！時非亂極不生救世之人，非不生也。人心尙思亂也。

民之憔悴於虐政，二百餘年矣。胡人竊據中原，亦二百餘年矣。天蓋憫民困而厭胡德，故生一太宗，以其至公至誠之政治活百姓，以其允文允武之才制四夷，內則外戶不閉，道不失遺，而萬民康樂；外則聲教所及，三百三十餘處，而羈縻之州八百，文景武宣之隆，復現於中國，宛似倒挽天河，一洗數百年羞辱污濁，豈非禹甸河山第一榮光快心之事哉！孜孜奉國，知無不爲。當時如房、杜、魏、徵諸賢，亦救世之英才也。雖然，有太宗而後有房、杜、魏、徵也。使諸人而生於宋齊梁陳之時，則雖有其志與才，或不過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安能助理承化，澤被蒼生，有千載一時之遇合也。是則王褒、文中子之徒，其亦不幸而不生於隋末唐初耳。若與諸子同時，則其功業文章必有足以爲大唐生色而造斯民之福者。嗟乎！亂世何嘗不生救世賢才，特雖生每無用耳。

炫耀聰明。以才陵人。匹夫則害其身。大夫則害其家。朝廷則害其國。太宗君臣。處處以此相勉。夫太宗睿聖。天縱不可。謂不聰明也。房杜善謀。能斷不可。謂不聰明也。不敢恃其聰明。且自戒其聰明。是之謂極頂大聰明。身居萬乘之首。職掌綸扉之重。處可以陵人。地具足以陵人。才乃能小心翼翼。愈高愈謙。是乃爲安民濟世之大才畧。

權術兩字。庸人自擾之具也。開皇煬帝。劉裕霸先。高洋輩。皆視爲獨得之奇。不傳之秘。而不知南北擾亂。二百餘歲。風化之偷。民生之困。廉恥淪亡。惻隱消滅。如驚濤駭浪。震動乾坤。無一息安甯者。實此兩字爲之鼓蕩也。或說太宗陽怒。以試佞直。此卽權術之用也。豈此兩字害世未深。禍人未足。尙欲將其重行提起耶。太宗曰。吾以至誠治天下。不取此也。蓋深悉其壞人心術。毀人道德。甚於夷狄。慘若刀兵。鄙薄而痛絕之也。

元首源也。羣僚流也。太宗曰。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也。可見上能不貪。不患乎下之貪。上不愛佞。不患乎下之佞。若自貪而責人以廉。愛佞而責人以忠。是爲不清其源。欲清其流。可乎。不可。

諺有治亂世用重刑一語。隋末亂世也。唐初建國。承隋之後。盜賊繁多。或請以重法禁之。而太宗不許。曰。當去奢省費。選用廉吏。後果民有衣食。不肯爲盜。蓋奢侈爲窮民之務。而貪污爲造盜之機。治民而不去其窮民之務。民不可得而治。禁盜而不去其造盜之機。盜終不可以禁。此古人所以尙德緩刑也。

齊桓云。寡人雖瘦。百姓肥矣。觀此則霸者亦必愛民。不過霸者之愛民。出於有爲。非出於本心。若隋帝之屠毒。卽霸者不爲也。太宗曰。刻民以自奉。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矣。此語可與桓公同看。欲飽此腹乎。將存其身乎。愚者亦能擇之。雖然。斃此身不可也。肥此身亦不可也。僅圖所以肥此身。則亦不能存此身矣。

魏徵云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因歷陳往事以證之世豈無博兼聽之名而行其偏聽之實者歟遇大事雖亦廣徵衆言而其合於我者則聽之不合於我者則拒之雖是兼聽實是偏聽故無益而有害又豈無以偏聽而託爲兼聽者歟或邪佞善窺人意或暗行授意於人故執事者敷陳於上曰吾之所言天下公言也而其上亦號於人曰吾之所聽非吾左右數人之意天下之公言也此欲以兼文其偏耳亦知兼聽爲美名而惡其碍吾欲亦知偏聽足以招議而樂其遂所私於是敢爲此狡獪以自神其手段較之合則從不合則拒尤爲深險而其爲害也亦更重大夫兼聽偏聽兩語非本之以至誠至公不可以兼聽亦有時而失偏聽亦有時而得也

或曰太宗之慎刑愛民從諫皆因好名出於勉強而非出於本心曰此不必爲之諱亦不必爲之辯能勉強慎刑雖不必無冤與殺人爲功者異矣能勉強愛民雖未必無一夫不被其澤去刮民自奉者遠矣能勉強從諫雖未必如大禹聞善言則拜較諸余聖余神驕矜已甚而籍人之口者不同矣能勉強得來便是英傑董子云勉強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勉強兩字非有塞欲從善大本領者不能塞欲勇也從善智也如此勉強特恐人之不勉強耳如此取名天下後世不得不以名與之正恐人之不好名雖好而不善取耳

太宗兢兢業業深恐未足以副人望又曰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夫太宗濟世安民不僅飮一時人望功成不驕力以小心謹畏自勉彼蓋深痛夫陳隋治安未聞而驕侈已生但知快己私不暇恤人望欲以爲對照之鑑而時時自省也嗟乎有如此之功業有如此之政治兼有如此之虛懷謙德可謂之太宗三絕

太宗曰百姓乂安朕之甲兵也此言由歷練既深而來甲兵武備所以求民乂安也此人人知之若謂百姓乂安卽是



甲兵人或忽而不察。須知百姓又安爲甲兵。百姓不安亦是甲兵取載舟覆舟之言以觀則百姓亦大可畏矣。蓋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皆隋朝百姓也。

武氏改唐爲周。百官宗戚百姓四夷上書請者六萬餘人。吾不知此六萬餘人出之本心。歟迫於外勢歟。然以唐代幅員之廣。賓服之衆。則此六萬餘人。殆不及百分之一。不及百分之一。是從者甚少而不從者甚衆。當時固尙有乾淨人也。

武氏之處心積慮。幾三十年。彼自麟德元年大攬朝政。高宗僅擁虛名。凡一切黜陟賞罰之權。皆爲其一人市恩樹威之地。行之二十年而根本固矣。而是時高宗忽死。中宗無能。遇此機會。遂急起直追之。廢者廢。立者立。天下拱手。此際卽易唐爲周不難也。蓋代唐大勢已成也。然猶徘徊六七年之久者。一則所爲不正。未必不自知。一則太宗深仁厚澤。人未盡忘。未嘗不自懼。

武氏弄其小慧私智。不外乎二事。以高官厚祿收一時人才。有才者爲我。用則無才者不足患矣。以嚴刑峻法威一時人心。使天下惶惶。莫能自保。則己可以高枕無憂矣。彼非不知爵祿太濫也。刑法太密也。苟肯殷勤効用於我。雖無行不齒之人。不惜授以高位。苟善爲我殺人。雖羅織鍛鍊。冤盡蒼生。亦是莫大奇功。且賞出不次。則希賞者必能將順。而逢迎刑越尋常。則畏刑者不敢違背。以立異故。其改國號也不必自改。而有人請其改。請則出於天下之公。而非出於一人之私。所爲何等正當。不知公私有定論。斷非小慧私智所能顛倒而掩飾也。

弄其小慧私智似巧而實拙。唐改爲周。傳其位於武姓子孫。歟則漢太后爲新室文母。生前不過如此。死後可知。武氏

博○通○羣○史○深○知○往○事○豈○未○慮○及○於○此○傳○其○位○於○李○姓○子○孫○乎○則○又○何○必○多○此○一○改○勞○精○神○而○犯○不○義○豈○非○無○故○自○擾○且○天○下○尊○位○大○權○早○在○掌○握○非○必○改○之○而○後○有○所○加○也○揆○其○心○亦○知○得○罪○先○帝○結○怨○宗○族○恐○一○旦○殘○年○將○死○終○不○容○於○李○氏○子○孫○與○後○起○之○持○正○大○臣○耳○後○儒○譏○張○柬○之○雖○能○平○亂○不○能○爲○唐○室○討○罪○人○以○爲○不○明○大○義○彼○蓋○窺○及○於○此○早○爲○之○計○於○是○改○唐○爲○周○以○示○與○唐○斷○絕○而○已○爲○周○朝○始○祖○別○開○一○代○基○業○後○此○之○子○孫○臣○庶○皆○爲○周○之○子○孫○臣○庶○矣○庶○幾○有○罪○無○功○之○舉○一○變○而○爲○有○功○無○罪○之○行○亦○無○可○如○何○之○一○策○也○觀○其○不○肯○遽○立○承○嗣○殆○知○傳○姪○之○非○一○綫○光○明○尙○有○未○盡○滅○者○凡○人○一○乖○乎○正○軌○則○舉○動○皆○非○卽○欲○以○智○自○全○無○不○左○支○右○綴○愈○纏○愈○固○毫○無○自○在○可○言○豈○非○苦○惱○自○投○先○哲○以○正○大○寬○平○勸○人○而○深○痛○夫○小○慧○私○智○者○正○爲○此○也○

武○氏○既○忍○易○唐○爲○周○不○得○再○稱○唐○太○后○使○死○而○有○知○亦○無○顏○入○李○氏○廟○以○皇○太○后○書○之○者○豈○以○周○太○祖○之○榮○位○雖○失○而○唐○太○后○之○資○格○尙○在○耶○天○下○庸○有○是○理○彼○既○號○周○稱○帝○是○自○絕○於○唐○矣○一○旦○時○勢○所○逼○復○據○其○昔○日○太○后○之○名○愚○弄○天○下○亦○至○於○此○不○獨○唐○人○之○羞○而○後○世○修○史○者○復○以○唐○太○后○與○之○亦○史○筆○之○羞○也○

事○有○雖○不○成○而○絕○不○可○少○者○徐○敬○業○起○兵○瑯○琊○王○冲○越○王○負○匡○復○大○義○所○在○萬○不○容○緩○舉○事○者○不○當○存○成○敗○心○論○事○者○不○當○執○成○敗○見○惟○徐○氏○未○聽○良○謀○不○能○直○指○洛○陽○而○使○天○下○忠○憤○之○氣○爲○之○一○快○不○免○可○惜○而○越○王○等○人○心○不○齊○未○能○一○致○謀○定○而○後○動○氣○勢○不○厚○不○足○以○奪○奸○人○之○魄○亦○未○免○可○惜○

敬○業○之○失○在○過○於○顧○慮○諸○王○之○失○在○意○見○不○同○夫○義○舉○也○何○必○顧○慮○非○私○利○也○何○必○意○見○蓋○義○舉○而○有○顧○慮○者○赴○義○不○勇○義○舉○而○存○意○見○者○見○義○不○明○不○勇○不○明○是○授○人○以○可○乘○之○隙○而○與○人○以○敗○我○之○機○彼○奸○而○有○才○之○武○氏○遂○利○爾○之○不○

勇○不○明○伸○其○敏○妙○辣○手○一○反○掌○而○使○諸○人○血○肉○糝○糊○矣○吾○非○苛○責○前○賢○但○推○求○事○理○而○究○一○定○之○旨○則○知○見○義○絕○不○可○不○明○赴○義○絕○不○可○不○勇○

雖○然○諸○人○尙○知○有○義○而○赴○之○也○若○魏○元○李○孝○逸○鞠○崇○裕○張○光○輔○諸○人○明○明○爲○唐○官○食○唐○祿○乃○反○効○命○武○氏○殺○唐○之○子○孫○大○臣○以○固○其○暫○時○之○榮○不○羞○萬○古○唾○罵○猶○復○恃○勢○而○驕○殺○已○降○張○大○其○功○掠○百○姓○充○盈○其○橐○固○自○視○爲○安○危○定○亂○之○大○才○也○如○此○而○以○安○危○定○亂○自○負○此○利○之○勢○日○見○其○張○而○義○之○理○日○見○其○微○也○義○利○不○分○則○亂○事○不○已○人○人○畧○明○乎○義○利○則○天○下○太○平○矣○

豫○州○越○王○黨○六○七○百○家○五○千○餘○口○過○甯○州○相○率○哭○於○狄○梁○公○德○政○碑○下○三○日○而○後○去○甯○州○父○老○慰○之○曰○吾○狄○使○君○活○汝○耶○嗟○乎○如○此○立○碑○乃○能○無○愧○惟○立○碑○必○須○如○狄○公○之○德○政○則○又○不○能○觸○目○成○林○矣○宋○璟○自○仆○其○碑○論○者○謂○其○太○謙○實○則○慮○人○輕○易○樹○立○漸○長○諛○佞○之○風○而○使○邪○正○相○混○也○受○人○立○碑○者○當○勉○狄○公○之○仁○爲○人○立○碑○者○當○凜○宋○公○之○戒○庶○幾○鄰○怨○白○石○可○以○不○至○蒙○羞○

首○惡○不○可○寬○從○惡○可○末○滅○若○論○三○思○之○罪○甚○於○易○之○昌○宗○網○漏○吞○舟○遂○遺○後○患○須○知○諸○賢○之○不○去○三○思○謂○其○僅○足○以○害○人○不○足○以○害○我○耳○抑○知○害○人○之○人○無○往○而○不○用○其○殘○毒○而○賢○者○每○疎○忽○以○自○負○夫○疎○忽○自○負○四○字○卽○是○誤○事○之○本○不○必○問○人○之○能○肆○其○毒○與○否○也○惟○三○思○既○當○誅○不○誅○卽○宜○革○面○洗○心○一○改○前○非○次○則○匿○跡○消○聲○以○求○自○全○乃○復○敢○爲○不○道○較○昔○尤○甚○必○至○盡○死○其○族○而○後○已○因○知○惡○孽○過○重○者○人○雖○爲○彼○寬○彼○終○不○能○自○寬○也○何○故○不○能○自○寬○莊○子○云○孰○主○張○是○意○者○其○有○機○緘○歟○細○味○此○言○能○無○悚○惕○

選精騎三千迎太上。又復上表避居東宮。所行所言迥乎不侔。可知大利所在。雖父子不能不爭。況他人歟。乃後世偏能不重私利。豈前人之所難者。而後世所易耶。抑不重者其言而未嘗不重者其心耶。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武氏亂後。唐代名爵之濫。武人之橫。直至國亡而未已。朝廷安危由於節度。節度廢興由於裨將。裨將榮辱由於兵士。兵士趨向視乎金帛。故朝廷命令不能盡行於節度。節度命令不能盡行於裨將。裨將命令不能盡行於兵士。其故在朝廷有求於節度而寵之過甚。節度裨將有求於兵士而驕之過甚。始有求於節度者。練兵以威外也。未收威外之功。先遭內亂之憂。繼則但求其不內患耳。求其不爲患。則節度之勢尊。朝廷之威損矣。而節度裨將所以能勢大力厚者。以兵士之擁護也。求兵士之擁護。則不能復抑其貪。而裁其欲。此兵士所以日益驕。而將權日益替也。挾衆要賞。聯盟廢立。唐亡而諸患不亡。竟使五代數十餘年間。人物無不被其惡毒。始終近二百載。亦可謂深且巨矣。

宋朝有四大誤。一誤於幽冀未復。二誤於變法未善。三誤於不聽李綱師道之謀。能戰而退縮。四誤於賈似道之私和。蒙古而大廷不知。前兩誤國所以弱。後兩誤國所以亡。

負心而能自知。不易也。不能自知。聞人言其負心。而能自認。亦不易也。蓋負心人。絕不自以爲負心。絕不願人言其負心。此一定之理也。宋太祖欲令符彥卿典兵。趙普力言其不可。太祖曰。朕待之厚。豈忍相負。普曰。陛下何以負周世宗。太祖默然。按趙普爲人。本不足取。惟自知其負心。直言而不諱。太祖亦自認負心。聞之而不怒。是兩人尙有一綫良心者。

設轉運使。財利盡歸於上。方鎮專利大權。一旦除去。此亦趙普之謀也。財歸於上。是也。盡歸於上。則不能取諸君者。勢

必取諸民於常賦之外。巧立名目。圖遂所私。上不能禁。亦不便禁。以故競起功利。甚至商賈不得私市布帛。糴賤販貴。民困飢寒。而無可申訴。僅矯一時之弊。不料流害之深。未足以稱盡善也。

太祖傳弟之誤。論者多爲太后咎。實則太祖別有苦衷。卽無太后遺命。未必不傳於弟。蓋陳橋之一切籌畫。布置皆太宗主之。而趙普助之者也。觀於諸將先白匡義一事。可知矣。太祖旣知有天下之功。大半多出於弟。而又悉其才畧。志氣必難甘居人下。臣於兄則可。臣於姪絕不可。不甘臣於姪。定屈之使爲姪。臣則必有非常禍患。欲免此非常禍患。莫如先傳以位。令其遞授。而及於姪。庶幾德昭可以保全萬一。卽背前盟。豈忍復戕其生。此太祖之苦衷耳。後日不得其死。實不忍預料其必出此也。雖然。太祖傳弟與否。皆不能保德昭之命也。匡義之助兄代周。爲一己大欲地耳。高澄謂其弟曰。奪則由汝。慎勿殺也。此等言語。何等傷心。彼忍心辣手之人。固聽之如不聞也。總之。太祖若不代周。德昭必無其禍。所以君子不爲負心事者。慎於始。卽以防其後也。

暫爲兒臣。亦匡義所不得已者。燭影斧聲。後人豈盡虛語。或曰。太祖卽傳位德昭。德昭之年已長。何患不能自衛。曰。年雖長。其才不及太宗也。後此太祖臥病。竟使元后長子勳。舊大臣皆不得近於帝。可見其手段之辣矣。宋朝家法。素以美稱。其始乃亦如此。是則明之燕王逼姪遜位。何足以爲異也。

一笑墮驢之人。未必看重太祖也。特時亂已甚。民困已深。一旦有剝極轉復之機。不覺喜從中來耳。不然。何以終身高蹈。歟。可見極冷之人。便是極熱之人。蓋所冷者功名。所不冷者民生也。

孫伯符席捲江東。原係舊地重來。尙不免於狙擊。太祖得周天下。柴氏遺民。必有暗懷忠憤者。然而屢次微行。不聞變。

起。非。常。是。何。故。歟。蓋。人。心。厭。亂。也。人。心。厭。亂。者。萬。不。可。以。擾。之。使。亂。

使太祖而爲朱全忠。則宋之基業未必能長。以李克用與李亞子皆不願爲趙氏臣者。使太祖而爲劉知遠。宋之基業亦未必能長。以郭威柴世宗亦非趙氏所能臣者。太祖幸而不遇諸雄。故於杯酒間罷去諸人兵權。使遇諸雄。或未敢於啓齒。即諸雄必使其有欲罷不能之勢。今不生於諸雄未死之時。而其諸臣中亦并無石敬瑭郭威劉知遠之徒。僅乎爲石守信輩。卽其鄰國與同列中亦并無周世宗李亞子之徒。僅僅乎爲韓通劉鋹輩。是何也。蓋亦天心厭亂也。不然。劉氏石氏。雖或病於能取不能守。若周世宗治國之方。似尙在趙氏。上當可以國祚綿長矣。乃又不幸而早死也。呂蒙正罷相。太宗曰。望復位目穿矣。蒙正君子也。豈以得失爲重。太宗爲此言者。快其私憤耳。太宗於蒙正猶漢武之於汲黯。外雖敬其直。內實惡其直。欲指摘而無可指摘。故爲此無識之譏誚耳。乾元樓之進諫。太宗御乾元樓觀燈。誇本朝繁富。感五代彫傷。呂蒙正進曰。乘輿所在。士民走集。故繁盛如此。臣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默然。舉朔方之使臣。舉人使朔方。三以其人上對。帝怒曰。卿何執也。曰。臣非執不。欲以媚道隨人主意。害國事也。已而其人果稱職。當其直言力爭。同列多爲竦息。而公獨侃然自如。若以祿位得失爲重。將順尙恐不暇。敢爲逆耳之言哉。呂公蓋宋朝之汲黯也。

望復位目穿。當時未必無人。宋初競進之風。頗甚。貪榮固寵。罔知自重。若爲安危所係之身。猶可說也。其實浮沉宦海。碌碌無所短長。蠶食許多俸祿。何嘗分毫有補。其狡者竟以掛冠歸田。肩無旁代等語爲口頭禪。令聞之者齒冷。豈僅見輕於一人錢。若水恥其然也。以母老請解樞務。夫惟大雅卓爾。不羣爲朝廷生色不少矣。

太宗譏蒙正獎張洎同是一樣無識張氏雖富於文藝善柔無骨硬氣甘言無直諫風處下位工於悅人居上位工於排人以此爲江東士人冠江東羣士豈不差死意者太宗少長戎馬未嘗學問即位以後醉心翰墨所以頗禮詞臣深恨不爲翰林學士其情自見過獎張氏殆亦愛其文字耳不知僅區區文字何足以盡天下士

天書見於承天門明係王欽若所爲後人駁之曰天何言哉而有書乎此迂論也惟其天不能言是以若輩敢於造作耳不然以天之尊崇即不便違反衆意何不可自爲申訴以辯其誣如自其誣衆人將何處立足耶嗟乎天若有知定當自悔悔者何悔生此妄誕造作之小人

天書頗有諂媚之言夫冥冥蒼天何求於人世乃亦工於媚人耶是無怪有求於世者之奴顏妾膝甚衆也已欲行其諂媚硬將漠不相關之天一并牽入令失其自主權天亦安能如之何哉

漢朝多鳳皇宋朝多天書鳳皇爲人所造天書亦人所造然鳳皇雖好不如天也可謂愈造愈高愈想愈奇王欽若不僞造鳳奇才直是旋乾妙手三十六天中有非非想天有非想非非想天王氏殆想入非想非非想矣奇才也

王欽若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不疑而崇奉之皇皇天書王氏固自以爲假者自言其假偏不許人言其假以天下人當在吾術中不容逃吾術外爾輩言其假是欲逃吾術外也豈爾輩之所宜哉故不許不獨王氏不許卽以經義附和之丁謂杜稿陳彭年諸家亦必不許

始尙自以爲假者久則自以爲真愚人不已轉而自愚欺敵不已轉而自欺必然之勢也畢竟自愚者不可以愚人自欺者不可以欺敵丁王之假當時萬民看未看破吾不得知羣臣中若王旦孫奭固皆以爲不可者不獨羣臣不以爲

言身附錄  
可即契丹西夏又安知其冷眼旁觀絕不齒冷也

真宗亦是賢君。初聞王氏之言。即沈吟以爲不可。雖從亦出於黽勉。無如此輩極有口才。不容聽者不從。連城白壁。定欲汗以青蠅之糞。不知是何肺肝。君子雖責人。亦是愛人。成人之美也。不肖雖悅人。亦是害人。成人之惡也。

丁謂王欽若初入仕途。或請蠲負釋囚。或請罷兵撫蠻。皆君子所爲者。後乃變易節操。以得失之心重也。其實此輩頗有才能。勤慎其職。何患不保一官。未必下手。即願作奸。有逼之使爲者。遂不得不偶一爲之。久則變其偶然者而爲常矣。逼之者何。競進欲速之一念也。才華足以動一時。富貴我所自有。但不可必其遲早耳。循叙而得。必將令人笑我無能。今欲化遲爲速。乃有負宿望立大功者爲吾之障礙。吾之進不可速也。欲去此障礙。必意想天開。造一驚心駭目之事。然後吾之大欲以遂。此天書所由來也。以故競進之心。用之於學問職業。則有功用之於利祿。意氣則有害。不僅擾動一世而已。即杳杳雲天。亦不克置身事外觀於王氏之天書可見矣。

寇萊公薦丁謂之才於李文靖。文靖謂其不可居人上。不肯推薦。可見此輩不亂政於真宗初年者。以有老成先見也。賢臣消患未蒙。無智名勇功。天下陰受其福。即文靖謂乎彼丁王諸子。若始終皆遇文靖。必無大用之望。而後世愛才者。轉慨歎其沈淪。何至負惡名於千載也。賢如文靖。不獨爲國家福。亦不肖者福也。

寇公亦是賢者。可惜操守不定。張益州箴以不學無術。亦自知而不能改。自負太深也。後日以奏天書復相。即以奏天書罷相。紛紛者何爲乎。正坐不學之過耳。大才如寇公。尙不可以不學。況乎下此萬萬者。

仕宦人所以多媚骨者。一半爲衣食兩字所逼也。大都捨却仕途。無以爲生活之計。若白雲青嶂。無梁稻謀。何亦常常。



用此術也。乃漢武時三呼萬歲。真宗時忽有天書峨峨。宗岳蒙垢含羞。不虞北隴。巖嶺南崖。騰笑耶擬。續孔氏移文。爲君一洗其恥。如何。

丁謂獻封禪祥瑞圖。士大夫爭獻贊頌。典麗。喬皇蔚爲大觀。不獨昭示天下。并以垂諸後人。名貴高華。宛與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洛書。無異矣。然而在朝之頑劣。有崔立。獨不以爲可焉。其言曰。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之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以爲治道也。然而在野。亦有不識時務之林逋。亦不以爲可焉。其言曰。茂陵他日求遺稿。可喜曾無封禪書也。

向敏中以陳彭年之文示王旦。王公瞑目不看。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吾恐丁氏之祥瑞圖。及士大夫之皇皇贊頌。雖自視爲寶貴。天下之大。亦必有瞑目不覽者。不然。何以至今不傳也。意蒼聖造字。原不是教人如此用法。如此用法。則造字時之鬼哭。或竟非虛語耶。

王欽若。丁謂。劉承珪等。時人稱爲五鬼。陳彭年稱爲九尾狐。若輩自負其才。方謂臥龍鳳雛。復出。乃奉以鬼狐之名號。耶獨是一羣鬼狐。濁亂人間。宋何以得免於危亡也。曰。賴有一二耆舊英傑。維持其間也。然西夏已生心矣。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若非王旦決策。消滅巨患。恐鬼狐窮其技矣。

林和靖未嘗無愛國心。未嘗無救民心。但舉朝皆欽若。丁謂之黨。以王子明位。望勳德。莫爲狂瀾之挽。况草茅新進。焉有立足進言之地。即勉強一官。不能有補於國。不能有益於民。徒壞去自己良心耳。夫無補於世。已爲君子所羞。若并此區區一點天良。竟滅沒之。則亦丁謂。欽若而已。豈寸心所忍爲乎。雲水微茫。梅花共老。西湖得林逋。則西湖不孤。林

逋得西湖則林逋亦不孤。秋波青黛媚此幽人冷韻寒香甘與同。夢人雖碌碌我自閒閒林氏亦殊值得所可惜者造物生如是之才僅使以詩鳴以逸著甚覺大大辜負耳然而林氏遠矣。

不求聞達本不爲高不過自有獨得之處似較聞達爲貴不肯舍去本然固有易此不足重輕之聞達耳當此舉世爲黃金奔走之時真能有一卓然自立者出似於風節兩字不無少補無如言行不符借以盜名者往往有人雖魏野非此類乎然茫茫大地有幾個魏野。

魏野喜爲詩史論稱其精苦夫魏氏豈僅致力於詩乎大凡爲詩者僅知以詩求詩必不能有卓然獨到之處古之作家力學深憂世切鬱勃於中無所宣泄藉其才力發之聲韻變化百端不必立意求工而自無不工且其神妙有在工拙之外者不難即詩以見其人之志不難即詩以見其人之學欲學前人者不於前人勤學勵行憂深思遠處着意摹其聲調局格無論不可畢肖即能得之亦去前人遠矣或愈仿而愈相背矣此語特我之學詩法耳不敢爲詩人道也。

歐陽子謂詩人少達多窮以吾觀之詩人非無可達之才非無可達之機蓋無必達求達之心耳世之無才而未遇其機者尙多極力鑽謀營求無已詩人或守貧不出召之不起安得而不窮然而窮其遇不窮其學也。

立劉后楊億不肯草制留丁謂李迪不肯草制以如此求富貴皆非所願也君子豈真疾富貴哉但不可以非道得之耳在不知廉恥之徒或轉笑君子無能人拙而已巧也雖然賢者固甯拙而不巧。

草制原係奉命而爲兩賢固有以自解然而猶不肯作焉若杜鎬陳彭年爭用經義附和王氏以筆墨助人之惡復以

筆墨掩人之惡紛紛擾擾總爲富貴兩字傀儡耳不知有才者何患不富貴即終身清貧而我純潔可寶之才固在也奈何必汚之以爲快耶

寇準專短王旦王公則甚稱其美世以大度稱之而不知其別有苦心也是時羣邪環侍覲隙而動耿耿爲國者疎如辰星縱使同寅協恭猶恐力有不敵况可自戕同類以增羣小之勢乎君子和則小人不致肆其毒君子不和則乘機相圖爲一網打盡之計况寇氏攻我斷不至於并去有一人留君國即有所賴如交相攻擊必致兩敗俱傷私快羣小之心而爲朝廷之累矣且斯人亦無大過不過氣剛好勝耳爲相者不僅汲引人才尤當陶鎔人才好剛乎吾處之以柔好勝乎吾處之以謙令其氣質久而自化一以成就寇氏一以爲國造才此公之苦心也特未便自爲表白耳使立朝諸賢皆能以此爲心何致洛蜀分黨互相傾軋爲天下憂也後此寇氏既愧且歎王公病歸猶以大用爲薦或善於化人或善於受化皆有大過人者

婁師德頗重狄仁傑而狄仁傑則甚輕婁氏譏其明不足以知人武后曰朕之知卿即師德所薦不可謂不知人矣公乃大慚出語人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而不自知兩事雖隔唐宋如出一轍狄公幸有此一慚寇公幸有此一歎故不失爲君子否則不足取矣

王旦真宗賢相也舉賢才恤民隱撫外夷絕少可議之處所短者未諫天書耳不諫天書不必後人責備卽公未嘗不自責也臨死遺命盡去相臣冠服披緇以殮是公自罰其過不僅自責而已乃後世必吹毛索班攻之不遺餘力如此苛刻直欲令天下無一好人是亦何必夫賢者不以一瑕掩大德責備前人責其有過不自知或知之巧爲掩飾雖細

微○小○故○不○得○爲○之○諱○非○刻○也○不○容○其○文○過○以○誤○人○也○若○既○知○之○而○不○掩○甚○且○自○責○以○自○悔○後○人○當○深○爲○曲○諒○不○必○過○於○多○事○吾○意○天○書○未○諫○公○定○別○有○懷○抱○難○以○明○言○於○衆○耳○何○以○知○之○於○其○薦○賢○才○恤○民○隱○撫○外○夷○諸○善○政○及○其○遺○命○之○自○責○自○悔○知○之○也○真○宗○寵○任○丁○王○是○其○短○處○信○任○子○明○不○問○於○譖○言○是○其○長○處○公○能○善○理○庶○政○而○不○能○去○丁○王○能○緩○丁○王○之○爲○相○而○不○能○禁○其○不○獻○符○瑞○蓋○真○宗○迷○惑○於○此○非○言○詞○所○能○爭○也○使○力○爭○而○不○聽○義○不○可○以○復○留○凡○一○切○用○人○恤○民○諸○大○政○必○盡○落○丁○王○之○手○從○此○倖○進○益○多○政○事○日○壞○猶○之○洪○水○一○旦○潰○決○隄○防○勢○必○至○於○懷○山○滔○天○莫○可○收○拾○焉○即○不○然○真○宗○勉○從○所○言○不○事○祥○瑞○祠○祀○而○年○少○好○動○喜○勝○之○心○未○已○也○羣○小○一○時○未○能○盡○去○也○其○躍○躍○欲○試○之○情○或○轉○導○以○好○兵○弄○武○亦○未○可○知○兵○禍○一○開○大○則○亡○國○小○則○萬○民○血○膏○沙○漠○其○害○有○百○倍○於○祠○祀○祭○禱○者○合○兩○者○觀○之○去○固○無○益○變○而○好○兵○弄○武○則○更○無○益○何○如○不○可○諫○而○不○諫○姑○留○此○身○代○君○以○行○其○艱○巨○凡○一○切○薦○賢○恤○民○撫○夷○之○事○竭○吾○力○所○能○者○爲○之○縱○有○祠○祀○封○禪○不○致○搖○動○國○本○而○成○莫○挽○之○大○患○若○此○則○不○諫○竟○等○於○諫○且○稍○勝○於○諫○又○安○得○以○不○諫○爲○王○公○短○乎○或○曰○如○子○言○公○亦○何○必○自○悔○而○自○責○歟○曰○公○之○自○悔○自○責○者○未○聽○李○文○靖○之○言○也○未○學○李○文○靖○所○爲○也○（李沆曰取○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年○少○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祠○禱○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又○曰○丁○謂○可○使○在○人○上○乎○）能○以○文○靖○之○言○爲○言○以○文○靖○之○行○爲○行○使○其○君○憂○患○惕○勵○不○敢○放○逸○其○心○諸○事○消○滅○無○形○又○何○在○乎○諫○不○諫○也○迨○至○心○已○放○去○其○勢○不○可○復○制○即○諫○之○而○聽○已○落○第○二○義○况○乎○其○未○必○聽○耶○向○敏○中○賢○相○也○未○聞○其○有○諫○孫○奭○張○詠○孫○藉○皆○賢○臣○也○皆○力○諫○而○不○聽○公○之○悔○恨○自○責○不○在○未○諫○而○在○不○遵○文○靖○之○言○不○遵○文○靖○之○行○責○公○者○亦○當○以○此○責○之○

專於進。固貪。專於退。亦偏。蓋天之生才。人之力學。所以爲世用。非使其點染泉石。作一雲水散人。也不過退者。尙能有守耳。王曾曰。朝廷當養成難進易退之人。此言最爲精當。蓋難進則無所貪。易退則無所屈。然虛僞釣名者。每以難進爲邀譽取勢之地。殷浩。樊英。俱善此等作用。直是以退爲進。何曾真退。故以難進觀人。不如以易退觀人。

東南民力竭矣。王旦憂時之語。薛奎聞之曰。眞宰相之言也。獨是憂民竭民。或未必竭。不知民竭。或知之而不憂。則民無不竭矣。細按六字。中有無限慨歎憂恤之意。聞者莫不興感焉。無如聚斂搜括者。其心乃頑鉄鑄成也。

程琳除御史中丞。張知白喜曰。不辱吾筆矣。此願用其筆也。楊億不草劉后制。李迪不草丁謂制。此不願用其筆也。用不用雖殊。皆係能愛其筆者。爲毛錐子生色多矣。若前此之封禪書。黨人碑。以及孔光揚雄蔡邕陶穀之一班名士。皆筆之罪人。皆知白楊億李迪罪人細味。知白一言而後。知筆亦有遇不遇之感也。

向敏中除左僕射。門無賀客。庖內寂然。張知白爲相。清約如寒士。有如此賢臣。安得不爲蒼生造福。後世卽風塵下吏。腰纏十萬。已在清廉之列。况鈞衡大任哉。然二公所爲。實出於眞誠。非出於狡飾。若自奉甚侈。而示人以儉之。馮拯則又不足取矣。乃虛僞盜名之士。大抵善爲馮拯深愧。知白敏中猶處處以清約自負。不亦奇乎。

好水川一役。宛似武侯失街亭。馬氏恃才任福。恃勇皆係一樣誤事。竟親兩主將之小心謹慎。若胆怯者。使武侯不失街亭。韓琦不有此敗。豈非快意事。歟。無如天下快事。偏少而恨事。偏多。

元昊一用兵之妙手也。韓魏公知之。而任福不知焉。蓋其狃於白豹之捷也。不知白豹之捷。是乘夏無備。元昊帥兵他出。未嘗顧及後路耳。若好水川。彼來襲我。處處有伏。奈何臨之以粗心也。

夏國不過數州耳。其地與衆皆不足以敵宋。然而竟能斬任福。死懷敏。覆砮破城。朝廷爲之旰食。韓范諸賢僅能自保而已。是何也。宋之積弱已久也。

夏事正形棘手。契丹又思敗盟。宋事至此亦頗可危。富公銜命北行。所關甚重。過剛固足以啓禍。稍柔即足以辱國。於兩難之際。竟處之泰然。公之才。後人能及公之一片愛國真心。後人不能及也。

制夏人者有韓范。制契丹者有富弼。絕使中原無割地之羞。元昊有稱男之表。可見國雖弱。有人則不弱。

以契丹兵力論。何畏乎富鄭公之言。然而不敢已甚者。實見富氏以垂暮年懸萬里身。一無所慮。一無所懼。忠肝義胆。老而彌篤。中懷凜然。竊有顧忌耳。以爲有如是愛國賢臣。宋人未可輕視也。

使當時而無韓富諸賢。或有之而仁宗不能用。則元昊即是金人。羊車出狩。早在康定之時。既然輸幣契丹。尙欲以兄自居。此等虛榮。有何用處。然較之石敬瑭。稱人以父。殊覺光彩不少也。

雖有韓范諸賢在朝。不能不贈幣於契丹。積弱故也。積弱之源。多由初開國時。只謀所以對內。不謀所以對外。非不謀所以對外也。其所謀者。不過冀外人不爲己甚耳。不爲己甚。吾便可以稍安。即不免己甚。吾亦一味容忍。不知以一日苟安。種後日之大不安。

富鄭公使契丹。進樞密直學士。辭不受。爲國宣勞。不避艱險。職分內應盡之務。不受官原。不得爲高。無如辱國喪權者。受上賞。功高勞苦者。反辭榮。相形益顯。遂不高而高。

富公始受命北行。聞女卒不顧。再往。聞男生亦不顧。爲國忘家。賢者本當如此。亦不得爲難。惟兒女情長者。多君國心。

重者少衆人先私茲獨先公遂不難而難

种世衡城青澗延安之勢遂固河東之粟可通范仲淹城大順令白豹金湯敵人皆不敢來犯此亦邊將應盡之職也。不足以爲奇異然前乎公者尸位素餐啓夏人輕我之心與夏人可乘之隙二公此舉旣以補前人失亦以爲後人固使強敵不敢猖狂邊民得以安業遂不奇而奇不異而異。

國書不與使臣過目不知宋朝制度何以如此富公行次樂壽疑國書與口傳或異啓視果然晏殊曰夷簡未必爲此誠恐誤耳兩國往來何等重要有心固罪不容誅無心亦法無可恕史稱呂氏悔過國受其福竊意慶曆年間賢正滿朝不容不面從耳若謂其真心悔過何以事係安危猶欲用其詐也。

富公云獻納二字臣以死拒虜氣折矣勿許也公之奉使久已置此身於度外其死拒之言實非假托欺人爲使臣者吾只望其能拒而不望其以死能拒不易言也凡始拒而終允拒此而允彼皆不得以能稱蓋其本無拒人之才亦無拒人之胆故爲虛勢掩衆耳目以爲卸過邀勞之地拒且不能何有於死妻妾之奉宮室之美未免有情誰能舍此故君子不可責人所難。

呂夷簡見孫沔劾己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比之爲張禹李林甫）但恨聞此遲十年耳昔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患乎遲且十年前未嘗無直諫之言也但意氣陵人私心自是公論不足以相奪耳廢郭后一事羣臣叩鑾伏闕譖以非太平美事一一逐之孔道輔語尤切於孫沔（夷簡云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學漢唐失德耶夷簡不聽）孫氏之言縱遲孔氏之言未晚若能降心相從其致君澤民不尤在蒙正之上耶遲十年

一語仍是卸過於人口氣不是自悔真忱。

朝廷治亂猶天氣陰晴也天之陰晴難必國之治亂莫定康定初年契丹違盟西夏內犯某將喪師某地失砦日有所聞宛似大風雷電烈雨晦暝令人爲之悵惘慶曆紀元賢正滿朝邊疆無事御經筵興學校又似雲消天碧慧日當空大千世界普放光明令人爲之快然四年六月以後夏竦作奸於先王拱辰作奸於後君子不安其位杜出袞州富出鄆州范出祁州韓出揚州歐陽氏出滁州終風且霾髣髴似之令人不堪回首所喜者黑雲掩日其時不久耳固無長晴之天亦無長治之國天不可以無陰人不可以思亂

國外無事國內必有事幾成一定之通患當契丹求地元昊作亂也朝內羣小鼠伏不動非不動也待時而起也愛國者每憂外患之未已又豈知外事稍平而內患復作乎誣君子以過君子無過而有功誣之以朋黨則不必其有過矣且不患其有功矣韓范諸賢數十萬強敵不足以困之一二無用小人敢於撼之豈強隣不能危宋人自行危亂耶不然外不生事內何以自生事也

今冬天氣頗和窗下一卷春意盎然若非梅香縷縷沁入心脾幾忘却爲臘月矣觀仁宗本紀至癸未十二月有河北雨赤雪一語猛然想起今年尙未見雪來年稼穡又不知如何也豈僅農人盼煞哉

崑崙關在廣西南甯府城東即狄青元夜破敵處也當僂民陷邕橫圍廣州破賓州遣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其縱橫難制宛然一趙保吉也然趙氏據夏能傳之子孫而僂民不能自保其身者何也蓋曹韓乘時滅夏之計不行而狄青上表即許且畀以重大之權也



宋代多姑息之患。當保吉既死，德明初立，使行曹韓之計，出其不意，執付闕下，盡復河南郡縣。奚至後日多患，乃國危子弱，不思急圖，使之日益強盛，遂不可制。竭國家之財，萃韓范之謀，僅得言和寸土，未復此真宗姑息之過也。儂智高求邕桂節度使，仁宗又欲與之，幸有梁適一諫，武襄一戰，否則嶺表非朝廷有矣。然仁宗敢於決然用討者，亦知真宗以恩懷德，明非計之善也。誤於前者，不可再誤於後，深知姑息足以遺患也。

澶淵一役，雖寇氏大功，亦舉士安高瓊之贊勸也。廣南之平，雖欽氏大功，亦龐籍之力請專任也。故知立非常功者，必有賢人傑士在帝左右，所以自古權臣在內，大將未有能立功於外者。觀此益信書生之有見。

王欽若以澶淵爲城下盟，謀掩其恥，非封禪不可，符瑞紛紛，欲以誘示四夷也。不知外人知中國勝於中國之自知，眼光如炬，觀我之存爲以行其對待之方，毫末不能逃其隱也。如見王德用立班庭中，契丹使臣曰：黑王相公乃復起用耶。謂當公曰：天子用公爲相，用王公爲樞密，將相皆得其人矣。所吐之詞，何嘗毫厘有誤。可見吾國之孰賢孰佞，孰智孰愚，孰可居某職，孰不可居某職，竟成掌上螺紋，不以勵精圖治進賢去不肖，動其相敬相畏之心，乃欲以虛僞造作幻化，恢奇之事，使之眩惑而莫測，豈不大可笑哉。

狄武襄不獨能兵，其居心行事頗有道德。崑崙一戰，屍中有衣金龍者，衆謂智高已死，請以上聞。公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噫！立功而不貪功，報君而不誣君，國有如是之人，何懼乎外患。

真宗立劉后，楊億不肯草制，仁宗追冊張貴妃，孫沔不肯讀冊。夫賢者所以可貴者，操守堅定，卓然有所不爲也。若事○事○唯○命○是○從○則○必○陷○上○於○不○義○陷○已○於○不○義○然○人○情○大○都○以○順○我○者○爲○愛○我○而○以○違○我○者○爲○背○我○要○知○順○我○者○未○必○盡

是愛違我者未必便是不愛。如仁宗不欲立儲而范鎮面請者三。上章者十有九。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爲之白。是固大違乎仁宗之意者。富公居母喪。帝虛位五起之。而公必請終制。且曰。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此亦大違乎仁宗之意者。二公之愛國與否。則固人人知之。而不必辨者。

若事事順從。并不問其義不義。則王欽若。陳彭年之輩是也。非愛我也。有求於我也。非敬我也。借我以行其奸。也不知道其有求於我。則爲愚。知其有求於我。而借之以行其奸。更是愚。若知其有求於我。而我即利其有求。使之奔走。以成吾志。彼奔走承順者。亦知上之利吾。有求而成其志也。於是即以上之利用我者。轉而利用其上。則上下皆入於智術籠絡之一途。此亦君子所不肯者。

張昇爲御史。指切時政。無所畏避。仁宗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不得爲孤立。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赤心爲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嗟乎。張氏能爲是言。即是赤心之臣也。有如此之臣。仁宗不得爲孤立。且此時兩府將相。有文彥博。富弼。王德用之賢。台諫侍從。有趙抃。包拯。歐陽修。范鎮之賢。更不得爲孤立。然張氏猶憂其君之孤立焉。則凡不及仁宗之賢。正滿朝者。其立之孤危。又何如也。其可憂之事。又何如也。操國政者。奈何不求赤心之士。惟日與此持祿者。謀國是焉。豈認彼持祿養望之徒。即爲赤心愛國者乎。甚可畏也。

爲御史者。不患其不能諫。特患不善於諫。不能諫。固是負職。不善諫。亦是負職。甚且諫不足以有益。轉足以生患。往往使從諫之主。一變而爲拒諫。反無以爲進諫之地焉。無他。瑣碎已甚。煩瀆不休。言其小而舍其大。令聞之者。生厭也。以爲汝即職在言。吾何不待有重要者言之。乃日日取此不關緊急之事。擾人意緒。何爲也。吾所以最善趙抃者。其進言

之要務使朝廷別白邪正。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痛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其德。力請召還。居外諸賢。仁宗是之。果用馬遵。召還吳中。復此善於用諫者也。蓋君子滿廷。則過舉自少。所謂聖朝無缺事。自覺諫書稀者。正其本以清其源也。若小人未去。則十事九誤。何能一一盡言。即一一盡言。又孰從而聽之。徒令國家多一閉言路。遂直臣之過舉而已。公之善諫。與陽城可稱千古妙用。

仁宗問置相於王素。素曰。惟內宦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曰。如是則當弼耳。觀此則唐介之劾文彥博。緣閹侍通宮掖以得執政。其言虛實雖不可知。而當時以此進身者。必不乏人。富公在朝多年。奉使絕域。勳業赫然。內侍宮妾豈竟不知姓名。特知之不稱道於左右耳。稱道於左右者。財帛珠玉。開口也。富公但有赤心。賣與王家耳。珠玉金錢無有也。

出狄青以其得士卒心也。罷王德用以其得士卒心且貌類太祖也。此二公心如鉄石。庸慮有他名曰保全。功臣實則祖宗所行非義。榜樣不佳。後人不免虛心膽怯耳。一笑。

有以狄梁公畫像及告身獻狄青者。謂係公之遠祖。狄公謝之曰。安敢自附梁公。此言猶是不敢誣朝廷之意也。外不敢誣朝廷。內不敢誣宗祖。立身行事以不誣兩字爲主。即真實無妄之大學問。而世人僅以功臣論武襄。未識武襄也。即以宋初立論。人能以不誣兩字爲主。則太祖可以無陳橋之事。太宗可以無燭影斧聲。兩弟一姪不得其死之嫌。眞宗可以無東封西祀之爲。即仁宗亦可以不疑狄武襄而罷王德用。且也金匱之盟。不致背於趙普。郭后之廢。不致成於夷簡。天書神語。不致造於丁謂。王欽若。豈不省卻多少事哉。

邵康節不爲甚異。接物以誠。夫不爲甚異。何以顯吾才。此世人所以深恐其不異也。接物以誠。何以破人詐。此世人所以不肯用其誠也。

誠爲邪。正關頭爲治。亂關頭爲生死。關頭邪正。不以地位言也。不然。在上者何以有操。有莽。有安。史有朱溫。劉裕。有揚雄。馮道。孔循。薛貽矩。秦檜。賈似道之徒也。在下者何以有八俊。八厨。賣卜之君。平風雪之袁安。藝漆之申屠蟠。任春之梁伯鸞。恬退不仕之邵康節也。治亂非粉飾之謂也。不然。文帝有單于之患。仁宗有契丹西夏之憂。論者何以不謂之亂。神宗天下無事。而安石入相。識者何以不謂之治。天下紛紛。氣局愁慘。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商賈嗟於市。農夫嗟於野。不必干戈四起。已令人觸目驚心矣。若殷鑒正。所以啟聖外患。正可以勵志。固無害也。生死非形骸存沒之謂也。不然。精神奕奕者。何以稱青陵枯骨。而氣節巍巍者。何以壯千古河山。蓋生無益於國家。無關於道義者。即有包舉一世之雄。亦是行尸走肉。其神蓋早滅矣。且此輩事事喜幻。則現有之鬚眉口鼻。亦何必非幻也。

誠字不可借助於筆墨也。不可借助於詞說也。蓋所行不誠。未嘗不可以筆墨詞說掩飾之。無如筆墨之誠。非詞說之誠。亦非誠。誠者乃存於心而發於外者也。如漢文宋仁之愛民。如武侯汾陽之效忠。如邵康節諸先賢之守身好學。皆非自欺欺人者所能夢見。

誠之存於心而發於外者。蓋不自知其流露。非有意於表暴也。懷金者川自媚。蘊玉者山自輝。若問其何以有輝金玉。茫然也。

吳奎從護。非自用。上看出王安石不可大用。按此四字。在才權兩不足人。不過受厄招禍。誤盡一生而已。若才高權重。

者○獨○之○直○令○萬○民○無○處○求○生○活○而○莽○莽○神○州○不○足○以○經○其○一○擲○人○謂○其○護○非○而○彼○則○一○日○萬○機○纖○毫○無○誤○也○人○謂○其○自  
用○而○彼○則○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偶○有○人○心○熱○眼○明○不○忍○默○視○無○言○稍○諫○其○不○可○則○侈○然○傲○然○拒○人○千○里○以○爲○爾○輩  
視○爲○不○可○者○爾○輩○無○其○才○也○爾○輩○無○其○權○也○自○慮○則○可○自○怯○則○可○一○旦○而○爲○我○慮○爲○我○怯○豈○以○我○之○才○與○權○亦○有○所○不  
能○爲○亦○有○所○不○能○成○耶○又○豈○知○經○綸○地○位○如○我○者○固○足○以○鎔○鑄○一○切○不○爲○則○已○爲○則○必○成○不○放○則○已○放○則○能○收○爾○輩○靜  
以○俟○之○始○知○非○常○之○事○迥○非○常○人○所○能○行○亦○非○常○人○所○能○料○也○及○至○久○而○無○成○則○又○委○過○於○人○不○曰○奉○行○不○力○即○曰○阻  
撓○誤○事○即○明○明○心○知○其○非○者○只○好○付○之○一○歎○天○下○事○竟○至○付○諸○一○歎○其○害○尙○堪○問○乎○彼○安○石○者○若○肯○稍○聽○忠○言○不○求○大  
異○於○人○其○才○其○權○必○能○有○造○於○宋○於○韓○富○譚○賢○之○外○爲○一○千○古○卓○然○之○偉○人○不○知○令○後○世○多○少○英○豪○崇○拜○也○乃○操○有○爲  
權○抱○有○爲○才○不○能○爲○天○下○造○福○反○爲○天○下○造○禍○誤○人○誤○己○豈○不○大○大○可○惜○嗚○呼○安○石○才○負○汝○耶○權○負○汝○耶  
護○非○自○用○四○字○人○多○不○免○不○獨○安○石○爲○然○故○韓○琦○之○義○勇○軍○爲○患○陝○西○司○馬○光○固○力○言○其○不○可○而○韓○公○不○聽○也○富○弼○穿  
六○橋○河○勞○民○耗○財○歐○陽○修○亦○力○陳○其○不○可○而○富○公○亦○不○聽○也○何○以○不○失○爲○賢○者○乎○曰○始○雖○不○聽○終○能○自○悔○且○納○諫○力○改  
者○多○而○拒○人○自○是○者○偶○也○論○人○者○不○可○以○小○瑕○而○掩○大○德○然○已○不○能○不○爲○之○惜○况○安○石○之○事○事○自○用○處○處○護○非○也  
平○心○而○論○安○石○新○法○未○必○盡○壞○但○立○法○不○合○於○世○情○終○不○可○行○耳○即○如○青○苗○一○事○何○嘗○不○是○便○民○之○事○無○如○定○例○取○息  
二○分○官○必○有○私○加○吏○役○必○有○私○加○不○知○幾○倍○二○分○矣○本○所○以○杜○兼○并○之○家○乘○新○陳○不○接○以○重○利○困○民○者○轉○至○更○困○其○民  
故○此○法○之○行○必○須○執○事○者○人○人○清○廉○自○矢○絲○毫○不○染○爲○民○者○必○須○人○人○有○借○必○還○分○毫○不○缺○雖○減○衣○節○食○必○償○宿○欠○而  
後○已○如○此○則○青○苗○誠○爲○散○惠○興○利○補○助○之○良○法○也○然○而○天○下○不○易○有○此○等○官○也○尤○不○易○有○此○等○民○也○不○知○其○不○易○得○竟

欲力行此法是之謂不識世情

即如此法歐人反用之遂有國債發現無病於民有益於國以其國上有清廉信實之官而下有獨立自活之民也上借於民既可民借於上有何不可惟最難得者好官好民耳官非其官民非其民法雖好不能行管氏論卑易行不拘拘於效古者因臣民已非過高則迂不合於時勢也安石但知學古不能化古以就時此其所以弄巧成拙乎凡事合世情順民心者難違古可行不合世情不順民心雖法古不可行以管氏之學術猶在周朝尙不能盡從周法况安石也哉

不甯惟此即以國債論之歐人之頗佳日人之亦佳乃同此一法同此一時竟有行之而不見甚佳者何況周官遠隔千年也然則先王不足法耶曰法其至公無私之心法其教養愛恤之心何必在形跡上摹仿且安石新法并非盡效周制不過滿口先王堯舜以行其詐而掩其陋所謂偽君子者也難得有一神宗亦隱然以堯舜自望遂受其欺求治反以造亂可惜也

以安石之才術爲韓富不難也乃偏以臯夔伊傅自命可見好名太甚自負太高亦是病根雖然臯夔伊傅何嘗不可及但天下推之後人許之則可自詡則不可耳

北宋衰弱至於危亡論者謂安石之過安石亦何以能辭然空談性理不求實際未必不是弱宋之因特受過者獨有安石耳此王氏之不幸也

安石云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耳此等議論未可厚

非○惟○欲○行○兩○聖○之○道○者○必○須○有○兩○聖○之○心○純○然○至○公○絕○無○一○毫○私○欲○而○後○可○數○千○年○來○果○有○幾○人○乎○大○禹○有○德○衰○之○歎○湯○武○無○盡○善○之○稱○况○其○下○者○若○滿○懷○私○欲○便○思○以○兩○聖○自○期○而○不○知○其○相○去○萬○里○矣○不○然○作○大○濬○作○金○籐○王○莽○何○不○成○周○公○也○

王○氏○以○堯○舜○動○神○宗○亦○知○神○宗○絕○不○能○爲○不○過○欲○自○比○於○臯○夔○稷○契○不○得○不○如○此○說○耳○豈○知○堯○舜○之○臣○亦○有○四○凶○未○必○盡○是○臯○夔○稷○契○也○吾○恐○爲○臯○夔○稷○契○不○成○僅○爲○一○特○才○不○仁○之○伯○鯨○耳○雖○然○以○臯○夔○自○命○豈○但○一○王○安○石○招○人○笑○也○司○馬○光○駁○王○安○石○不○加○賦○而○國○用○足○天○下○安○有○是○理○要○知○國○用○不○足○而○出○於○加○賦○其○用○亦○必○不○能○足○何○則○足○用○謀○及○加○賦○理○財○之○術○窮○也○

司○馬○光○貽○書○王○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夫○諂○諛○之○士○不○可○近○王○氏○非○不○知○之○彼○蓋○認○諂○諛○爲○知○己○而○以○直○諫○爲○可○惡○也○我○將○大○造○於○斯○世○若○無○二○三○同○調○人○足○以○識○吾○意○而○贊○吾○成○則○進○行○之○功○不○速○公○等○老○朽○無○能○猶○復○爲○人○作○梗○危○言○相○懼○天○下○豈○有○賣○我○者○乎○我○豈○懼○爲○人○賣○者○乎○未○免○相○視○太○淺○矣○揆○其○不○悅○之○意○必○出○於○此○而○不○知○曾○布○韓○絳○呂○惠○卿○之○徒○何○嘗○不○知○新○法○之○非○不○過○以○之○爲○終○南○捷○徑○愚○安○石○以○自○利○耳○目○下○已○被○所○賣○奚○必○俟○之○他○日○又○奚○必○俟○之○失○勢○也○已○以○附○會○周○官○愚○君○人○即○以○附○會○新○法○愚○汝○螳○螂○捕○蟬○黃○雀○已○關○其○後○矣○思○之○惕○然○

人○多○謂○安○石○附○會○周○官○統○觀○所○爲○似○竊○取○管○子○而○未○得○其○要○者○也○彼○所○以○不○言○管○子○者○恐○人○笑○其○淺○耳○安○石○之○才○不○及○管○子○蓋○管○子○變○法○而○民○不○厭○其○擾○王○氏○變○法○而○民○大○受○其○累○也○世○以○不○法○堯○舜○爲○管○子○惜○不○知○正○其○知○己○之○明○悉○世○之○

深量力求其功者也。試觀王氏言必稱先王，何以不如其相業也。

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此富鄭公之言也。夫生事極易，了事極難。生事而能了事，固已多此一舉。生事而不能了事，其將何以自解？王氏蓋生事而不能了事者，也不能了事，則其害已者淺，害人者深，紛紛然亂天下矣。所得不償所失，奈何？然應行當作者，又不可過於偷懶也。

神宗問范純仁曰：何謂不見之怨？曰：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也。夫不敢言有所畏也，敢怒無畏矣。在上者一味以權勢制人，有言猶得行其權勢，緘口不言，安能行其權勢？蓋權勢所能及者，人言而其所不能及者，人心使口不言，易使心不怒。難心既爲權勢之所不及，則赫赫炎炎，威不能制匹夫匹婦之怒。是權勢之用窮矣。神宗頗知念民，范公似不必有此言。無如已有愛民之心，而用害民之人，行害民之事，誰能獨諒汝心也。

五代之篡竊，南朝之荒亂，士大夫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皆從一欲字演出。程氏勸神宗防未萌之欲，此言未免過高。蓋能防其已萌，猶已屬不易。何人無欲？何時無欲？於其初生也，未有參天拔地之勢，極力遏抑而消滅之，不使稍出範圍，雖未能掃除盡淨，然較之泛濫無際，其害已去不少。一部二十四史，所以光怪陸離，傷心慘目者，皆縱欲所之，而無上大權，又足以相濟也。

神宗固深慮民生者也。聞程氏之言，頗爲感動。若剛愎者處此，未有不迂程氏者。彼特未見欲之爲害耳。欲之爲害也，慘於洪水之災，甚於猛獸之禍。不然，前人於寡欲，塞欲，諄諄爲言，不亦太多事哉？

微至曆日賤至瓜果，或由官賣，或由官監賣，理財至此，可謂窮極細微矣。然而國用仍是不足也。統按新法之行，上無



利益下無利益。其有利益者，但此承上行下之官吏耳。所以青苗既行，上之耗去者數百萬，後此未能如數收回，不獨盈利未見也。而下之繳其上者，正欸之外，子息不僅二分，其錢究歸何處？是上出其有用之錢以利下，而下反得害下。出其樽節衣食之錢以歸上，而上不獲利，上下交困，遂成中滿之大患。

如此言之，上不出欸於下，使下自行籌費以行一切，則上無耗財之累矣。且重徵其欸於官吏，使其無項可以開支，吞沒則除去中滿之患矣。理財之法，豈不較安石爲善一舉而兩得哉？曰：如此則中滿益滿而民窮愈窮。

楊繪云：瘡痍流潰，民勞財乏，聖主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此語深中時病，又不僅深中時病，噫！天下事經得幾個誤字。

廣惠倉本絕戶之業，官爲經理以濟孤寡窮民也。乃謂廣惠之利有限，不如青苗之益遍及。於是鬻之，作河北陝西青苗本錢。夫廣惠雖涓滴之助，尙有惠也。變爲青苗，則增無窮之害。是前人立法不過惠，輕後人變法遂致害大。未必前人盡拙而後人盡巧也。事事皆欲變更，豈前人皆拙耶？或疑廣惠倉創自韓琦，王氏不喜其人，故壞其法。信如是，則王氏量小，尙能有一毫容物之地哉。

變賣廟宇以充公用，此亦宋時理財之一法也。夫不在祀典之廟，本是廢物，然與其變賣，不如改爲別用。蓋賣之其欸不能有所濟也。意當日獻勤者必曰：一邑廟宇可得幾何？合各邑統計之，必成一大進欸。信如其言，則上可以助公用，下可以減民困。豈非法之善者無如收入之數，必不能及其所算之多？以此等物事，貧者無力買，富者不願買，必極貶其價而後可。然其中牙役分沒官吏開支所餘，能有幾何？况又未必一時即能售盡也。神宗聞有此舉，赫然以怒急命。

罷去可知當時所行之法神宗未必盡知即安石亦未必盡知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此一定之理也

或曰安石理財爲一時救急計耳曰今年爲救急計明年又爲救急計年年爲此畢竟救得何事濟得何急再居相位數年宋之社稷真不可救矣且處處以先王爲言抑知先王富庶不過爲民定制使之自食其力耳人人自食其力國即富厚何須在上者代爲憂勞若無能足以自活即日與民以錢而愛養之無論其萬不可即有此不竭之財亦僅養成舉國廢民而已況乎其爲救急計而重取於民也曰當日亦屢下不許煩苛不許抑勒之令曰此等文章官吏不聞也

即以方田均稅一事論之此爲新法中至要之舉蓋即正其經界之義也安石行此實非欲以病民無如行此之官吏不得不病民也上籌其費則庫款不足官籌其費官豈能帶錢爲公家辦事仍是出之於民耳雖丈量之後各縣稅額仍以舊租爲限不許多取然即此飯食夫役一切支用照地分攤民已不堪其累若稍稍上下其手下則變爲中則中則變爲上則民不敢與之爭也其稅遠突乎舊額而供上則仍照舊章本所以便民也乃反所以利官曰派公正者爲之何不可曰一人不足以違衆也曰選清慎者察之何不可曰錢多可以通神也此方田均稅爲不可不辦之舉且爲益民之政尙不能無擾況乎保馬均輸手實諸法也

鄭俠呈圖神宗爲之不寐不知俠所繪之鳩形鵠面有形之困苦也若無形之困苦鄭固無此妙筆也是則帝之所知而憫惜者不過一半而已

王氏所爲鄧綰曾布呂惠卿助之也。求一己之利祿，忘百姓之死生。若無鄧綰曾布爲之排擊，異己呂惠卿爲之劃策，運謀僅僅乎一王安石，何能爲所欲爲也。如專責王氏，此輩有知能不啞然而匿笑乎。曰：王安石被吾謾過論，安石者亦被吾謾過。

交趾內寇，藉口中國行青苗法也。夫宋之變法，只能有害於宋，豈能有害於交趾。乃交趾亦欲借此掩其不法。由此以推，則遼人之割地七百餘里，蓋亦欺宋人之自亂也。王氏便民之政，不諒於中國，并不諒於外人。國內賢臣可以貶斥，無遺國外將如之何。

對遼人有沈括之使，才禦交趾有郭逵之將，才有使才不能不割地，有將才不能不傷衆。若并無此二人，則徽欽之禍將現於此矣。即幸有此二人而徽欽之禍亦種於此矣。

縱有圖治之心，新舊兩派不和，萬萬不能收效。新派則安石、王雱、呂惠卿、曾布、韓絳是，舊派則韓琦、富弼、范鎮、純仁、司馬光是。新派恃才一意主變，舊派持重一意主守，各有一是，未能兩全。但變難而守易，守雖未必大有功，亦可以無大過。變則不進，卽退，無中立之理。若兩派互相維繫，共謀國福，可變者變行之，以漸可守者守持之，以恒，民之受益多矣。忠厚老成者擯之無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此新派不容舊宿之語也。俠少儇辯者取爲可用，敗常害民者謂爲變通。此舊宿不喜新派之語也。所以新者進則舊者退，舊者進則新者退，若冰炭然。舊宿閱歷深，未免有暮氣，新派才氣銳，未免有狂氣。用新派而輔之以宿德，神宗亦見得到見到而未能行到，由於毅力未足也。

新派雖敢作敢爲。亦有時而妄作。妄爲善用人者。用其勇敢之才。不用其妄誕之偏。神宗知愛才而不能善用。但賞其敢作敢爲。稱吾心不防其妄。作妄爲敗吾事。亦因鑒別未精也。

不明國勢者。不可以爲才。不悉民情者。不可以爲才。蓋不悉國勢。民情雖才不適於用也。用之則足以害人也。世人但知才爲難得。而不知有可貴之才。有不可貴之才。不可貴不得謂之才。直可謂之不才。

除安石以外。呂惠卿何嘗不有才。曾布王珪何嘗不有才。但其才僅足以圖一己利祿。不足以活天下民命。且因一人利祿害天下民命。如曰能害天下民命。亦是豪傑。此則非吾所能知矣。

論者謂安石泥古。使其真因泥古而害宋。吾不爲宋朝冤。若以好古爲名而暗行其詐。吾不得不爲宋朝冤。更不得不爲古人冤。古人何嘗教人以養人者害人也。

王欽若造天書。丁謂陳彭年輩以經術附會之。安石行新法。曾布呂惠卿輩亦以經術附會之。何宋人經術之多也。此曹不是明經。直是叛經。蓋亦不經之甚矣。

永樂之敗。宋將士喪亡約六十萬衆。以李憲無節制。而徐禧不知兵也。雖然神宗亦不得爲無過焉。不貪夏人內亂。乘其不備。何至忽動兵機耶。宋人無伐夏之力。李憲徐禧又無統兵之才。王安禮固言之於先者。無如神宗不聽也。觀乎

此則仁宗高識。迥非後人所能及矣。（元昊死其子諒祚幼。養於母族龐訛龐訛以三大將分領其衆。議者欲以此時滅之。仁宗不許。）夫仁宗非不知夏有可滅之罪。非不知唐之滅蔡出於獨斷。未肯輕動者。知己知彼。不欲徼倖以圖功也。

王安禮安石之弟也。絕非未嘗學問也。妙者毫不附會經義作欺世盜名之舉。而其知人之明。料事之審。憂國之殷。迥與乃兄不同。是蓋善讀書而不爲斷文疑義所愚者也。

新法旣布。復置邏卒以察謗。時政者嗟乎。此豈先王謀及庶士。謀及庶人之義哉。新法舉行。天下皆以爲不可。獨安石以爲可耳。安石之外。僅惠卿數人。以爲可耳。夫彼之所以可我者。媚我也。畏我也。有求於我也。非愛我也。

以媚我。畏我有求於我者。爲愛我。此王安石所以被蔡確呂惠卿所賣也。當時豈無愛之者乎。曰司馬光之反復開陳。殷殷勸諫。巽語之言也。韓琦富弼之直言極諫。法語之言也。皆深愛王氏才冀其大造於宋。毋負所學也。其如忠言之逆耳。何。吾論安石稍稍於近刻矣。豈真有恨於安石也哉。豈真有愛於安石也哉。吾茲不復論矣。

蔡確得位。皆以起獄奪之士大夫交口叱罵。而彼自以爲得計。夫奸邪功名大都以人命換來。豈獨一蔡確爲然哉。特手段妙者。使人不覺。而又自爲掩飾。不若蔡氏之淺耳。蔡氏尙笨伯也。惟交口叱罵。則是良心未失。若良心已失。則變罵而爲贊矣。

良心兩字。總角時毫不明了。每讀書見前人殷殷然以此兩字爲言。深恐其放失私念。何物良心。鄭重若此。卽師之講解。不過曰本然之善心。天理也。爾輩解否則亦肅然曰解。實則心中尙未了了。後乃稍達萬一。放之失之。則如無涯洪水。捲去世界不難也。如無邊烈火。燒毀地球不難也。自其一部分言之。則始皇之殘忍。楚漢之殺伐。五季之篡竊。南北之搗亂。何者不由於此。下之則禪詔出於袖中。美新獻於大廷。大誥藏於金籐。如此者。頗難盡舉。亦何者不由於此。卽僅論北宋一代。作天書則欽。若有黨作新法。則安石有黨。熙豐以後之羣小。貶斥正人。致二帝北去。不返爲中國千秋。

不洗之羞亦何者不由於此特今日畧知不如前之不解不解則無愁畧知則有恨人生憂患識字始豈不信哉  
大蘇貶黃州以作詩諷時政也夫不敢明言而托之於詩其情亦良苦矣三百篇贊美者半而諷刺者亦半贊美出於  
愛諷刺亦出於愛不然尼山定詩何不將怨誹者刪去僅存清廟明堂周南召南歌功頌德之數十篇也

大蘇赴獄或勸鮮于侁焚去往來文字以免受累公不肯曰欺君負友吾不爲也須知果欲牽連即焚去文字亦何能  
即免東坡文字在鮮于氏所者可焚之以滅跡鮮于氏文字在東坡所者安能焚之以滅跡且君子往來文字無非互  
相誘掖互相勸勉如青天白日無不可對人言何以焚爲

楊康國謂蘇氏之文率務馳騁好作縱橫稗闕無安靜理按歐蘇王曾數大家皆從孟子韓子龍門得出習焉而各得  
其性之所近故老泉愛蒼生荆公喜博奧歐氏欲其條達疎暢惟東坡則得自宣公南華者居多蓋其平生最喜陸氏  
奏疏莊子南華也跌蕩奇傑中處處精密整飭是合兩書而雙管齊下者也有時或縱筆所之雖偏不恤楊氏實非無  
見。

歐公爲試官題爲刑賞忠厚之至論得東坡文大喜欲置第一疑是門下士曾子固所作改爲第三夫歐公爲一代宗  
匠何以認他人之文爲子固歟豈子固文筆尙未洞識耶曰是不足怪也蓋子固文字頗重理法而蘇氏則好騁詞鋒  
兩家本不相近惟刑賞論一篇在大蘇集中最爲理法純正之作不露鋒芒不恃氣機真實說理進退合則宛然一子  
固文體公是以疑之耳若范增管仲等論前人謂其未能盡合事實讀者但可取其筆力醉白堂記一篇王荆公閱之  
曰文詞雖工直是韓白優劣論耳可見其理法不甚重矣

弱冠頗有學文意。余實極不能文也。每夢至一處。取古人文字讀之。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如羣山萬壑。開闔杳冥。頗能愛其神妙。偶爾未半驚醒。旋復殘夢再續。或有時竟不醒。讀完乃覺。醞醞有味。枕上餘甘。不盡自謂平生一樂。惟不能記憶字句。心殊悵悵。後心與心謀。倘再至其處。當竭盡吾力。不使稍有遺漏。然自此遂不常至。或偶一至焉。亦不復讀。徘徊驚異。意謂境則猶是也。而文何在乎。恍惚有告余者曰。爾專於字句。故不許讀。欲叩其故而又無人久之。遂不復夢。往往引爲恨事。玩其兩語之意。殊未得其旨趣。一日爽然自悟曰。彼殆告我以作文之法乎。吾何以不善體會也。元祐之政。比隆仁宗。惟其精神上總覺不能相及。非進賢不多也。非愛民不切也。非去弊不勇也。宣仁爲女中堯舜。司馬范呂皆一時之大賢。雖日興月盛。氣象萬千。當此隆盛之時。隱然有莫大之禍。指顧將來。使人人抱一危懼之心。無他。蓋熙豐舊姦。有乘隙而起之勢也。何不逐之歟。曰。已出之外州矣。何不罪之歟。曰。前過已罰。後惡未形。不能以意見猜忌殺人也。萬無調停之理。萬無和解之法。非元祐諸賢之過也。殆用此小人者過也。昔人謂小人如蔓草。君子如松柏。蔓草者纏綿糾結。不易盡除。愈衍愈多也。松柏者挺挺獨立。遇寒不驚。成林不亂也。哲宗雖不佳。并非有心亂政。曰。逐羣賢。進不肖。安得謂之無心。曰。其所以逐范純仁。常安民。三十餘人。而用呂惠卿。蔡確。鄧潤甫。章惇。林希。李清臣者。以其一則改神宗之法。一則復神宗之法也。只知繼述爲孝。不知因革之宜。皆是見識不明。故認去新法者爲邪。而以復新法者爲忠。不知成康之述祖。以文武之盡善也。若神宗之不善。則當以除去爲是。奈何專重紹述。以重先人之過。而深天下之患也。

鮮于橈不肯負蘇軾。范純仁不肯負溫公。君子臨雖不苟。乃如此。若楊畏首叛呂大防。惠卿轉賣王安石。皆自好者之

所差也。或曰：大防賢者，楊氏不可以叛之；王氏未必賢，惠卿何不可以賣之？曰：賣之者，以其賢耶？以其不賢耶？以爲賢則賢者何可賣？以爲不賢，不賢又何以受其恩？受其恩則不當賣矣。是以君子不輕受恩，恐恩我者未必賢也。

蘇程激成黨派，是賢人不容賢人也。此事固蘇氏之過，不得爲伊川咎。（蘇軾侮伊川也）然以安石爲人明道，尙與周旋，以東坡爲人伊川，竟致冰炭，則二程之高下，又於此見矣。

有愧心而生，不如無愧心而死。此等語，范純仁能言之，即非范純仁亦能言之。惟他人或僅能言而不能行，終不如范氏先行而後言也。文正有先憂後樂之言，合之此兩語，皆足爲後人師法。父是賢，父子是令子，兩無愧矣。

詢於芻蕘，謀及庶人，制雖家天下，心實公天下。至始皇則余聖獨斷，爾輩小民有食粟例，無發言權，與爾輩以恩肅然順受之，不與爾輩以恩亦肅然順受之。歷漢唐以及後世，遂爲定體。人心有如此不公者乎？天心有如此不仁者乎？

斯民之禍福，全賴一人之賢愚。故漢則文景，唐則貞觀，宋則仁宗，宣仁皆足以福民，然而漢代幾個文景，唐代幾個貞觀，宋代幾個仁宗，宣仁也。治國者若定一制度，遇賢君足以福民，不遇賢君亦不足以禍民，則立萬世無疆之業。

天下大賢亦少，大惡亦少，惟可賢可惡，不賢不惡者居多。不賢之君，民固受其害，即在賢不賢之間，民亦多受其害。何則？高居深宮，天生富貴，民間之一切不能知也。彼賢臣當國，尙將水旱盜賊之事，時時上聞，若粉飾太平者，本有水旱也，而奏以調和本，有盜賊民不安居也，而奏以肅清安靖。既曰年豐人樂，稍以聲色狗馬自娛，不爲越分焉，而不知饑寒道路者，大有人也。

神宗十八年，民即受十八年之困。哲宗十五年，除宣仁聽政，民氣稍舒，餘則更甚於前。然兩君中，主非大不肖者可比。



中主尙爾。況其下者。歟。徽宗亡國之人也。即以花石綱論。其害已不可勝言。蔡京用朱勔董其事。而朱勔又用無數朱勔分其任。逐家按戶。如搜盜據。凡有可觀。則携之去。民不敢聲焉。其豐裕之家。可携者携之。重大者封護印誌。以爲敲詐罰款地。故破家賣子女。往往而是。運動不便。毀壞廬舍。不恤也。於是江浙之民。不堪其苦矣。然在徽宗本意。實非有心殃民也。萬不料以一花一石之微。亦足以遺累也。不知即此區區。已不免有害。況其更大者歟。嘗思除桀紂秦政。東昏廢帝以外。雖不能有恩於世。必不以殺人爲樂。不以殺人爲樂。竟不免於殺人。或不免大殺天下人。是何故歟。蓋下情不能上達。己之所爲。好壞不克自知也。曰。何不勤求民意乎。曰。所得之民。隱僞也。非真也。僞民隱。僅足以生侈心。不足以動良心也。曰。如何而可以得真民隱。曰。以天下萬民爲耳目。不以左右諂佞爲耳目。則事無不知。患無不聞矣。以萬民爲耳目。國權不將分給於民乎。曰。官有專權之患。民無專權之患。故邪臣排去。異己。即可以施蒙蔽而奪上權。民雖知之。不敢問也。只好聽其爲奸。臣所愚而已。若國之權分寄一部於民。縱有欺上大奸。即有護國萬民。寡固不可以敵衆。私固不可以勝公也。試觀詢於芻蕘。何以先王世澤綿長。箝民之口。何以始皇不保其子也。創新法復新法。神宗哲宗。不知其不便於民也。雖有韓富之言。無如奸黨衆。而言好者多。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故有諫不入。或轉疑大臣意見。互存民間。未必真有不便。及見鄭俠流民圖。帝遂嗟嘆不食。夫僅僅一鄭俠。何能盡獻天下苦情。使以天下爲耳目。則萬民無害。而王氏不能售其奸矣。一指可以掩太行。一手不可掩天下也。宋儒好自立門戶。不知有門戶。則爭有門戶。則隘。皆由以道字爲獨得之秘。聲音顏色自居太甚。此蘇氏所以與程子不睦也。非不知明道伊川爲賢士。特笑其過於自負耳。如孟子沒其道。不傳之語。即是招忌之端。信如是言。則歷漢唐。

以至於宋千數百年其間頗多賢傑竟無一聞道者歟孔氏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孔氏看天下人何以如此其重程氏看天下人何以如此其輕乎刻黨人碑常安民不肯鐫姓名因其能辨邪正知廉恥也夫辨邪正知廉恥即是道何以又在石工也善乎莊子云道在瓦礫蓋無處不有焉不過識大識小各視其天分學力如何耳

又有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一語細按寔難索解夫傳之一字賴書與人此文獻所以并重也文獻皆無則謂之不傳若無文而有獻或無獻而有文缺其一尙存其一不得謂之不傳今既有遺經則是文尙在也庸能謂之不傳使曰不傳則遺經所載何說也

王安石創新法亦是爲爭門戶起見以爲君輩自高一世者不過空談耳吾將施諸實事則明德新民之學舍我其誰哉所以諫新法者彼直疑人攻己且疑助人攻己蓋韓富諸賢皆與二程相善也所以絕不肯改卽援引年少亦非盡是不辨賢愚護法者多多益善否則力單勢弱門戶不能保矣

蔡京變兵制逐正人導其君窮奢極欲結怨於民其心蓋在竊國全局將成輸於一劫劫者何子不許其在位也（攸一日診京之脈曰大人脈緩殆有不適乎或不知其故京曰此欲以病去我耳旋果詔令致仕）蓋攸之才術權勢猶在京上情不相合分戶而居有不容并立之勢嗟乎蔡氏大臣不足以去之言官不足以動之其子竟足以制之且京之權詐可以制君可以制天下而不可以令其子一世之雄敗於豚犬真令之氣短矣

混同江一戰之威金人崛起遼破則唇亡齒寒遼存亦歲幣爲害隱憂深患躍躍欲來而乃造六璽鑄九鼎作大晟樂運江浙花石上玉帝徽號強鄰虎視遍地鴻嗷正君臣臥薪嘗膽之時竟舉國如狂爲點綴昇平之盛興會淋漓豪氣

逼○人○幾○不○知○人○間○有○亡○國○恨○

自○神○宗○以○來○新○法○困○民○欲○死○鄭○俠○呈○圖○何○能○畫○盡○苦○情○乃○一○萬○歲○山○經○營○六○年○之○久○蓋○不○知○破○多○少○生○民○血○產○也○只○知○層○巒○聳○翠○飛○閣○流○丹○不○知○轉○眼○之○間○即○倉○皇○道○路○一○乘○羊○車○領○峇○五○國○城○一○番○滋○味○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馬○植○言○遼○人○荒○惑○敗○亂○其○國○必○亡○徽○宗○甚○喜○不○知○人○有○亡○國○之○兆○已○亦○有○亡○國○之○道○不○能○竭○力○圖○存○而○幸○人○之○亡○則○人○亡○必○及○於○已○與○其○幸○人○亡○何○如○圖○已○存○且○最○可○痛○心○者○遼○尙○力○戰○而○亡○宋○則○束○手○待○屠○并○不○能○一○戰○是○遼○人○不○失○爲○雄○宋○家○僅○落○人○笑○耳○

遣○趙○良○嗣○通○金○以○市○馬○爲○名○恐○被○遼○人○所○知○也○不○知○天○下○事○無○論○如○何○秘○密○人○未○有○不○知○者○愈○秘○密○則○人○之○疑○慮○愈○深○而○其○追○求○也○亦○愈○精○宋○人○以○爲○遼○人○在○吾○術○中○其○實○遼○人○不○言○者○俟○金○事○既○定○然○後○與○宋○人○爲○難○耳○非○真○不○知○宋○人○圖○已○也○既○畏○之○而○復○圖○之○可○笑○既○圖○之○而○又○畏○之○可○憐○

宋○人○通○金○遂○致○滅○亡○之○禍○其○始○固○得○六○州○之○地○焉○若○無○六○州○之○獲○僅○有○滅○亡○之○禍○如○石○晉○者○不○又○爲○徽○宗○所○笑○乎○且○金○之○所○以○禍○宋○者○宋○人○先○背○盟○也○其○過○在○宋○不○在○金○使○得○六○州○之○後○不○貪○小○利○而○納○叛○臣○（宣○和○五○年○六○月○張○毅○以○平○州○來○歸）○擇○忠○勇○而○委○以○邊○防○金○亦○安○能○如○宋○何○也○貪○六○州○之○地○而○背○遼○盟○貪○平○州○之○地○而○背○金○盟○如○此○無○信○何○以○立○國○於○世○

曰○燕○薊○諸○州○中○國○之○土○地○也○宋○人○不○當○復○耶○曰○收○復○故○地○必○有○收○復○之○能○力○無○真○實○力○量○而○欲○借○重○於○人○則○我○欲○用○人○者○必○轉○而○爲○人○用○我○欲○得○人○利○者○必○轉○而○爲○人○利○何○則○彼○之○實○力○大○於○我○也○相○携○并○行○必○須○國○勢○相○等○實○力○相○敵○而○後○

可○否○則○弱○者○得○免○於○禍○幸○矣○何○暇○言○利○

納○張○穀○而○受○其○地○此○金○人○必○有○責○言○者○無○論○金○正○強○此○事○不○可○行○且○盟○血○未○乾○亦○不○應○行○即○不○然○亦○當○先○行○諒○已○諒○彼○其○來○索○取○時○與○之○乎○不○與○之○乎○不○與○必○我○之○力○量○足○以○服○人○而○不○懼○彼○雖○心○有○不○願○一○時○不○得○不○忍○然○此○已○非○正○當○交○鄰○之○道○若○來○索○不○敢○不○與○則○我○之○弱○處○全○行○托○出○從○此○得○步○進○步○無○寧○歲○矣○與○其○後○日○吐○出○不○若○當○時○婉○却○此○不○必○智○者○而○後○知○也○殺○張○穀○以○與○金○人○宋○國○之○顏○面○何○在○

殺○張○穀○以○與○金○人○宋○之○行○事○顛○倒○可○見○乃○未○殺○張○穀○時○先○殺○一○貌○似○張○者○送○之○竟○爲○金○人○指○出○其○僞○此○等○作○爲○豈○有○國○者○所○宜○出○乎○宋○人○行○事○每○喜○試○用○其○欺○有○時○用○之○於○民○民○則○默○然○受○之○遂○誤○認○爲○不○傳○之○妙○而○不○知○民○之○受○欺○非○不○知○也○不○敢○也○鄰○人○有○何○不○敢○

金○之○兵○力○未○必○遠○出○宋○上○乃○無○一○戰○之○勞○遂○圍○京○師○令○欽○宗○奉○表○割○地○大○笑○而○去○何○也○蓋○有○兵○而○不○付○諸○知○兵○之○人○耳○使○種○師○道○處○童○貫○之○職○則○悠○悠○黃○河○不○容○金○國○一○人○渡○也○不○能○用○忠○賢○於○先○若○聽○師○道○李○綱○於○後○則○金○人○能○來○而○不○能○還○矣○使○之○來○去○自○如○且○派○人○爲○之○保○護○彼○亦○何○憚○而○不○來○也○

張○孝○純○說○童○貫○會○諸○將○力○保○河○東○童○氏○遁○去○孝○純○之○一○嘆○實○是○忠○憤○所○激○非○好○爲○刻○責○語○也○（純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下乎）不知此輩只能威內不能威外若能以威百姓者加諸強鄰使強鄰亦能肅然聽命則小民雖苦亦甘深恐其不威矣

童○蔡○諸○奸○雖○殃○民○民○未○敢○怨○國○也○故○陳○東○一○書○孰○賢○孰○愚○瀝○膽○直○陳○明○知○觸○奸○人○之○怒○刀○鋸○不○避○焉○書○上○後○不○期○而○集

者數萬人。此時高官厚祿者。自保身家。逃去不知凡幾。夫小民豈不能先逃耶。當存亡莫保之時。猶復殷殷然求君之去。佞而用賢。固不僅爲一身一家計也。彼此相衡。百姓何負於國哉。然欽宗雖未逐去。邦昌尙能起用李綱。且不以越分進言。惡民之多事。未肯大背民意。固尙有一善足稱者。

三鎮割不割。皆不能免禍。誤在當初之許耳。金人初犯京師。孤軍深入。原不能久駐。况有李綱師道及諸勤王之兵。足以制敵有餘。何事倉皇以三鎮許人。旣已許人。無論與不與。皆不能盡善與之。則自弱欲壑難填。不與則責我失信。兵更有名。總之先事不能預防。臨事不能籌畫。鎮定事後追悔。空言無補矣。

不思振作。有爲專恃他人之喜怒進退。以下我之福禍在匹夫。且爲下乘。况一國之大乎。彼金人聲聲言和。而着着進行。聞其兵之未來也。則喜。聞其欲來也。則恐。甚至止勤王之衆。使不進前。慮觸強鄰。生怒也。不知彼正處處順利。豈肯真心和我哉。和之一字。必我之作爲。足以使其顧慮不敢過於放膽。以與我言好爲必要之策。此和乃可以持久。若求之。則不能和矣。即和亦不可恃矣。

宋人最胆小。亦最胆大。胆小者。遇事先亂。胆大者。事過即忘。金人初退。國氣未復。民生益困。正痛定思痛之時。乃上下恬然以爲太平無事。轉謂李綱師道之防患深謀。大爲多事。蓋欽宗本是無能。而左右羣小。又無遠見也。

宋人畏事。又喜生事。畏事由於懦。懦則不能自強。生事由於貪。貪則不能守信。雖無金人。亦必破壞。

貪生命保妻子者。皆自以爲識時務。擁重兵。觀成敗者。亦自以爲識時務。故師道李綱之忠心耿耿。反遭羣小之忌。而宗澤之孤軍轉戰。趙野范訥。愈笑其狂。夫招忌不畏受笑。不顧謂其不識時務。亦何足怪。但當此存亡危急之秋。若竟

無一二不識時務者。則人道滅矣。諸君忌之。而敵人敬焉。諸君笑之。而敵人畏焉。能令敵人敬且畏。則雖受盡笑罵。可也。

○金人逼牽太子去。太子泣曰。百姓救我。萬民皆哭失聲。嗟乎。百姓雖有救汝之心。無救汝之力也。惟有此傷心眼。淚聊盡。食茅踐土之義耳。國雖亡。猶得萬民齊聲一哭。宋人必非寡恩者。雖然。有國者慎毋令百姓以淚相報也。

○徽欽不死社稷。而李若水張叔夜死之。是宋朝無君。而有臣。張邦昌不拒金命。而兩河之義民不肯降。是宋朝無臣。而有民。有民。宋之所以不亡也。故得再延一百二十餘年。

○割鞞沐浴自縊。若水罵金斷舌。吳革郝仲連合家不屈。皆欽宗時之死節者也。乃金人相語。猶以爲死者少。不若遼亡之多。夫如是。尙以爲少耶。卽有一人死國。吾不敢以爲少。

高宗未立。張邦昌不能保其帝位。高宗既立之後。劉豫能竊據中原。可知金人立張氏。實非本心。非金人本心。張氏是以不能自存。使金人欲立異姓。在廷諸臣。人人如趙鼎。胡寅。張叔夜。不肯書約。則中國廢立大權。何至盡落外人之手。張邦昌實是浪子。不是奸雄。若是奸雄。必學石敬瑭。借契丹兵力。以自固。可以進取。可以退守。大好江南。未必有高宗立足處。

李綱欲誅張邦昌。黃潛善與汪伯彥轉力救之。一則是忠。一則是奸。高宗決諸呂好問。因在圍城。深知其故也。而呂氏則持兩端。夫持兩端者。呂氏不得已之苦衷也。蓋吾既勸人以反正。復賣此聽言者。以自售貪取榮利。冀掃浮言。反復左右。自便是圖。此豈長者所爲乎。雖邦昌不能無罪。李氏劾之甚。是然張氏去帝號。迎高宗好問。所力勸也。無好問之

勸張氏卽不能爲劉豫何不思爲劉豫若助黃汪而言其無罪固不是助李綱而正其有罪似不忍故居於兩者之間不肯下一斷語以是非自有公論吾不便可否也嘗謂勸邦昌去帝位呂氏不失爲正持兩端亦不失爲厚若無前此之勸人何能爲呂氏寬也

王時雍吳玠莫儔范瓊皆欣然以爲有佐命功者此曹喪盡良心羞恥本不是責然使張邦昌之才能爲石敬瑭則諸人亦桑維翰之流亞也能爲趙太祖則諸人亦趙普之流亞也謂非一代之卓然者耶真令人感慨係之不能以二帝蒙塵爲痛江左苟安是高宗爲子有愧不能以中原爲念稱臣強敵是高宗爲君有愧如此多愧偏不自愧雖曰中興亦僅破碎河山留得一角耳

金人令二帝白衣見廟是青衣行酒後中原又多一奇辱回首黃袍不禁惕然祖宗英武子孫愚弱天下事大抵如此無足異者然使太祖有知不識亦有今昔之感否

宗澤不死中原不淪是天死宗澤則天死中原也富平不敗中原可復是富平之敗即天不欲復中原也顧宗澤之死天也富平之敗人也雖論事不主於成敗惟富平之敗則張浚大過也王彥諫之不聽子羽復諫亦不聽毫無節制不遇欲以五路之衆勝金人之寡遂至一敗不可收拾若以三路守險兩路進攻即有小劉不至大潰使宗澤處此吾知其必不敗也縱敗亦不至毀盡四十萬也

敗於黃天蕩金人之勢窮矣乃有一閩人獻策遂使轉敗爲勝後此又有獻策之書生令朱仙鎮一戰枉費許多血力吾不知宋人何以不爲宋謀而轉爲金謀吾又不知宋人何以不恨金人而轉恨宋人

非不能爲宋謀也。無如以李綱宗澤之才，望猶爲汪黃所阻。况此草茅下士，何敢爲越分之謀。非有恨於宋人也。懷才不遇者，豈盡自甘淪落，不甘淪落而共命乖數，奇不得不淪落。於是每借一事焉，以自見。偶然露其一鱗一爪，留落人間，使以智略自豪者，不敢輕看天下士。竟謂除我之外，風塵內曠覽無才也。卽洪客道士未必不是此見。豈僅宋代而已。雖然才雖可觀，學識未純，斯人固可惜。等於斯人者更可戒。

才本所以爲世用者，才不見用，用才者之過。非有才者之過。與其屈節以求售，何如抱璞以全真。與其借事自見而害人，何如遁世無悶，以自娛。嘗改前人之句云：有酒澆孤山，買絲繡康節，不必平原君與趙州士也。

當時真爲金謀者，未嘗無人。真恨宋者，亦未嘗無人。如范瓊、劉豫之輩皆是也。因一己之憤，恨害及國人，因同僚之意，見怨及長上，但知快己意，推倒一方，遂至投鼠竟忘其器，或明知有害，憑其不忍忿怒之心，舉天下一擲破碎，此河山不恤也。

岳武穆破金人於廣德，駐軍鍾村，軍無現糧，將士忍飢，秋毫無犯。夫秋毫無犯四字，在足食時尙易，在忍飢時實難。嘗思專以破敵爲務者，必不肯擾民，僅有擾民之威者，必不能克敵。

觀劉豫爲害，則知邦昌反正勸之者，不爲無功。何則，使邦昌而爲劉豫，則足以禍宋。使邦昌外復有一劉豫，更足以禍宋。一劉豫且可以奔走宋之羣臣，况兩劉豫哉。金人之封楚封齊，仿契丹之於石晉耳。而其致此本源，則由於蔡京。蔡京蓋欲爲石敬瑭而未得者也。視其蔽君殃民，妄挑金怒，意在使金宋相爭而已。坐收其利，無如年老目盲，時不相待，爭權別戶，子不相和，種於蔡家，收於劉氏，此非始願所及料也。



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陳公輔之言也。夫氣節忠義人人具此。天理不能人人保此。天理必須在上者躬行以率之。而後知所趨向尊崇也。乃黃汪蔡秦大都以此四字爲迂談可笑。而後生新進之徒。上達寸心。其熱如火。務求竭工盡巧。以期秉權者之一顧。若有可笑。太迂之行。不將謂我無能而唾棄哉。是以稱揚雄爲通權達變之才。慕馮道有避難存身之智。以祿利爲惟一物。不知廉恥爲何等事。北宋之亡。此實極大之因。舉北宋所以亡。求南宋所以興。故有此探本之論。高宗不視爲迂而笑之。此其尙可有爲也。

無氣節忠義。指一部而言也。若宗澤武穆。凜凜千古。何可多得。即劉汝之死。鄧州張撝之死。滑州劉輔之死。熙河向子韶。殉難淮寧。崔縱沒於窮荒。洪皓甘刀鋸而不屈。李邈吮血以喂敵。楊邦乂甯爲趙氏鬼。李彥仙力戰以投河。燦然炳然爲社稷光。

詔諭江南是金人。不以宋爲國矣。豈但稽首稱臣而已。有廉恥者必不能受。故李綱胡銓兩疏。慷慨淋漓。不知是血是淚。實足以作宋人之氣。而寒金國之胆。惜乎高宗不肯聽耳。高宗雖不肯聽。然此等文字。實不可少。絕非空言無補者。可比。觀金人以千金購之。可知其有價矣。惟秦檜實不願見。彼蓋欲人歌頌功德也。歌功頌德。亦何不可。國風雅頌。多有美詞。昔人不以爲諂也。若秦氏之辱國。亦欲人之鋪叙功德。恐良心尙在。不忍下筆也。

金人於宋。每用試欺之法。見宋人能受也。則再進一步。否則以虛聲嚇之。計無不售矣。方其詔諭江南也。未知宋人之必能忍也。乃高宗奉表稱臣。竟墮術中。願其君雖能忍。其臣或有不能忍者。若盡無間言。則人心已死。滅宋不難矣。不惜以千金購諫疏者。一以驗宋人之心。一以驗宋人之識。而後定其作用也。一紙書過於十萬兵料。其鑒之汗下也。昔

賢云。吾謀適不用。勿謂秦無人。此疏之有補。不亞韓岳之戰功。

順昌捷於先。朱仙鎮捷於後。金人鼠竄狼奔。魂驚胆破矣。使無秦氏之阻。則中原可復。兩宮可還。卽令之稽首來朝。納土稱臣。亦意中事。豈非古今一大快舉哉。奈何天不佑宋。敗於賊臣之手。然金人多年未和。嗣此卽允歸梓宮。歸太后。皆能言出使行。不若前之過甚。庸知不是此戰之力。外雖勢張。實則胆怯。以宋人所深望。而金之所無害者。慰宋故有梓宮太后之歸。以宋人所不能受。而又不受者。制宋故有割地稱臣之命。有梓宮太后之歸。使宋不得不從其言。有割地稱臣之命。使宋不敢輕量其勢。狡極矣。亦毒極矣。

奉表稱臣。置大辱於不顧。是高宗爲秦檜所賣也。張浚力薦趙鼎稱賢。是羣臣爲秦檜所賣也。秦氏實無他能。不過善於賣人而已。其賣人之術。或以高官厚祿。或以僞遜。是恭不俱愚者爲其所賣。卽賢者亦往往不免見同時之易賣也。并欲賣及後世。令其子領史館。蓋并後人而賣之矣。

當時亦有不愛其賣者。曾開晏敦復輩是也。然此曹不受其賣。檜亦不懼若不受其賣。而又爲其所懼者。惟韓岳兩公二者之中。尤以武穆爲最。故他人可以不死。而武穆不容不死。蓋其忌之甚畏之切也。所以忌之甚畏之切者。以知之深也。餘人或不足以死。檜公必足以死。檜武穆一日不死。秦氏一日不安。

武穆死後。秦氏雖安。而中原無望矣。嘗謂公一日不死。卽金人一日不安。不僅區區一檜也。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每讀此詩。愴然涕下。僕亦太無謂矣。

劉琪曰。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可見成天下之務者。必公正而後可斷。非

私智小慧所能濟也。若秦檜蔡京之徒，專恃其小慧私智，以顛倒一世，何嘗不自以爲公，其所謂公非天下之大公也。何嘗不自以爲正，其所謂正非天下之至正也。

孝宗與金人求敵國之禮，使命往來，不知幾費筆墨唇舌，而後得此虛榮名。雖敵禮實則仍是屬邦，割三鎮輸歲幣，中原之土地未復，歷祖之陵寢依人，天下有如此敵禮也哉！欲得敵國之禮，何必求人求其在我而已，苟可以爲人匹，敵人自不敢輕視，求而得之，奚足以榮吾恐，所得有限，所失不少矣。

汪黃蔡秦不思中原者也，張浚志在中原者也。蓋李綱趙鼎爲文臣不知兵，韓岳雖善兵而又無權，故復中原以張浚最有望，無如自負太甚，知敵不明，所以終無成功。當未動之先，首宜量其力足以勝敵，歟不足以勝敵，歟戰而勝，無論矣。使戰而敗，能再戰，歟不能再戰，何妨先守以固其氣，而養其勢，漫然輕於一擲，萬萬不可者，卽能操必勝之謀，猶不可略或敗之防，況敵人之勢遠過於我也。富平之敗，失數十萬，苻離之潰，亦數十萬，且皆一敗不可收拾，蓋徼倖於一擊，未曾謀定而後爲也。嘗謂宗澤死而中原不保，世忠隱而武穆亡，則中原不復，他人有其位，有其權，無其才也。

富平苻離之失，皆數十萬衆以羸弱之宋，何足堪此，是與人以口實，轉促和議之速也。世知秦檜史浩湯思退諸人主和而不知張浚亦促成和議之人也。兵家勝敗何常，吾非責其不能勝，吾甚怪其不能敗。能敗者雖敗可以再戰，并能轉敗爲勝，能令敵雖勝其損失亦等於敗。如此則吾有言對主和之人，而主和者亦難肆其簧舌。乃高宗用爲腹心，孝宗恃爲長城，皆遭非常損失。故主和之人曰：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祖大事，豈同戲劇。此說不爲無理。雖以孝宗信浚。

頗深不能不爲動矣於是和議遂決

張商軒好惡公天下之理一語實是至論但天下之所好者多在上之所惡者多在上之所好故往往以一人之好奪天下所好且所言亦足以成理而不知吾一人之理非天下之理也吾一人之理非天下之理也是何故歟曰不公而已公者不敢以己之好惡爲好惡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有其實不必標其名標其名即有不能符其實者宋時有道學之名出現在程朱原有其實然程朱之徒能人人盡有其實歟抑不免有竊其名而無其實者歟雖程朱不敢自必也攻之者衆未必盡是害賢趙彥中之言（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陳賈之奏（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名以濟其僞耶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言行表裏一出於正）何嘗不是他山之石使其黨徒盡能無愧於道學兩字耶則此言爲誣浮雲何傷於日月使其黨徒亦有負此兩字耶則此言非謗害馬宜有此鞭策孝宗曰道學豈是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奸真僞相亂耳知此則攻者未必不是分真辨僞而護者最好身體力行不必尊崇於言語之間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不如顏氏之如愚

南軒云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者此語較諸好惡公天下之理尤爲精審蓋好惡公天下之理亦有出於勉強有爲而然者然能好惡公天下之理則雖有爲而爲而天下已受其賜矣若更出於本心當求之三千年以上

呂東萊心平氣和不立崖異而其博議一書波瀾奇肆壁立千仞嘗思天下極和之人或有極不平之筆極古淡之人

或有極妍麗之文。淵明閒情。宋璟梅花。皆文字與人迥別。若太史公。本有不平之氣。陳思王。慣作頹豔之詞。又不足異矣。

孝宗非高宗親子也。生盡其養。死盡其哀。光宗乃孝宗親子也。病不問安。死不成服。或曰。以孝子而有不孝之子。殊難爲天道解也。曰。孝親者。自盡其爲子之道。不孝者。自忘其父母之恩。故以舜之孝。不能蓋瞽叟之頑。光宗之不孝。又何能損孝宗之美乎。孝宗舍魏王而立光宗。以其賢也。又烏知其大不賢也。宋朝二百餘年。家法壞於此人。

神宗時有新學舊學之爭。其實各有是處。但當平心考察。善者留而不善者去。不必盡行推倒。一方獨樹一幟。安石首開此例。彼既施諸人人。亦施諸彼勝負。所在影響國家。孝宗時有道學之爭。寧宗時有僞學之爭。或託道學以濟其私。或攻道學以洩其憤。賢者以不學鄙人人。即以僞學相誚勝負。所在亦影響國家。

新舊相爭。則新者常勝。正僞相爭。則僞者常勝。實則學術只有新舊。而無正僞。以僞者不足。稱爲學也。誣賢者爲僞學。其說不足憑也。吾即以新舊言之。新者重於法制。舊者重於性理。宋時學者大都分此兩派。重法制者其爲害不免以朝政爲試才之具。重性理者其流弊不免認空言有治國之能。

慶元初年。僞學之禁最嚴。凡係僞學之黨。不許立朝。夫敦品勵行而謂之僞。則由竇尙書。屈膝執政。（許及之二年不遷。見僂冑涕泣不覺屈膝。僂冑生辰及之後。至闈人掩關拒之。乃由竇而入。）學犬侍郎。趙師舉。學犬吠悅。僂冑獻妾諫官。（程松壽滿歲未遷。獻一妾名曰松壽。僂冑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而後謂之真實無妄。耶。不過見人廉潔。形己之貪污。見人高尚。形己之卑屈。見人公忠。體國形己之盜竊。威權由慚而憤。由憤而恨。於是摧

之抑之設法禁錮之明明正也而以爲僞明明僞也乃以爲正何者爲正何者爲僞只憑有權力者一人之好惡而已有權力者一人好惡何足以爲正僞之定評也

或曰人卽不必求權貴之愛亦何必觸權貴之怒上旣禁僞學下仍講求何爲乎曰上不以道義爲重在上之過也下必以道義相勉在下之職也畏權貴之所惡而棄其學希權貴之所好而變其學斯則僞矣當日新安之徒亦只各盡其所當盡各爲其所當爲未嘗有意觸韓氏諸人之怒也彼自憤怒不解僞能禁以不怒耶

林栗與朱氏論西銘不合遂譏朱子無實學是林氏尙知有學也若韓侂胄則林氏不如者也安知有學安知學之正僞不過爲京鑣輩所愚弄耳觀其封武穆以鄂王謚秦檜以繆醜豈真欽岳氏精忠而疾秦氏巨奸哉已欲興兵伐金思爲諸將勸也欲倡恢復之議先罪主和之人也貶斥諸賢立僞學之厲禁欲以快其私而掩其不學也

鄉會試取狀必令書不是僞學數字薦牘亦然竊謂昔書此數字者必非真心力學之人不然豈肯自欺以媚人哉侂胄等非不知之彼蓋利用此以杜賢者之進取耳

凡事非遭一番磨鍊則正僞不辨而精誠不顯自有僞學之禁朱氏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倚阿儒異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使無僞學之禁則此輩固儼然道學黨徒也正歟僞歟吾不得而知焉總之生徒大廣魚龍混處大非師門所宜此曹平素標榜誇誕不可一世略遭摧折醜態橫陳僞學之禁未必不是自招何須專責他人

真德秀云公論國之元氣也按元氣人之所賴以生者人無元氣則死國無元氣則亡是則公論宜極力保持之然而

每○遭○摧○殘○何○也○蓋○不○以○公○論○視○公○論○而○以○亂○言○視○公○論○以○亂○言○視○公○論○則○公○論○消○而○諛○言○進○矣○諛○言○不○可○聽○也○卽○聽○者○亦○未○嘗○不○知○無○如○不○以○諛○言○視○諛○言○轉○以○公○論○視○諛○言○是○以○諛○言○日○衆○而○公○論○日○亡○無○他○心○有○所○私○則○見○不○明○心○有○所○偏○則○好○不○正○不○知○公○論○抑○之○甚○易○元○氣○挽○之○甚○難○不○留○言○者○地○獨○不○留○自○己○地○耶○雖○然○寧○宗○寄○其○聽○聞○於○韓○侂○胄○韓○氏○只○聽○諛○言○不○聽○公○論○彼○亦○安○能○獨○異○也○

宋○亡○於○蒙○古○亦○亡○於○外○戚○賈○似○道○賈○妃○之○兄○也○宋○朝○外○戚○不○許○與○政○外○戚○與○政○自○似○道○始○後○此○誅○侂○胄○廢○皇○子○立○理○宗○皆○出○於○外○戚○始○則○亂○政○繼○則○廢○立○終○則○亡○國○宋○亡○於○外○患○者○言○其○表○也○

宋○受○金○禍○頗○爲○慘○毒○曾○幾○何○時○金○受○蒙○古○之○禍○更○甚○於○宋○人○一○以○見○人○心○之○日○趨○於○險○一○以○見○天○下○無○施○之○不○復○得○留○餘○地○且○留○餘○地○自○己○少○快○一○分○心○則○後○人○少○受○一○分○累○昔○人○不○行○一○不○義○不○殺○一○無○辜○固○道○德○爲○重○亦○預○爲○後○昆○計○也○蒙○古○今○年○滅○夏○閉○歲○滅○金○藩○籬○盡○撤○禍○機○日○逼○乃○宋○人○毫○不○知○警○戒○若○謂○吾○既○不○足○以○滅○夏○有○足○以○滅○夏○者○則○吾○心○以○慰○吾○不○足○以○亡○金○有○足○以○亡○金○者○則○吾○心○以○快○不○知○非○喜○也○憂○也○非○福○也○禍○也○滅○亡○之○慘○早○伏○此○欣○慰○快○樂○之○中○

滅○夏○滅○金○何○愛○於○宋○何○畏○於○宋○而○不○思○圖○宋○乎○畏○宋○愛○宋○不○可○以○不○自○強○不○畏○不○愛○更○不○可○以○不○自○強○乃○昧○於○必○至○之○禍○而○求○難○得○之○利○聽○趙○范○之○言○進○取○三○京○夫○蒙○古○豈○肯○以○其○經○營○數○十○年○大○小○數○十○戰○垂○手○可○得○之○土○地○竟○讓○宋○人○不○費○張○弓○隻○矢○得○之○耶○不○忘○三○京○宜○培○養○財○力○早○圖○自○強○取○諸○金○人○未○滅○之○先○則○蒙○人○最○狡○我○有○辭○也○蒙○兵○雖○強○我○不○畏○也○猛○虎○口○中○之○物○豈○懦○弱○之○夫○所○能○奪○哉○

金○人○借○糧○於○宋○宋○之○當○與○不○當○與○姑○不○必○論○在○金○人○雖○兵○敗○於○外○年○荒○於○內○不○宜○有○此○借○也○蓋○已○之○祖○宗○待○宋○者○如○何○

而宋之所受者如何。試問宋人豈能忘情我擄宋之子女財帛。幾何。歷年得其歲幣者幾何。近則歲幣且不輸。況外於歲幣者歟。乃金主之借糧。則有辭焉。曰朕自卽位以來。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按此則金人自以爲大造於宋也。可知國不自強人之辱我。猶是人之恩人。卽伐我滅我。亦是己之罪。蓋汝國本有可滅之道。而吾滅之也。汝國本有可滅之道。而吾不滅之。僅與以警戒也。宋人不自振作奮勉。雖中原土地入人版圖。祖宗陵寢在人蔭下。苟活一隅。尙是強鄰莫大深惠。是則弱之一字。何可居也。

金之辱宋。元之滅宋。信乎爲人之恩。而宋之罪歟。何則。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持政不爲不久。得君不爲不專。不能爲國謀福。專用事於意氣之私。妨賢病國。以至於亡。夫受恩至深。相關至切。尙且辱國自伐。如此則無恩於彼。而情不相關者。更何責焉。彼此對衡。則僅有侮辱。未必不是金之恩。卽與以滅亡。未必不是元之職。操政權者。慎毋受人恩而使。人獨盡其職也。

宣和金宋之盟。紹定蒙古之盟。論其得失者詳矣。吾不復贅。然前之先背盟者。非金人。後之先背盟者。非蒙古。皆宋人也。宋人不惟廢情自甘。而又無信。信不立於本國。又不立於鄰國。此亦致弱極大關係。雖弱與強。盟不能必強者。終能守盟。然我不可以先之也。趙范以宣和之盟爲國憂。轉不以先行敗盟爲己病。何也。

金亡必及於宋。一語未足爲千古定論。蓋亦視宋人之作爲如何耳。故以余玠守蜀。孟珙守襄。蒙古雖強。莫能得尺寸地。後以余晦代余玠。而以賈似道繼孟珙。大局遂不可支。夫前何以不畏強鄰。後何以不可支持。在用人之當不當歟。抑金國之亡不亡。歟。若曰在金之亡不亡。則金亡之後。孟氏余氏何以屢敗蒙人。而不容其近我一步也。



自陳東獲罪後。太學諸生上書者仍不乏人。民氣之旺。自是宋朝一大特色。如汪安仁一百餘人之請朝重華。徐範楊宏中之請留趙汝愚。黃愷翁日善。劉時舉。趙興寰。數百人之劾史嵩之。直言極諫。不畏時忌。雖所言未克盡蒙采納。然使天下曉然於賢者宜留而佞者宜去。君不可以不孝。太。上。子。不。可。以。不。終。喪。制。正。氣。充。塞。乎。天。地。凜。凜。不。可。磨。滅。真。德秀云。公論乃國之元氣。徐元杰云。正論乃國家元氣。實非張大其詞。

元則選賢用能。惟日不足。宋則寵奸用佞。諸事粉飾。此興亡大關鍵也。如日金亡則宋不保。不知金亡。只能使元近。宋不能使宋遠。賢且元之於宋。頗能有禮。非若金人一味恃強也。淳祐初年。因使臣於淮上。景定初年。因使臣於真州。夫講和罷兵。兩國之大利。和出於彼。宋亦無辱。而有光。吾不知宋臣何以如此之橫。宋君何以如此之愚。君愚臣橫。金雖不亡。安能庇汝以千秋耶。

不奏君知。遽以割地歲幣許人。卽張邦昌秦檜之奸。未敢出此也。而賈似道爲之不顧。其目中尙有理宗耶。理宗信任如是不肖。尙能不墟其社耶。自丁大全用事。遂黃槐。貶吳衍。朝臣無直言立碑。三學不許言政。衆士無直言。朝臣不言。則理宗聾去一耳。衆士不言。則理宗又聾去一耳。賈似道知其然也。故敢愚弄其君。

朝無直言。野無直言。外似太平。實爲大患。昔賢云。公正之論。國家元氣也。元氣消滅。卽偏安一隅。強鄰亦必不許也。嗟乎。宋人汝奈何。削盡汝之元氣也。自不欲生存於世耶。

歲歲褒崇。昔賢轉於現有之賢人。不能用於現有之。不肖不能去。揆諸褒崇。本心自相背謬。使昔人有知。恐不願得此虛榮。以爲汝能行吾言。自然勝於尊禮。不能行吾言。何必耀此儀文。有虛文而無實際。不足爲國家福也。

賈似道毫無才畧。不過黨徒衆多。足以蒙蔽其上而已。襄樊危急。上書請行。而陰使章諫留己。以示我非畏懦。不欲親赴前敵也。卽襄樊已失。轉致委過於君。（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按度宗年踰四十矣。非三尺童子。何乃受人愚弄至此。雖然。理宗尙是賢君。乃明知賈氏不賢。而委以軍國重任。度宗又何責焉。或曰：度宗信任賈氏。以其援立己也。亦學理宗之於彌遠耳。曰：援立私恩也。保社稷公義也。奈何以私廢公。又何以不學前人之善。而專效前人之短也。

呂文煥。宋之罪人也。然其苦守襄城。經五六寒暑。每一巡城。必南向慟哭。亦未嘗無可取焉。惟其舉城降元。後世不能爲之寬。或曰：呂氏之叛。蓋痛恨賈似道置之不顧。有激而然者。曰：呂氏當憂危艱險之時。只宜憫朝廷爲大奸所誤。不宜恨朝廷。專聽奸言。而置勞苦效命之人於死地。莫爲之恤。則氣平而志不亂。文煥者。其報國之志。爲積不能平之氣所亂也。

唐人有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之句。初時竊以爲過甚。人之無良。亦何至此。觀於半間堂鬪蟋蟀一事。始覺前人之言。字字痛心也。余有半間堂一絕云：蟋蟀聲中幾夕陽。荒榛斷壁即華堂。微蟲不解興亡事。每向秋風戰一場。

疎忽人。每以胆大誤事。許蒙古置權場。彼遂築堡於內。用以自守。而遏我南北之援。此呂文德一誤也。蒙古用劉整言。築城於襄陽之白河口。以斷宋人糧道。而文德聞報不爭。此又一誤也。一誤再誤。遂斷送襄樊之命。當知國弱敵強。凡事不容大意。莫謂小心謹慎者爲無用也。小心謹慎。非畏葸之謂也。畏葸亦所以誤事。

元人請和。因辱其使。臣事急。復轉求之。元即俯從。所請宋亦無顏。況我既不能自信於先元。又何能信我於後也。賈似道總以愚弄宋之臣庶者。愚弄元人。元人強鄰也。非宋之君后。可以受汝欺。非宋之臣民。可以畏汝欺也。德祐元年。乞和於元。阿朮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不可言和。是則兵連禍接。生靈塗炭。國亡爲囚者。皆不信兩字爲害耳。早能守信。何有今日。人信我時。我不能固人信。人不信我時。我雖求人。而人不我信矣。信字一失。即有孟獲之力。不能挽良平之智。不能救郭家金穴。鄧氏銅山。不能買也。

汪立信卒。顏伯聞之。嘆息曰。宋國有斯人。有斯言哉。（咸淳十年。汪以三策上似道。似道怒而詆之。）嗟乎。宋亡而能以有人稱。而能以有言稱。則宋雖亡不亡矣。惟是人必如立信。言必如立信。而後可以謂之有若似道。文煥輩。不得以人視之。若粉飾太平。以筆墨爲奸佞之驅策者。不得以言目之。

汪氏三策。實只兩策。其第三策。則痛哭流涕。所以動賈氏良心。使之力行。所言以爲桑榆之補也。但細按世情。必須先行上策。而後中策有效。蓋能戰而後可以言和也。否則能守而後可以言和也。上策戰守之根本。（有兵七十萬去其老弱得五十萬分屯要處。設督兵統制以領之。相助相守。聯爲一氣。）中策釋怨和鄰之要義。（禮其使臣。許以歲幣。以緩師期。二三年藩桓稍固。然後可戰可守。）但行中策。元人怨宋已深。雖和必不久。以其無所顧忌也。吾故曰。非行上策。不可非兩策。并行不可三策。只有兩策。兩策亦只一策。一策者。合中上而爲一也。

元僧楊璉真。加取諸陵遺骸。雜牛馬骨爲浮屠。唐珏痛憤。貸家具。得百金。商諸惡少。暗以他骨易之。爲石函六。自思陵以下。咸有刻紀。葬於蘭亭山下。又移宋宮之冬青。植識其上。聞者悲焉。噫。青山寂寂。白骨纍纍。新愁舊恨。萬慮成灰。

宋滅元興趙氏之辱也。不知一姓之興亡事小。萬姓之興亡事大。合中原數百萬萬人民不能保護其國。使爲外人奪去。此趙家一姓之辱歟。抑天下人人之辱歟。知此則立信天祥。苟得之必死。劉因金履祥之不出。皆爲理所當然。不足爲異也。

以宋人之衆而不能抵禦元者。不知合羣護國之義也。雖太學諸生。屬次上書言得失。而史彌遠賈似道之徒。皆視爲越分力加裁抑。三數人壞國家之事。億兆人受滅亡之慘。豈不冤乎。若大臣謀之於上。而萬民助之於下。元人雖強不能得中原寸土。

宋人亦非盡不知合羣之義也。昔北宋將亡。兩河義民不肯歸順金人。宗澤用之。遂爲東京保障。是中原不陷。雖宗氏之功亦衆。志成城也。使能以宗氏爲法。且許百姓以兩河義民爲師。不獨國有福。亦諸大夫家之慶也。雖宋亡可以降元。不失其位置。試思降元以得富貴。保宋以全富貴。兩者孰得而孰失。

元人重儒不若重僧。恤民不及剝民。所以重僧迷於禍福之見。所以剝民用爲誦經造寺之資。彼固以爲爲民祈福也。爲民祈福非儒者之能事也。僧人爲元朝之國蠹。竟將萬民之骨血脂肪吃盡。豈不可痛。

元朝宛然一未鍊之礦金。非不輝皇耀日。畢竟沙礫太多。不能成爲名貴之器。以元人中鮮大匠。漢人有之不重用也。所以不重用者。恐大權落於漢臣。非國福也。畢竟誤國者爲不防之蒙臣。非所防之漢臣。昔人云。患常出於所備之外。以才畧自詡者。慎毋謂我之顧慮周詳。可以必無患也。

元人防漢臣而不防漢民。防漢臣故漢臣不能誤國。不防漢民故漢民遂致覆元。不知覆元者元也。非漢民也。虜用其

衆民不聊生。即爲生亂之根。非誤於不防。也不能誤國者。正其誤國也。元待漢臣。以祿畜之。故賢者多不出。而一班貪位無風節之徒。宦海浮沉。何嘗有利國福民之想。趨承敷衍。不敢與蒙臣爭執。此政治之所以日見敗壞也。

元朝造寺齋僧之費。居國用行政之半。使無此費。則雖減輕賦稅。而國用不患其不充。使更以之施諸衆民。則雖有水旱之災。不足懼。政事可以不舉。而佛事不容少減。百姓可以無食。而僧人廣有盈餘。元之亡。蓋亡於佛。

元得中國。非元人多能實漢族無能也。余不知政治學。余不解戰術學。余所最期望而切禱者。人人有自愛心。人人有愛人心。因自愛而求自衛。推愛人而謀衛人人。人人能自愛。以愛人人。人人能自衛。以衛人人。則保國一層自在其內。如此言政治。乃得政治之精神。如此求戰術。乃得戰術之實際。政治有真精神。戰術有真實際。彼元人將奉幣來庭。之不暇。何致神明之肖。轉而爲人僕隸也。

如何而可以自愛。曰去其自棄之心。則自愛矣。如何而可以愛人。曰去其忌人之心。則愛人矣。如何而可以自衛。以衛人。曰去其因循粉飾之習。而隨事隨地務求真實。振作自強之基。則能自衛以衛人矣。此人人力量所能爲者。非難事也。非難事。轉成爲至難事。則元人犬馬我殘殺。我即是自相犬馬。自相殘殺。不得謂元人忍且暴也。

諸道兵起。是漢人大夢忽醒矣。人不患乎有夢。特患其不能醒。顧不患乎不醒。又患其醒之不速。醒之不速。則醒與不醒等。以雖醒無補於事。而不及自救也。元人入主中國。非一日矣。至此方醒。則是沉沉大夢。竟至八九年。洵可謂善睡矣。幸是時別無強鄰外患耳。不然不必待我醒而大劫又轉一層矣。或我方醒而求自救。彼已縛吾之手足。而屠割之矣。或乘我極方圖存之時。以逸待勞。而坐收其利矣。吾故曰漢族能自救者。倖也。

遂去元人以救漢人固宋太祖之功亦陳友諒張士誠明玉珍諸人之功也何則僅一太祖使無羣雄不足制元人之死命論者眼中僅知有一成事之太祖而不知有無數未成事之太祖也彼史臣只能爲成事者張揚何能爲不成者設色此歷史之通病吾所以獨取龍門也

或曰吾漢族所以善睡者何曰是有兩病焉兩病者何曰官迷錢迷也有官迷者官可以引之入夢有錢迷者錢可以引之入夢始之得官者入夢得錢者入夢久之則無官而未得錢者亦入夢蓋未得者其事而思得者其心有必得心兼有或失心則夢境轉深矣彼元人亦有官爵與漢人亦有恩賞與漢人而獨無實權與漢人即稍與以權亦必有蒙人督其上而監其旁可見其官爵我恩賞我猶之果餌誘小兒以醉睡耳許有壬諫廢科舉伯顏曰科舉雖廢士之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據此以觀則其輕漢人也至矣雖然亦漢人與人以可輕也

錢非不當得也官非不可爲也分中之錢不必辭分外之錢不可貪迷則不暇辨也爲民効力而官則榮爲己求富而官則鄙迷則專爲私也以不暇辨之愚而行其爲私之偏此迷之病根日見其深固也

元人滅金外本無得宋之思無奈處處有好機遇萬無得機不行之理史嵩之賈似道則開門揖盜劉整呂文煥則引虎入室在宋者招之使來降元者導之令進漢族既如是多情元人亦何必過拒嘗論賈史劉呂之罪尤甚於柳璨薛貽矩雖同是一樣賣國以其所賣者尙漢人也不致爲異族僕隸也然已爲害不淺莫能逃萬世之罵名引元入中國其爲害之深也將何如其被後世之罵也又何如然而此輩固不畏也

當初導元人滅宋者漢奸也導其虐待漢人者亦漢奸也幸元人不學無術故明太祖與羣雄尙能恢復漢土遂去元

人耳。使世祖深知歷史。鑒於五代北魏之事。外人雖一時撫有中土。終不能不爲漢族。逐退而漢人終不能不使之復興。其故首在漢族人。眾次在其間。英豪時出。因而別謀。所以滅消其種類。錮塞其聰明之法。則漢人將百劫而不能脫矣。幸元不學無術。未能慘毒至此耳。思之能勿汗下。須知脫此慘毒於元者。倖也。必求所以永脫此慘毒而後可永脫此慘毒。其術在何。曰共乘其自愛愛人之心。實充其自衛衛人之力。庶幾無患矣。

設使瓦剌阿魯台不強於明。太宗時而強於元。末元人當事急之際。安可不學石敬瑭借重契丹也。又使也先不強於英宗時而強於此際。元人即不求救於彼。而彼先服元人。以爲外臣。元雖可逐而爲元之後盾者。不易逐如此。則太祖能復中國與否。吾不敢必。即使能復中國。而兵戈之戰。伐生靈之塗炭。必有十倍於是時者。幸而不聞有此焉。亦天之厚漢人而恤中國也。天既厚我。恤我。我不可自薄也。更不可以自伐也。

匡山之事。中國奇慘也。滔滔流水。尙有怒聲。讀史者能勿下淚。一旦羣雄與太祖逐去。元人使錦繡河山。仍復神州之舊。山靈有知。當一洗其愁雲慘霧之容。

觀朕得天下於羣雄一語。一以見太祖之志不盡是救民。一以見光復神州多羣雄之力。非太祖一人之力。蓋羣雄覆元於先。而太祖覆之於後。或曰使羣雄相約各守疆土。各保其民。難患相恤。不事侵吞。共推一德。尊力厚者爲之盟主。豈不美歟。乃始與元人戰者。繼則自相戰。不大違其初心也哉。曰當時羣雄之見識道德。未能及此也。曰羣雄未能及此。而太祖則卓然傑出者。何不勸告衆人乎。吾輩所以起義者。救民復舊物也。宜各守所得以治其民。不得互相殺伐。結盟立約。共守勿敗。又豈不善歟。奈何滅此伐彼。日事干戈。豈不以救人者害人乎。曰太祖之見識道德。亦未能及此。

也。

羣雄之見識道德未及此則必互相侵伐太祖之見識道德未及此則必盡爲己有雖然太祖無負於羣雄也夫奪人所有毀人所成安得云無負曰恢復之事太祖與羣雄共之而守成之職太祖一身獨任之雖太祖獨任此艱巨由於貪求富貴然能使禹甸河山完全無缺而黃帝子孫還復自由三十餘載年豐人樂外患不聞則固未負其職對羣雄而無愧者也不然以羣雄之精神血力所復之神州將其財權兵權一切政治之權全歸於太祖而太祖不善自爲或如東晉偷安一隅或如石氏割地受制於人不獨無以對天下之民即地下相逢對陳友諒明玉珍張士誠諸人亦不能不赭其顏而珠其汗者也

不獨太祖顏愧而汗下卽羣雄亦不能瞑目也以爲汝雖盡吾輩所有而有之高下在心無人掣肘憑不世之大才不難使堯天舜日重見於今果如此則所心香默禱者也而乃取諸吾徒送之他人是則當日之以血力性命與元爭而逐之使去者不亦太多事哉使羣雄有靈必有此一番意見也然太祖雖無堯天舜日之盛而能使天下瘡痍就平家室安樂四夷拱手不敢異心亦庶乎可以告無罪矣嗟乎奪羣雄所有而有之竟能使羣雄爲之瞑目明太祖蓋亦漢高之第二人也

奪羣雄之所有而有之而能使受奪者瞑目無他亦善其所爲而已卽趙太祖所謂好自爲之者也或曰羣雄之瞑目與否讀史者何從知之曰亦視諸民情耳萬民無間言則羣雄亦無間言矣萬民之心服則羣雄亦心服矣

公益與私利夫人而知其不同者也然公益雖昌言問心不篤私利雖諱言用力甚專不知公益卽明知其不易成不



可不勉力赴之。務盡其義。不當專聽於命也。私利則當聽之於命。不當妄求以害義也。或疑妄求亦有得者。何歟。曰。妄求而得命之當得也。雖不妄求而亦必得者也。徒多此一妄字。留作畢生之玷。而爲後世所羞耳。歷觀往古。妄求而敗者。幾何。妄求而成者。幾何。成敗雖殊。而義之一字。皆未可以得去。蓋此字非孟德之謀畧所能愚。非項氏之勇力所能懾。非新莽之謙恭籠絡所能動也。曰。何以知其非妄求。曰。合乎天下人心之大公。則非妄矣。

權利之思。人多有之。自古英豪。有因救民而得權利者。有因權利而救民者。太祖與一班功臣。因權利而救民。歟。因救民而得權利。歟。雖不必究其何因。然兩者必居其一也。若僅知有權利。而不知有民。僅知謀權利。而不肯恤民。則亦不能保其權利矣。須知權利之中。固有義也。蓋謀公共之權利。即是義。謀公共之權利。而因得一己之權利。亦是義。若只知爲天下公共謀之。而不顧一己甚。或拋去一己。是爲登峰造極。充乎義之至盡者也。以此望諸人。似乎不易。以此望末季人。尤屬難能。

天下賢俊之士。每諱言權利。甚且自爲表白。以爲并無一毫影響存於空廓之胸。蓋亦似知權利爲害也。卽以石明一代之言。燕王數年苦戰。王振樹黨弄威嚴。氏父子奸詐百出。魏忠賢劉瑾。蒙上殘下。或則中原震蕩。白骨山邱。或則外人肆虐。變生土木。大臣蟲沙。天子俘虜。或則刮民肥己。一旦勢敗。所謂黃米千石。白米萬石。寶石明珠。動以斗量者。皆其平素只知一己之權利。只謀一己之權利也。雖然。爲一己謀之。則有害爲天下公共謀之。則何害。故賢者不必諱言權利。亦不必不謀權利。但求其爲己之心。輕爲天下公共之心。重如此。則日日言之。日日行之。光明磊落。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又何必曰絕無此等思想也。夫絕無此等思想。未必即是好人。何則。居天下仰望之位。不能爲天下謀公益。

并不想爲天下謀公益何如易一木偶而崇拜之彼即默默無言雖天下愚夫愚婦無不信其絕無權利心然而自處甚崇無益於世也。

權與利有何不可言但須處之以公取之以廉所患者權利之上加以爭奪兩字耳一人有一人權利天下有天下權利爭之奪之則欲以一人收天下之所有以天下之所有加之於一人此燕王之殺人趙王與宸濠之妄爲嚴氏魏氏王振江彬之磨牙吮血皆恨人之不我與必思有以勝人而得之也若於範圍之內而盡吾力所當盡且人人於其範圍之內共盡其所當盡安得有爭安得有奪不爭不奪安得有害夫權利天下公共之物也宜分諸天下人使其公共善自爲之又何必以言爲諱蓋權利而不出範圍權利即是德公正廉潔之心即所謂德之心也公正廉潔之行卽所謂德之行也。

明人不獨爭權奪利遺禍也而權利之外又有意見意見之爭因於權利耶不因於權利耶姑不必論旣知爭權利之爲害何以不知爭意見之爲害也故張居正於高珙吳中行沈一貫於顧憲成姚宗文劉國縉顧慥魏應嘉諸人之於熊廷弼并無深仇大恨雖傷心背理爲之而不恤甚至清兵今日攻某州明日陷某堡而置諸不聞某省盜賊幾何某縣盜賊幾何亦置諸不問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此之謂乎不知生內患者固利吾之爭也作外患者亦利吾之爭也不肖有權利之私賢者有意見之私此明代所以滅亡而不可救也。

在位者旣爭權利復爭意見遂將一切應行之政視爲不足輕重則民日趨於窮困窮困之極懦者死於飢寒悍者聚衆走險此李張所由亂也上下交亂竟不知有暗懷蓄捲囊括之心者將踏碎我神州因虜我人民不必煤山殉國而

此○萬○里○河○山○已○早○入○有○清○版○圖○之○內○矣○

爭○權○利○爭○意○見○是○以○中○國○人○敗○中○國○義○氣○惡○中○國○感○情○壞○中○國○山○河○殺○中○國○人○民○自○家○如○此○外○人○樂○得○乘○機○利○用○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若○自○不○存○破○壞○心○人○固○難○以○肆○其○力○自○不○生○殺○戮○心○人○亦○難○以○抽○其○刃○也○

薛○瑄○獲○罪○王○振○老○僕○泣○於○樊○下○問○之○曰○鄉○人○也○由○是○得○免○夫○與○我○同○邑○同○州○者○爲○鄉○人○與○我○同○中○國○者○亦○鄉○人○也○鄉○人○當○救○天○下○人○皆○當○救○也○然○老○僕○能○泣○而○楊○士○奇○等○身○爲○宰○相○并○不○敢○言○何○也○昔○人○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是○吾○之○所○可○見○者○僅○此○同○時○之○人○也○生○同○時○居○同○國○則○宜○有○同○心○同○德○之○思○同○扶○共○進○之○義○同○生○於○治○世○耶○則○不○可○將○此○昌○期○空○過○同○生○於○危○亂○耶○務○必○共○將○此○惡○劫○消○除○惟○治○世○少○而○亂○世○多○同○生○夫○窮○困○之○世○同○生○夫○兵○戈○擾○攘○之○世○同○生○夫○外○人○虎○視○鯨○吞○之○世○則○欲○免○於○溝○壑○也○不○易○免○於○肝○腦○塗○地○家○室○流○離○也○不○易○免○於○爲○異○族○屠○割○鞭○撲○驅○策○也○更○不○易○乃○古○人○去○矣○不○能○救○我○也○後○人○未○來○不○能○救○我○也○是○能○救○我○而○與○我○共○救○此○生○存○托○附○之○國○者○即○此○與○我○同○時○同○國○之○人○也○即○與○我○同○此○患○離○憂○危○險○風○惡○浪○而○欲○於○此○中○力○求○其○安○樂○福○利○之○人○也○奈○何○輕○易○看○過○漠○然○相○處○而○視○爲○無○足○關○係○也○哉○奈○何○口○雖○大○同○而○暗○中○此○疆○彼○界○我○詐○爾○虞○同○國○而○甚○於○敵○國○也○哉○奈○何○愚○弄○剝○削○自○孤○其○勢○自○滅○其○羣○僅○求○一○人○一○家○千○秋○萬○世○富○貴○而○忘○夫○螳○螂○捕○蟬○黃○雀○已○乘○其○後○也○哉○嗟○乎○前○人○無○其○救○之○望○後○人○無○其○救○之○望○而○此○生○於○一○時○者○又○復○相○害○而○不○相○愛○則○對○此○悠○悠○之○天○地○能○無○愴○然○而○涕○下○也○

伯○顏○送○英○宗○歸○痛○哭○良○久○復○使○部○將○護○送○景○泰○居○英○宗○南○宮○轉○聽○譖○言○伐○去○牆○外○之○樹○英○宗○遂○寢○食○不○安○外○人○何○以○如○此○多○情○骨○肉○何○以○如○此○無○情○嘗○謂○情○之○一○字○關○乎○人○生○國○運○極○爲○重○要○之○字○也○無○如○人○人○有○此○情○不○能○人○人○善○用○此○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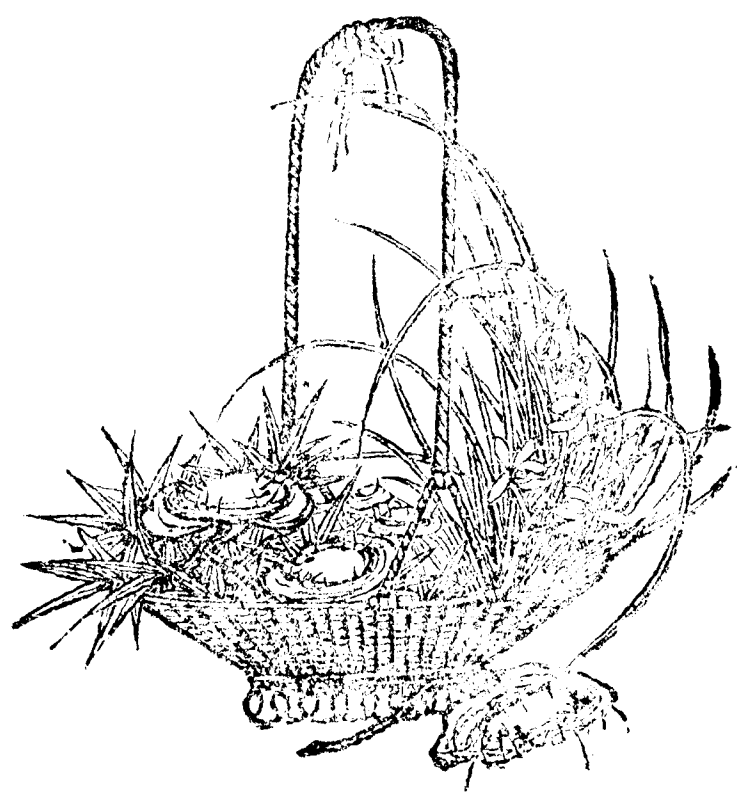
轉而浪擲其情污穢其情殘破其情紛擾其情泛濫其情乖謬其情暴厲其情如是者不可以撫世不可以訓世不可以愛世不可以覺世不可以挽回此世不可以安靜此世不可以營造此世不可以光明此世不能爲吉人不能爲碩人不能作善爲人不能作有守人不能爲貞白高潔人不能爲誠信篤實人不能爲誘掖講勸而導人於正人不能爲鞠躬盡瘁濟弱扶危之長民人不能爲仁民愛物憂深思遠以天下爲己任人蓋千古來之忠孝節義惻隱羞惡之人皆是寶貴其情而不肯一絲一忽誤用其情者也情之大用爲人之邪正美惡所由分而亦國運之盛衰強弱所由係爲風俗升降純駁所以成而亦教育政治進退伸縮所以定情爲中外公共而無異者奈何外人尙知貴情而我國偏喜縱欲也

我○中○人○大○抵○爭○權○利○溺○意○見○掩○沒○其○真○情○耳○非○盡○不○知○有○情○也○如○將○仲○子○兮○毋○踰○我○里○自○愛○之○情○也○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愛○人○之○情○也○赫○赫○帥○尹○民○具○爾○瞻○疾○佞○之○情○也○人○而○無○信○胡○不○過○死○惡○惡○之○情○也○伯○也○執○戈○衛○國○之○情○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我○思○古○人○俾○無○尤○兮○好○善○之○情○也○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悔○過○之○情○也○上○帝○板○板○憫○亂○望○治○之○情○也○緇○衣○素○絲○敬○賢○之○情○也○召○伯○甘○棠○感○德○之○情○也○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憂○生○不○逢○辰○慨○歎○之○情○也○一○部○毛○詩○或○正○言○情○或○反○言○情○或○旁○染○以○襯○情○或○對○照○而○寫○情○或○以○草○木○託○其○情○或○以○蟲○魚○鳥○獸○發○其○情○或○譬○諸○天○地○山○川○日○月○風○雨○鬼○神○而○表○其○情○故○尼○山○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夫○興○觀○羣○怨○皆○情○也○三○百○篇○直○是○一○部○言○情○譜○更○取○歷○史○觀○之○從○首○至○末○歷○歷○計○來○若○者○誤○用○其○情○若○者○拋○棄○其○情○若○者○污○穢○其○情○若○者○殘○破○其○情○若○者○乖○謬○暴○厲○其○情○若○者○寶○貴○其○情○若○者○純○潔○優○美○而○善○用○其○情○若○者○篤○實○誠○懇○而○固○守○其○情○亦○一○部○有○情○著○作○也○彼○明○人○者○以○其○意○見○權○利○之○私○將○先

人百戰經營克復於元氏者一旦拱手而送之異族仰對前人俯對後人四顧茫茫而對當時同難之人其將何以爲情也哉其將何以爲情也哉

---

讀史隨筆



## 讀史管見

淮陰陳卜勳著

論劉項之優劣者莫不曰一則以仁一則以暴仁者興暴者傾不易定理也仁高祖者以其約法便民也實心愛民而便民歟思得天下而使民歟識者自能辨之雖然無論其因何而使民總屬有益於衆吾不敢過爲苛論惟民不可以不愛親愈不可以不愛便民爲仁愛親尤爲仁高祖於其親不可謂爲愛也太公在楚三年未聞有所思念置之釜上猶復責羽十罪親殺餽於刀鋸鼎鑊子慷慨而數敵過使項氏憤極而割烹之竟以杯羹送來則是衰親垂暮餘年斷送於人子快心數語也仁者於親乃如是之忍哉暴項羽者以其弑義帝也義帝之弑高帝乎項羽乎一千秋之疑案也罪項者以昭昭史冊可據耳須知操史筆者漢臣也若楚臣則信矣旣曰漢臣則爲親者諱爲尊者諱千古史臣通病庸可憑其一偏以爲斷若據別傳所載死義帝實陳平之計兵勢日衰諸侯不與斃諸江中坐罪項氏欲以聳動羣雄使之爲我助耳故高祖之言曰願從諸侯擊楚之弑帝者喜其計行而有所藉口也或曰事雖載於陳編亦難據爲定論然旣忍於太公何不可忍於義帝爭天下而不恤太公之命可以得諸侯又何恤義帝之命若項氏不忍殺人之親鴻門一見不肯乘人無備光明坦白此人所共知者也可以洩憤而不殺太公可以除害而不殺高祖乃轉殺此無讐不足爲害之義帝與人以口實之資顛倒不應若此總之暴字惡名項羽即不能辭而仁字美德高祖亦不能副忍於親可以謂之仁則殺義帝何必謂之暴

鉅鹿之戰救生民於塗炭水火之中者也使此戰屬諸高祖後世論者必曰其勇則版泉之戰也其仁則牧野之師也無如屬於項氏不過尋常之功且不能有完全尋常功後儒謂其殺宋義雖有功不能無罪抑思卿子冠軍有可殺罪

歟。無。可。殺。罪。歟。不。殺。之。而。冠。軍。足。以。滅。秦。歟。不。殺。之。而。項。羽。得。以。破。秦。歟。不。可。殺。而。殺。之。則。羽。不。能。無。罪。冠。軍。力。足。以。破。秦。而。羽。殺。之。亦。不。能。無。罪。不。殺。冠。軍。項。氏。得。以。破。秦。必。殺。之。而。後。破。秦。則。亦。不。能。無。罪。今。試。問。冠。軍。居。心。行。事。是。否。無。可。殺。罪。畏。縮。不。前。是。否。有。破。秦。力。不。死。則。大。權。獨。操。項。羽。是。否。得。以。展。破。秦。畧。不。待。贅。言。固。人。人。知。其。不。可。者。夫。秦。害。人。國。也。秦。之。強。兵。天。下。虎。狼。也。去。此。害。人。虎。狼。即。冠。軍。天。職。也。掃。全。國。雄。師。屬。於。一。人。楚。國。存。亡。在。此。一。舉。天。下。諸。侯。存。亡。萬。民。死。生。皆。在。此。一。舉。而。乃。飲。酒。高。會。送。子。相。齊。不。顧。歲。飢。民。貧。士。僅。半。菽。坐。視。秦。人。吞。食。中。原。僅。圖。一。己。私。情。不。恤。天。下。人。民。大。害。夫。僅。圖。一。己。之。私。不。恤。天。下。之。害。者。皆。可。殺。留。一。人。以。禍。衆。人。不。如。去。一。人。以。救。衆。人。若。項。氏。不。殺。冠。軍。則。趙。必。破。趙。破。天。下。諸。侯。不。保。天。下。諸。侯。不。保。高。祖。又。何。能。入。關。中。安。定。三。秦。而。沛。其。恩。澤。於。民。乎。蓋。此。戰。不。獨。楚。興。關。鍵。亦。漢。興。基。礎。也。太。史。公。叙。此。一。篇。文。字。有。聲。有。色。不。忍。曠。世。奇。功。湮。沒。於。忘。之。者。而。不。彰。用。全。付。精。神。寫。出。遂。覺。其。文。其。事。百。世。不。磨。使。後。世。讀。書。人。於。言。外。求。之。自。見。此。一。戰。關。乎。天。下。生。民。不。淺。也。

龍門紀項羽以帝王待之也。蓋史記起於黃帝。不僅言漢事。可以紀項羽。漢書僅言漢事。高祖入紀。而他姓不能故列。項羽於傳。非班氏密而司馬疎也。嘗細玩項羽一讚。而後知龍門責項羽。皆其深惜項羽者也。且不僅深惜項羽者也。蓋自矜功伐。奮其私智。固不僅一項氏。霸王之業。欲以力爭。經營天下。絕亡其業。亦不僅一項氏。深爲項氏惜。而項氏不之知。不僅爲項氏惜。而等於項氏者。不之悟。

高祖自登之敗。遂使中國聲威一落千丈。平生之大辱。子孫臣庶之深恥也。始皇爲人。無甚可取。惟終其年。胡人不敢近邊。延及二世。餘威尙在。使其遠望中國。凜凜生畏。懼心不可謂非其功。一旦嬴氏滅後。單于稍稍內窺。其心實有所



顧○忘○也○意○謂○漢○之○兵○力○既○足○以○滅○秦○則○亦○未○可○輕○視○雖○有○貪○進○來○犯○之○思○實○合○趙○趙○惶○惑○之○慮○不○過○聊○爲○嘗○試○而○已○彼○固○不○知○滅○秦○者○非○漢○力○而○百○戰○興○漢○縱○橫○以○滅○羣○雄○者○非○高○祖○善○兵○也○在○高○祖○一○方○思○之○單○于○不○內○侵○者○數○十○年○忽○爾○來○犯○意○必○有○所○恃○也○起○而○應○之○宜○何○等○慎○重○計○慮○萬○全○而○後○可○以○無○患○有○不○容○稍○形○輕○率○者○蓋○勝○則○威○無○不○加○遠○人○滅○懼○敗○則○子○孫○後○世○之○思○無○窮○所○關○甚○巨○高○祖○與○羣○臣○皆○未○慮○及○於○此○雖○有○劉○敬○數○言○不○過○謂○敵○人○未○必○真○弱○不○足○猝○動○聽○聞○以○故○一○往○無○前○大○有○滅○此○朝○食○之○概○小○勝○不○已○務○欲○大○勝○遂○致○身○陷○重○圍○以○數○十○萬○衆○困○於○平○城○七○日○不○食○出○於○美○人○下○策○僅○以○身○免○豈○不○可○愧○在○高○祖○之○意○秦○楚○之○衆○不○爲○不○強○矣○尙○不○免○於○滅○亡○單○于○雖○強○何○能○更○出○其○上○乘○其○初○來○痛○加○撻○伐○庶○幾○不○敢○輕○視○中○國○始○皇○有○威○朕○何○以○不○武○意○有○所○恃○而○驕○也○不○知○滅○秦○者○楚○也○非○漢○之○力○也○滅○楚○者○信○越○也○非○盡○一○己○之○力○也○所○以○得○入○關○者○以○楚○人○大○破○秦○兵○於○先○也○所○以○困○項○氏○者○以○韓○信○彭○越○舉○兵○來○會○也○屯○守○固○陵○雖○有○張○良○而○信○越○未○來○不○免○束○手○坐○困○二○人○既○至○遂○有○垓○下○之○捷○今○皆○以○爲○已○能○而○輕○視○大○敵○不○亦○疎○乎○使○其○於○小○勝○之○後○歛○兵○自○守○單○于○未○識○淺○深○之○勢○或○存○畏○懼○之○心○而○茲○則○無○望○矣○後○此○宋○太○祖○不○伐○契○丹○論○者○惜○之○其○實○力○有○未○足○不○敢○冒○昧○圖○功○蹈○前○人○之○覆○轍○也○

既○爲○單○于○所○敗○必○勝○而○後○可○以○言○和○正○當○勵○兵○秣○馬○令○韓○信○彭○越○之○徒○効○力○疆○場○示○以○雖○敗○尙○能○戰○戰○勝○而○後○和○上○也○雖○未○戰○勝○而○彼○觀○吾○之○整○兵○訓○武○暗○有○戒○心○自○來○請○和○次○也○萬○不○可○和○出○於○我○蓋○戰○勝○而○和○出○於○我○則○可○戰○敗○而○和○出○於○我○則○我○之○不○能○軍○盡○爲○其○看○破○輕○我○之○心○生○從○此○無○寧○歲○矣○後○日○輕○侮○呂○后○之○書○尙○復○成○何○國○體○其○辱○甚○矣○或○曰○是○時○瘡○痍○未○復○庶○事○未○舉○豈○堪○兵○連○不○已○求○必○勝○於○單○于○哉○曰○惟○其○如○此○所○以○不○可○輕○與○敵○戰○也○戰○敗○則○辱○國○戰○敗○而○求○

復勝必因邊事遺誤內政吾所以謂高祖既得小勝不必深入者與其深入致敗牽於內政不能再圖不如得勢即止雖無大勝亦無大敗也夫可已而不已既誤於前不必和而請和又誤於後此事關乎漢家不淺

高祖除秦苛政何等寬大惟於功臣不免寡恩殺韓信烹彭越夫人而知其含冤者也貫高鯨布之亂亦係逼迫所生一言告發三族莫保群情自危有不可終日之勢既天下已定不容一人有兵權不容一人有王位何不導之使辭不獨解衣推食情出於僞即約法三章亦非真是愛民不過欲買其心耳觀項氏既平之後正望澤孔殷之時相國則大治宮室於長安劉敬則請徙富族於關中內則日思謀廢太子外則第次屠戮勳臣何嘗專力於民四百年基業文帝培養之功也

衛青漢代名將也後人往往輕視之以其出身微賤歟英雄每起於屠酷以其因宮闈顯貴歟外戚亦豈無梁棟若論尸位素餐恃寵驕橫敗壞國事陷害正人衛氏無一於此也論者猶復吹毛索班必尋其短而後快是則有宮闈之親者雖良材亦當棄也須知無用者全恃輿援以顯其身有才者縱無肺腑不至常賤衛氏固因椒房而進者使其出上谷而敗還出朔方而敗還不能威震沙漠斬將塞旗有奇策才力自結於明主如蘇建之盡亡其軍如趙信以餘衆降敵武帝雖有私心安能寵出羣臣之上即羣臣又何能盡服絕無一言以相責賢如汲黯不過與大將軍抗禮長揖不拜未嘗言其過也人謂揖大將軍為汲黯之高不知能得汲黯之揖實是衛青之賢非然者大將軍雖貴衆人之拜易求而汲氏之揖不可得也夫汲黯守正不阿者得其一揖豈易言哉明代王振會議東閣公卿望風下拜薛瑄獨挺立不為禮賢人之一揖其貴重如此吾故云汲黯之揖衛青重衛青也然在他處衛氏之地則必認為輕己而恨之而

衛氏見解頗高。知此一揖所以重我。非所以輕我。故敬禮加厚焉。朝廷凡有疑難。皆虛心請教焉。輕衛氏者。其賢尙過於汲黯耶。夫椒房重戚也。大將軍至貴也。敗左賢斬破王大功也。而能敬賢禮士如此。即是一着已非平常流輩所能及。及使爲將者。皆能如衛氏。赫然震中國之威。飲然去矜張之氣。外制遠人。內禮賢士。僕雖屈膝甘心。不能學長儒之一揖矣。

爾有嘉謨嘉猷。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是謨是猷。爲吾后之德。如此行事。在後世不以爲奸詐。即目爲柔媚。責其不能直諫。而取悅於上也。似乎進諫之道。除貌顏外。皆不足取。不知魯論亦有異語法語兩途。未嘗僅重法語一邊。但諫者無論如何。不外乎欲人從吾言。而改其過。惟進言之法。須先審受言之人。其人爲聰明高傲之人耶。則宜婉導之。以其自負太甚。使其難受。雖明知所言甚善。必不肯從也。其人爲懦弱沉潛之人耶。則宜直言之。以其頹靡已深。不與以驚惕。則因循苟安之心。不能自振也。惟直諫之賢。人所易知。婉言之益。人每不諒。此世人所以重汲黯而輕公孫弘也。要知汲黯之賢。在據理。公孫弘之賢。在察情。據理多剛。察情近柔。各有妙用。未可偏廢。武帝雖賢。汲黯不過勉從其言。乃於公孫子。則如響斯應。論者責其柔媚。公孫氏招謗在此。公孫氏妙處亦在此。未審進言之法。與受言之人。者所以不得其妙。遂轉謂其詐也。武帝才高一世之人。使其難堪。雖明知所言甚善。亦不樂從。非因循不能自振。實聰明高傲自負太甚也。魯論所以亦重異語者。原恐進言者。或遇此等人物。爲之別設一法焉。公孫子蓋深得異語之妙。而深察武帝性情者也。使其果爲柔媚奸詐一派。則請殺郭解而誅主父偃。必有所不敢。開東閣以延賢。設國子學生。以勸賢育才。必有所不能。史謂其入相之後。公卿大夫。以及士吏。彬彬然多文學之士。可見其爲人矣。嘗謂汲黯如峭

壁○秋○晴○公○孫○如○平○湖○春○漲○氣○概○雖○殊○皆○賢○者○也○

儉○美○德○也○與○吝○與○刻○最○相○近○昔○人○所○以○有○儉○於○己○者○爲○儉○儉○於○人○則○爲○刻○吝○之○說○嘗○謂○儉○字○須○從○克○治○其○心○明○達○其○識○下○手○心○不○克○治○則○放○天○下○未○有○放○心○縱○欲○之○人○而○能○儉○者○識○不○明○達○則○暗○不○知○何○者○嘗○儉○何○者○不○當○儉○勢○必○將○不○可○儉○者○而○儉○之○矣○漢○代○文○帝○能○儉○而○武○帝○不○能○儉○文○帝○知○守○成○不○易○深○恐○先○人○畢○世○所○經○營○者○一○旦○至○我○而○墜○故○偶○動○一○念○足○以○勞○民○傷○財○則○急○自○斂○抑○務○使○消○滅○而○後○已○雖○以○天○下○之○富○思○作○一○露○台○尙○有○所○不○忍○其○心○不○放○也○見○民○旣○困○於○秦○政○復○傷○於○兵○刃○高○祖○雖○定○亂○未○暇○養○息○令○復○其○元○氣○也○所○以○施○於○民○雖○多○不○較○用○於○己○雖○少○必○慎○蓋○深○知○民○不○可○以○不○富○上○不○思○其○或○貧○也○稅○雖○正○供○應○得○之○財○可○減○則○減○可○除○則○除○不○存○吝○惜○之○心○由○於○識○之○明○也○凡○後○世○之○以○儉○稱○者○皆○當○效○法○文○帝○之○美○否○則○不○過○以○儉○文○其○刻○而○飾○其○吝○耳○以○儉○敗○德○非○以○儉○成○德○也○或○曰○武○帝○雖○不○能○儉○然○較○之○以○儉○文○其○刻○而○飾○其○吝○者○不○猶○勝○一○籌○歟○曰○武○帝○是○以○奢○文○其○刻○而○飾○其○吝○也○人○謂○武○帝○之○奢○僅○能○看○得○一○邊○耳○考○其○爲○人○則○固○甚○刻○而○大○吝○者○蓋○其○所○不○刻○者○己○所○刻○者○民○也○所○不○吝○者○己○所○吝○者○民○也○世○第○見○其○一○己○之○奢○遂○不○覺○其○待○民○之○過○儉○固○已○進○於○刻○而○入○於○吝○矣○過○儉○於○民○由○於○識○之○不○明○過○奢○於○己○由○於○心○不○克○治○好○大○喜○功○雄○心○也○求○神○仙○妄○心○也○封○泰○山○禪○肅○然○侈○心○也○不○知○神○仙○原○虛○無○之○事○世○上○只○有○豪○傑○英○賢○爲○可○貴○縱○有○神○仙○亦○無○補○於○國○計○民○生○也○欲○求○長○生○乎○河○山○大○地○有○必○毀○之○時○豈○區○區○一○人○有○萬○古○長○存○之○理○羌○夏○未○嘗○犯○邊○何○必○興○師○萬○里○宗○廟○致○其○誠○敬○何○必○泰○華○登○封○心○靜○則○明○心○亂○則○妄○以○極○聰○明○之○人○作○極○不○聰○明○之○事○以○極○有○用○之○財○作○極○無○用○之○舉○安○得○不○顛○倒○而○致○窮○窮○則○財○乏○不○足○以○遂○其○心○安○得○不○搜○括○於○民○民○有○隱○匿○之○私○安○得○而○不○多○殺○以○爲○警○所○以○始○則○舟○車○鹽○鐵○有○稅○繼○則○算○緡○錢○矣○

算繙錢者。自古家財多少。登簿送官。第其等次而稅之也。使御史廷尉治之。得民財物。奴婢以億萬計。田宅亦如之。而商賈中家以上。咸破產矣。民窮聚而爲盜。義縱王溫舒暴勝之徒。專以殺戮流血爲邀功之地。而萬民苦矣。噫。不儉之害。乃如此。

論者謂武帝於方士。雖爲其所罔。及所言不驗。則亦取而戮之。夫與其戮之於後。何如不信於先。既已戮此於前。何復信彼於後。雖知方士之罔。未識不死之非。仍是大惑未解。

武帝若無通西域南夷之事。宮室封禪之舉。昆明求仙之爲。僅有擊單于一事。海內尙不至空虛薄伐。猥狃。至於太原。外人未受巨痛。周家遂有犬戎之患。大擊匈奴。雖是喜功豪舉。然可以震中夏。威除後世。禍有失有得。未可全非。較之貪和戎虛名。受無窮實害。終不失雄武有爲也。以此而重取於民。民不怨也。蓋攘外即所以安內。取民財正所以安民。生須知宋太祖不伐契丹。不足爲仁。始皇遠撻胡人。不足爲暴。漢武敗匈奴。本屬非常之功。不足爲病也。若承露盤。栢梁臺。通鳥孫車師入海求仙。乃放誕無謂之舉。害民而無益於民者也。嘗謂漢文除稅善政。萬不能行諸後世。重取於民。亦暫時之不得已。但取諸民而用之。皆當雖重不爲私苟。其任意揮霍。即輕取不能無愧。况乎漢武之重哉。汲黯出守。公孫弘已死。不惟直諫無人。即婉諫亦不聞。大臣皆以諂諛取容。武帝放逸妄誕。更無顧慮矣。於是出長城。登單于臺。封泰山。禪肅然。東至碣石而還。周行一萬八千餘里。遂欲由東海求仙人於蓬萊。翱翔遊乎雲水蒼茫之境。是時謂仙人無有。必不聽也。謂神人萬不可見。亦必不聽也。謂當以宗社爲重。不宜專心勞神於虛無縹緲。不惟不聽。或轉觸其怒。而事在必行也。東方氏知其然也。不曰無仙人。求之不可見也。而曰仙人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

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且無益。不云以天下宗社爲重也，而云陛下第還宮靜處以侍之，仙人將自至。因其所惑而順勢啓導之，所以易於聽從。亦莊亦諧，可謂言語妙天下矣。

卜式者古之所謂奸民。今之所謂良士者也。雖然卜式可以良士稱，而不可以奸民稱。所以目爲奸民者，因其輸財助邊也。以爲漢武既生邊釁，使有忠直之臣，可以一諫而止。今反捐財媚悅，豈非助紂爲虐歟？抑知高祖白登之圍，呂后悖逆之書，中國大恥也。大張撻伐，正是一洗千秋奇辱。出財以助上，亦是下民忠愛血忱。武帝雪恥心決，斷非羣臣所能諫止。單于本不易制，斷非一伐所能即服。如曰屢次用兵，出於式氏輸財，則後此二十餘年并無第二卜式用兵。不已又屬孰之所助也？總之海內空乏，不僅因乎征伐一事，使去其無數土木，無度巡遊，無限賞賜，無謂仙人，惟此撻伐單于用項，則文帝餘積，景帝餘積，庫府如山，未必用盡而累及萬民也。竊謂伐單于則是伐車師，大宛則非。雖大宛亦曾辱及漢使，然漢臣先有求馬之謬，不得專怪大宛。卜氏輸財在伐單于之時，不在伐車師。大宛之日，不得以助虐目之。蓋伐單于所以雪國恥而伐車師，大宛則所以窮兵也。且卜氏非僅輸財也，有在乎財之外者。鹽鐵困民，船算不便，列肆牟利，納財贖罪，舉朝所不敢言者，而卜氏言之。此卜氏之忠，亦卜氏之賢也。蓋能於衆人不可言之際，發爲至當救時之語，此等胆識，豈庸庸者之所能以輸財誠出於媚上萬不肯以直言觸忌，因觸忌與求媚相反也。國用須財，雖破家而不恤國事，當正雖犯怒而必言，舉世有幾人乎？乃論者不以爲忠愛而敬之，轉以爲邀名沽譽而誚之。吾不知論者處卜氏之地，亦能言人所不敢言，輸人所不肯輸，否恐卜氏有知將笑人太吝而哂人太懦也。吾故曰卜式良士也，非奸民也。不可被腐儒大言所欺而爲隨聲附和之詞。

戾太子與衛后被江充所逼而死。武帝思而哀之。夫武帝有子。天下人皆有子也。武帝有后。天下人皆有妻也。已愛其子。而不知人亦愛其子。已保其妻。而不知人亦欲保其妻。已欲壽同山岳。而不知人亦貪其旦夕之命也。已以封禪求福。而不知人亦欲骨肉歡聚。家庭吉慶也。奈何僅保己之妻子。僅求己之壽福。而不爲天下人設身。一想乎專用好殺刻薄之臣。降賊險狠之徒。王溫舒殺人流血至十餘里。繡衣直指暴勝之莅一郡。則破壞萬家。羣情悚慄。惶惶莫保。萬民皆壽。則爾壽命長矣。萬民獲福。則爾祿爾康矣。使天下赤子宜室宜家。則太姒嗣徽音。子孫繩繩矣。李陵慷慨激昂之士也。昔賢論其得當報漢。容有此心。惟其欲學曹沫。斷乎勢不可行。蓋單于非齊桓可比。而李陵與曹沫不同。齊桓不背約者。懼因此遂失諸侯。非真有懼於沫也。單于何所懼乎。曹沫未嘗降齊。故能行其志。若降於齊。則亦不能行其志矣。惜乎李陵見不及此也。竊謂李陵之誤。不僅一端。不爲武師屬部首誤也。初次出師。身臨強敵。即欲獨當一面。不願專屬於人。不獨有輕單于心。亦有輕武師意。武師豈不恨歟。夫獨領一軍。幸而戰勝。必爲所忌。不幸而敗。必不相救。蓋少年新進。目中已無前輩。一旦有功。尙有他人立足處。耶。此武師意中必有之見也。不必前敵交鋒。已知其不免矣。不過勝則禍緩。敗則禍急耳。武帝令其屬於廣利。爲將輜重。亦是重大之任。武師戰勝。李陵不爲無功。武師戰敗。李陵不致首過。即使武師令陵出戰。亦必以他將爲之救。應勝固同功。敗亦分過。何至有非常之辱。且帝以輜重命將者。以李陵才雖可用。歷練未深。不欲令其衝鋒犯敵。失此可用未就之良材也。惜乎陵之未明此意也。再誤於旣降之後。遂易初心。謂蘇子卿云。陵雖驚怯。令漢全其老母。必有以相報。收族陵家。爲世大戮。尙何顧乎。不知此言亦大錯也。漢縱負汝親。未嘗負汝。漢殺汝親。遂不思報。漢親爲汝死。何以不思報親。貪生苟活於世。尙以不畏死自詡。

哉。吾爲之計。漢既殺陵。親則報漢之心。更不容或已。寧使漢負陵。陵不可負漢。庶幾九泉下可以令抱恨。長眠人一吐。未伸之氣。即千載以後。亦必有恕其過而矜其心者。曹沫之事。雖不能行。然立一堅苦不拔之志。臥薪嘗胆。別謀所以立功之法。幸而有成。則歸罪於朝。以非常功績贖降敗前羞。老親雖亡。論功行賞。漢必有以處此也。不幸竟不能成。不過一死而已。負漢負親之罪。得此可以稍慰。使天下恍然於昔日之降。非真出於畏死。報漢之事。雖不成。報漢之志。未嘗屈。雖其事不足爲訓。而一片苦心。尙可爲之憐憫焉。即其對蘇子數言。毫無虛飾。實出至誠。不辨可以自見。何爲計不出此也。况嗣此單于漸衰。始則請和。繼則來朝。非無機會可尋也。轉以報漢之心。變而爲對漢之意。後人不能爲汝寬矣。

欲學曹沫之事者。前有荆軻。後有李陵。其實皆誤會也。蓋齊桓是假信。始皇不顧信。單于不知信。三者迥乎不同。安可一例相看。曹沫收效之處。宛似展氏退齊。硬將嗣霸兩字做於孝公身上。令之廢然。自返桓公有創霸之心。不能不守信。孝公有嗣霸之心。不能不退師。讀書者不能將事理會清。專思刻舟求劍。自然動多誤事。宋儒以學問自矜。猶多不免。况馳馬試劍之人歟。

雋不疑云。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不疑亦嚴吏也。何以能出此言。蓋得諸賢母也。不疑治獄多所平反。母乃喜笑異常。否則即爲不食。遂成不疑之賢。可謂子以母名。母以子名。學術之大。莫大於尊賢養民。佐六尺孤。置天下於磐石之安。又莫大於決策定亂。將非常之變。不動聲色。而措施裕如。有如是人。雖曰未學。不得以未學目之。世人多謂霍光不學無術。吾不知所謂學者何等。學乎。所謂術者何等。術乎。當



武帝末年。海內空虛已極。民之困於橫徵暴斂者有人。困於建築土木者有人。困於嚴刑酷吏者有人。去秦政蓋無幾矣。而昭帝以髫年踐位。數年之間。時和人樂。匈奴無擾邊之患。貧乏有振貸之仁。起宗室。草莽之賢。定上官。燕蓋之亂。文景美政。稍復舊觀。此所謂尊賢養民。佐六尺。孤置天下於磐石之固者也。昭帝既崩。昌邑入嗣。荒亂不道。廢祖宗大法。拒羣臣忠諫。議於大廷。奏諸太后。廢荒主而別立賢君。此千古異常大事也。稍有不慎。則血洒宮廷。宗社爲墟矣。乃能於雍容指顧間。竟使鐘簾無恙。廟貌不驚。肅然而定之。至於臣帝負王不負社稷。尤爲學識之言。赤心義胆。俯仰無慚。此所謂決策定亂。將非常事。變不動聲色而措施裕如者也。如此而謂之不學。豈學僅指詞章而言耶。詞章學之末事也。草玄揚雄。獻賦司馬。不足以當大任也。

昔人謂此生不學可惜。此日空過可惜。此爲平居處常言之。若值不能爲學之地。但可空過之時。則學字似乎求不得矣。然好學者無地無時。不可以爲學也。試觀黃霸夏侯勝同在獄中。此固死生莫保際也。猶復講習尙書。嗟乎。獄中尙不可以空過。尙不可以不學。則明窗淨几。清茗爐烟。更宜讀書爲樂也。奈何博奕飲酒。徒令歲月消磨耶。

臨民之道。相繩以法。不如相感以情。相感以情。不如相率以教。憎民爲惡。必去其所以爲惡之故。去其爲惡之故。必黜其不能止民爲惡之官。蓋法愈峻。則亂民愈衆。法愈密。則作奸愈巧。上嫉其下之狡。下恨其上之忍。相背而驅。各竭其能。於平安善良之效。相去日遠矣。感之以情。必有憬然改悔者。人之爲惡。其心必有所不安。若以良善視之。則亦勉爲其難。而以良善自待。然無以教之。則易感者亦易變也。蓋民梗頑不化者。少可善可惡者。多導之以善。則大惡可以不爲。小善可以勉。從久則粗明大義。不爲誘脅所牽矣。且所以爲惡之原。不外乎飢無以爲食。寒無以爲衣耳。所以有衣

食不足之故。不外乎惰不能勤。奢不能儉耳。不勤則所事不精。財之來源不廣。不儉則用失其當。財之支流不節。始則廉恥不顧。繼則盜賊亦爲。雖其過在民。而不在官。民未盡能自治也。盡能自治則亦無賴於官矣。是以有行政之權者。舉賢而去不肖。則又諸事之綱領。善民之要則也。龔遂治渤海。即是此法。渤海當時盜賊蠶起。朝廷震駭。疑爲叛亂。在遂視之。毫不措意。遣還其迎兵。解罷其捕吏。不以盜視民。以民視民。民知所感矣。齊俗輕儇好勇。事末技不重。田疇喜於張不崇儉約。富歲不免爲暴。凶歲更何所賴。開倉廩以振施。亦一時權宜。非久遠長策。故於振貧貸乏以外。教以勤儉。教以農商。選用良吏。平其訟。爭是真能以安民爲心。而不以勝民爲能者也。卓然循聲。遂傳千古。雖然。使巧宦者處此。吾知其斷不爾也。勢必誅者誅。而擊者擊。張大其詞。賊首如何強悍。黨與如何衆多。撲滅如何艱危。封章入告。功績巍巍。爵祿立頒。溫語褒嘉矣。再則假搜索伏匪之名。勒身家富厚之金。稍有反唇。即坐以通賊藏盜之罪。破其田產。毀其室家。遂使囊橐充盈。黃白纍纍。數世子孫。豐衣足食。凍餒無憂矣。若學龔氏。不過傳人循吏而已。貪虛名而去實利。迂魯之見也。恐爲巧宦所譏矣。

尹翁歸爲東海太守。過辭于定國。定國欲以邑子見託。不敢發言。語邑子云。此賢太守。汝不任事。又不可干以私也。夫不可干以私。固是賢人。不肯以私干人。亦是君子。不受私干。是自愛。不以私干人是愛人。天下惟有自愛者。乃能愛人。伯夷叔齊一介不以與人。正是愛人之見。推己以及人也。以爲我。既以一介不取爲心。人亦何異乎我。奈何以我之所不欲者。施之於人。乎施之於人。不幾令人受惡名耶。故君子自愛以愛人。有化民之長官。而無佐治之屬吏。其政不能行。有佐治之屬吏。而無順化之良民。其效不能著。稱循吏者。必推漢朝。豈

漢代皆賢。而後世皆不賢哉。亦由屬吏能佐治庶民。能述教也。漢代多循吏者。上下相得益彰也。後世所以少循吏者。獨善不足有爲也。未嘗無賢長官。未嘗無賢屬員。愚民不及知。不肖者又從而顛倒之。顛倒者何以不遂。所私於己有。未便也。尙何感愧之有。乃不賢之有司。但須與其同流合污。反能頌聲載道。立石贈言。傳之無窮。黑白不分。欲求循吏。豈不難哉。封爵而官不遷。漢朝之故事也。蓋浸潤漸漬。默化潛移。雖遇頑民。未嘗不可去其太甚。後世三年一職。二年一官。奔走道途。席不容暖。此又不能圖治之一端也。

亂我家者太子也。漢宣此言。爲太子無用歎。非謂其專尙德教也。宣帝英睿之主。雖仁厚不足。而剛斷有餘。漢業煥然。中興政治之學。卓然名家。惟於德教一層。似尙望塵莫及。然後人能守其法。亦可以稱中主。享無事福。太子以爲不然。欲求其更上者。使太子之才。果足以行其更上。豈非宣帝之所深望。無如宣帝所能者。元帝尙不能。宣帝所不能者。而謂元帝轉能之哉。其才不足以爲父之所爲。如能勉力以赴。猶可得其髣髴。若思爲父所不能爲。則如一葉扁舟。飄入大海矣。四顧茫茫。進退無據。免於覆溺。已是萬幸。妄求登彼道岸。耶。宣帝是何等人。歷練極深。賢愚到眼。即明。厥子無用。豈不能知其愚而憫其不自量。是以有此嘆耳。蓋專尙德教。非大聖不能。世無大聖。莫如尙法而輔之以德。前漢亡於外戚。後漢亡於內侍。兩者漢之大患也。其源起於元帝時。石顯馮倭之交惡。從此數百年。互有勝負。迭爲消長。至於滅亡而後已。其始固甚微也。天下極大。不可收拾之事。其初皆起於細微。是以靜者見微。賢者防微。好惡亂其中。利害奪其外者。忽微。

操政權者。無論忠奸。皆以搜羅人才爲第一義。但忠者搜爲國用。而奸者搜爲己用。沉滯抑塞之徒。一旦推心置腹。使

其吐氣揚眉。感深知己。能無竭忠以圖報。勇者盡其力。智者運其謀。遂有日增月盛之勢。乃昏暴之主。今日逐一人。明日去一人。屏其可用之才。以厚權奸之助。此輩文士武夫。功名心重。誰不以蕭曹房杜。自居絳灌。徐常自命。所以嚴氏父子。不知搜羅人物。終是蠢材。也有國者。無使人材。爲權奸所用。絕不至滅亡。王鳳籠絡谷永。杜欽復舉足。智能兵朝廷欲殺。未殺之陳湯。委以幕府一切。出諸囚奴。待爲上賓。王鳳見識高於嚴氏遠矣。焉得不成代漢之基。雖然節操之士。只知委贄於朝。縱貧困無聊之極。不甘受奸豪之驅策。未必無人。又安敢輕量天下士也。

薛宣爲郡守。所至有聲。良吏也。知其子不能爲吏。而不肯教。過其縣無所詢問。或甚怪之。宣曰。吏道以法爲師。可問而知。及其能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夫天下何事不可學。力學不倦。何事有不能。而謂吏獨不可學。即學之亦必不能成。豈真得心應手之妙。父不可傳之於子。師不可傳之於弟子耶。雖昔人有言。規矩法度可告。巧則在其人。所謂巧者。即在此規矩法度之中。不在規矩法度以外也。於規矩法度之義。蘊精專以達其極。則得心應手之妙。自可不期而來。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惟淺嘗薄試之人。萬不能得耳。既知其子不能。即宜置諸左右。朝染夕濡。久之又久。於已所得。必可融會貫通。一旦悟其運用之奧。然後令之莅民。學優而仕。不至誤己誤人。萬一資材過鈍。琢磨不成。亦宜使其別圖事業。或守田園。致力農桑。雖無能名。亦無大過。爲鄉黨之善人。豈不甚美。何爲知其不能。轉令入此宦途。上枉大廷之祿。下爲斯民之蠹。殊非愛國愛民所宜出此也。細味其言。見得己之所能。他人必不可及。即以父子之親。未能窺其毫末。况乎其次。既吝且驕。矜誇已甚。漢代能吏頗多。虛飾近名之處。何獨薛氏爲然。

朱雲劾張禹爲佞臣。以其不言王氏專權也。雖然外戚權重。成帝非不知也。前與王章謀去王鳳。而以野王代之。是張

禹所不敢言者。而王章言之。不惟指斥奸佞。復行舉進賢能。可謂盡心謀國矣。乃聞王鳳乞退。帝轉優詔慰勉。強之就任。下王章廷尉罪以大逆。斃諸獄中。成帝反復如此。而望臣下納忠効信。不亦難歟。不獨王章也。即劉向一疏。更爲切直。其言曰。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上有纍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書上之後。帝召向見。歎息悲傷。不過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未嘗振刷精神。一連乾斷也。後此向之官階。終身不遷。此皆張禹之所親見者。即使痛陳一切。不過爲王章劉向而已。不過詔廷尉。或付之一歎而已。未必有所補救。雖大臣之義。不當以官階性命爲重。而緘口不言。然使去官拋命。能有益於國。則亦可深惜。去官拋命。而無益於國。轉令其君多一慰勉之詔。而權臣威勢。因之更上一層。不如不言。而以勉力政事爲勸矣。蓋能勉力政事。則不言退外戚。而退外戚。一着自在。其中不獨外戚不足爲患。即等於外戚者。亦不足以爲患。故張禹曰。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是非所以救正者歟。即以不言外戚爲佞。亦成帝有以使之不得專爲禹罪。且成帝不能爲君。其端亦甚多。鬪雞走馬。游行無度。酣酒嗜音。嬖於豔妃。豈但外戚而已哉。縱使盡去外戚之權。而帝之惡德。何能盡除。况諸惡本非王氏逢迎所致。王鳳之後。若音若商。皆能稱職。亦非無上官霍禹之奸。總之。成帝能修其政。王氏自然無權。不能修其政。王氏雖去。而其可患者自在。或曰。帝頗尊信張禹。他人言之。或不聽。禹若進言。則無不聽矣。曰。禹固勸帝以修政者。帝之政果修乎。否也。修政不能聽其言。去外戚獨能聽其言耶。

劉向論漢必亡。由山川崩竭。星象諸變。推之也。其實興亡。理亂在乎人。天地無權也。人有可興之道。則興。有可亡之道。則亡。有求理之道。則理。有招亂之道。則亂。無情水石。無知星象。何能有主人世之大權。劉向專講五行災異。是其學術。

未純之處。或曰紀星象災異。蓋欲以警爲君也。抑知紀災異而警之。卽有人紀符瑞而媚之。警以災異。未必生其畏心。媚以符瑞。轉可動其侈心。是警之者。未嘗有效。媚之者。已先獲售矣。以故庸主不畏妖孽。而英主多重禎祥。蓋警以星辰。變異山川。崩遷者。末也。教以恭儉仁愛。勤政愛民者。本也。不治其本而齊其末。雖能有功。亦非正要。所以往往歸於劣敗乎。且愚暴之君。反因是以增其惡。殺大臣以應變。下殿廷而跣走。問其何以如此。曰變現於上。昭然可畏。不得不爾也。

成帝崩。大司馬王莽就第。以師丹代之。建平二年。復令就國新都。一紙詔書。盡去外戚之權。是時無外戚之患矣。哀帝果有奮發決心。振作長才。善養其身。力修其政。不難追蹤景宣也。乃寵佞信讒。憎疾忠良。天其天年。國事愈壞。不幾爲外戚所竊笑歟。不幾爲太后之口實歟。大凡奸雄有非常之志。初時尙有顧忌。若貶而復用。手段必更辣於前。不復畧顧情面。蓋其感恩之心。灰而報恨之心。重也。所以王莽就第歸國。毫無不平之象。露於外。宛似恭順良臣。及其復執朝政。着着進行。不留餘地。以朝廷厚祿爲收拾人心之用。以上下同寅爲開國助命之英莽。亦顧盼自雄矣。

哀帝時有最切之進諫者三人。母將隆。鮑宣。王嘉也。兵權不可替。名器不宜濫。身體不可不善守也。皆未容納。國之至重者。莫過於兵。太阿不可以倒持。威權不可以旁落。此政在上。奸猾不敢生心。千古生亂之源。鮮有不因乎此者。初時以爲甚微。不足爲害。久雖知其爲害。勢已莫挽矣。母將隆之意。蓋防擁衆自固之漸也。政莫重於爵賞。爵爲有功者設也。賞爲賢能者設也。駕馭一世英豪。使之竭忠効信。以奇策才力。任艱劇而善其事者。恃此而已。一有不當。不足以爲人勸而庶事不舉矣。若爲奸豪所據。以國之爵賞爲己之爵賞。天下爲其奔走。忠於元首者。無人矣。鮑宣之言。蓋欲以

大○公○行○此○爵○賞○不○容○以○私○心○濫○此○爵○賞○也○以○私○心○濫○其○爵○賞○則○有○暗○起○而○擢○之○者○矣○天○下○極○重○之○任○非○精○神○充○足○者○不○克○負○荷○此○昔○人○所○以○重○松○栢○之○茂○南○山○之○壽○也○欲○興○大○其○國○家○者○必○先○康○健○其○身○氣○不○強○不○足○以○振○衰○廢○神○不○旺○不○足○以○慮○萬○事○溺○情○於○聲○色○斷○不○能○爲○震○灼○古○今○赫○曄○一○時○之○人○也○即○明○知○前○人○創○建○甚○艱○一○身○肩○任○頗○巨○而○此○衰○病○微○軀○在○床○之○日○多○蒞○事○之○日○少○不○荒○廢○敗○壞○不○能○也○王○嘉○之○言○蓋○欲○將○此○宗○社○關○係○之○身○爲○國○家○寶○之○使○其○強○身○以○強○國○養○生○以○養○天○下○庶○幾○螽○斯○之○慶○天○保○之○休○與○文○景○之○業○成○臻○備○現○矣○此○三○人○立○言○之○旨○也○果○能○順○從○其○言○則○宗○支○強○大○賢○正○滿○朝○壽○永○春○長○矣○雖○照○臨○空○羣○陰○自○退○雖○有○十○王○莽○何○能○施○其○技○也○

紅○陽○侯○王○立○雖○不○居○位○莽○畏○之○令○孔○光○奏○立○罪○惡○遣○之○就○國○夫○畏○者○畏○其○忠○歟○畏○其○才○歟○才○而○不○忠○可○以○收○爲○己○用○不○必○畏○忠○而○不○才○何○以○能○爲○莽○患○不○足○畏○不○居○大○位○而○能○使○莽○畏○之○則○其○人○之○濟○畧○肝○胆○必○有○過○人○者○不○然○使○莽○敬○之○易○使○莽○畏○之○不○易○可○見○外○戚○中○何○嘗○無○賢○人○特○賢○者○未○必○用○而○用○者○未○必○賢○耳○

梅○福○大○是○妙○人○棄○官○可○也○何○必○棄○家○蟬○脫○污○世○皎○然○不○染○想○有○厭○世○之○心○歟○世○態○炎○涼○人○情○險○惡○一○一○嘗○來○心○灰○意○冷○衰○平○之○際○致○仕○歸○田○者○前○則○有○彭○宣○龔○勝○鄙○漢○避○官○有○心○未○嘗○避○地○也○後○則○有○逢○萌○挂○冠○東○都○舉○家○浮○海○遠○客○遼○東○雖○避○地○而○未○嘗○棄○家○也○棄○家○遠○遁○則○梅○氏○一○人○而○已○殆○夷○齊○之○流○亞○歟○謂○其○仙○去○淺○視○之○矣○

王○莽○既○得○位○遂○伐○匈○奴○是○第○一○失○着○是○時○人○心○未○定○所○患○在○內○不○在○外○既○不○在○外○即○令○匈○奴○來○侵○猶○當○固○守○設○法○與○和○以○兵○端○一○開○軍○用○浩○大○所○有○財○力○全○注○於○敵○人○內○事○雖○繁○必○不○暇○理○即○勉○強○料○理○難○期○顧○慮○周○到○敗○自○不○堪○收○拾○勝○亦○海○內○空○虛○萬○一○草○澤○之○雄○乘○隙○而○起○敵○侵○於○外○民○亂○於○內○立○足○未○牢○經○此○艱○巨○雖○大○英○豪○不○易○爲○力○所○以○宋○祖○代○周○之○

後契丹據燕雲十六州。雖明知不可。而不敢取焉。論宋祖才畧。遠出王氏之上。契丹逼處。急於匈奴之侵。然猶與之和。而不與之戰者。非力相去太遠也。民未忘周。羣臣未盡實心向我也。大敵在前。羣雄復起於後。則大事去矣。所以甯棄燕雲。不爭而不肯忽內。以圖外。現有之河山。我能固守。卽足以自立。垂後。捨此現有者。不圖而圖。不可必得之地。勢必并此現有者。而亦失之。深心者不爲也。論者謂太祖畏契丹。其實所畏者非契丹。而在此肘腋下之民耳。王氏代漢。當時宗室豈盡心伏。郡守刺史豈盡効忠。食毛踐土。豈盡忘景宣之深恩遺澤。前有劉崇劉快之兵。後有東郡翟義之兵。幸而戰勝。不可謂爲無事也。以發動者有人。則伏而未動者亦必有人。正宜安定人民。不當勤遠揚威。且莽所處時世。頗易爲力。邊疆則強隣未擾。匈奴之患起諸莽。非起諸單于也。府庫則所積甚豐。漢家失國。祖宗餘蓄頗多。未嘗付之灰燼也。無邊患。則可以專治其民。有蓄積。則可以加惠於世。雖有荒年。不足爲慮。而乃妄啓釁端。自取滅亡。殆天有以奪其魄歟。猶得竊位十餘年者。因漢民尙富。而匈奴之兵。較諸武帝時。已成強弩之末也。若不戰。不足以圖存。則又不可過於畏縮矣。

立法不難而尊法甚難。法非尊雖立。不行範圍廣大。卽此立法之人。亦不能超越其中。無所謂尊卑遠近也。然往往行於疎遠。不能行於親近。行於卑賤。不能行於尊貴者。何也。無他。上不知尊而下不克守也。（光武舍中兒犯法。爲軍市令祭遵所殺。帝嘉之。命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防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救曉不改。遂格殺之。上召見。賜以璽戟。）以前而觀。是法加於親近。由後而論。是法行於尊貴。行法者官之賢。使其得以行法者上之明。故論者不多祭杜能守法。而多光武能尊法。不然。舍兒被殺。或且以爲輕。



視已矣。當海內未靖，殺此干城之士，不疑其爭權，將責以激變軍心矣。

光武用兵，可分四大期。第一期爲昆陽之戰，以八千之寡，破莽兵百萬之衆，關中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雖係人謀，實有天命。戰如不勝，則王氏勢張，而光武無以立足矣。一緊要之關鍵也。第二期爲邯鄲之戰，王郎此時地廣財阜，士卒精銳，帝之兵力不敵遠甚。幸耿弇以漁陽上谷兩郡之士，合吳漢彭寵之力，同心一氣，連戰皆捷，斬王郎而定大鎮。若此戰失機，則燕趙不能定，而王氏之勢成，豆粥燕羹，行將再見於茲。豈徒墮威重，失河北而三輔咸不保矣。第三期爲郟底之戰，赤眉據險，兵強鄧禹數敗，當其潰於闕鄉，僅二十四騎，脫歸宜陽。赤眉之勢，幾不可制。郟底一戰，遂降盆子，而撫其衆，所謂始雖垂翅回鑿，終當奮翼澠池者也。戰如不勝，則光武莫能安枕矣。蓋赤眉西與鄴連，東窺洛陽，莫大之患也。第四期爲畧陽之戰，隗囂負固，結公孫爲唇齒，囂不破則公孫不可圖，公孫不可圖則干戈不可戢，而民不可以休息也。畧陽乃囂之心腹要塞，恃以自守者也。此處一破，於是大將十三，屬縣十六，衆十餘萬，望旗皆降，奔竄西域，勢成涸轍。旣滅隗囂，則公孫氏不能獨全矣。亦緊要之戰也。數年之間，雖大小數十百戰，此四者成敗所繫，漢之所以復興也。

馬援與公孫述故交也，乃不屑爲述用，而願事光武，可謂高矣。莊子陵與光武亦故交也，并不肯爲光武用，不更高乎。蓋伏波爲功名中人，子陵爲功名外人，志趣各有不同耳。昔人論子陵，有謂其逃名者，有謂其釣名者，謂其有心釣名者，失之淺，謂其有心逃名者，失之滯。蓋此人本無宦情，自適己志，未有一毫影響存諸空空洞洞之胸，如青天萬里片雲，不生無處尋形跡也。此等處，惟光武識之。光武是子陵第一知己，不肯固屈子陵，正其相知之深，交情之篤，不忍苦

人所難而奪人所守也。

豫氏云。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可見人以國士待我。我以衆人報之。固不可以衆人待我。我以仇人報之。亦不可。故君子不輕受人恩。恐其圖報不易也。當不可不報之時。而有不能相報之勢。報則負。義不報則負。恩最爲難處者也。不輕受恩。正爲此耳。馬援漢代名將也。然此人爲功名之士。非見道之人。生平雖無大謬。惟對於隗囂不能無所愧焉。蓋囂固以國士待援。而非以衆人待援。援當以衆人相報。不當以仇人相報。援仕於隗氏。凡有大政。必與之謀。或共起居。以相商酌。惟不能從其事。漢之言未克一心。縱以國士相待。在援視之。則與衆人無殊。所以去隗而仕漢也。仕漢可也。仕漢而爲漢。極力謀囂。何爲也。即使光武見詞。亦當辭謝曰。謀囂之事。謹當竭盡微勞。謀隴一事實不敢與聞。以爲不可滅。有負陛下以爲可滅。念囂當日相待之雅。似有未忍。光武賢主。必不強人所難。何反上書極陳滅囂之難。是亦不可以已乎。且馬氏即不呈辭。漢豈不能滅囂。而囂豈能久存乎。降漢則家室可保。降公孫則子孫爲戮。迢迢一紙書。馬氏寸心已盡。其存其沒。聽乎囂之自爲。與漢之恩威而已。援何必上書陳策。聚米爲山。而汲汲自効。若有不解之深仇。何故耶。蓋功名心重也。

光武厚待功臣。遠過高祖。有保全意。無忌刻心。功成就第。僅奉朝請。不任庶職。委以吏事。其中頗多公輔之器。經綸大才。堪以任卿相者。光武豈不知之。特一經任。以朝政萬一或有失誤。寬免則於法有礙。使制度不足以昭後世。責罰非保存之道。前此之勳勞。可惜。光武厚待功臣。人人所知也。然當時功臣如祭。征虜則克己。奉公。馮。征西則謙退。不伐。鄧禹。耿弇。賈復。則敬慎。寅畏。絕非英布。彭越可比。不獨有建功之能。兼有保功之識者也。

鄧禹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夫以開國元勳。公侯之嗣。豈患衣食無資耶。然尚不可以不學。不可以無能。況其下此者歟。蓋無業而嬉。雖富貴。皆是游民。非貧困無聊。而後謂之游民也。國有游民。地方之害。家有游人。祖業不興。公子王孫。走馬尋歡。墜其先德。不如韋布之士。有一技之微。轉足以自立。世之小有家聲者。無不姑息其子。一旦貧富變遷。始知無能者。不足以自存。蓋已晚矣。

宋儒謂。恭年去一矜字。此力學自信之語也。然自以爲去一矜字。便是矜字之根。未除若真能去。淨矜字。必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人。雖許以不矜。而不敢於自居也。如此。縱未能與矜字相忘於無形。然已克治之功深矣。若竟以不矜自居。則是矜字尙盤胸際。與吾相合。而不相離也。遂敢侈然自是耶。其矜字。必未能去。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且矜字頗不易除。有終身受其困而不能脫者。功業因此不保。學業因此不進。愈沈因此日深。豈區區恭年所能剷除。雖然。改過不思其難。特患其不勇耳。不知則已知。則必去。不去則已去。則必敏。無事外求其權在己。又何必竟。至恭年之久。至於不知有矜。并不知有不矜。而居心行事。自然無一毫與之沾染。乃是最上功夫。此等境界。恐非以不矜自居者所能望也。光武問劉昆云。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在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曰。此真長者之言也。是真所謂不矜也。不知有矜。并不知有不矜。而自然與之不染。卽此一言。已淵乎莫測其際矣。

伏波云。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夫由貧賤入富貴。順境也。順境不難處。由富貴入於貧賤。逆境也。逆境不易處。可使復賤者。非不溺於富貴者不能。志在功名。富貴不足以溺之。志在道義。功名不足以溺之。伏波功名之士也。故能不爲富貴所溺。嘗思富貴以吾身爲逆旅者也。一旦來臨。如逆旅之有顯貴大賈焉。車馬喧填。聲容赫赫。一旦捨此他適。風

流○雲○散○室○邇○人○遙○而○逆○旅○之○爲○逆○旅○如○舊○也○富○貴○之○於○人○來○去○何○常○而○我○之○爲○我○自○在○也○我○自○保○其○爲○我○則○富○貴○來○耶○我○聽○之○貧○賤○來○耶○我○亦○聽○之○我○不○可○因○貧○賤○而○自○失○其○爲○我○我○不○可○因○富○貴○而○自○忘○其○爲○我○猶○之○旅○舍○不○能○與○過○客○同○遷○而○過○客○亦○不○能○同○旅○舍○常○在○也○知○此○則○無○處○而○不○自○適○矣○

西○漢○末○年○羣○雄○紛○起○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而○霸○陵○獨○無○恙○光○武○謂○儉○葬○之○故○雖○然○亦○文○帝○深○仁○厚○澤○有○以○致○之○不○僅○因○乎○儉○葬○也○若○僅○曰○葬○之○儉○則○後○世○瓦○器○木○車○何○以○有○盜○發○之○人○也○

范○曄○作○東○漢○史○自○謂○論○見○皆○有○精○意○深○旨○自○是○吾○文○傑○思○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此○書○行○後○應○有○賞○音○者○初○頗○疑○其○近○誇○細○讀○全○書○始○知○前○人○實○有○可○以○自○信○而○後○敢○於○自○言○也○惟○奇○變○不○窮○四○字○但○可○稱○爲○范○氏○奇○變○不○窮○不○可○稱○爲○史○家○奇○變○不○窮○也○史○家○奇○變○不○窮○當○推○龍○門○獨○步○非○他○氏○所○能○爭○焉○龍○門○有○數○種○筆○法○范○氏○雖○極○力○摹○仿○未○能○盡○得○其○妙○此○蓋○由○於○天○資○境○遇○不○同○非○全○關○乎○學○力○也○龍○門○筆○外○有○神○如○淡○雲○空○濛○其○內○峰○巒○林○薄○樓○閣○廡○舍○或○遠○或○近○隱○隱○欲○出○望○之○有○形○尋○之○已○絕○又○或○暴○雨○欲○來○怪○雲○怒○湧○千○重○萬○疊○勢○欲○捲○地○吞○天○霹○靂○一○聲○耳○爲○之○聾○忽○然○風○收○雲○散○碧○天○無○際○夕○陽○滿○林○幾○不○測○其○何○從○來○復○不○識○其○何○處○去○也○又○如○霜○隼○盤○空○日○津○所○欲○遠○近○高○低○不○肯○遽○搏○久○之○又○久○忽○然○欲○下○翩○然○復○揚○橫○縱○遠○近○不○可○端○倪○又○或○陽○春○大○地○隨○物○成○形○不○必○有○心○立○異○自○然○變○化○多○端○毫○不○着○力○若○不○經○心○所○謂○即○草○木○以○求○春○春○不○可○得○也○離○草○木○以○尋○春○春○更○杳○然○矣○以○上○數○事○似○非○范○氏○所○能○然○范○氏○非○不○自○知○也○故○其○言○曰○班○氏○任○情○無○例○惟○志○可○推○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與○班○氏○較○短○長○不○與○龍○門○爭○上○下○蓋○亦○有○所○畏○歟○

范曄美隗器論者譏之謂其從更始公孫而叛光武也范氏乃爲之辨論且加虛美多見其無識矣此論真囿於成敗

之見者自天下既定言之。光武自然可尊自天下未定言之。未知鹿死誰手。論私情大家皆是爭土地求富貴也。說公理大家皆是除王莽救斯民也。隗氏與光武非角材而臣服者。不過如趙佗臣漢。僅有虛文而已。光武亦謂君等非吾奸臣賊子。天下既亂。人人欲爲君事耳。使其信無可取之處。伏波亦一人豪。公孫子揚拜以大將軍而不受。乃能與器周旋共事。數載意必有可觀者在。但大事一敗。雖美而不彰。雖盛而不傳。漢之史臣。但可貶斥。卒雄安敢稱揚異姓。范曄非漢臣也。非漢臣而言漢事。其言必有直而無隱。安能學臣漢者偏於一邊也。稱揚隗氏。正是不爲虛美之直筆。識見過人處。不得以爲病也。若謂隗氏從公孫爲不應乎。則輔車相依。唇齒相結。此事理之常。然而人情所必有者。從更始爲不宜乎。光武亦嘗受其任命。稽首稱臣。既得勢而後背之。何以不責光武也。豈光武可以爲而他人不可耶。楚王英謀反自殺。史臣謂其最先好佛。而取禍亦最速。本爲求福。反遭殄滅。葬倫之禍。嘗思立教之方。因地因俗。而有殊異。佛教不適於中國。自不待言。卽好佛果足以禍人與否。亦不必深論。惟楚王爲人。史雖稱其好佛。吾獨斷其絕不好佛。夫佛書大抵以虛無不貪爲宗。慈悲不殺爲本。所謂虛無者。將人世一切富貴功名。妻孥金帛等諸烟雲過眼不着。錙銖貪念。蓋天地皆空。吾身非有。况其下此者乎。楚王若能解此。雖不足以有爲。亦可以寡過。何至以手足至親。王爵至尊。轉思謀爲不軌。其貪妄邪心。直欲認幻想之天位。爲可謀而得之實事。以妄造因。遂成惡果。是佛法所深惡而痛絕者也。所謂慈悲不殺者。不獨同類不肯毀傷。卽飛潛動植之微。亦令各得其所。不使稍有夭折之患。乃無故而發大難之端。開殺戮。戕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甚於水火之災。慘於饑饉之禍。所謂慈悲安在。所謂不殺又安在也。好佛者乃如是耶。好佛未必不誤人。但楚王實係自誤誤人。非好佛之罪也。使真好佛。安肯犯上而作亂乎。不責其犯上作亂。

而責其好佛。佛不任咎也。

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者。能得其不內侵。相安無事。已非易易。武帝興師敵十萬。前後十餘年。窮極其地。追犇逐北。於是匈奴震怖。不敢近邊牧馬。夫豈樂傾無益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推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景帝以來。請和稱臣。率衆朝元。終西漢之世。無單于患。皆武帝所賜也。故武帝伐匈奴。不可謂爲黷武。以其不得不戰也。若明帝伐匈奴。不得謂爲義兵。以其可已不已也。東漢由光武即位。至永平十五年。數十年中。匈奴未嘗有一騎犯邊地。未有一騎犯邊而伐之。乃中國大不是。非匈奴有不是也。卽十六年間。竇固取伊吾盧。匈奴亦未敢反抗也。至班超貪功。殺匈奴使臣三十餘人。燒斃一百餘人。秋間遂大舉犯山西大同。次年耿恭被敵。又次年陳睦敗沒。關寵食盡。至於煮鐵而咽其革。幸北匈奴不過強耳。否則直達內地不難也。然已頻年不安。受其困苦矣。由是以觀。班超大功。卽班超之大罪。使鄯善于窳諸國合而內侵。或爲匈奴前驅。屢作邊患。則班氏大殺匈奴使臣。使匈奴惕然知畏。是班氏之功。殺匈奴使臣。令臣服匈奴之小邦。不敢爲匈奴用。生中國患。亦班氏之功。然而諸小邦未嘗敢侵中國也。亦未嘗爲匈奴用。而擾我邊疆也。欲使其內向稱臣。自然有使其內向之道。不必襲殺使臣。以爲雄武。夫襲人而殺之。匈奴雖敗。必不懼漢家。雖勝亦不威。卽小邦一時紛然。內臣不過畏兵。而不懷德。貌從而心不服。所以焉者。龜茲車師。旌服叛昔之。不爲匈奴助者。茲則轉輿連成一氣矣。觀其名。則曰西域。斷絕六十餘年。至此乃復。臣漢何等武功。核其實。則匈奴不犯漢邊者。亦數十年。至是乃復叛亂。何嘗有益於漢。且小國內向。不得不設都護。不得不設校尉。兵少不足以禦匈奴。捍其患。而堅其心。

兵多所費不資以中國脂膏用諸沙漠之地以中國人民遠爲外邦之守備未見計之得也光武時羣請內向帝再三不從蓋有見於此耳若班氏者可謂一旦豪舉足以福漢則未也卽以功論亦遠在陳湯之下以陳湯襲殺單于而降其衆正單于縱橫爲患之時於不經意中立此驚人之績單于不敢南向中國賴之以安羣邦因而生畏邊境由此以寧有補於漢者不少焉夫殺敵而可以定患則可用其殺敵而轉以啓釁則不可以妄殺若一人有功而天下受害是妄生事端也班氏貪功生事之人不知相安無事之道者也

懷姙者賜胎養穀此善政也蓋貧寒之家或屢日斷炊或一餐不足氣血不旺胎無所資所生之子不患天殤卽患庸劣夫民國之本也胎元又民之本也民之精神卽國之精神民之才智卽國之才智若有天殤之慘復多庸劣之材則民爲病民國爲病國安有圖治之望也章帝此舉實與國運有關非僅慈善而已也但恐上有保抱深恩下無涓滴實惠徒飽此不孕之胥吏耳

雒陽令在東漢最不易爲以宗室勳戚皆萃於是也前有董宣後有周紆皆能守職不屈於權貴者也（湖陽公主奴殺人吏不能得主出用之驂乘宣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周紆初下車問大姓主名吏以閭里豪強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族若馬竇輩豈能知賣菜傭乎於是貴戚跼躄竇馬太后弟也夜至止姦亭亭長敢拔劍肆詈）或疑兩賢所爲雖不畏權貴未免擾及親貴矣夫不擾兩字兼法與民而言也官不擾民而有恃貴以擾民者民不敢與權貴爭也民不敢與權貴爭而法敢與之爭也以擾民卽是擾法旣敢擾法則法制下無貴賤皆得以此繩之若居官只知己不擾法己不擾民卽以爲無過而聽夫權貴者之擾法擾民斯安得爲不擾

班固傷史遷受腐刑。不能以智自全。己乃黨於竇氏。而戮其身。論者謂其作漢史。於外戚成敗。知之甚明。宜乎知所趨避矣。竟死於竇氏之難。可謂有才而無識矣。夫有才無識。不僅班氏一人。卽以漢代論之。揚雄。蔡邕。何嘗不犯此病。然有才者。未必盡無識。特操守有未堅。或感知遇之深。或懾威權之重。以爲暫與周旋。尙不至於有害耳。無如一入彀中。則已脫身無術。不知而誤陷。猶屬無心。明知而故從。是無毅力。班氏者。始暫周旋。終遂沉淪。一朝禍作。千載遺羞。殊可嘆也。嘗思著書一事。有違心行文。本心立論之殊。紀載之作。違心以行文也。既有其事。不得不爲。雖其事爲吾所不許。而不能惜墨。雖其事足以爲鑿形。而不甚關心。史通稱班氏詳而不穢。博而有體。使讀之者。豐饜而不厭。此序述剪裁得法耳。筆以御事。因事以爲文也。因事爲文。則事足以供吾之驅策。卽成沉博富麗之觀。或志或傳。各成篇章。雖卓然名著。不過爲事所役。非關自書懷抱也。性情之文。本心以立論。心胸所得。筆以誌之。見識所到。筆以發之。苟非寸衷所許。不能強迫。使爲苟非識解。旣透。不能舖張。以爲漢代賈誼。仲舒。晉時淵明。逸少。唐之陸贄。昌黎。宋之老泉。歐陽。皆自抒所得。發爲光華。觀其言論。卽知其識。性情本乎學問。醇疵不難自見。有何精謁。現何氣象。可卽文以知其人。也。紀載近於考據。文章與人本爲兩事。名貴。喬皇。可以舖張。施設不能卽文。以定其人也。或曰。史記亦紀載之書。與班氏同乎。曰。史記不作違心之論也。考其贊論。頗有隨意抑揚之虛論。其崇尙頗有好奇放誕之偏學。問未純。本不自諱。獨存其真也。以司馬之才。豈不能掩其弊。而飾其偏哉。不肯違心耳。若班氏則不然。旣無激詭。不事抑揚體例。尙精於前人。立身反遜於司馬。司馬氏被刑論者。寃之爲武帝。咎班氏被刑論者。惜之不能爲和帝。咎也。

楊震四知。慎獨之功也。四知之中。以我知爲極要。亦爲極難。蓋天本廓然無垠之氣。地本塊然無知之質。人亦有時而



不與吾相接。所萬不受欺者。惟有一我耳。我行事人能知之。我存心未現人不能知也。人不能知而我先自知。我之心可以謾人。我之心不可以謾我。昔人屋漏無慚。臥不愧衾。行不愧影。不以冥冥墮行。皆以我不可欺也。所以大庭顯露之中。所言不難冠冕。所行不難正直。退而處於一室。推而至於方寸。則不易矣。楊震四知。僕重一知。求其在我而已。漢朝賢后頗少。東漢以馬氏鄧氏爲最賢。馬太后不與朝政。鄧太后雖臨朝。不得已也。當和帝崩時。殤帝尙在襁褓。殤帝崩後。安帝亦在幼年。論者譏太后不退政。不過司農家索等語。即入胸中耳。未嘗於永初國勢及安帝爲人細爲一按也。使當日年豐人樂。外患不聞。而安帝不愧於昭帝。以幼年辨霍光之忠。不愧於和帝。以幼年平竇憲之亂。即不然。尙能遵守祖法。任用舊臣。如此而譏其不退政。猶可也。抑知旱蝗以來。七年於茲。京師并涼。至於人相食矣。而是時隴道斷於外夷。任尙敗於平襄。先零寇及三輔。東魏趙魏。南人益州。太守殺而臨洮沒矣。犯代郡涿郡。上谷等處者。有烏桓之亂。寇緣海九郡者。有海盜張伯路之亂。圍耿种於美稷者。有南單于之亂。蒼梧鬱林合浦蠻夷。次第皆反。內患外患。交迫之勢如此。命將遣師。振荒恤民事。事皆須籌畫。使非太后知人善任。雖有張禹鄧騭楊震之賢。陳忠龐雄何熙之忠。誰能任之。各當其才也。所以支持大局。危而復安。荒而復豐。皆賢后達且不寐之功。如太后引嫌退政。置而不問。謹守司農之戒。將何以救天下之衆。慰祖宗之靈乎。貪虛名而受實禍。又守經而不能達權矣。曰太后退政。輔帝以大臣。何難躬親庶務。奚必太后獨自賢勞乎。曰安帝親政之後。貶賢親佞。朝政紊亂。所用者江京李閏。所寵者耿寶王聖。出入宮掖。傳通姦賄。傾側多端。忠良傷害。惑於羣小。制於閹后。雖以父子至親。不能相保。此固造亂之人。非定亂之主也。太后所以不憚勞苦。蓋深知昏憤無能者。不足以有爲。恐失此先人血汗所得之天下耳。竭己力之所能。整頓山河。

布置完善使帝爲一太平無事之君。苟能安分即可無虞。此太后之一片苦心。故鄧太后臨朝爲當時成敗所係。萬不可或少。若和帝初年竇太后執政。縱外家廢政事。此不敢爲之寬也。

薛包與弟分產。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敗者。此蓋欲以美者自給。而遺其兄以朽敗之物。不忍與之爭較耳。物輕而情重也。衆人重物而輕情。賢者重情而輕物。非其弟不欲以朽敗者遺兄。而其兄偏取此老弱之奴婢荒頓之田廬朽敗之器物。以樹一己之名也。樹一己之名。遺弟以貪名。此君子所必不忍爲。與以朽敗荒老。受而不較則可。未嘗與以朽敗荒老而故取之。以樹名招譽則不可。昔有與弟分產者。因其名譽未振也。自取美好之物。而以破碎不良者歸之於弟。人多議兄而賢其弟。弟之名遂顯。由是交相辟舉。官成之後。兄乃邀宗族鄰里諸父老垂涕而道其故。然後乃知其以朽敗與弟者。正思爲弟樹名也。己之取其良好者。所以成弟之美。不惜暫時以自污也。夫暫時自污。可以成弟之名。尙有所不惜。况肯爲一己浮名。以污其弟也。

陳蕃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夫豫章大郡也。其賢士當不僅一徐穉子。即使徐氏而外。無一賢人。又何必懸其榻乎。階前盈尺。不容進見。誰復能占其榻也。此等舉動。頗近造作。蓋見徐氏。復見他人。不足以異。孺子見孺子。不見他人。若不懸榻。不足以自標其異。漢末名士。多有立異於高之病。不知賢至。尼山僅於完全無缺。何嘗異得毫。且爲一郡表率。充乎義之至。盡必令郡人皆化於善。而後可以無慚。否則人有不善。皆太守之不善。德不足以感化也。長民者當敬賢以勉人。不可敬賢以拒人。

漢末名士雖多。益國甚鮮。在野者猶得曰手無斧柯也。若陳蕃竇武。三君中之佼佼。諸賢領首也。一爲大將軍。一爲太

傅○兵○權○政○權○皆○在○其○手○太○后○既○盡○心○委○任○兩○賢○又○戮○力○同○心○宜○必○振○衰○起○廢○聲○勢○赫○然○後○之○論○者○必○曰○國○家○養○士○多○年○  
緩○急○有○賴○大○學○三○萬○人○之○中○而○有○此○三○君○八○俊○之○賢○果○能○興○隆○漢○室○惜○乎○未○盡○登○用○耳○不○然○其○政○績○必○更○有○可○觀○者○此○  
定○有○之○論○也○乃○以○命○世○英○賢○操○一○國○之○大○權○不○能○救○國○反○致○誤○國○未○得○兩○賢○之○時○奸○邪○微○有○戒○心○大○用○兩○賢○以○後○轉○致○  
不○可○收○拾○身○死○北○獄○爲○羣○小○笑○昔○人○譏○霍○光○不○學○夫○霍○光○廢○昌○邑○未○嘗○震○驚○太○后○流○血○禁○廷○也○不○動○聲○色○已○置○宗○社○於○  
秦○山○之○安○若○陳○竇○固○深○於○學○術○者○僅○僅○謀○去○內○寺○而○不○能○殺○身○危○國○權○閹○益○肆○至○於○亡○國○乃○已○以○爲○無○才○則○命○世○之○英○  
以○爲○無○權○則○至○高○之○任○視○諸○霍○氏○如○何○哉○日○時○不○可○爲○也○日○處○不○得○不○爲○之○時○而○有○絕○不○可○爲○之○勢○自○不○得○以○成○敗○論○  
人○然○必○所○行○方○畧○實○爲○至○當○不○易○之○謀○而○敗○機○忽○發○實○出○智○者○意○料○之○外○乃○能○無○愧○若○或○操○之○太○過○處○之○太○疎○一○旦○事○  
敗○委○諸○天○命○此○庸○人○之○通○病○非○賢○傑○所○宜○出○此○太○監○頗○有○可○誅○然○不○宜○盡○誅○無○論○賢○愚○各○異○即○使○盡○人○有○罪○亦○當○分○別○  
首○從○擇○其○一○二○罪○大○者○去○之○餘○則○既○往○不○咎○與○以○自○新○之○路○曹○節○雖○欲○鼓○衆○同○亂○衆○人○必○不○肯○從○乃○欲○盡○加○誅○戮○遂○致○  
挺○而○走○險○以○命○相○爭○此○失○之○太○過○也○既○謀○去○惡○極○宜○慎○密○事○未○舉○行○風○聲○外○播○夫○有○圖○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危○也○當○  
斷○不○斷○毫○無○籌○畫○凡○行○一○事○必○先○審○察○一○番○方○能○爲○之○則○爲○不○能○則○宜○不○露○聲○色○且○待○時○機○若○勉○強○嘗○試○又○復○不○能○周○  
密○其○謀○圖○人○者○着○着○落○後○而○被○圖○者○處○處○爭○先○以○將○相○同○舉○一○事○竟○至○東○手○無○策○此○失○之○太○疎○也○有○此○兩○失○天○命○不○可○  
挽○耶○人○事○之○不○善○耶○不○得○爲○賢○者○諱○也○

曹○節○爲○亂○張○奐○新○至○京○師○不○知○事○實○竟○受○節○愚○否○則○陳○竇○之○事○尙○未○至○於○必○敗○也○雖○然○當○時○兵○將○聽○命○於○內○宦○而○不○疑○  
者○由○來○遠○矣○和○帝○誅○竇○憲○則○用○鄭○衆○桓○帝○誅○梁○冀○則○用○善○超○內○宦○殺○外○戚○大○臣○衆○已○視○之○甚○熟○以○爲○今○日○之○事○猶○是○昔○

日之事耳。履霜之漸，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小人雖有功，亦是禍。小人而使之有功，非國家福也。

已避其禍而遺其禍於人，此小人之所爲。君子所恥也。黨禍起後，張儉逃匿，孔氏孔褒因之下獄，而張轉道遙事外，孽由已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累及無辜。夫張儉，衆所稱爲名士者也。漢時之名士，乃如此。

自和帝以來，劾外戚者爲外戚所害，劾內宦者爲內宦所害。此就正直者言也。黨於外戚，外戚敗則受累；黨於內宦，內宦敗則受累。此就佞者言也。所以位尊望重之臣，負奇抱道之士，多不能免禍。在朝如李固、楊震、陳蕃、竇武之徒，在野如八俊、八顧之數百人，不獲罪於彼，即獲罪於此。乃有一胡廣焉，獨能兩如無所累。周流四公（太傅、太尉、司空、司徒）歷事六帝，在位三十餘年，保全無過，不黨於內宦而亦不爲內宦所忌，不黨於外戚而亦不爲外戚所憎。豈非難能之事乎？曰：不爲外戚所憎者，雖遇竇憲、梁冀之橫，不肯發一言也；不爲內宦所忌者，雖明知單超、張讓之專，不敢進一疏也。長處正是短處，自保其身而已。明代有一胡廣，亦無忠直之風者。二人姓名同，同爲人亦同矣。

置學美舉也。而所舉諸生，大抵無行趨勢之流。士君子恥與其列，蓋是時三公州郡皆權阉之黨，非其黨不能安位也。而三公州郡所舉諸生，又皆三公州郡之黨，非其黨固不舉，即舉之亦不應也。夫黨於權阉而爲之鷹犬，安有賢官黨於權阉之鷹犬而爲之奔走，安有賢士。然是時諸生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尙書、侍臣，有封侯賜爵者，較諸范滂、陳實之徒，何其功名太易也。不知此亦張讓、曹節妙用也。意謂吾之所誅不在黨字，諸人毋誤會也。黨於非吾之黨，則死；黨於吾或黨於吾之黨，則貴。爾輩樂死乎抑欲貴乎？如能以黨陳蕃、竇武者，改而從吾，亦安惜此區區爵祿而不爲君貴也。鴻都門學之置，權阉借此誘天下學者也。

漢末名士中屠蟠管寧司馬德超知其不可而不爲者也蔡邕荀彧郭嘉等知其不可而不爲之者也諸葛武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不知其不可而爲者不必論吾且論其上兩等焉知其不可而不爲獨善其身之謂也抱有爲之具無可爲之時與其空勞不如自守此等人立志操守極高不爲爵祿聲華所動然天之生才所以救世也若人人如此存心則所生之才何用所以獨善其身智者之所爲而兼善天下仁者之用心始雖知其不可而不爲一旦事機所迫不忍終置而不問天定固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及至盡瘁竭勞而天終不可勝則吾心已盡人望亦窮使天下後世皆知時真不可爲在爲之者千折不回之苦心亦可共諒於衆不然尙論者不將曰救世無人乎使有出而勉力者安知不能挽回也此武侯所以雖知其不可而爲之歟當汚濁之世獨善者固不可少否則風氣愈頹兼善者更不可無否則世事愈壞然獨善雖難而尙易勉強道義堅苦自勵雖才有不足猶可希望此途若兼善非才德俱全不能以其事爲極難爲之事而其時爲極不易爲之時稍有未當便與不知其不可而爲者相混矣何貴其有此爲也三國人材可與權此權字武侯庶幾近之

或勸先主取荊州先主不肯曰荊州臨亡託我以孤昔信自濟死何面目相見乎忠厚正大自是賢者存心無如細按事跡當日不取荊州私情公義兩有未當先主未暇深思耳夫受人重託必保人遺孤我不取之我之職盡矣我不取而人取之則我職終未盡也人以州郡孤兒託我今其地爲奸豪所吞其孤復爲奸豪所殺我雖不取何以對託我者乎當時既知劉琮降曹卽宜速取荊州保全四境表劉琦爲荊州牧而已助之以劉琦先主之衆武侯之謀戰則勝負難必守則頗有把握是荊州可以無患而劉琮不致被殺景升有知九泉銘感矣乃當取不取務虛名而無實用此揆

諸私情而未當者也。夫土地非景升土地。漢家土地也。景升爲荊州牧。亦爲漢家守也。不獨景升有守土之責。凡爲漢家子孫。皆當有守土之責。劉琮能守不可奪也。今竟背父叛祖拱手而讓於曹氏。而能守者復避嫌不問。聽其祖宗所遺奪於異姓。奸人則保衛漢室之謂何也。此揆於公理而未當者也。

先主取西川。論者譏之。以其未合於義也。不知荊州當取不取。乃大誤也。西川可取則取。未背理也。但荊州之誤。人盡知之。取川之正。人多未察。蓋西川非劉璋土地也。璋不能守。必奪於人。與其使漢賊得漢土。何如使之子孫得漢土。耶。使劉璋不暗弱。足能自守。而先主以兵力詐術得之。則爲不義之舉。斯時孫曹張魯皆有吞蜀之心。其兵力皆在劉璋以上。絕非所能敵也。一旦爲賊所得。土地既已不保。璋之命。又豈能獨全。夫祖宗所遺者。能守則守之。不能守而有能守之子孫起而代之。於本人似覺近。忍對於先人。則毫無所愧也。以西川乃高祖光武之西川。非劉璋之西川。若劉璋與其以西川降賊爲祖宗之罪人。何如讓先主。猶不失爲劉氏之物乎。與其學劉琮降賊而亡其身。何如讓宗族得以安全無恙乎。此因劉璋實不能守川而言也。若能守川。吾不得爲先主寬。先主既得之後。張魯不敢侵。孫曹不敢窺。不獨先人土地賴以保存。即劉璋之命。亦免於危亡。先主蓋未嘗負璋也。觀此則荊州之失。雖係劉琮。實係先主大誤。劉琮之死。雖係曹氏。實亦先主使然。以劉琮雖欲爲劉璋。不能也。論者不義先主。皆視西川爲劉璋父子之物。未嘗視西川爲高祖光武之物。傳諸璋。而璋不能守者。故與吾所見不同。閱者疑吾言乎。試觀光武起兵。始則背劉玄而自立。終則奪長安。破劉盆子於崤底。史未嘗責其不義者。以其人皆不能光復舊物。惟光武能之也。

苟或郭嘉十勝十敗之言。本屬諛詞。非袁曹定評。然策曹勝而孟德果勝。策紹敗而本初果敗。非其評論之當。何以如

響斯應也。曰曹之勝在小心，紹之敗在大意。曹因本初勢大而處處不敢忽略，謀慮周密，動則有功，而本初自恃兵強氣厚，不以曹氏爲意，雖有良策，忽而不用，着着落後，焉得不敗。若謂曹氏以仁勝，以義勝，以德勝，則諂妄誕之詞也。夫曹氏安知所謂道德仁義哉。即荀郭不過爲孟德爪牙之才，亦安知所謂仁義道德哉。莊子云：守國以仁義，竊國者并其仁義而竊之，夫真能以仁義守國，焉得被竊。國既可竊，則所謂仁義必不真。竊國者雖有才能，斷不能竊真仁義。使仁義而爲竊國者所竊，則不得稱之爲仁義矣。莊子所謂可竊之仁義，想即是荀或郭嘉所稱之仁義，乃曹孟德之仁義也。莊子重道德而輕仁義，實則仁義與道德一氣相生，無所謂輕重。然莊子之意以爲仁義可竊，而道德不可竊也。又豈料手段之妙者，并將所謂不可竊之道德而竊之，歟。觀於荀郭之稱孟德可知矣。使莊子見之，又將如之何。雖然，仁義之真者不可竊，以明明仁義也。竊之即立時變爲非仁非義矣。仁義既不可竊，則道德之真者亦不可竊。可竊者苟郭孟德之所謂仁義道德也。

非才之難，善用其才之爲難，才用於不善，其端亦多矣。而其最顯者莫過於爲權奸用，爲外敵用。夫用於權奸之害大矣，用於外敵之害尤大。權奸一時之害也，外敵百世之害也。權奸力足以亡人國，然一國亡必有一國興，其害至於國亡而止，新國不受其累也。因代興者，即此權奸歟。國既歸己，必一變其昔日之所爲，而民受其賜矣。代興者非此權奸歟，則必先去權奸所爲，而後天與人歸，則民亦受其賜矣。若外敵則不然，國亡患不亡，或日遠而勢益甚。當代興之初，正內事叢繁之日，必先內而後外，內未遑安，何敢圖遠。即有雄謀遠慮之才，處此積重難反之勢，遇此元氣未復之時，不足以摧其鋒而除其害，是則供外人以才者，其禍何可勝言。張賓爲石勒謀士，蓋天下罪人也。中原受石勒害，即是

受張賓之害。石勒害中原。尚在事勢中。張賓害中原。實出情理外。推其意之積憤。不過以莽莽神州。識我無人耳。不能用其才。司馬氏及其執政之過於萬民無與也。奈何助外人以塗毒。無辜有才者何患不能自見。即終身不用其才。自在無傷於我。若不甘沉困。借用於不可用之人。則不才甚矣。

瑯邪王睿。庸中佼佼。鐵中錚錚者。高於當時羣王多矣。雖然。劉曜威逼京師。內外斷絕。征西將軍焦嵩。平東將軍宋哲。平始太守竺恢。同趨國難。不聞瑯邪親率一師以赴救也。聽其君肉袒羊車慟哭。出降中國。河山爲之暗淡無色。而乃安然江左。心何忍也。問其官則都督丞相也。問其親則骨肉一本也。問社稷之危亡。則漠然不動於中也。蓋暗抱一坐視成敗。安享餘燼之意矣。睿與王導皆不得爲無罪之人。幸劉曜石勒之志不在江南。故得旦夕偷安。否則懷愍而後又多一羞辱之事。所謂江左夷吾者。恐不免向虜廷而下淚矣。

石勒雖係胡兒。頗有慷慨義烈之氣。羞煞中原許多士大夫矣。河山英靈不統於中。士多鍾於外。人不能不恨造物之太偏也。其責王衍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寄。何得言無官情。破壞天下。非君而誰。責王浚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強兵。坐視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帝。非叛逆而何。詞氣凜凜如白日光天。忽聞霹靂。王氏固言語妙天下者。竟使之無處置喙。所惜者此言不聞於父兄。不聞於師友。而乃聞諸胡羯。豈不辱乎。然此輩名高一世。誰敢以直言進者。昔王衍與羊叔子論事。叔子不以爲然。遂拂袖而去。夫叔子位高望重。且夷甫尊戚也。尙自負不爲之下。况其次歟。耳目左右皆諂佞小人。即無胡患亦非保全之道也。

劉曜雖胡兒。亦有俠氣。渭北旣破。獲魯充欲降之。充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也。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



梁偉之妻辛氏亦被獲者。悅其美欲納之。辛氏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也。矐曰：貞女也，亦聽其自殺。讀史至此，不覺擊節曰：賴有此耳。不然，萬里神州衣冠之冑，盡是許繡王衍之徒，彼司馬氏之辱有限耳。中原之辱無窮矣。

觀乎以上兩事，忠信篤敬，蠻貊可行，非迂談也。但中原人不能明此理，而氏羌胡羯能明之。此吾人之恥也。不能以此教外人，轉令外人責我以不忠信，不篤敬，更吾人之恥也。知其可恥而恥之，尚有補救之望。不知其可恥而不恥，或明知而不恥，則可恥者無窮期矣。子輿氏云：恥之於人大矣。蓋知恥則能好學，知恥則能力行，武臣知恥則捍患而不生，患文臣知恥則善職而不廢職，士庶人知恥則能各謀其自立而振興其基業。一家知恥，其家必強；天下人人之家皆強，國安得而不盛？世之賤人者，稱人以奴隸，不知奴隸而無恥，亦非有用之奴隸也。

忠者自忠，奸者自奸，雖兄弟同姓，不能一致。然有雖忠而不免令人疑者，則吾於王導是矣。六師既敗，王敦據石頭城，羣僚謁見，遂執戴淵、周顛殺之，以其忠於朝廷，與己爲戰也。夫周戴忠於國，導亦忠於國者，周戴書謀進兵，導亦爲前鋒，大都督者，何以殺周戴而不殺王導？呂猗嫉周戴，說敦殺之，以除後患，敦然之而未決也。舉以問導，導不答。二人遂遇害。夫欲殺即殺耳，何以問爲？即不然，亦當謀諸入幕之賓，不當問諸王導。蓋導雖係兄弟至親，已效忠帝室，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討賊之義，不復顧骨肉之私矣。不謀諸心腹供事之人，而謀及與我爲敵之人，敦之奸雄一言一動，皆有用意。何獨於導而坦然若是也？敦既坦然相問，導當極力拯救朝廷，多一忠，盡便自己，多一佐手，何爲默不一言？既已默不一言，當敦欲殺王彬也，乃力爲解說，勸之起謝，豈導敢於救王彬而不敢於救周戴歟？至於殺周戴而不殺王導，或疑骨肉至親，自非他人可比，此不殺之故也。曰：王導爲骨肉，王澄獨非骨肉歟？何以見殺也？王導爲敦之弟，王

彬○非○敦○之○弟○歟○何○以○欲○殺○也○一○則○竟○殺○一○则○欲○殺○而○導○獨○不○殺○不○惟○不○殺○且○明○知○其○爲○都○督○顯○然○與○己○爲○敵○并○不○聞○相○見○之○餘○憤○言○以○相○責○也○不○惟○不○責○導○也○竟○能○於○極○怒○之○下○以○導○之○一○言○而○免○彬○於○死○豈○王○敦○忍○於○王○澄○忍○於○王○彬○獨○不○忍○於○王○導○歟○總○觀○王○敦○之○意○逆○己○者○死○順○己○者○生○固○不○問○乎○同○姓○異○姓○也○王○導○竟○能○不○死○且○不○爲○其○所○忌○手○段○亦○何○神○妙○如○此○或○謂○彬○等○之○忠○易○見○王○導○之○忠○難○見○吾○不○得○而○知○矣○

昔○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者○蓋○因○父○母○衰○殘○之○歲○過○一○年○則○少○一○年○過○一○日○則○少○一○日○也○雖○欲○以○萬○金○買○此○已○去○之○一○日○必○不○可○得○而○爲○子○者○思○此○罔○極○深○恩○能○盡○一○日○之○養○則○稍○慰○一○分○之○心○貴○爲○三○公○而○親○隔○萬○山○不○獲○朝○夕○親○承○左○右○疾○痛○不○知○衰○健○不○聞○寒○煖○不○能○爲○之○調○護○憂○鬱○不○能○爲○之○排○解○若○在○承○平○之○際○尙○可○歸○省○有○時○或○可○就○養○署○中○如○內○憂○外○患○交○侵○兵○戈○未○定○烏○可○一○旦○捨○親○而○去○也○曰○吾○以○國○事○爲○重○也○不○知○先○報○親○而○後○報○國○未○晚○也○國○無○我○國○不○因○之○而○敗○親○離○我○親○將○何○以○自○安○如○一○時○功○名○心○熱○直○往○無○前○他○日○回○思○迢○遞○關○河○徒○勞○魂○夢○矣○然○後○始○悔○前○非○則○已○無○計○可○補○况○風○雨○殘○更○親○之○爲○我○憂○念○下○淚○者○更○過○我○之○思○親○十○倍○哉○如○曰○得○功○名○原○所○以○爲○養○親○計○也○不○知○亂○世○功○名○不○足○以○保○身○遑○足○以○養○親○稍○有○風○波○老○親○已○爲○之○食○不○下○咽○矣○天○南○地○北○日○以○三○牲○合○人○代○進○不○如○麥○飯○魚○羹○親○自○承○歡○色○笑○也○所○以○人○當○勉○爲○李○密○不○管○或○學○溫○瞻○也○溫○瞻○生○於○西○晉○末○年○非○世○受○國○恩○不○能○引○退○者○非○朝○廷○安○危○所○寄○不○容○不○出○者○不○過○劉○琨○遠○在○朔○方○恐○江○南○不○知○其○用○心○使○之○詣○建○康○爲○延○譽○地○耳○是○時○胡○氛○正○逼○中○國○陸○沉○強○鎮○擁○兵○晉○僅○虛○名○河○朔○建○康○相○去○萬○里○以○烽○烟○滿○地○之○秋○作○游○子○辭○親○之○日○富○貴○動○人○如○此○其○有○力○耶○其○去○也○事○權○在○己○牽○裾○而○不○能○留○親○之○心○苦○矣○其○歸○也○權○不○由○己○雖○永○別○而○不○能○返○子○之○心○亦○苦○矣○徒○使○老○親○抱○恨○以○終○補○國○尙○須○有○待○慰○親○先○已○

不能雖有才華庸足取乎古詩云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嗟乎絕裾一事豈人子所忍爲哉

方鎮之患甚於唐其機實啓於晉歷齊梁五代至宋而後始已不過或隱或現人不知覺耳猶之水焉發源於晋代汜濫乎齊梁奔騰澎湃於隋唐驚濤萬丈橫流捲地乎五代其始由包容涵蓋之中釀成此日興月盛之勢歷數百年經二十餘姓猶有餘勁其害可勝道歟東晉開基氣勢微弱列州大鎮既非角力而臣本無畏威之心亦非量材授職毫無感恩之念朝廷有求於封疆封疆無賴於朝廷冀其不加輕視已爲難得之事况敢有所驅策耶不獨疆臣之黜陟執政無權即進退廷臣未先得其同意便羣起猜疑妄相推測小則中傷以事身命莫保大則擁衆入朝掃清君側王敦蘇峻固不足責以陶侃之賢顧命未及不免耿耿於懷時勢可知矣唐代節度之害晋代方州之害名雖異而實則同

元帝及明成兩帝不能克復中原者一因上有志而無權二因下有權而無志也賢者保守境內僅免無事不肖者自恃兵力敢於叛上即有一二英傑誓掃胡塵光復中土又復孤掌難鳴故前則祖逖空抱壯圖後則張駿僅懷孤憤當祖逖擊楫之時乃外人正強之日石勒未死也劉曜李雄亦未死也剪除荆棘僅足以自立迨至州事稍寧戴淵來處其上而大權不在逖矣若張駿上書石勒劉曜皆成故鬼而庾亮爲晋室至戚江漢據天下上游水陸并進較易爲力似一極好機會也然庾氏以蘇峻之變幾於不能自保既居大鎮一意練兵自固廣蓄自備不肯多事矣以兵者我之兵無兵不足以自立糧者我之糧無糧不足以自給有事中原一旦而兵不足糧不給求於朝廷朝廷無以與我也求

於鄰封。鄰封不肯與我也。蘇峻一役，溫嶠先借兵於陶侃，後借糧於陶侃。大義所在，羣賢交譎，不知幾費唇舌，僅稍得其分助而已。是亮之所親見者，又安肯用其兵糧以圖此不可必得之功哉？祖逖之志不成者，限於時也。張駿之志不成者，缺於助也。

祖逖不死，王敦不敢反。庾亮不用，蘇峻不思反。蓋逖之才，王敦之所畏者；峻之叛，庾亮之所激者。祖逖不可以早亡，而庾亮不可以大用也。然而祖逖死矣，庾亮用矣。一亂再亂，中原不可復矣。竊謂祖逖死而王敦反，晉事一壞；庾亮用而蘇峻反，晉事又一壞。

晉人善自己做名，又善為人做名。自己做名，固是爲己爲人做名，亦是爲己其自己做名也。州郡辟之，不應朝廷召之，不起不起，則名益高，不應則望日重。於是天下殷殷然盼其出而深恐其不出焉。霖雨蒼生，咸於出處，卜之其爲人做名也。如直稱云某也賢，某也賢，未免吐辭太鈍矣。是以或曰性自通而自然有節，或曰皮裏春秋，口不言而四時皆備。又或曰足下之去就，即時世之興廢也。於是布衣有公輔之望矣。其爲人做名兼爲己做名也。一旦身入仕途，或以聲望或以門第，小於二者之中，擇其一二人舉之，即明知其不來，明知其無實際，不能不行此虛文也。而旁觀者聞之，則竊竊然議曰：某君者，吾知其人焉，非泛泛品也。今果名動巨卿矣。某官者，吾聞其名焉，敬賢而禮士，不以名位自恃者。今於下車伊始，始以人才爲務矣。被舉者名日高，而舉人者名亦日顯，於是相得益彰，名滿天下矣。殷浩虛僞之士也，毫無足觀。庸妄乖謬，出諸意料之外。後世論者，鮮不笑之。方在未出之時，莫不以管窺相推也。使其終身不出不獨時，人惜之，即後世無不惜之。以爲此人若出，當遠勝於溫嶠而俯視乎陶侃矣。又豈知其洵盜虛聲也。雖然，殷浩不必責。

也。殷浩雖善做名，若無謝尚、王濛之鼎鼎有名者，借殷氏以自做其名，又何至名蓋一世、盛極而難副也。

桓溫、殷浩皆才名蓋代者也。惟庾翼知浩華而不實，劉惔知溫心懷不臣，可見虛誕奸詐之徒可以欺衆人，不可以欺識者。然衆人亦不可欺也。不過識者知之於先，而衆人識之於後，其美惡終必大暴於天下。殷浩能終身不出，最爲妙着。否則聽羲之忠告，內外協和，不與桓溫構隙，期於相安無事，如此不惟國家隱受其福，己之令名亦可以長保。北伐一事，雖屬堂堂義舉，首宜量朝廷實力，次宜審敵人情僞，再宜量自己才能，於三者皆有把握，猶恐變出意外，功不可圖，而乃漫然從事，連次潰散，國勢益虛，敵勢益張，一敗塗地，名落千丈矣。咄咄書空，何補於實事。無論晉勢不如敵勢之強，而殷浩之才亦非用兵之才也。竟欲以國家元氣、萬民性命爲一己試才之地，徒見桓溫兩戰而平蜀，權威勳業之隆，迥出己上，於是亦欲以武功震赫一時，不知石趙非李漢比也。桓溫伐李氏，知其敵而急起乘之，是以漢人未備，不須多戰，直搗成都耳。一則遇事半功倍之機，二則荆楚地大糧足，不須仰給於朝，而桓氏又素習兵戎，畧解戰術，所以絕能成功也。若中原無可乘之機，朝廷缺供給之費，雖以善兵者處此，不能圖倖。况殷氏一虛僞無實際之人也，即無桓溫之効，安能悍然不退。吾爲殷浩計，最高是不出，否則協和桓氏，休與爲難，不任兵事，自取敗亡。縱無大用，亦無大過，尙爲此善於彼也。

或曰：殷浩與桓溫構難，非其本意也。蓋會稽王昱引爲心膂，與叅朝權，欲以抗桓溫也。夫內外構難，禍機也。大臣不和，亂兆也。見機之士，猶思遠引捨位而去，况可出而助之歟。即此一端，可知殷浩胸中毫無涇渭之辨。昱之以祿位榮我者，餌我也。非敬我而愛我也。旣吞其餌，則烹割由人，况乎受其驅策哉。彼殷氏者，墮人術中而不自知耳。事後雖知則

已無可如何矣。是以君子當慎其始。

褚裒北伐桓溫。北伐皆當盡之職也。蔡謨王羲之皆以爲不可。何歟。豈中原土地只宜讓之胡氏。而晉之子孫臣庶不當恢復。歟。中華萬姓陷於異族。歷代陵寢祭奠無聞。皆士大夫之大恥。痛心疾首而不自安者也。何爲不可。歟。曰不可者。謂其人非謂其事也。論其時非論其義也。濟羣生於艱難。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餘則莫如度德量力。必欲經營分外。疲民以逞。一旦材略疎短。不能剖心智勇交困。自必憂及朝廷。此蔡氏所以謂不可也。旣而褚裒果敗於代。毘王龕遂不返矣。夫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已久。力爭武功。非所宜作。莫若還保長江。各守舊鎮。更爲善治。庶可以救倒懸之急。此羲之所謂不可者。旣而桓溫數敗。國用空虛。朝野怨嗟矣。蓋晉國斯時內亂方殷。未可勤遠。桓溫有不臣之勢。會稽非保國之王。禍在眉睫。不知消弭。反懸師千里以外。殊非計之得也。蔡謨羲之以爲國內又安。卽爲北伐之基。非常大功。不妨俟諸異日也。

晉人破符堅於肥水。雖曰人力實有天命。昔晉文與得臣戰也。如何籌畫周密。雖未交鋒。已操必勝之機。荆楚之強。齊桓經營數十年。未能挫其毫末者。文公以一戰之威。使虎狼野心不敢爲中國害。其戰術兵畧皆有可觀。非倖致也。若謝石謝玄破符堅而保東晉。何嘗不是大功。然未聞其實有把握也。聞壽陽已破。憚不敢前。夫兵家勝敗何常。大敵當前。何爲而可以扼要制強。死敵人之命。何爲而可以退守自固。雖敗不至於奔散。未有一定之謀。可操或勝之勢也。然竟能不敗而勝者。何歟。蓋有數道存焉。一由符堅恃衆。衆可恃亦可危。也不能善用其衆。則衆不如寡。符堅本非將才。况能用衆乎。高祖僅足將十萬兵。可見倍於十萬。卽非高祖所堪。符堅用兵遠不如高祖。而其衆幾十倍於十萬。任重

才疎轉足以自累矣。次則秦臣不願伐晉也。心本不齊。臨事而無奮勇之志。數用其民。勢疲而有畏戰之心。有不齊心。無自奮氣。安足以集事乎。三則因朱序泄軍機於前。復亂軍心於後也。（朱本晉臣降秦者。符堅使其說謝。朱反以軍機告之。）秦衆未聚。急破其先鋒。則餘人自餒。此朱氏之謀也。非此不足以破其偏師。陣後大呼。秦兵敗矣。衆駭遂奔。此亦朱氏之力也。非此不足以破其主軍。四則因符堅過怯也。善用兵者。雖敗不亂。急謀再據。形勢養其氣力。可以再接再厲。千古戰事。先敗後勝者多矣。乃氣浮胆薄。草木風鶴。皆令色變。魂飛。宛似潮奔。不容復止矣。此四者符堅所以敗而謝石所由勝也。既勝之後。符堅僅以身免。正可乘勢進兵。圖復中原。乃竟有所不敢者。亦知勝出天功。未堪自恃也。

桓冲聞玄等禦秦。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嫻戰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袵矣。後聞有功。慚悔病卒。按玄之勝出於徼倖。冲之言未可厚非也。桓冲老成持重。言雖不中。不失慮患之誠。謝安原無深謀遠算。其遊山圍棋。正是驚懼已極。恐人心擾亂。故示雍容大雅耳。意謂如此大敵當前。晉實非其抗手。天不亡晉。數人才尙可用。自能轉危爲安。否則受恩已深。國破以身隨之。亦可以無愧。倉皇徒露於外。庸有濟乎。人第見其遊玩自如。其實中心苦矣。彼豈不知衆寡不敵。玄等年輕乎。無如他處之兵不可抽也。抽之則有乘虛而來者。是一敵未退。一敵又生矣。桓冲不可以易用也。西藩國之門戶。坐鎮須人。萬一玄等不勝。尙有江荆退步。若以名望未符者。易之難免。敵人生心。不如用玄禦敵。仍令桓冲不動。此固安石籌之已熟。雖未明言諒不外是。或曰。子謂安石無遠謀。當謝玄臨行。問計於安。焉知不有秘授乎。曰。果有秘授之謀。何以不聞其施設。當捷報之來。過戶竟忘其限。

不知履齒之折。由於喜出望外也。大凡人得其意中之事。雖喜甚。必不驚。得其意外之事。必驚訝。而現於容儀。縱能矯情。一時亦必流露。於後過限折展。而不知者。驚訝而真情流露也。使其信有勝算。可操。或雖未能全勝。亦不至於必敗。捷音傳來。縱喜。必不若是之甚。以其勝固尙在意中也。夫以矯情鎮物之謝安。一旦而不能矯其情。鎮其己。竟至過限折展。尙自茫然。則事之得於意外。可知矣。所謂得於意外者。無定謀。希望於先也。

靈運被執。賦詩云。韓亡子房。秦帝魯連。范擘被執。賦詩云。雖無稽生琴。庶同夏侯色。按兩人詩意。皆明其不忘晉也。既不忘晉。即不當仕宋。既仕宋。便不當叛宋。若既委贄於宋。因宋之爵祿。不滿意。積憤恨。而生意外之謀。一旦敗露。以詩自文。其悖誰復諒之。此兩朝之罪人也。當時不忘晉者。有栗里淵明。與衡陽被苦老父耳。二老雖爲晉室遺民。亦爲宋朝良民。隴畝躬耕。自食其力。後人景仰。遺風慕而稱之。曰。此晉代遺老。而二老未嘗以自矜也。衡陽老父。姓氏不傳。雖有著作。湮沒無聞。若淵明之詩。不過曰。時還讀我書。不過曰。吾亦愛吾廬。言其日用之常。何嘗自鳴其高。安有所謂奮與恥哉。夫所謂奮與恥者。仲連子房。未爲秦臣。夏侯未爲晉臣也。若既爲之臣。無所用其奮與恥矣。

崔浩不喜老莊。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竊以爲老莊信不信。皆可各隨其性。不必強爲從同。若謂其矯誣不近人情。則非所敢信者。老莊見道極高。其眼力已窺見頂上一層。惟此頂上一層。不易以言語形容也。於是傍敲側擊。雲烘月托。務欲將其所見隱隱現。諸筆墨之外。使會心人以神相契。不必以跡相求。惟其言固每不易行者也。因世風既薄。真性日漓。卽明明告人。此境衆尙不免驚疑。竟欲一躍而登。迥乎有所不能。然世間原有此等要道。豈能因其不易行。遂并置之不許言也。第見其筆墨閃灼。飄忽不可端倪。遂謂矯誣不近人情。不知乃人人之至情。但爲物欲所蔽。本然者。



認○爲○非○我○物○染○者○認○爲○恒○情○所○以○性○真○日○消○失○却○本○來○而○不○自○知○乎○充○其○所○說○而○行○使○是○大○同○原○理○惜○乎○此○境○只○可○虛  
想○極○難○實○見○耳○尼○山○深○知○此○道○有○終○身○行○之○而○不○能○到○者○即○行○指○示○恐○人○畏○難○不○進○於○是○立○爲○等○級○勉○之○力○行○誘○之○漸  
進○如○能○精○謁○不○已○自○然○見○此○境○界○不○難○一○些○即○明○而○老○莊○只○知○見○到○何○處○即○說○到○何○處○衆○人○之○能○知○與○否○固○未○暇○計○也  
意○謂○此○道○雖○高○原○人○人○之○本○真○也○各○人○皆○完○其○本○真○即○到○此○境○何○難○之○有○而○不○知○世○風○之○降○太○遠○以○假○作○真○不○歸○久○矣  
雖○以○崔○浩○之○才○猶○復○云○云○况○其○下○者○後○昌○黎○云○莊○子○以○其○荒○唐○之○詞○鳴○於○周○夫○荒○唐○者○杳○遠○之○謂○也○非○荒○惑○迷○亂○之○謂  
也○蓋○先○天○遠○而○後○天○近○禮○樂○政○治○後○天○之○所○施○設○也

彭○城○王○義○康○既○黜○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夫○進○危○而○退○安○自○然○之○理○也○然  
使○抱○有○爲○之○才○值○可○爲○之○際○必○以○隱○遜○鳴○高○不○獨○國○無○所○賴○即○賢○者○又○庸○足○重○乎○可○進○則○進○不○必○滯○於○退○可○退○則○退○不  
必○漫○然○進○惟○勸○人○進○者○大○抵○已○急○於○進○深○恐○携○引○無○人○耳○於○是○不○問○世○情○如○何○令○之○爲○我○前○驅○彼○既○得○勢○我○即○不○患○淪  
落○矣○只○謀○一○己○私○利○人○之○有○害○不○必○問○也○嘗○謂○凡○人○處○世○進○之○時○常○存○一○退○想○雖○進○未○必○危○退○之○時○若○猶○有○進○思○雖○退  
未○必○安○且○義○康○誤○聽○劉○班○其○害○不○過○一○身○誤○信○劉○湛○遺○害○遂○及○一○國○蓋○殺○有○功○無○過○之○檀○道○濟○竟○使○魏○國○控○弦○之○士○直  
至○瓜○步○近○窺○江○南○豈○僅○一○人○黜○陟○而○已○哉○若○義○康○者○舉○動○皆○聽○於○人○直○一○傀儡○耳○雖○退○亦○不○免○况○乎○第○知○有○進○也

南○朝○呼○北○朝○爲○索○虜○北○朝○目○南○朝○爲○島○夷○互○相○詆○毀○李○延○壽○正○之○詳○於○北○而○畧○於○南○以○唐○承○隋○隋○承○周○也○綱○目○平○列○之  
而○先○南○後○北○以○中○國○爲○尊○也○雖○然○南○朝○諸○君○多○不○如○北○朝○之○賢○南○朝○諸○臣○每○不○如○北○朝○之○忠○南○朝○諸○政○治○往○往○不○及○北  
朝○之○美○是○北○朝○雖○夷○狄○而○中○國○南○朝○雖○中○國○而○夷○狄○也○夷○狄○而○不○困○於○夷○狄○美○也○中○國○而○自○失○其○爲○中○國○恥○也○南○朝○君

臣大抵無恥中原土地爲異族所據不能上下一心力圖恢復而上則土木宮室是好異端嬖佞是親下則委隨不振悠游歲月豈無傑出之賢然放浪者目爲風流誠樸者呼爲老儻一薛居州不足有爲也豈無雄畧知兵之將無如雖有強兵不用於敵專用於朝蓋制內則禪代有望伐敵則無利可圖宋齊梁陳興亡一轍若以其窺竊精神用於征伐之地不能得中原寸土吾不信也君不如北朝之賢君不自勉臣不如北朝之忠臣不自勵政不如北朝之美君臣不知同心奮發偏安一隅爲小朝廷而不恥異哉

南朝衣冠之國竊代頻仍北朝夷狄之族移風易俗至於尊賢立學興禮樂善若魏文者雖中國賢主不能遠過其上也李延壽作史以北朝爲重或亦有所見歟然至宣武以後則魏之政教亦壞矣蓋由魏文以前觀之則南朝濁而北朝清山宣武以後觀之則濁者愈濁而清者亦濁土地尙未混同而君不成其爲君臣不成其爲臣政治不成其爲政治先已混爲一氣矣北朝能并南朝南朝不能并北朝或曰地勢使然如曰地勢使然北朝固天下上游而江漢亦海內雄鎮故江南雖弱尙足以自守亦曾三退齊師再敗周將乃至隋人伐周南遂爲北所并以云地勢則陳之土地猶是晉宋齊梁之土地也前何以歷數朝而尙存後何以遇楊氏而不免是則地勢不足恃人才有可貴也前之北不能并南者以南朝有人也其人而爲忠賢歟固足以衛國其人而爲權奸歟亦足以衛國不過賢臣以愛國者衛國權奸以竊國者衛國蓋不衛國則不能遂其盜竊之願也權奸之心雖不足取其才必有可觀不足以禦外即不足以制內然專於制外則又不足以圖內故其於外也僅禦之使不內侵而即以其禦外之威以制其內如是則勢成矣劉裕之代晉道成之代宋梁武之代齊皆是一樣用心以故入主中原者雖有燕秦之強魏齊之雄欲將江南一旦收入版圖

難能之事也。及乎陳末，不獨愛國之忠賢無人，即竊國之權奸亦無人。不然，意求代興，窺覷神器，則不得不以心力對敵。外人不以心力對敵，外人則已之所欲者，將必爲人攫去矣。是以思篡弑而不思兼并，若謂陳之滅亡，猶於後主無用。則齊梁末季，其主亦何嘗有用也。

南朝之篡竊，與五代頗相髣髴。然同一篡竊也，而南朝似覺稍優。蓋南朝之篡竊，以已力行其篡竊，而五代之篡竊，每借外力以行其篡竊。所以南朝尙能偏安，而五代不能自立也。是則石敬瑭輩，即對劉裕蕭道成，而亦不免有愧者也。太原四面受敵，非得關中，不足以自固。夫關中不易圖也，圖關中則隋襲其後，進取未受其利，根本先已動搖。聚衆以固太原，則自守不足以圖遠，厚兵以掃關中，則後顧足以爲累。而李密斯時盤踞之處，適當來路之衝，唐與之和，遂爲後路屏蔽，故得專力以定關中，訓師理財，守其險要，坐乘其敵。東向而滅羣雄，唐所以有天下者，以先得關中也。得專力以取關中者，李密爲捍東都之兵也。然李密與唐和，亦非不知唐人用意，甘心爲之効力。東與隋爭，不得不西與唐和，亦恐唐人襲其後也。分兵以拒唐，不如專兵以圖隋，未爲失計。惟唐人能得關中，而李密不能直取江都，此即成敗所以分也。

魏徵敬德，唐臣之佼佼者。魏氏初從李密，尉遲初從劉武周，皆無赫赫之名。一旦用於太宗，功業聞望，彪炳一時。豈其前後果有異哉？曰：猶是昔之魏徵也，猶是昔之敬德也。而用此二人者，非復昔之李密武周也。善用人者，用人之長，不善用人者，用人之短。善用人者，能以己所長補人之短，則人見有長而不見有短矣。不善用人者，以己所短掩人之長，則人見有短而不見有長矣。雖有良材，必逢大匠，若遇拙工，終成無用。

觀宋齊以後史事如行暗谷陰崖崎嶇昏黑沉悶欲絕即有一二善政不過疎星數點明滅隱現而已至貞觀政治旭日東升豁然開朗目暗忽明心痞忽爽讀者當爲之一快

晉末諸胡擾亂中華反客爲主山川減色士庶蒙羞其殘忍欺侮令後世聞之猶爲扼腕髮指不免慨然淚下况當時親受者歟一旦太宗以六騎隔水責突厥令數十萬衆魄懾魂驚俯首而請成於我容髮之地次第來臣抑鬱之氣忽爲一舒曰吾中國亦有此吐氣揚眉之一日也又當爲之一快

宋齊以來專尙刻薄手段以辣爲貴居心以刻爲能陰慘之氣逼人如大漠朔風奇寒透胆至唐始以寬厚爲務除前代之苛政培斯民之元氣陽春敷布萬物向榮欣欣有生意矣讀史者如和風撲面陽氣煦人又當爲之一快

天下最不可忍之事莫如目視政教敗壞不許出言宋齊梁陳何嘗無直臣無如言不敢發也若隋代爲尤甚凡有爲民請命爲國効忠爲政治陳得失者無不置諸殺戮不以諫爲愛國而以諫爲犯上讀史至此若骨刺於喉梗不能吐氣機爲塞痞不能伸直欲拔劍砍地一洩其憤乃忽有虛懷求諫之主殷殷然勸人言拳拳然恐人之不宣雖敷陳一切者爲前人而暢論胸臆者宛在己矣塊壘忽爾全消又當爲之一快

有廢必有興廢者固是自作之孽而興者不妨稍存餘地宋之興也殺晉之子孫以除害齊之興也又殺宋之子孫以示威繼繼承承如出一轍傷心慘目令人失盡讀書之樂而高祖太宗咸能力反所爲厚恤而生存之擇賢而顯貴之宛似劍山油錢之中忽現甘露青蓮之瑞讀者又當爲之一快

奸詐相尙動陷危機下既欺其上上亦欺其下爲鬼爲蜮險怪百出不以誠意相感專以狡獪爲神人心如此其僞風

氣如此其偷有心人不能不廢書三歎矣太宗待下分雖君臣情同父子一廷相對無詐無虞雖無廢歌之盛已有謔喻之美廣大寬和明良會遇此何等氣象乎讀者又當爲之一快

橫微暴斂役使無度造船則日夜涉流蛆生腰下輸送則死亡載道焚諸火內後宮吐棄珍羞小民饑殍不足衆庶何辜遭斯慘劫惻隱誰無能勿動念至唐則庸調有制免租有詔恤民有文出世人水火之中登天下仁壽之域讀者能不怡然神往乎又當爲之一快

佛教是崇爲國之蠹學校不興衆不知書愚盡天下人民銅盡天下道德造寺則日役萬夫講佛則敵騎弗聞求福得災雖生如死夷狄尙崇禮教冠裳不如胡服對諸魏文不能無愧此齊梁之穢政中夏之大恥也唐則興學求書黜虛妄而崇實事不以愚民者冤民以愛民者教民民不愚則其國必強愛其民正所以愛其國也聲名文物一洗隋陳百年之陋使中夏英華皎然煥發如夜光明珠深墜九淵一旦耀諸大廷之上醒目驚人精神忽振又當爲之一快

奢華之害甚於水旱之災君奢於上民奢於下山朝廷以及百官山百官以及天下釀成貧困之憂遂爲盜賊之囹傷廉恥因乎是毀室家因乎是填溝壑因乎是相率而趨於危亡洵可憫也至唐則崇尚節儉以皇后之尊服御取給而已不妄取以困民不生事以擾民於是道不拾遺外戶不閉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幾有鼓腹含飴之樂讀者又爲之一快

爲風俗之賊者莫過於淫祀非僅耗民財最足敗民德君恃之而荒政者有焉官恃之而廢職者有焉民恃之而失業者有焉敗國亡家雖死不悟害在人心實非細故至唐一概在禁優婆巫覡無以行其奸野鬼妖狐無以惑其衆不有

妄○求○何○來○意○外○之○誅○不○沉○迷○惘○何○來○越○分○之○行○去○敵○則○以○此○爲○先○新○民○亦○以○此○爲○要○除○誕○乃○可○以○存○真○破○愚○乃○可○以○益○智○舉○歷○代○荒○惑○敗○亂○堅○不○可○破○之○惡○習○一○掃○而○空○之○讀○者○又○當○爲○之○一○快○

魏○徵○進○諫○多○矣○其○最○要○者○有○兩○大○端○一○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一○曰○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蓋○以○太○宗○之○英○武○何○患○四○夷○不○服○特○患○好○大○喜○功○忽○近○而○圖○遠○耳○故○勉○之○以○安○內○也○太○宗○求○治○太○急○不○思○其○不○奮○發○特○患○其○進○銳○退○速○始○勤○而○終○惰○耳○故○勉○之○以○克○終○也○使○太○宗○不○忘○所○言○則○高○麗○可○以○不○伐○飛○山○玉○華○可○以○不○造○封○禪○之○儀○可○以○不○議○其○政○治○不○更○有○可○觀○哉○

漢○宣○時○單○于○稱○臣○來○朝○武○帝○征○討○之○功○也○後○此○司○馬○氏○子○孫○竟○至○青○衣○行○酒○執○鞭○前○驅○以○中○原○之○主○爲○外○人○僕○隸○大○辱○也○太○宗○御○極○內○政○大○修○兩○戰○而○執○頡○利○可○汗○使○之○執○戟○以○衛○皇○宮○千○古○未○有○之○榮○也○自○茲○以○降○石○敬○瑋○辱○於○契○丹○宋○兩○宗○辱○於○金○人○明○英○宗○辱○於○瓦○剌○千○百○年○未○能○一○雪○其○恥○也○屈○久○則○伸○必○有○英○武○神○聖○者○生○而○後○一○耀○中○原○之○彩○

盧○祖○尚○公○平○廉○直○張○蘊○古○守○法○不○阿○唐○之○賢○臣○也○太○宗○殺○之○不○免○爲○慎○刑○之○累○

林○邑○獻○火○珠○而○表○辭○不○順○雖○不○必○勞○我○師○動○我○衆○以○討○此○一○言○之○失○亦○宜○還○其○表○却○其○獻○以○示○中○國○之○正○太○宗○受○之○不○免○爲○戒○貪○之○累○

漢○文○帝○思○作○露○台○以○百○金○中○人○數○家○之○產○也○遂○不○果○行○太○宗○既○營○洛○陽○宮○復○建○玉○華○翠○微○不○免○爲○儉○德○之○累○

虞○世○南○之○聖○德○論○比○太○宋○於○堯○舜○諛○詞○也○知○士○及○之○諛○而○不○能○去○受○世○南○之○論○隱○然○自○居○不○免○爲○遠○佞○之○累○

避○暑○乎○九○成○而○留○太○上○於○制○度○卑○小○之○大○安○宮○已○樂○清○涼○衰○年○尤○惡○煩○熱○當○奉○上○皇○同○行○不○宜○至○尊○獨○往○不○免○爲○孝○養○

之累。

突厥既亡。降者十餘萬人。宜鑑西晉之亂。縱之使還故土。留於中國。日益蕃滋。必爲腹心大患。乃聽彥博之言。處諸順天。寧夏之間。疎夷夏大防。生後世子孫之害。不免爲燕翼貽謀之累。

康國請求內附。太宗辭之。恐其無益於用。而糜敝百姓也。蓋旣許其內附。有患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非計之上者也。顧何以復征高麗乎。旣征高麗。可以命一大將。聲罪致討。何必親逾遼海。務遠喜功。得不償失。萬一蹉跌。傷威損望。不免爲兢業其心之累。

太子失德。輔導之官屬不得其人。也旣已忽之於先。定宜愼之於後。太子被廢。遂立晉王。恐晉王懦弱。不足以承大業也。又欲廢之而立吳王。若於諸子賢愚。平素絕不經意者。薄物細故。猶不可以不得其當。況乎建儲之重。不免爲審愼託付之累。

太宗縱囚如期皆至。此事永叔論之已詳。夫以凶頑之人。不敢逃死。惕然畏法。便是可與爲善之機。網開一面。令其自新。雖不足爲法。實不礙爲厚。較諸盜一錢而死。三人共盜一瓜而死者。其厚薄懸遠矣。但縱囚一事。不僅見諸太宗也。至期自謁不少一人。不僅太宗所縱之三百餘人也。隋叅軍王伽固先太宗而行之者。解囚七十餘人。謁京師。行至滎陽。伽曰。卿等犯法。身纓繯綬。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歟。因脫枷鎖遣之。約以某日當至京師。如有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衆皆感悅。如期而至。無一離叛者。文皇聞而驚異。因宴赦之。此固太宗所素知者。事隔不遠。亦三百餘人所或知者。以故永叔之論曰。其來也。安知非以來可以獲免而來乎。其縱之也。安知非知其必來以冀免而縱之乎。林西仲曰。

兩意深刻已極。虧他想得出。亦虧他寫得出。不知永叔爲此言。意實有所本也。知太宗好名喜勝。以爲王伽既能感人。朕之德澤及人。頗深。轉王伽之不若乎。實冀其皆來而赦之。以成一時之名也。開皇二十年事。去貞觀非遙。三百九十人中。必有狡黠之雄。能憶王伽之事。而窺太宗之隱者。以爲七十餘人。遇隋帝殘忍。尙可恩邀格外。況今上寬大。素著者。歟。實知同來。可以不死。而相約以無缺也。惟作文之法。不能將此說明。一經說明。波瀾不生。筆致板滯矣。故用兩乎字。遂覺清矯活動。老泉上歐陽內翰書。所謂極言竭論無艱難勞苦之態者。即指此等文法而言。惟太宗縱囚。有知其必來以冀免之心。而王伽縱囚。則無是想也。三百九十人之皆來。有來可以倖免之心。而隋之七十餘人。則無此意也。以王伽爲人。臣守法者也。無免人之權。隋帝聞而赦之。似出諸意外。王伽心存哀恤。何能料殘刻之隋帝。亦有此心乎。而太宗爲人。君立法者也。可以發行赦之權。前事不遠。堪爲借鑑。既有縱於前之厚意。即有赦於後之特恩。殆已爲黠囚看破。故永叔謂其上下相賊也。

同一事也。用心各有不同。則處置必不能一致。然亦不必一致也。同係椒房至戚也。馬援不列於雲台。長孫無忌首列於凌烟。夫表功之地。無功固不容濫列。有功亦不可屏棄。以椒房之故。掩烈丈夫。奇績此論者。所以不平也。既有功於漢室。未便置諸雲台以外。既有功於唐室。未便置諸凌烟以外。然雲台不列馬援。凌烟首列長孫。兩帝蓋各有用意焉。明帝之心。椒房諸戚。雖有功。不得入雲台。欲後人。不以外戚爲重也。太宗之心。既然有功於國。雖椒房之戚。得與勳臣。一列尊榮。欲爲後世外戚勸也。

太宗晏丹霄殿。泛積翠池。此遊晏之事也。論者無譏焉。蓋雖遊晏之時。不忘安危之大善於遊者也。梁武不事遊晏。何



以不免亂亡。今我不樂日月其去無已。太康職思其事。國號曰唐。信有唐風之美。

以師傅之尊。處骨肉之間。不能養成德器。反有覲奪之禍。是誰之咎歟。王珪爲魏王師。魏徵爲太子師。皆無勸導救正之方者也。前爲建成官屬。不能調和。太宗兄弟而令其相圖。茲復不能調和。魏王兄弟而納之於正。前後覆轍。不甚相遠。非僅王魏過也。實太宗任用過也。推太宗之意。十數年來。頗有微勞。以爲輔翼。必有可觀。不知二公乃中人之資。因人以爲善。惡其稍有可稱者。太宗之所成就也。蓋裴矩本佞。既能使其忠。則王魏雖庸。何難使其賢。故爲太宗之臣。遂能有功。爲太子魏王之官。不免失職也。居輔導而無愧者。惟仲舒與兩疏。能輔以善。則以善輔之。不能輔以善。則去之。王魏似不及也。

凡人立身處世。謹遵一理字去。爲至於成敗禍福。不必問也。蓋循理以行。未必不敗。未必無禍。不循理而行。未必不成。未必無福。但背理而成。不如循理而得福。不如循理以得禍。況循理者未必終敗。而得禍。背理者未必永成。而獲福也。然人每謂成敗禍福。皆天所命。捨其當盡之人事。而諉之於天。是實有可據者。轉不堪憑。而冥漠無憑者。轉爲可據。天若有知。恐不願爲人受過也。何則。自立於不敗無禍之地。竟不能免於禍敗者。天也。如先立於取敗招禍之地。其禍敗乃由乎自作。而曰天也。天豈命汝立於取敗招禍之地耶。武氏亂唐。李淳風云。天之所命。人不能違。夫武氏殺唐子孫。幾於盡淨。國運中微。不絕如縷。非細故也。然武氏一女子耳。既非草澤英雄。乘機竊發。呼嘯雲從。殺吏奪城。如黃巢輩也。亦非外夷君長。恃其控弦之衆。塞馬之肥。憑陵中國。如突利回紇輩也。所以禍唐。幾至於亡者。以臨朝稱制。廢中宗也。所以廢帝稱制者。以高宗使其攝政也。所以使其攝政者。以高宗溺於艷色。精神不振也。既悅其色。復畏

其才懾於悍后之權而不能自振也。夫武氏太宗才人也。烏得而為高宗之后才人者。妾也。子又安得而妻父之妾。使高宗以理自守。不愛武氏。則武氏庸能為后。不能為后。又安能攝政。不能攝政於先。又何能廢子。稱制於後。不能廢子。稱制。安得有殺戮大權。彼已去髮為尼矣。推其極。不過以清淨地為污穢場。不能有禍於國。敗太宗之天下也。是武氏之禍。直高宗不能以理自守耳。不能循理而行。此慚德之事。是自禍也。自禍而猶諉之於天。諉之於天而猶言不可違。天豈不冤哉。

李淳風觀天文。知武氏已在宮中。而武氏果在宮中。於二十年前。知其必主天下。分毫不爽。豈非天命之證歟。曰。天文有憑無憑。姑不必論。即使有憑。亦不足訓。蓋人之所宜盡者。人事也。不必問諸天。千古之聖主賢臣。正人義士。皆自為之。非天教之使為也。如必全聽於天。則道義可以無有。而政治可以不修。何則。天命如此。奚為虛費其力。而自苦哉。子淵氏不能享文王遐齡者。天也。五丈原之鞠躬盡瘁者。天也。然必賢如顏氏。不能得其壽。考忠如武侯。不能興復漢室。乃可謂之天。蓋其人事已盡。一則宜乎遐齡。一則宜乎興漢。畢竟不能如願。求其故而不得。只好諉之於天而已。旁觀後人。無可如何之論也。在兩賢不肯自以為天也。

與人有隙。而以事困難之。使其身敗名裂。此險人長技。長者所不為也。若因一人之嫌。并及衆人之命。則其害可勝道歟。劉仁軌與李敬玄不和。知敬玄非將才。不知兵也。特薦之使守西鄙。洮河道大總管。不易為者也。吐蕃素強。非有李勣。萬微不足以言戰守。雖以仁貴才勇。征高麗。頗著奇功。而大非川一役。不免大敗於吐蕃。況敬玄絕不知兵者歟。守尙不足。何有於戰。乃使將十八萬衆。大戰於青海之上。若非婁師德為援。於後收集散亡。吐蕃乘勝內侵中國。尙然。

無備則大唐聲威從此掃地矣。李敬玄身敗名裂，劉仁軌之心愛矣。然此十數萬人未嘗與仁軌有怨也。未嘗有怨，亦使其摧殘於鋒鏑，其心尙堪問耶？曰：敬玄不知兵，何不力辭，辭之而帝不許也。帝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焉得辭？臣不聽命於君，君轉聽命於臣，劉氏之權可知矣。曰：劉李之嫌起於敬玄，使不壓其奏，仁軌安得而怨之？曰：抑奏之罪，有國法在，如法劾奏，與以應得責罰，以爲蒙蔽者戒。如此則過在敬玄，不在仁軌，何必薦之將兵，使其取敗辱國乎？夫取敗辱國，豈快心之事也。

觀乎仁軌之事，可謂心險極矣。然其於畢式也，不計宿恨，瀝觴爲誓，又何其寬歟？（仁軌初爲青州刺史，運糧失風，李義府命畢鞠之，畢順義府欲令其自引決。）曰：寬於畢式者，沽名也。畢氏官小，存之不足以害己，恕之轉可以得名，非真能寬厚爲懷，不念舊惡者也。且不念往事，何必瀝觴以誓？瀝觴以誓，亦知其不能堅人信心也。若位尊勢逼之李敬玄，不去則於己未便，明去則恐招外議，於是設爲薦之一法，以爲一旦事敗，彼自不稱其職耳。自不稱職而受過他人，無爲分謗之理也。人知唐時有一李義府，柔能害物，而不知劉仁軌亦一李義府也。

武后專朝政，改國號，未聞唐之在位有掛冠神武門而飄然遠引者，亦未聞如明之朝官叩闕直諫，哭聲震廷闕者。一抔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託能無對此語而慚忤乎？雖然，黨於武者有人，忠於唐者亦有人，不過心向武氏者多，不忘唐室者少耳。以武氏才權終不能滅唐者，臣心未盡去也。民心未盡去也。救國之法，其用各有不同，有直行其志之人，有婉行其術之人，兩者不可偏廢。越王舉兵匡復，敬業聲罪致討，是徑直以行者。李昭德諫姪爲嗣，狄仁傑因夢進言，是委曲以圖者。越王敬業兵敗以後，武氏氣勢益盛，李氏命脈益危，如賢者復全行引去，或直諫不顧而亡，武氏代唐。

誰復爲之挽救乎。所以昭德仁傑諸賢不得留其身於朝。委婉以行。補救之方。佐之撫民。佐之用賢。佐之調理庶政。名爲武氏勤勞。實爲唐室効忠。此唐之所以不亡也。不得以拜揚武后之前。爲諸賢誓也。

世之權足以制人。勢足以陵人者。萬不易望。其容人故受辱。騰下執鞭馬前。雖曰能忍。亦權勢使然耳。是以容忍一道。易求於權勢不足之時。難望諸權勢既尊之日。此人世之常情也。人世之常情。君子之所戒也。婁師德弟除刺史。戒以唾面自乾。豈不能教諸平素。而變於臨時耶。使其效果有素。相信必深。則刺史之除。正可出行所學。大展經猷。何慮憂患不免也。豈亦權勢既尊。或致變其素守。前日所能容忍者。此時竟不克容忍。即教勉勤於平日。不得不重申於臨歧耶。雖然。唾面自乾一言。婁氏深一層立說。不得已之苦衷也。若論處世接物之道。唾面自拭。不與相較。此是恰好之處。如必自乾而笑承之。似乎轉近矯情。而入於虛僞。要知師德此言。乃因時世而發。不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能也。

是時大興密告羅織之事。自親王勳舊而下。至於士庶。一經告發。不辨真僞虛實。立見破家滅身之慘。一瓜之微。死數百人。一言之嫌。毀數十家。雖李昭德魏玄同。不免於殺戮。狄仁傑之賢。不免於下獄。非獨刑書可以隨意從重。即謝死之表。亦可以假造進呈。除官之家。親詔書爲鬼計。一聞赴任。舉宅淚下。武氏非不知冤殺太苦也。彼蓋自徐敬業起兵以後。處處用法。繩下有告。即殺不必情。真令人旦夕莫能自保。庶幾不敢謀亂。以圖我而周來。諸人復廣布其爪牙。吹毛索班。動輒廢人生命。處此時代。竟非唾面自乾而笑承之。不足以免禍。雖拭而不較。亦是招尤之地。不然。即拭而不較。在清平之世。已見雅量之高。何必自乾笑承。乃爲得也。處亂世。我能容人。不難。最難者。人能容我。事事容人。未必自免。人人容我。乃可獲全。君子以容人爲學。小人以不容人爲能。已能以君子自勵。不能望人以君子自勉也。况君子道。

消○小○人○道○長○至○此○已○達○其○極○則○欲○人○之○容○我○安○得○不○以○自○乾○笑○承○爲○務○者○若○逢○盛○世○師○德○或○不○必○有○此○囑○也○進○一○層○以○相○勉○其○苦○衷○有○難○於○明○言○者○焉○曰○如○此○何○不○辭○去○一○官○轉○可○無○此○危○險○而○念○念○榮○貴○奚○爲○乎○曰○武○氏○以○權○威○自○詡○辭○則○觸○怒○禍○生○不○測○是○以○不○敢○耳○厥○後○公○之○兄○弟○僉○克○以○功○名○終○蓋○相○與○守○此○唾○面○自○乾○之○戒○者○也○可○謂○邦○無○道○免○於○刑○戮○譖○之○病○源○不○由○於○輕○人○即○由○於○忘○人○忘○人○賢○者○不○爲○輕○人○賢○者○不○免○故○小○人○以○忘○人○行○譖○君○子○以○輕○人○行○譖○譖○之○一○字○不○獨○小○人○有○而○君○子○無○也○不○過○君○子○較○爲○少○耳○有○譖○狄○仁○傑○者○公○不○願○知○其○名○雅○度○也○公○之○爲○相○婁○師○德○所○薦○也○公○不○知○薦○已○者○爲○師○德○意○頗○輕○之○對○武○后○譏○其○不○知○人○此○亦○譖○人○之○事○也○人○雖○譖○公○不○足○爲○公○累○公○竟○譖○人○不○免○爲○公○累○矣○彼○譖○公○者○非○庸○俗○之○人○卽○奸○佞○之○徒○庸○不○足○以○知○人○佞○則○意○存○陷○害○若○狄○仁○傑○固○一○時○卓○卓○者○流○迥○非○庸○人○佞○人○可○比○是○則○庸○人○無○識○公○不○患○乎○無○識○也○佞○人○害○正○公○不○至○於○害○正○也○乃○不○獨○爲○庸○佞○之○所○爲○且○更○爲○庸○佞○所○不○爲○以○當○時○有○譖○仁○傑○之○人○無○譖○師○德○之○人○也○而○譖○師○德○者○竟○在○此○卓○然○之○狄○梁○公○是○豈○所○望○於○公○者○乎○狄○公○尙○有○譖○人○之○事○則○凡○不○如○狄○公○而○譖○狄○公○者○更○何○足○以○深○責○以○婁○師○德○功○業○聲○望○休○休○有○容○在○是○時○固○不○可○多○得○者○也○尙○不○免○狄○公○輕○視○加○以○誣○謗○之○言○則○凡○次○於○婁○氏○者○更○何○足○以○當○伯○樂○之○一○顧○也○是○則○狄○公○遭○譖○安○知○非○自○賢○卑○人○之○見○存○諸○中○而○譏○彈○之○言○來○於○外○也○且○也○譖○者○之○名○可○以○不○知○譖○者○所○言○不○可○不○知○蓋○知○之○則○可○借○以○自○惕○是○譖○者○未○嘗○無○益○於○公○或○曰○譖○公○者○子○不○之○責○而○責○狄○公○亦○何○刻○歟○曰○彼○譖○公○者○因○輕○心○歟○因○忘○心○歟○吾○不○得○而○知○焉○要○之○皆○不○足○責○而○公○則○賢○者○也○吾○責○之○正○所○以○重○之○

武后命宰相各舉尙書郎一人狄仁傑舉其子光嗣已而稱職武后喜云君足繼祁奚矣雖然祁奚若生武后時必不

舉其子也。蓋武后之時，何時乎？上無可事之主，下多好佞之臣。唐易爲周，李氏子孫殆盡，在仁傑輩受先朝厚澤，意圖匡復之舉，難以引退爲高，猶可說也。若其子大，可待時而動，何必汲汲仕此亂朝？已被峻臣所逼，幾死獄中，仍欲牽其子受此宦海風波，是亦不可以已乎？唐代大臣，知有進而不知有退，雖仁傑不免，以致仕聞者，朱則敬，李日知，數人以外，餘無所見也。

誅張昌宗，未誅武三思，不能預防後患。自是東之疏忽，惟中宗復位以後，不讐三思而更用之，此實出乎人情之外，非諸人所及料者。帝之被廢，近二十年，今年房州，明年均州，宛如重囚，危險艱苦，不知命在何時。此害之受於身者，高祖太宗之天下，而武氏奪之，移其宗廟，改其國號，此害之在於祖者。餘則誅鋤宗室，毒痛海內，凡武后罪惡，皆三思等推波助瀾，遂至洪水滔天也。一己之讐，縱格外從寬，而祖宗天下之讐，不容不報也。中宗稍有志氣，則三思在所必殺，且殺之不容，或緩，豈料奉其復辟，重整山河之功，臣轉不如困其幾死之奸賊，功臣視爲寇讐，奸賊視爲心腹，中宗於功罪兩字，尙辨不清，又何能恥先人所恥而憤天下所憤也？故復位以後，不能保其子，不能安其身，若非太子，竭力除三思，則中宗不死於韋氏而死於三思矣。若非臨淄王，戡亂則唐之社稷先移於武后者，復移於韋后矣。昏庸顛倒，實出情理之外，史臣謂帝下愚不移，非刻論也。使其稍能振作，即不殺三思，亦必竄諸蠻荒，何能再亂唐室而致五王不得其死也。

武后雖退居朝廷，餘黨尙衆也。武后雖有罪，中宗不願深究也。論者謂東之不能爲唐室討罪人，如武后者，宜廢爲庶人而賜之死。夫武后之罪，推其極處，雖死不足以蔽辜，廢爲庶人而賜以死，東之五人中，豈盡不知此義，然而不爲者。

蓋因中宗故也。武后中宗之母也。中宗大志僅於復位而止。一旦而殺其母。彼不知因祖宗社稷之故。討此罪人。必謂大臣恃功。妄爲居然敢於犯上。卽武后同黨亦必肆其鼓簧。妙舌逞其叛亂邪思。借平亂爲名。盜據兵權。一波未定。一波又起。屠所恨大臣。弑無用中宗亂事大矣。本所以奉帝復辟也。而致帝於危。本所以安定國家也。而爲國益禍。後之論者不又將責此五人乎。以爲操之過激。不解相時而動守經。而未能達權。忠唐乃所以害唐矣。又或謂武后信有罪焉。然爲臣者安可弑其君之母。與人以口實而爲大亂之資。不如奉帝以位。聽帝自行處置。以公義爲重乎。爲祖宗雪讐可也。以私恩爲念乎。尙存母子之情亦可也。何必臣下殺之。彼五人者安能禁人不爲此言也。廢爲庶人而殺之。此事可行與否。必須帝與羣臣皆能明達此義而後可。無危險否則雖有此義不能有此事勢不可也。夫以姚崇之賢。武后移宮不免洒淚。東之責之。姚曰雖獲罪實所甘心。當時若殺太后元之。卽不能允下此者。無論矣。中宗卽位旋卽尊爲則天大聖皇帝。睿宗卽位以二公主爲女冠。資天皇太后之福。卽廢之一字亦非其所樂聞。況乎加以殺戮哉。夫此一事也。元首不以爲可。百僚不以爲可。親王不以爲可。五人雖處將相之地。又焉能獨行其可也。

魯論云。達通事理。藝多才能。果有決斷。皆爲政之要才也。而獨云未見剛者。是剛之難得。不尤在三者之上歟。蓋三者才也。而剛則屬於德矣。或問唐之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果孰高而孰下乎。曰房以善謀稱。杜以能斷稱。姚以應變稱。宋以守正稱。通達而後能謀。果決而後能斷。多才而後可以應變。性剛而後可以守正。是以或近乎由之果。或近乎求之藝。或近乎師之達。若宋則近乎不屈之剛剛者。德也有才者。未必有德。宋公蓋才而勉力於德者也。當太白經天之日。房杜密近畫籌。使太宗之慚德。千古不磨。此房杜之累也。若刑罰清省之宋公。斷乎不忍出此者也。日食不符。則

進賀詞。鼎銘偶合。則呈頌言。此姚氏之病也。夫日食不應。不過推步之差。鼎銘偶合。何足以爲祥瑞。若面折不阿之宋公。亦斷乎不肯爲此者也。吾敢斷曰。學術風節。當以宋公爲首。房杜功雖大而過復不小。姚崇才雖敏而諂實甚。皆不可以無譏者也。曰何以房杜并稱。姚宋并稱乎。曰以其生同時。居同位。而又同心共濟。以相與有成也。非謂唐之賢相。只此四人。其餘皆不足稱也。曲江之亮節。非姚崇所能及。晉公之勳業。非宋璟所能及。宣公之道德。非房杜所能及。四賢之外。固大有人也。

開元初年。由亂望治之時也。元宗既以圖治爲心。則政治之修。自不容緩。而風化之樹。尤所當先。所以相姚崇者。爲政治計也。所以相懷慎者。爲風化計也。興舉政治。惟才是賴。敦厚風俗。非德不行。惟修政治。則有功。可見敦風俗。則漸漬無形。無赫然而見之處。無旦暮卽顯之功。以其忠厚。移人刻薄。以其清慎。移人貪橫。以其儉素。移人奢華。以其簡重。移人輕浮。在昔諸臣。來周以誅。刻爲能。李義府以賣官爲務。祝欽明以獻媚爲工。風氣之惡。二十餘年。日趨於下矣。至是而得一盧懷慎。以忠厚簡重之雅。清慎儉素之美。巍然百僚之上。一洗穢濁之差。有唐風化。遂有可觀。世乃以伴食譏焉。洵一孔之見也。

凡有大水。莫不以爲女寵之戒。因漢人有禍水滅火之說也。高宗永徽五年。麟遊恒州。皆水。史臣遂曰。三月立武氏爲昭儀。而四月六月大水。天之所戒深矣。夫武氏之不當立。理之昭然者也。何必牽及於水。使水而爲女寵之戒。則舜禹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開元初年。漚穀伊汝。漂溺萬家。天之垂戒。又何事也。國有水患。本事之常。史臣執筆。大臣進言。多不以隄防疏濬爲務。轉似水之害人。全屬天戒殷殷。不關治水無術者。與其連篇滿牘。盲談杳冥之天。何如宣導決



排力盡籌防之務也。

自炫心太甚。貪得心太甚。皆足以生事。本可率循以行者。偏欲紛更。自顯不如是。則已之才。猷不能表異也。不如是。則無從獲利也。賢者有表異之思。庸人有獲利之心。而天下多事矣。蓋生一事而後表一事之能。多一事而後獲一事之財。揭其名曰吾爲天下興利也。吾以造作人才也。果能如是。則雖夙興夜寐。勞精疲神。何敢以爲擾乎。不相率於奮興。惕勵之途。不足以相與有成也。陸象先天下本無事之言。非是千古定論。但興利而僅於自利。造才而僅於炫才。無益有害。轉不如少事相安。可以免於紛擾矣。

天下何嘗無事。又何可廢事。陸氏之無事。自擾蓋爲多事者說也。多事則節外橫枝。畫蛇添足。飾智驚愚。以遂私慾。如海市蜃樓。變化離奇。按之毫無實處。又如黑風吹浪。捲地吞天。一旦潰堤。萬家漂沒。若實事求是。各精所事。此一刻所不能無者。安可以陸氏之言自文其不振也。

楊妃唐朝之大害也。然無武氏韋氏之悍。未嘗專權擅政。殺戮無辜也。玄宗勵精圖治。使天寶以後。亦如開元之前。雖有楊妃何傷政治。且開元中亦有梅妃。以美麗稱者。而帝之善政卓然可考。未聞有大疵累也。二十三年以後。由勤而惰。由謹而奢。始之以神仙爲虛無者。後則詔迎方士。而元學大興矣。始則任姚宋諸賢。使之各盡所長也。後則喜李林甫牛仙客。而與忠諫者疎矣。始則兄弟怡怡。花萼相輝。家庭和慶也。後則以無過而廢太子。無罪而殺光鄂兩王。骨肉不能相保矣。是時尙未寵楊氏也。未寵楊氏。固已屠骨肉而貶忠良。崇虛無而廢實事。親羣小而生亂階。則又誰之咎歟。蓋元宗雖無楊氏。不免亂國。以所行之事。所用之人。與前二十年迥乎各別。足以誤國而有餘。不必專屬艷妃也。

如雖有艷妃而帝之川人行政仍將開元以前之心爲心則楊妃亦不過梅妃之第二人何來亡國之愁與西施同遭不白也

節度使唐代之大害也。玄宗復置十節度。公私勞費。海內爲空。強枝累幹。叛亂頻仍。遂爲數百年之患。然而初置節度。未盡失計也。後世不能駕馭。實由朝廷無人大權。旁落之故耳。天下無論如何立法。絕不能免弊。創法者收其益而遠其弊上也。雖不能無弊。亦不至無益次也。若後世不能善用。承其弊而不得其益。此亦無可如何之事也。不然苟能有爲。法未盡善。何不可損益。何不可變通。增其利而減其弊。前人未嘗不我許也。曰唐代置節度使。未盡失計。可得聞歟。曰唐置節度。以屬國多也。屬地多。不可無知兵重權之臣。以鎮撫安靖之也。未附之國。不必招徠。已附之國。不容吐棄。自太宗以後。聲教所被。三百三十餘處。羈縻之州八百。先人所經營。臣服者萬。無後人盡行棄去之理。於是變漢之都護。而爲節度。以都護專治外節度。兼治內也。安西節度治龜茲。而撫西域。北庭節度治庭州。而防堅昆。河西節度治涼州。斷吐蕃突厥之交通。朔方節度治靈州。則專禦突厥。河東節度治太原。與朔方犄角。而制突厥。范陽節度治幽州。控制契丹。平盧節度治營州。鎮室韋。而撫靺鞨。隴右節度治鄯州。控制吐蕃。劍南節度治益州。西抗吐蕃。而南撫蠻族。嶺南節度治廣州。而綏靜夷獠。屬地旣多。強鄰逼處。欲謀攘外。安內之方。能無大鎮重兵之設。若無附屬羣邦。又無制外遠圖。則節度可以不置。而兵戎可以稍減。以不能制外。僅於靖內。與其設大鎮練兵。以困民不如小其制。節費以養民也。不然大鎮之設。兵戎之多。遠出乎唐人之上。用以安屬國乎。而屬國無有也。用以制強鄰乎。而強鄰莫可制也。此中得失較之唐代。又何如也。

節度所以爲患。以權太重也。府兵既改。驍騎亦弛。朝廷僅有虛權。并無實力。而節度坐擁數鎮。縱橫萬里。安史之徒。又皆異族之雄。既據大封。遂輕中國。使朝廷實力常重於封疆。而邊庭要任不託。諸外人節度使。雖設不爲患也。

安祿山之叛。或爲李林甫。咎實則元宗使之然耳。賜鐵券。待以不死之賞。矣。錫王爵。王之上無可加矣。爲之起第於親仁坊。窮極壯麗。侵侵乎有擬宮殿之制矣。地處三鎮之廣。將盡胡虜之雄焉。得而不亂。夫祿山之狡詐。并不難知。論其才能。并不驚人。愛之固無謂也。去之亦甚易也。元宗之爲人。真不可以索解者。以李林甫之榮寵。不免於割棺王鉞之信任。不免於自裁。乃於安氏獨不然。不惟不知其奸。即大臣言時。轉以爲多事。甚至曰。卿等勿憂朕自保之竟。似此胡腹中。信乎惟有赤心者。如此。容念偏重。若以待有功之英賢。猶可說也。不然。安氏雖無可取。而帝爲一昏庸之君。胸中毫無知識。亦無足怪也。安氏既無勳勞。元宗亦頗英明。祿山試其狡詐。帝竟信之。不疑厥故。何也。殆楊妃與援之力歟。史臣雖未明言。然觀其出入禁中。拜之爲母。其於楊氏。必有大欲存焉。非僅猶其艷也。

肅宗一平常之材耳。非命世定亂之英也。何以掃羣雄而復唐室。歟。蓋成大功者。有人力勝天。時機相助之殊。盤根錯節。處處爲難。抱定一不折不回之志。殫精竭慮。不戚不已。此人方勝天之謂也。并無經綸萬事之才。而大業之興。若有神助。實則機會逼人。事半功倍。轉令人有才不如福之歎。此時機相助之謂也。若肅宗平亂。時機爲之也。首則人未忘唐。次則天不相賊。衆心不向得地不能守。衆心未去。雖敗不爲患。聞武靈西臺一紙詔書。莫不感動泣下。樂爲之死。是以雖有史思明之能戰。而不能禁。十六郡之應。顏杲卿雖能執哥舒以破西京。而不能禁。長安之一日數驚。雖能逼上皇。倉皇竄道。而不能禁。父老之泣留太子。此深恩厚澤。民不能忘。興亡之大關鍵也。一戰而得東都。一戰而下西都。兩

京既得。賊志益驕。以爲掃淨中原。指顧間事耳。好殺以危其黨。黨叛而生內亂。好殺以危衆民。民心益向朝廷。自相屠戮。取敗之方。此亦興亡之大關鍵也。有此兩故。故肅宗以平常材能。建非常功績。若李郭之盡力。尙其次也。嗟乎。戎馬之間。宗廟未安。兩京未復。上皇未返。成敗尙未可知也。而乃博棋是好。奏牘不披。任輔國而殺建寧王。又不僅無定亂之才而已。唐室之興亦云幸矣。

雷萬春面中六矢。南霽雲斷去一指。皆烈丈夫也。然萬春中矢不動。能令賊驚。霽雲雖斷指爲睢陽乞師。而進明見。如未見賊心。尙易動。大臣心轉不易動。蓋忍於賊矣。

使自蜀來。上皇以七寶鞍賜史良娣。此何時乎。而有此賜。君臣在亂離之內。宗社爲賊氛所掩。正宜茹苦含辛。力崇儉素。節衆費以裕兵餉。乃盡奢極華。以教其後人耶。即此一端。可見明皇未能真心悔過。

光武中興。未嘗借助於匈奴。武侯北伐。未聞借助於蠻方。夫王莽代漢。匈奴頗有違言。光武因而用之。未有不得其力者。而蠻方感戴武侯如聖如神。倘有驅策之處。亦必樂爲之死。然皆不用者。以夷狄僅可使之不侵不叛。萬不可借重其力也。借重其力。則啓其輕侮。侵叛之心。一時之小利。不敵後世之深患也。唐初起兵。乞援於突厥。後更違盟。恃衆內侵。幸太宗英武。不爲大患耳。太宗不世出之材。曠代乃一有之。然已不免勞師費餉矣。肅宗意在恢復。借援於回紇。大失策也。約以土地。歸唐子女。金帛。歸回紇。尤失策之大者也。東京下後。不能禁其剽掠。夫百姓何負唐室。死亡流離於安賊鋒鏑。盼望唐兵如赤子之思慈親。今何幸乎。有重視天日之時。乃復以回紇殺戮之。是萬死一生。倖漏諸賊人手。者復不免於夷狄。摧殘父不能保其子。夫不能保其妻。愁慘震恐。生離死別。有深言之而不忍者。百姓亦何負於唐而

使其若此乎。害人而出於賊，猶可說也。以賊本爲害人者，也。害人而出自長民者，所使則民將何所望也。土地固吾之土地，不可以讓人。子女亦吾之子女，尤不可以讓人。即以金帛相報，亦當自微而轉給之，不可令其縱掠也。既有郭李之忠，武勤勞，雖無回紇，不患兩京不復，何須借重外人。所以借重外人者，以恢復之志過急耳。恢復原不容緩，然安氏謀亂積十有餘年，一旦暴發，其鋒正銳，立時撲滅，勢必不能。肅宗不達事情，偏聽近幸之言，豈真諸將太緩，不如外人之速耶。後此朝廷恩信不行於河北，不僅由乎兵弱，蓋其民鑑及東京慘禍，樂爲叛臣所用也。

肅宗興復唐室者也。然滅唐之基業，即起於此時。蓋唐之大患有二：一爲宦官，二爲方鎮。而女禍外患，不與焉。李輔國、魚朝恩，宦官也。拜相封王，稱大將軍，威權既重，百僚承風。肅宗雖恨其奸，而莫敢誰何。嗣此則日興月盛，天子廢興在其掌握，不可復制矣。李懷玉，裨將也。節度使由其推舉，不討其罪，而許其請。此端既開，於是河東殺鄧景山，朔方殺李國貞，鎮西殺荔非，北庭殺元禮，紛紛而起。朝廷不能制方鎮，方鎮不能制裨將，裨將不能制兵士。聚衆要賞，世襲拒命，興復之時已兆滅亡之禍。皆姑息兩字爲害也。大亂之後，自合稍事涵容，羈縻反側，安養瘡痍，然不可涵容之處，不得過事姑息，致使大權旁落也。大權旁落，肅宗姑息太過也。

清渠之敗，子儀請貶。邠山之敗，光弼請貶。可見君子不肯護過。夫以兩公勳業之隆，即偶有挫敗，朝廷豈不能相諒而稍與優容，何必奏呈自劾乎。此蓋責己以責人也。否則責人乎，衆有所不服，不責人乎，將何以集事。可見鄧景山、李國貞之被殺，雖係將悍卒驕，放乎範圍之外，實亦自處未公，不能令人心服也。雖然，郭公始終不變此心，而光弼不能慎終如始，此其所以不相及歟。

明明有一至理處事者。每不能看出。遂致顛倒遺誤。不可收拾。無他外物所蔽也。矜功之志。畏禍之思。雪憤之氣。皆可。以蔽其心。郭令公則不然。朝廷詔之。則即日赴難。功成不用。則引身而去。毫無不平。稍存芥蒂。不獨單騎見回紇。滅從會朝恩。是人情所難能者。即奏除縣官。而朝廷不許。使他人處此。必不能如公之美善。夫以公位尊望重。僅僅除一縣官。而不能不怨朝廷。相待甚輕。亦必憤奸臣威權太重。安能處之泰然。人服公識見之高。忠誠之篤。其實心無所蔽。不爲矜用。不爲畏用。不爲憤用。只知爲君國用耳。用之而有益於國。雖生死不恤。況乎其次也。李光弼僕固懷恩。皆諸將之傑出者。或不免於作亂。或有時而不朝。皆由自矜太甚。嫉惡太甚。畏禍太甚。不能純潔無瑕。困於私心也。此一端。不如公遂事事不如公矣。

唐代宦官之害。尤甚於方鎮。蓋方鎮之亂。大半爲其激成。謂方鎮之害。即是宦官之害。亦可也。殺來瑱而諸藩切齒。程元振所使也。懷恩之亂。中使駱奉仙所激也。不能平河北。田承嗣以勞軍中使。罵有功之李寶臣也。諸將曰。公在軍中。新立大功。豎子尙爾。寇平歸闕。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變其心。由是以觀。非元振方鎮無切齒。非奉仙懷恩無變節。心非馬承倩之辱。罵寶臣無養寇。自固心。是時除郭公外。其不黨於宦官者。無不怨恨宦官。無不因宦官而怨及朝廷。雖愛國之道。不當移怨朝廷。然使之怨朝廷。則宦官之過也。亦朝廷之過也。

安史之亂。江浙未曾失陷。朝廷賴其財力。以平諸患。朱滔李懷光之亂。江浙未曾失陷。朝廷亦賴其財力。以平諸亂。因西北形勢之地。而東南財賦之區。故東南所出。每供西北之資。而西北多事。每得東南之助。蓋幽燕河朔多叛臣。欲平此叛臣。若非餉精豐足。雖有良將。不能用其士。前此李郭之功。恃江浙之供給也。顧江浙所以得輸此供給者。以張巡。

許遠扼控睢陽也。有張許之能守而後李郭得以專其力。有張許之能守而後江浙得以保其區。是則克復南京亦張巡許遠之力也。李晟馬燧渾瑊之功亦恃有江浙之供給也。江浙所以能輸此供給者以有韓滉之恭順也。有韓氏之恭順而後貢賦不絕於途。朝廷賴以爲賞將士賴以爲戰。是則收復京城滅懷光而平朱滔者亦韓滉之力也。然而李郭馬燧渾瑊之功人知之。張巡許遠韓滉之功不顯也。

徐庭光爲李懷光守長春宮者。長春不下則河中不可破。蓋長春存則河中存。長春亡則河中亡。守長春正所以守河中。長春蓋河中之要害也。夫長春極爲堅固。攻拔不易。况徐氏亦頗能守。所以欲破河中。長春爲梗。欲破長春而庭光爲梗。以力以智皆屬徒勞。無補。然則徐氏不可除而長春不可下矣。曰是無慮也。有信義在。故馬燧以信義動徐氏。徑往長春。面諭庭光。庭光泣下。從命。以是觀之。智力所不能及者。而信義能之。信義豈不大於智力哉。雖然。信義必行之。有素積中。發外而後可以感人。非一時所能襲取也。此事與汾陽單騎見敵同一至誠。接物渾瑊謂馬公善於用兵。實則馬公之過人處。不僅在於用兵也。

德宗初年。裁抑方鎮。遂致京師不守。惶然出奔。是不得爲德宗咎也。蓋黜陟之權操之在下。千古無此政治。欲收此已失之權。則自爲留後。請加節鉞。斷不容於朝廷。雖然。收之必有其道焉。百姓所以樂於從亂者。以上無恤民之政也。兵士所以勇於助亂者。以賞罰不當。未足以服其心也。朝廷既失兵民之心。奸豪即起而利用之。夫使兵民爲奸豪所利用。在上之過也。修其政令。則衆心頓易。權奸無所憑藉矣。聞善政而歡呼。觀詔書而隕涕。雖悍將驕卒。何嘗心中絕無朝廷哉。爲德宗計。首宜力圖自振。京輔之兵萬不可輕於封疆。唐自承平日久。人不習兵。注重邊防。勢傾西北。名則練

兵備外人。實則自固要政府。奮勉不已。實力既充。自塞賊臣之胆。使之不敢爲叛。夫叛者莫不先有輕朝廷之心也。所以有輕心者。以方鎮之力足以制朝廷。而朝廷之力不足以制方鎮也。今乃弗此是務。不以朝廷制方鎮。而以方鎮制方鎮。或叛者未平。而伐者與之連合。或叛者既平。而有功者步其後塵。與之合則勢益蔓延。步後塵則蟬聯不已。皆由不能修政事。訓兵戎。竟欲以虛威摘實權。所以徒見有禍而未見有益也。且方鎮各有存心也。亂者既定。或剪及定亂之人。兔死狐悲。烏盡弓藏。誰肯盡力耶。德宗知以方鎮制方鎮。而不知以朝廷制方鎮。此大誤也。

大臣諫廢儲。所以安社稷也。舉進賢人。亦所以安社稷也。李泌諫廢儲。而不知舉進賢人。何也。曰亦嘗薦陽城矣。曰薦陽城。何以不薦陸贄。歟。陽城賢。而陸氏尤賢。能知陽城。必能知陸氏。若謂其僅足以知陽城。而不足以知陸氏。吾不信也。知陽城之賢。而進之。知陸氏之賢。而不舉。豈以陸之賢不及陽。歟。且不舉陸氏。何爲而舉竇參。董晉。豈陸之賢不如陽城。轉不如竇董二人。歟。舉陽氏。不過爲諫議大夫。舉董竇。直讓以平章。而此二人也不惟不如陸。宜公且不如陽城。遠甚。豈泌之智。不足以知宜公。并不足以知董晉。竇參。歟。董之爲人。無學術。而植黨攬權。竇之爲人。嫉賢能。而專事於誇原。不難識也。以竇侯英明聰達。何難一見了然。當此朝廷多故。已雖告退。必舉一勝於我。或等於我者。以自代。而後可以無負於君國。乃大賢當前。視如不見者。何歟。蓋竇侯喜於自見。而悅不若己者也。比董晉。竇參於竇侯。固鶩贖之與驥。驥則陽城與鄴侯。亦有上下床之判也。而陸贄則超乎李氏之上者。故不願舉耳。若能保儲於先。而薦宜公。自代於後。則其有造於唐者。更大矣。然則李氏可議之處。豈僅好神仙一事而已也。

德宗相陸贄。其信任不如李泌。相李泌。其信任不如盧杞。陸氏欲行所學。動輒爲阻。雖欲去一裴氏。而不可。夫不能去。



侯○即○不○足○以○有○爲○則○相○猶○之○不○相○也○李○泌○諫○廢○國○儲○反○復○辯○論○至○於○叩○頭○流○涕○終○能○感○悟○其○君○而○使○德○宗○父○子○始○終○保○全○其○信○任○非○陸○氏○所○能○及○矣○然○爲○相○數○年○此○外○無○赫○赫○可○稱○亦○以○其○言○有○聽○有○不○聽○也○若○言○聽○心○從○惟○盧○杞○一○人○爲○最○雖○棄○宗○廟○毀○社○稷○而○不○怨○也○既○貶○之○後○猶○思○復○用○雖○阻○人○言○眷○眷○不○已○稱○以○忠○臣○譽○以○疆○介○自○云○不○知○其○奸○余○謂○德○宗○非○不○知○盧○杞○之○奸○也○非○不○知○李○陸○之○賢○也○然○用○盧○杞○則○如○彼○其○久○相○李○陸○則○如○此○之○暫○李○陸○進○言○即○從○亦○出○於○勉○強○盧○杞○進○言○雖○害○賢○而○聲○聲○相○應○何○也○蓋○盧○杞○與○德○宗○心○性○相○同○者○也○盧○杞○好○刻○薄○德○宗○亦○好○刻○薄○盧○杞○善○疑○忌○而○德○宗○亦○善○疑○忌○刻○薄○人○不○以○刻○薄○爲○刻○薄○而○以○刻○薄○爲○精○明○幹○練○疑○忌○人○不○以○疑○忌○爲○疑○忌○而○以○疑○忌○爲○英○睿○詳○察○盧○杞○之○爲○人○宛○然○一○德○宗○也○李○陸○與○德○宗○心○性○不○同○者○也○蓋○李○陸○才○學○雖○殊○以○忠○厚○推○誠○爲○重○則○一○也○德○宗○不○以○忠○厚○爲○忠○厚○而○以○忠○厚○爲○寬○泛○廣○弛○方○鎮○強○橫○如○此○馭○之○以○嚴○尙○不○可○制○况○乎○加○之○以○寬○不○以○推○誠○爲○推○誠○而○以○推○誠○爲○愚○淺○易○欺○羣○臣○率○多○狡○詐○虛○虛○先○事○預○防○窺○及○其○隱○猶○不○免○於○嘗○試○况○可○推○赤○心○於○人○而○坦○然○相○待○耶○所○以○李○陸○之○言○有○聽○有○不○聽○而○盧○氏○之○言○無○不○樂○從○也○且○執○政○者○當○任○勞○任○怨○不○當○邀○譽○酌○名○任○勞○任○怨○乃○切○於○國○是○邀○譽○酌○名○無○補○於○時○艱○彼○蓋○以○李○陸○虛○僞○近○名○而○盧○杞○切○實○有○用○人○之○長○者○去○其○短○即○明○知○排○擊○過○當○而○賞○其○爲○我○任○此○勞○怨○不○必○深○求○也○而○不○知○忠○厚○推○誠○能○化○事○於○未○見○消○患○於○無○形○疑○忌○乃○生○事○之○媒○刻○薄○爲○壞○事○之○階○也○朝○廷○以○刻○薄○疑○忌○待○方○鎮○方○鎮○亦○以○刻○薄○疑○忌○待○朝○廷○甚○至○朝○廷○用○其○刻○薄○而○方○鎮○轉○以○小○惠○收○兵○心○朝○廷○用○其○疑○忌○而○方○鎮○轉○以○小○信○結○將○心○雖○有○李○晟○馬○燧○忠○勇○不○能○盡○平○河○北○豈○無○故○哉○是○以○知○刻○薄○疑○忌○之○心○不○可○存○刻○薄○疑○忌○之○人○不○可○任○千○古○以○來○僅○一○德○宗○而○已○哉○僅○一○盧○杞○而○已○哉○

陸宣公云。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夫罪已不難。罪已而實能克己。爲難。善言不難。善言而能力行其言。爲難。彼成湯楚昭者。克己而後罪已。行言而後發言。非若德宗之詔書一紙。虛文也。天下萬民。豈可虛文欺耶。僅以虛文欺則大地茫茫。不受者衆矣。

憲宗爲人。頗與德宗不同。德宗刻薄。而憲宗稍知寬厚。德宗疑忌。而憲宗稍能推誠。稍能推誠。故杜黃裳敢於進謀。李絳敢於犯顏。稍能寬厚。魏博六州。歡聲雷動。而倔強者相顧失色。

元稹之貶。以內侍擊其面也。柳宗元之貶。以黨於王叔文也。韓昌黎之貶。前以諫徵稅。後以諫佛骨也。夫恃寵陵辱朝臣。不罪內侍。而被擊者。轉不免重刑。餘之小人。輕文學之侍從。此貶之未得其當者。王叔文非可共事之人。不知自重。而有奔走權貴。羞爲白璧之玷。貶斥正所以自取者。京畿百姓窮困。物稅有未足者。請俟來年。民疎一時之困。稅有帶補之徵。公私兩便。頗得政體。佛骨乃惑世誣民之事。投諸水火。殊不爲過。因此而獲責。亦朝廷之失着也。乃昌黎一貶再貶。不易其操。元稹宗元。既貶而頗易其素。當則變爲便佞。親內侍而排斥正人。柳則深自刻苦。益勉勵而專心學問。皆前後迥有不同者也。嘗謂韓子不變。非有堅苦卓絕之行。百折不同之志者。不能。柳氏改過自新。迷途未遠。變之善者也。稹則一遭摧折。伊鬱憤激。不克忍容。變之未善者也。史稱顏魯公屢遭貶逐。而其道彌進。因以知金玉之可貴。而瓦礫不足恃也。金則鍊之愈精。玉則磨之愈光。若瓦礫煨之則粉。錘之則碎矣。昔人以金玉比君子。非無見也。

下成都。執劉闢。斬大將邢泚。從容指擣一境。皆平。高崇文之功也。而杜黃裳爲之指示。方畧安撫。魏博之衆。使之守朝。廷法申版籍。請官吏不費征伐之勞。而令環譟之衆。咸趨於忠順。田興之功也。然恩出不次。令其感泣。歡呼。則李絳爲

之畫謀也。淮西用兵數年，未下。擒李祐、丁士良，冒風雪，夜入蔡州，獲吳元濟，三十餘年王化不行之鎮，一旦掃蕩無餘。擁衆自固者，爲之膽落。李愬之功也。然當賊殺武元衡，盜焚轉運院，殺傷大臣，不保羣情，懼多請罷兵。晉公與帝一心，自請督師，是淮西之績。裴度爲之節制也。憲宗和黃裳而平西川，相李絳而收魏博，相裴度而削淮西，遂爲赫。然一代中興之主，憲宗所平之患，皆德宗所有之患也。然憲宗能平，而德宗不能平，豈其相臣無人歟？而陸宣公、李愬、侯不在裴度黃裳之下也。豈其無將材歟？而李晟、渾瑊、猶出崇文、李愬之上也。中興之業，獨屬於憲宗者，蓋一則善於用人，一則專於自用也。

叛亂未平，國家多事。之秋，叛亂初平，亦國家多事。之秋，叛亂未平，訓兵籌餉，運謀選將，期於削平大難而後已。削平大難之後，必思其所以生亂之故，爲叛之資。一一深籌預防，使亂於前者不作於後，乃爲謀國之善。而後君與臣咸盡其職也。平亂固不易，使亂不再作，尤爲不易。奈何！一經粗定，卽以爲太平無事也。吳元濟擒而淮西平，李師道死而平盧順。南北三十餘州，數十年不遵朝命者，至此盡沾王化。於是君盈其志，臣喜其功，竟不求其作亂之源，而杜絕之。雖以裴度之賢，僅知纂述主德，請付史館而已。雖其中亦寓警君之意，絕非諛佞之行。然於處置淮西平盧，如何而後可以無後患，則猶乎庸庸廷臣無所建白也。夫法不必於自創，事可擇善而從。晉公當日以烏重胤治橫海者，治所平之地。則憲宗崩後，兩河無復失之患，所以雖得而復失者，固後世不賊亦遺謀未善也。晉公與憲宗不得辭其咎矣。烏氏之治橫海也，節度不得侵刺史之權，節度有兵，刺史亦有兵，其權旣分，互相抵制，不能獨爲亂也。曰：憲宗亦嘗令支郡兵馬歸刺史節制之。曰：未能實行也。一則旣平之地，多以平亂者領之，恃功而驕，刺史不能抗衡也。二則將佐功名不

在刺史之下名雖屬於刺史實仍領自節度也三則元惡雖除而其驕悍之士卒未嘗散配遠州留聚故地易於煽衆生端也一夫攘臂從者四應尙敢殺害節度何有刺史亂雖平而亂之根未拔也晉公位冠百僚甚得其君未能慮及於此豈非智者之一失耶

李愬所以速平淮西者李祐丁士良之力也雖然以李愬之才縱無二人之力亦必平淮西而擒吳元濟無如虛實不知不能如是之速或另有枝節不能如是之順因思唐代賢臣數次大功皆由推誠而建盟回紇則郭令公以單騎也破朱滔則李抱真會王武俊而酣寢其帳中也取長春平李懷光則馬燧披襟說徐庭光也蓋用智與推誠其效迥乎不同也善用其智者行其智於誠之中以誠爲本而智輔之若盡去其誠僅用其智則我有智人亦有智也我行其智人亦能行其智也智與智相爭則事生矣雖天下之智皆不能如我之智而我一人之智足以敵天下之智然與其以智生事而勞瘁其神何如以誠接物而消患無形也智雖不容不用而亦不可僅恃者也智可以了事亦可以多事僅恃乎智則智所不能者多矣吾敢曰李氏之過人處不在功亦不在智

穆宗即位河朔再陷先人復之甚難後人失之甚易命牛元翼致討而元翼被圍命杜叔良督師而叔良兵敗於是不得不以朱克融王庭湊爲節度矣夫河朔不能平非不能平也無人也亦非無人也有人而不能平也是時裴度李愬皆未死也淮西能平何有於成德平盧元濟能擒何有於克融庭湊蓋地勢相同人物亦相等也然竟不能有爲者阻於元稹之忌也所以忌之者恐其有功礙己進取也可以棄國家河朔而不可失一己祿位可以容叛鎮跋扈而不肯容賢臣建功此奸佞之常態也乃不意元稹爲之吾爲元氏惜焉

有。不。易。免。之。禍。竟。能。安。然。無。恙。在。常。人。視。之。以。爲。出。於。天。幸。而。識。者。按。之。知。其。實。有。定。理。如。韓。氏。之。事。是。矣。韓。愈。宣。慰。王。庭。湊。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真。卿。不。返。而。韓。氏。生。還。不。惟。生。還。且。宴。禮。有。加。論。者。或。謂。韓。氏。之。忠。猶。乎。真。卿。而。其。慷慨。詞。嚴。有。以。奪。奸。雄。之。魄。智。畧。不。無。稍。勝。而。不。知。當。日。之。實。情。不。在。此。也。論。人。者。當。考。其。所。具。之。才。所。有。之。勢。與。所。遇。之。人。庭。湊。雖。毅。弘。正。而。據。其。位。立。足。未。固。者。也。希。烈。久。居。許。州。凡。事。籌。之。有。素。者。也。以。朱。滔。田。悅。諸。雄。不。得。不。以。都。統。推。李。氏。則。其。勢。方。之。厚。黨。與。之。衆。遠。出。庭。湊。之。上。庭。湊。無。其。勢。也。李。晟。馬。燧。渾。瑊。能。破。懷。光。死。朱。滔。獨。不。可。以。擒。希。烈。其。智。畧。有。以。勝。人。也。而。庭。湊。無。此。才。也。然。使。所。遇。之。人。毫。不。足。觀。則。庭。湊。亦。足。自。雄。焉。斯。時。雖。無。晟。燧。而。有。李。愬。不。僅。李。愬。且。有。裴。度。己。之。才。力。不。及。希。烈。而。所。遇。之。人。不。殊。晟。燧。安。得。而。不。懼。乎。雖。勝。元。翼。叔。良。一。時。之。倖。也。未。必。可。以。無。患。若。再。殺。此。宣。慰。重。臣。抗。命。過。甚。朝。廷。或。赫。然。震。怒。以。收。復。成。德。之。任。責。諸。裴。李。不。將。轉。禍。爲。禍。哉。禮。韓。氏。而。使。其。復。命。亦。乘。勢。結。歡。朝。廷。藉。以。自。勉。耳。使。其。有。希。烈。之。才。力。足。以。自。恃。則。韓。氏。不。返。矣。即。才。力。不。足。而。當。時。大。臣。中。無。裴。度。李。愬。之。能。則。韓。氏。亦。不。返。矣。

何。代。無。朋。黨。但。君。子。與。君。子。爲。黨。小。人。與。小。人。爲。黨。君。子。有。黨。則。收。相。助。爲。理。之。效。小。人。有。黨。不。免。同。惡。相。濟。之。虞。君。子。之。黨。不。可。無。小。人。之。黨。不。可。有。國。家。固。不。患。有。黨。能。用。君。子。之。黨。則。小。人。之。黨。自。消。文。宗。不。能。辨。其。賢。不。肖。爲。取。舍。之。方。僅。以。朋。黨。爲。憂。蓋。未。知。黨。之。有。邪。正。也。知。其。邪。正。而。善。用。之。則。所。謂。朋。黨。者。有。亦。可。不。有。亦。可。又。何。必。戚。戚。爲。慮。也。

小。人。與。小。人。爲。黨。雖。患。尙。不。足。患。以。能。用。君。子。則。小。人。無。所。試。其。技。也。小。人。與。君。子。爲。黨。則。大。患。矣。君。子。與。君。子。或。因。

且○又○在○石○工○也○善○乎○莊○子○云○道○在○瓦○礫○蓋○無○處○不○有○焉○不○過○識○大○識○小○各○視○其○天○分○學○力○如○何○耳○

又○有○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一○語○細○按○寔○難○索○解○夫○傳○之○一○字○賴○書○與○人○此○文○獻○所○以○并○重○也○文○獻○皆○無○則○謂○之○不○傳○若○無○文○而○有○獻○或○無○獻○而○有○文○缺○其○一○尚○存○其○一○不○得○謂○之○不○傳○今○既○有○遺○經○則○是○文○尚○在○也○庸○能○謂○之○不○傳○使○曰○不○傳○則○遺○經○所○載○何○說○也○

王○安○石○創○新○法○亦○是○爲○爭○門○戶○起○見○以○爲○君○輩○自○高○一○世○者○不○過○空○談○耳○吾○將○施○諸○實○事○則○明○德○新○民○之○學○舍○我○其○誰○哉○所○以○諫○新○法○者○彼○直○疑○人○攻○己○且○疑○助○人○攻○己○蓋○韓○富○諸○賢○皆○與○二○程○相○善○也○所○以○絕○不○肯○改○即○援○引○年○少○亦○非○盡○是○不○辨○賢○愚○護○法○者○多○多○益○善○否○則○力○單○勢○弱○門○戶○不○能○保○矣○

蔡○京○變○兵○制○遂○正○人○導○其○君○窮○奢○極○欲○結○怨○於○民○其○心○蓋○在○竊○國○全○局○將○成○輸○於○一○劫○劫○者○何○子○不○許○其○在○位○也○（攸○一○日○診○京○之○脈○曰○大○人○脈○緩○殆○有○不○適○乎○或○不○知○其○故○京○曰○此○欲○以○病○去○我○耳○旋○果○詔○令○致○仕○）○蓋○攸○之○才○術○權○勢○猶○在○京○上○情○不○相○合○分○戶○而○居○有○不○容○并○立○之○勢○嗟○乎○蔡○氏○大○臣○不○足○以○去○之○言○官○不○足○以○動○之○其○子○竟○足○以○制○之○且○京○之○權○詐○可○以○制○君○可○以○制○天○下○而○不○可○以○令○其○子○一○世○之○雄○敗○於○豚○犬○真○令○之○氣○短○矣○

混○同○江○一○戰○之○威○金○人○崛起○遼○破○則○唇○亡○齒○寒○遼○存○亦○歲○幣○爲○害○隱○憂○深○患○躍○躍○欲○來○而○乃○造○六○璽○鑄○九○鼎○作○大○晟○樂○運○江○浙○花○石○上○玉○帝○徽○號○強○鄰○虎○視○遍○地○鴻○敷○正○君○臣○臥○薪○嘗○膽○之○時○竟○舉○國○如○狂○爲○點○綴○昇○平○之○盛○興○會○淋○漓○豪○氣○

知人○間○有○廉○恥○事○有○一○尚○知○廉○恥○者○安○能○求○全○責○備○乎○求○全○責○備○則○五○代○時○可○取○者○蓋○鮮○矣○王○氏○之○言○曰○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爲○梁○臣○復○爲○唐○臣○此○我○所○不○爲○者○歐○史○取○此○數○言○用○爲○當○時○之○人○臣○愧○也○蓋○降○格○以○相○求○也○

普○末○諸○胡○亂○中○原○五○代○時○諸○胡○又○亂○中○原○普○末○有○偏○安○之○正○朔○故○黜○燕○魏○而○進○普○齊○五○代○時○無○偏○安○之○正○朔○不○得○不○以○唐○漢○爲○尊○歐○史○所○以○不○僞○梁○者○以○勢○既○不○能○不○尊○諸○胡○如○復○黜○梁○於○正○朔○之○外○是○有○夷○狄○而○無○中○國○也○嗚○呼○烏○可○以○無○中○國○

王○建○移○檄○復○唐○諸○道○莫○有○應○者○當○此○之○時○建○有○兩○策○首○則○爲○昭○宗○發○喪○率○師○直○搗○梁○都○中○大○義○於○天○下○置○成○敗○於○度○外○天○下○感○其○義○必○有○聞○風○而○起○者○次○則○覓○李○氏○後○立○之○內○行○聘○於○普○國○外○修○好○於○契○丹○訓○武○招○賢○待○時○而○動○終○身○不○失○大○節○今○皆○不○聞○有○此○而○亟○亟○自○帝○忽○而○思○唐○忽○而○叛○唐○迥○然○如○出○兩○人○繼○而○思○之○移○檄○之○舉○非○所○以○爲○唐○乃○所○以○自○爲○也○是○時○羣○雄○尙○衆○欲○步○朱○溫○後○履○慮○無○梁○國○之○勢○故○聊○以○此○相○試○耳○倘○諸○人○尙○忠○於○唐○乎○則○吾○姑○徐○徐○而○行○否○則○竊○帝○號○以○自○娛○迄○乎○莫○有○應○者○吾○知○其○必○私○心○竊○喜○也○奸○雄○懷○不○軌○之○心○遽○爲○則○有○所○不○敢○不○爲○則○有○所○不○捨○每○假○一○事○焉○探○衆○人○之○向○背○以○爲○斷○豈○僅○王○建○而○已○哉○

朱○溫○疾○甚○謂○近○侍○曰○吾○死○諸○兒○非○普○敵○也○死○無○葬○地○矣○因○泣○下○沾○襟○夫○奸○雄○亦○有○泣○下○沾○襟○之○日○哉○蓋○所○恃○者○權○力○耳○詐○術○耳○威○勢○耳○至○此○而○權○力○無○所○施○詐○術○威○勢○無○所○施○不○覺○索○然○氣○盡○悲○從○中○來○使○移○其○經○營○三○十○年○之○力○不○用○於○篡○唐○用○於○忠○唐○當○易○簪○之○時○撫○躬○自○問○可○以○告○無○罪○矣○當○含○笑○而○逝○安○用○哭○爲○嗟○乎○經○營○三○十○年○尙○無○葬○身○地○然○則○令○

千載英豪過墓門而肅然下拜者。又將如何用力也。

呂防謂李崧云。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若與契丹和親。彼必驩然聽命。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力矣。此策爲薛文通所阻。論者惜之。然此計雖行。未必有功也。蓋廢帝不肯稱契丹爲父。割之以幽薊十六州土地。與歲幣三十萬也。敬瑭肯之。契丹爲利是趨。將捨彼以就此乎。抑捨此以就彼乎。吾故曰。計雖行。未必有功也。夫土地不可以尺寸與人者。也。故忠義之士於敵人之鯨吞蠶食。雖肝腦塗地。有所必爭。以地存則國存。地亡則國亡。人之異於禽獸者。卽此愛國之熱心也。敬瑭以十六州與契丹。卽是賣十六州之生命財產以求獲一己之生命財產也。雖賣天下之生命財產。苟能有利於己。亦悍然爲之不顧。況區區之十六州乎。彼以爲大好。河山本非吾有不捨。其小安能得其大。吾何惜此數州。而不以求吾所大欲也。

郭威見劉知遠有憂色。說之曰。河東山川險固。風俗尙武。此霸王之資也。何以憂爲。不知敬瑭昔鎮河東。知遠亦曾以此勸之。豈待威言而後知耶。且遠之兩次不奉詔。卽恃此險固耳。然則所憂者何事。曰。憂契丹之敗也。契丹之敗。正晉國之福。何以憂爲。曰。晉國之福。知遠之不幸也。其屯兵不進者。冀契丹一舉破晉。坐收漁人之利耳。茲忽大敗。以去朝廷兵力。旣足以敗契丹。卽足以下河東。平時所恃者。至是遂無可憑。安得不憂。知遠此意。郭威未能窺出。後契丹連舉伐晉。晉遂不支。知遠乃高枕無憂矣。

茫茫五季過去。已千百年矣。當時爭城而戰。爭地而戰。爭富貴利祿而戰者。不知幾何人也。河山無恙。人物全非。回首前因。一場惡夢。如英名蓋世之李亞子。竊國作惡之朱全忠。賣地外人之石敬瑭。坐觀成敗之劉知遠。老奸巨猾之周



太祖善謀能兵之李嗣源辟易千人苦戰多年之王彥章屠繼飛宮酣歌妙舞之劉守光鐵弩射潮之吳越王水亭畫灰之徐知誥歷久不死之長樂老歌功頌德之薛貽矩或王或帝爲將爲相優劣不同賢奸各判莫不竭智盡能鈎心鬪角此成彼敗前仆後興一時之雄也而今安在

太祖雪夜臨趙普宅爲謀契丹也普不謂然且謂曹翰雖能取十六州翰之後無人能守是真輕諒天下士矣敗契丹於代門退契丹於澶淵其人不足爲北門鎖鑰乎翰之後何以有此傑士也實則是時內憂未盡隱患方多宜緩外以圖內和大以并小不敢與強敵輕啓爭端又恐示弱於人一君一臣固爲此深謀遠慮審慎之言使敵人聞之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而不敢猖然後得以致力於內旁及小邦非真力能取而不取也南唐爲臥榻之側燕雲十六州亦臥榻之側讀史者若被欺過轉令趙普笑人矣

寇萊公初爲樞密直學士犯顏直諫讜論名言光耀史籍非希意求合圖祿位保富貴者比也乃真宗天禧三年以進天書復相致來後世之譏豈所謂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耶嘗謂萊公表聞天書見識不如孫奭稱舉丁謂知人不如李沆不聽門生之諫恬淡不如錢若水剛褊使氣度量不如王子明在位未嘗拔一正士薦賢不如陳恕醉後洩國家之要政謹畏不如畢士安然則不足道歟曰一言而安太子之位數日而定澶淵之盟有社稷功者也所以爲社稷臣歟張師道兩謁王旦且拒之以師道不賢也否則吐哺握髮之謂何王安石欲見劉庠庠不往以安石不賢也否則適館授餐之謂何故居官以王公爲法則可抑奔競之風爲士以劉君爲法則可免蚤緣之恥

慶曆七年元昊死其子諒祚幼養於母族訛龐龐以三大將分治其國議者欲因此時以節鉞啖其三將使各有所部

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仁宗不用。史臣惜其失計。張氏曰。當時若與師問罪。夏國立可郡縣云云。愚按此事有三不可。焉。是時夏國君后不過一孤兒寡婦。乃能國不內亂。非其太后賢能。則三將忠勇。不然各據一部。自相雄長。如三家之分。晉奚必待人之啖。以爵祿耶。堂堂中國。不能以禮義教人。而以叛逆爲導。使之背上以爲己利。書於史冊。不足爲訓。夫既忍叛其故主。何愛於新主。且契丹貪而黷武者也。中國之地。尙時時垂涎。豈西夏探手可得。轉讓他人。着鞭乎。此史臣與張氏之言不可行者一也。元昊死。契丹遣使慰問。伐之能保其不救乎。即不救。夏能保其不乘我。用兵而南侵乎。即不南侵。能保夏不割地以爲賂。而并力禦我。首尾攻我乎。又安知其三大將非卽好水川大破宋軍。斬任福而殺一萬三千餘衆者乎。欺敵者敗。古有明訓。輕易斷之曰立可實未見其可焉。二也。慶曆三年。元昊請和。自稱男邦。疲敗可知也。兵法乘勞進取之時也。行人在先。戰鼓已隨其後。古人有行之者矣。乃不作沼吳之計。而許之成者。必宋之力亦瘁。不足以滅夏耳。所謂智勇交困者也。斯時韓范善於將兵。富弼是制契丹尙不足以滅夏。後此老成碩士。貶逐殆盡。轉可以有爲乎。三也。爲當日計。則有欲攘外先治內。欲致討先擇帥。一法。謀國者不以修政用賢。勉其上。轉思乘喪以取倖。卽使得志。國遂無憂乎。宋國之亡不亡於夏國。未亡之先而亡於夏國。旣亡之後何也。

世謂安石誤宋。豈知不誤宋者亦未能救宋也。理財立國要務也。未有國用不足而可以興教化舉庶事者。然得其道則有無窮之益。不得其道則有無窮之害。此古人所以三致意歟。宋儒專病言財。一聞理財二字。并不問其理之之法。卽加痛闢。推原其故。皆因財者末也。一句橫梗胸中耳。不知財與德較則爲末。非不當言也。學傳明明告人云。以大道生財。卽以義爲利。則財恒足矣。以聚斂生財。卽以利爲利。而災害并至矣。溫公不以此折王氏。而云善理財者不過頭

會箕歛耳。又云不加賦而國足。天下安有是理云云。此等執滯一偏議論。宜安石不服。持之益力而行之不顧也。蓋生衆爲疾。內原含有因時制宜。因物制宜之用。範圍甚大。安石見及於此。特行之有未善耳。救正者不必痛貶理財之非。宜婉商理財之法。損益古今。務求至當於委婉之中。以行挽回補救之術。設法使之樂從。如必偏執不移。則吾心已盡。亦可告無罪矣。今乃疾之已甚。將其所自負者一筆抹倒。即明知其非。必不肯認錯。轉無商酌餘地。新法之行。吾黨有以激成之。明道豈虛語哉。安石自不能無過。然激之而使禍宋。獨無過歟。人知王氏泥古不知溫公亦誤。史稱韓魏公議不迂而切於用。所以可貴乎。

退李剛以謝金人。猶之與人鬪者。自縛其手也。欽宗之意。以爲和則萬全。戰則難保。不如是則和不成耳。抑知和得其道。則可以享太平。不得其道。徒以致輕侮。和必出於兩相畏。畏則各守其疆。不敢輕爲戎首。可以持久而不渝。彼金人因幣帛而來。歟。雖和以千萬之款。而其貪得心。尙在也。因土地而來。歟。雖和以三鎮之重。而其蠶食心未厭也。恃其兵力耀武而來。歟。雖和以表稱伯父。而其要挾心未足也。以未受懲創。無戒心也。始則渡河笑南朝無人。繼則渡南北關。復笑南朝無人。不以國視宋。直以園囿視宋耳。使從種李諸臣。半渡要擊之。謀令其大受夷傷。以去。然後內修政事。外籌防禦。進賢退不肖。不見任寇準。而契丹言好。相司馬而夏人戒邊。乎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猖順則爲唐太宗。何爲計不出此。或曰。天下事言之甚易。行之實難。旁觀者不識局中艱苦。據理斷論。何嘗不是。要知時勢所迫。有未可以理論者。欽宗之和。或財力不足。一時權宜。亦未可知。曰。暫忍於一時。求伸於千載。此深沉大智。聖賢豪傑之作爲也。太王句踐。即是此等計畧。惜欽宗非其人耳。果有大智。豈肯用李邦彥諸臣。以招寇亂國耶。若謂無財乎。則輸之金人者。何不

用○之○於○將○士○輸○之○金○人○則○有○用○諸○將○士○則○無○吾○不○信○也○若○謂○無○力○乎○則○當○時○名○將○精○卒○稍○讀○宋○史○皆○能○知○之○不○須○贅○述○非○若○後○世○雖○有○用○謀○如○神○之○將○赴○湯○蹈○火○之○兵○若○機○械○火○器○不○足○卽○不○可○以○一○戰○宋○時○無○慮○此○也○有○可○戰○之○具○有○可○勝○之○機○甘○於○俯○首○帖○耳○乞○憐○仇○敵○北○宋○滅○亡○乃○自○取○也○噫○燕○雲○十○六○州○自○石○氏○割○於○外○人○失○此○要○鎮○盡○去○屏○藩○遂○種○中○原○數○百○年○之○禍○始○謀○不○慎○後○患○無○窮○奈○何○以○一○己○之○私○遺○人○以○莫○大○之○慘○也○

溫○公○曰○我○無○過○人○處○惟○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愚○按○此○可○字○最○爲○重○要○嘗○觀○昔○時○有○餒○削○其○民○者○則○對○人○曰○財○政○不○足○庶○事○莫○舉○吾○不○敢○辭○怨○也○殺○戮○無○辜○以○求○勳○貴○則○對○人○曰○除○暴○安○良○殺○以○止○殺○吾○不○得○已○也○此○等○言○說○非○不○冠○冕○問○之○本○心○揆○之○大○義○可○乎○不○可○至○於○未○達○之○士○夷○惠○其○口○盜○跖○其○心○高○尙○之○談○振○振○有○詞○稍○被○矜○寵○頓○易○其○言○則○又○對○人○曰○識○時○務○者○爲○俊○傑○安○可○拘○守○陳○墨○哉○真○令○人○聞○之○欲○嘔○矣○吾○重○視○此○可○字○以○道○義○外○無○所○謂○可○也○

彈○論○有○出○於○挾○嫌○好○名○者○挾○嫌○私○也○好○名○亦○私○也○進○一○賢○而○欲○人○感○其○恩○退○一○不○肖○而○欲○人○稱○其○直○興○一○利○除○一○害○而○欲○人○頌○其○功○皆○非○純○自○其○心○者○也○范○蠡○公○致○仕○因○論○王○安○石○也○蘇○子○瞻○云○身○雖○退○而○名○益○重○敢○爲○公○賀○公○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無○形○使○天○下○陰○受○其○福○而○無○智○名○勇○功○吾○獨○不○能○爲○此○使○天○下○受○其○害○吾○獨○享○其○名○何○以○爲○心○乎○此○等○見○解○豈○有○一○毫○挾○嫌○好○名○之○意○哉○所○謂○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者○也○過○人○遠○矣○

蘇○子○瞻○不○爲○相○論○者○惜○焉○以○鄙○意○觀○之○爲○相○王○氏○之○不○幸○不○爲○相○蘇○氏○之○大○幸○也○所○以○惜○蘇○氏○者○以○其○才○有○可○用○未○獲○大○展○耳○不○知○宰○相○大○要○有○在○乎○才○之○外○者○溫○公○舉○伊○川○侍○經○筵○尊○禮○備○至○欲○以○啓○發○上○心○爲○政○化○之○本○也○子○瞻○嫉○其○方○正○時○加○玩○侮○夫○嫉○侮○豈○所○以○待○賢○者○歟○方○正○不○能○用○則○諂○諛○日○進○如○此○爲○相○賢○於○安○石○幾○何○哉○幸○子○瞻○手○無○大○權○僅○於

見嫉而已。使秉鈞衡以總百揆。則厓州之行。檐耳之貶。程氏不免矣。豈惟程氏。即類於程氏者。亦必不免矣。蘇氏賢者也。非不辨玉石之人。特以器量不廣。不免於偏氣質未化。不免於傲古今人物。被此兩字。陷累不知凡幾。下焉則恃才招禍。窮阨終身上焉。則憑權濟私。病國害民。秦誓所以特重。斷斷之臣。歟。安石不能爲相。由才有餘而識不足。蘇氏不能爲相。由才有餘而量不足。相之所患。豈僅在乎無才。使安石終於翰墨之臣。後世景仰遺輝。必駕大蘇而上之矣。李綱初入見。即敷陳十事。高宗翌日。班其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發。推其意。似恐人心未定。稍事含蓋。免生意外也。實則二事爲諸事之綱領。二事行則餘事舉。二事止則諸事廢。蓋不罪叛逆。則上下之分。不明。朝廷之法。不立。分不明。法不立。雖無敵國外患。猶不可以爲國。况當危亡之際乎。奸佞不去。君子不留。國無君子。則所謂議戰。誰爲作士氣。議守。誰爲籌防禦。議久任。誰爲察賢而薦能。議修德。誰爲任輔導。議本政。誰爲正紀綱。議巡幸。還舊都。誰爲經畫一切。議赦令。誰爲辨是非。與輕重。議國事。誰爲統全局。而運謨綱之十事。高宗未行其一。在位僅七十餘日。卽遭貶黜。邪正不兩立。僭逆僞命之人。不去。則體國經世之賢。不留理也。亦勢也。張氏謂高宗能用李綱。不爲羣小所惑。故致中興。或別有所見耶。

寇準趙鼎皆勸帝親征者也。瀆淵幸而契丹退。平江幸而金人退。此事之相同者也。然其中有不同焉。寇公當國家全盛之時。立功尙易。趙鼎當國家殘敗之餘。圖事甚難。此處勢之不同。一能料事必克。只算進步。一不能料事必克。預算退步。此謀畧之不同。一恐欽若相阻。而出之於外。一欲張浚相助。而召其內用。此用舍之不同。畢士安高瓊力贊寇公言是。勸帝聽從。劉光世深訝趙氏輕舉。使人諷諫。此諸臣見識之不同。扼契丹用王李諸將。寇公承命專決。拒金人用

韓劉諸將。張浚爲之調度。此事權之不同。真宗不願渡河。而寇氏勸之。高宗欲渡江。而趙氏止之。渡河有渡河之妙。不渡江有不渡江之妙。此進止之不同。契丹則請盟而退。金人則潛師宵遁。此敵情之不同。然而爲國之心。則無不同也。小人不能容君子。固不足責。何君子亦不能容君子也。蓋小人由於勢位相逼。君子多因議論不合。因勢位者。固私欲爲用。因議論者。亦人已未忘。君子既不能容君子。故小人敢於害君子。君子尙不能容君子。何怪小人害君子。彼張浚怒岳侯而使不安其位。非爲秦檜立赤幟耶。

小人足以誤國。小人不得君子之力。不足以誤國。以文彥博之賢。不知安石之奸。以寇準之賢。不知丁謂之奸。以司馬光之賢。不知蔡京之奸。以張浚趙鼎之賢。不知秦檜之奸。或爲延譽。或爲推薦。遂至驟躡清要。而居顯職。始則附君子。以取位。繼則排君子。以固位。及君子既悟其奸。勢已莫挽。猶之引盜入室。欲禁其取。不可得矣。

凡人事事順我。語語順我。其心必不可測。蓋己非至人。安能盡美。然此語雖愚人亦能知之。而賢者不免蹈之。此遠佞之所以不易也。寇準薦丁謂。趙鼎舉秦檜。皆悅其諂事己也。彼所以諂事我者。爲求位計也。居下位而諂人者。居高位必不能容人。故二公皆受累於後日。惟寇公不識謂奸而悅之。鼎似明知檜奸而薦之。不知之罪。小知而薦之。則罪大。中原不復。武穆含冤。不當專責秦氏。

奸雄欺天下。後世所恃者私智也。不知天下後世不可欺。適以自欺耳。秦檜自知不爲士論所與。以其子領國史。并嚴禁野史。欲以一手掩盡天下後世耳目。不亦愚乎。雖然。人雖至不善。其本然羞惡之心。必不能盡亡。掩蓋之思。正良心發現之時。但一綫性天。不勝私欲。銅蔽耳。子與氏所謂牛羊。又從而踐踏之。是以濯濯也。如能加以擴充。則東隅雖失。

可借桑榆之補。呂夷簡爲相。廢皇后。貶賢臣。去檜無幾。暮年勉自悔改。新安稱其補過。蓋君子許人自新。不以舊惡阻。向善之心。使檜既恥其惡。不以掩藏爲能。而以克治自勉。以後日之功贖往時之罪。未晚也。即功過不相掩。不猶愈一善無稱。而爲奸佞以沒世也。

立論不可過刻。亦不可過寬。專稱古人之善。而不指其過。則學之者不將并其過而學之歟。學古人可也。并其過而學之。不可也。昔人論張魏公有五大功。考其生平功雖大。而過亦不少。蓋亦不下於五焉。不聽王彥子羽之諫。以四十萬衆敗於富平。而關陝之地陷。過一也。憑譖言枉殺曲端。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將士憤恨有叛去者。當外患正劇之時。去爲國干城之士。過二也。薦秦檜而誤國。誤民。過三也。紹興七年。帝委武穆大舉。檜雖忌之。未敢有他也。而公以私意罷其兵權。助奸黨惡。致二帝終身不返。過四也。符離之敗。器械輜重之失散。將士之傷亡。共計不下百萬。兵氣由此不揚。國用因而大匱。乃能酣睡無憂。不知警惕。過五也。蓋魏公勇於任事。而暗於決機。果於自信。而昧於知人。高宗稱其功過不相掩。持平之論也。

欽宗時之張炳。高宗時之劉允升。孝宗時之魏掞之。皆讀書見道。慷慨有氣節者。布衣中有斯人。則人才之盛可知矣。然斯人而使之爲布衣。此宋之所以不治也。

黃洽曰。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語善矣。意尙未足。因續以葛鄰之言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不更善乎。夫治國而能不欺。則國必強。治身而能不欺。其人必賢。力學攻藝而能不欺。其業必篤。實而精確。無如上欺。其下欺。其上欺。人欺己。異地互施。適成。一相欺之世界而已。可歎也。

宣和海上之盟。約金攻遼也。初盟甚堅。後金背之。遂爲宋患。及紹定五年。蒙古請夾攻金人。趙范請以徽宗爲鑒。不聽。論者惜之。不知蒙古之請。許不許於宋之成敗。利鈍無所損益也。蓋與蒙古同盟。則金滅而蒙古足以禍宋。不與蒙古同盟。蒙古亦足以滅金。則金滅仍足以禍宋。即使不與蒙古盟。蒙古不能滅金。而金人亦足以禍宋。是許不許而宋之禍不能免也。國之成敗。利鈍在自立與不自立而已。真德秀云。用忠賢。修政事。決羣策。收衆心。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守戍。自立之具也。果能自立。則漸衰之金人不足爲我患。即崛起之蒙古亦不足爲我患也。太宗滅金。本太祖之遺策也。其策曰。金精兵盡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許我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此策不獨滅金亦遂亡宋。助元滅金者宋也。輸糧以食之。調兵以助之。僅得金主枯骨一囊於宋。分毫無補也。然滅金之益在元不在宋。宋人非不知之所以爲此。不願者激於報讐之一念耳。能報國讐。自是大英雄。作用吾非謂讐不當報。亦非謂宋不當讐。金惟不先以自強爲圖。而報讐是急。不度德量力。憑其憤憤。不忍之氣。取快一時。不知一時之快有限。而百年之害無窮。大凡處身立國。不能暫忍於一時者。斷不能求伸於百年。彼金元相持不下。正吾邦圖強自立之機。政令既修。兵戎既足。不急報讐。而讐自報。必圖快於一時者。淺也。借用於人而已。受其害者。愚也。或曰。太祖之策。亦是尋常謀策。古人多有行之者。謂宋人不假道。則金不滅而宋不亡者。議亦甚當。似覺未盡實情。假道固因志在報讐。亦係迫於元勢。假則禍緩。不假則禍速。元有兵力。宋不肯假。元不能攻耶。金之力不足以敵元。宋之力轉足以敵元耶。假道一事。在宋人之意。以爲既可結好強鄰。并可藉消宿恨。所以樂許而不辭乎。總之國勢既弱。動輒得咎。舉止皆非。當然之事也。觀



乎。此。人。當。以。振。作。爲。貴。

宋亡幼主人朝。后意不樂。世祖叩其故。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我母子及見此。則幸矣。陳宋府庫物。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之。此仁人之言。亦智者之識也。世祖混一寰區。幅員之廣。功業之隆。超越千古。此正志意滿足之際也。志意太滿。不放則惰。梁武帝得國之後。怠於政事。專心佛典。舍身贖身。紛紛不已。流於惰也。齊高洋既定羣雄。以功自伐。殺人作奸。無所不爲。失之放也。一則餓死。權臣之手。一則享年不長。僅以身免。雖世祖一代賢君。無慮乎此。然防微杜漸。后之數言。不爲無補也。當如火如茶之時。進以驚心動魄之言。現身說法。令人深省。不獨有國者當如此存心。卽有家有身者。無不當如此存心。世之謀人。基產誘之。使入於不肖。或乘其危急。迫之使不得不從。猶殷殷然望其子孫久遠保存。不亦愚哉。三復斯言。毋令智出婦人之下。

許魯齋抱守道不仕之志者也。卽仕亦願仕於宋。不仕於元者也。願仕於宋。宋人莫能用。不願仕於元。元必多方以致之。或曰。使其始終堅意不出。元亦安能如何哉。曰。是未知魯齋之心也。蓋既不能仕宋以救宋。何不可仕元以存宋。其仕元實欲止元人之貪。變伐宋而爲和宋也。各守疆土。相安無事。重玉帛。重干戈。使兩國之民皆免鋒鏑。謀雖存宋。亦係忠元。令千古神明之冑。淪於外人威權之下。此賢者所不忍也。抱濟世之才。不能委曲以救宗國之危。此君子所不爲也。無如一誤於宋。殺使臣。再誤於伯顏貪功伐宋之舉。遂不容已。於是僅以不殺爲萬民請命。卽史臣所謂以不殺助世祖混一天下者也。嗟乎。神明之冑。不能保宗國淪亡不可救。觸目心傷。孰堪告語。俯仰身世。百感茫茫。魯齋之志苦矣。其臨終遺囑。不請謚。不立碑。但稱許某之墓。蓋抱恨以自傷也。

或問世祖卽信任魯齋亦安能聽其言而不滅宋哉。子謂魯齋意在存宋。或有未當歟。曰觀世祖之論。本有存宋之心。者召降臣張晏然等赴闕曰。朕省卿等所奏。宋之權臣不踐舊約。拘留使者。實非宋主之罪。倘蒙聖慈。止在擅命之臣。不令趙氏乏祀。卿言良是。既能不忘舊主。必能輔弼我家。比卿奏上。已命伯顏按兵不進矣。夫張晏然尙思存宋。况魯齋之學。問高出於晏然。萬萬歟。晏然世祖所素輕者。魯齋世祖所素重者。尙能俯聽其言。况其所重者歟。伯顏按兵待命。希賢持書使宋。是時去亡就存。極好之機會。乃復殺之於獨松關。宋人無道已極。此事之所以決裂也。世祖曰。彼以禮義冠裳之國。自居所爲若此。曲直有在矣。觀此則宋事不可挽回。誰尸其咎乎。王猛臨終。猶以圖晉爲戒。與公可謂千古同心。但王氏獨操秦政。晉復不爲戎首。故終其身不聞侵晉。魯齋未能獨操元政。而宋人屢加無禮於元。此所以收效不同也。

人何患無患。義氣特患不能保存。此氣當國亡主滅之秋。稍具肝膽者。多有奮身不顧之思。無如一轉瞬間。欲念即起。而與之爭。初尙兩者相持。繼則欲力漸大。忠義似覺不敵。久則欲操勝權。忠義全歸消滅矣。旣境過而情遷。遂降格以自安。以故降伏敵臣之法。急不可得。必圖之以緩緩。以圖之則不能脫我範圍矣。元人待文信國。卽是此法。誘以富貴。富貴不足移其志。崇以敬禮。敬禮不足動其心。於是置諸獄中。緩緩困苦之。蓋欲消磨其氣。昇以鈞衡之重也。不知乾坤正氣。萬古不磨。豈數載囚奴所能摧折哉。臨終數語。可以對天地而無愧。數百年後。凜凜動人。爭日月光。令閱者心目中。隱然有一南宋。至今未亡。噫。何國不滅。何人。不死。滅如南宋。死如信國。兩無憾矣。

劉因號所居曰靜修。細按此靜字。以之處變。則不憂不懼。置死生於度外。以之處常。則平矜釋躁。天君泰然而自得。以

之。處。物。則。不。擾。以。之。治。己。則。力。專。以。之。處。富。貴。則。免。於。驕。傲。以。之。處。貧。困。則。不。事。妄。求。靜。非。寂。滅。之。謂。也。古。今。多。少。大。事。業。皆。從。此。做。出。靜。非。妄。安。之。謂。也。學。問。中。無。限。奧。理。皆。從。此。探。求。如。澄。海。無。波。虛。映。星。河。之。彩。如。遠。山。蘊。玉。深。藏。圭。璧。之。華。

元。人。人。主。中。原。亂。世。也。自。愛。者。多。高。尚。不。出。蓋。一。出。之。後。必。至。進。退。無。據。欲。爲。君。子。乎。則。衆。濁。不。能。獨。清。衆。醉。不。能。獨。醒。反。乎。是。大。則。殺。身。輕。則。取。忌。踟。躕。有。轅。下。駒。所。不。堪。者。同。流。合。污。阿。順。取。容。乎。則。先。失。去。立。身。根。本。富。貴。成。人。之。惡。不。如。貧。賤。成。人。之。美。倘。立。志。未。堅。一。日。牽。入。橫。流。莫。能。自。主。鮮。有。不。自。悔。者。文。海。薦。趙。子。昂。世。祖。擢。用。之。昔。賢。謂。其。無。恥。以。其。爲。宋。宗。室。尤。非。韋。布。之。士。可。比。也。然。子。昂。非。不。知。之。其。詩。云。往。事。已。非。何。可。說。且。將。忠。盡。報。皇。元。可。見。不。能。慎。始。必。致。終。悔。出。處。爲。畢。生。緊。要。關。鍵。經。得。一。悔。字。耶。雖。悔。庸。有。益。耶。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敢。以。敬。贈。孟。頌。

嘗。謂。子。昂。仕。元。爲。愛。才。兩。字。所。誤。人。愛。其。才。多。方。羅。致。已。愛。其。才。不。甘。埋。沒。一。時。未。暇。審。慎。耳。及。觀。謝。枋。得。不。屈。而。死。不。覺。感。愧。橫。生。所。以。有。往。事。已。非。之。歎。也。味。其。詩。意。亦。頗。自。知。已。過。欲。求。補。救。於。後。不。知。忠。元。之。功。萬。不。能。贖。其。負。宋。之。罪。況。在。元。朝。并。無。卓。卓。可。觀。不。能。如。郝。天。挺。之。請。慎。名。器。趙。世。延。之。彈。劾。權。奸。阿。沙。不。花。李。元。禮。之。敢。言。直。諫。李。孟。吳。澄。齊。履。謙。之。教。育。人。才。僅。以。文。字。點。綴。昇。平。耳。

千。古。無。不。亡。之。國。總。要。亡。得。光。彩。耳。文。山。死。後。宋。事。已。完。不。謂。六。七。年。後。又。有。謝。枋。得。之。事。焉。一。則。落。窶。囚。虜。一。則。弓。旌。下。逮。一。則。殺。身。報。君。國。之。恩。一。則。餓。死。作。趙。氏。之。鬼。一。則。存。仁。取。義。先。生。自。贊。無。慚。一。則。懦。立。頑。廉。百。世。聞。之。興。裂。

宋末羣忠有此兩人爲殿如衆星拱月耿耿在天大觀也。

不能守得貧苦斷然作不得自主人古來失節敗名者大抵錦衣玉食處之有恒一朝蔬食水飲情實難堪雖欲逃名窮來逼我與其困饑寒而受人挪揄何如稍變通以慰此衰殘蓋富而自守尙易貧而自守甚難有識者下手在淡泊上着意其用廣矣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有嘗德之者賜以金帛不受也謝氏困貧如此乃能數年之久不改初心益見其難能矣。

葉李留夢炎二人優劣世祖嘗問於趙子昂子昂甚崇夢炎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爲宋狀元位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伏闕上書是賢於夢也此等語氣明是問他人優劣實則考子昂之自知與否也蓋夢炎以狀元宰相無補於宋趙子昂以宗室之親碌碌無所建自其無用同也留以相臣降元子昂以宗室降元其人物之卑亦同也或疑旣知其劣何爲復加任使曰用降臣者節取其才不重其品而降臣委贄後朝不敢以品自矜尤必以才自効所以誤國之臣變爲佐命之英諛佞之輩轉多譽謬之風是在用人者手段如何耳若必才品俱優可用者幾人乎。

蒙人多輕視漢族雖然惡人輕我當先去其自輕欲人重我當先求夫自重先自輕則輕我者豈僅蒙人能自重則重我者豈必蒙人文山死節枋得捐軀蒙人有爲之下淚者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問其在我而已。

仁宗謂明心見性佛道爲深心性之學非僕所能知也不敢妄談然就兩家淺近處較之覺佛道雖深不能出儒家範圍所謂妙覺圓明即虛靈不昧聚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不着一切相卽孔氏之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也有智慧必有定

力卽格物致知而後正心誠意也。天台之禪定，強制其心，楞嚴講性天，自然不動，卽勉行安行之分也。多聞首推阿難，雖證四果之一，而未得無漏大道，卽端木氏之聰明未達，一貫之旨也。去其貪嗔癡愛，卽不行克伐怨欲也。六塵之說，不越乎四勿不生不滅，不外乎無聲無臭，明覺不如妙覺，卽重其本然之良知，不重穿鑿之私智也。夢捨不如覺捨，卽聖人之於天下萬民也。重大德，不重小惠，以大德無窮而小惠有盡也。今作此談，不將疑余爲好佛乎？要知關佛不易言也。好佛不易居也，非深其精妙，不能好；非悉其義蘊，不敢關。不知其真，可關而關之，關固可笑；不知其真，可好而好之，好卽是誣。僕無好之心，亦無關之能。關與好，皆不敢居也。若第見近世僧人所爲，以爲佛之道，不過如此，則佛固萬世罪魁矣。不惟今之僧人知佛者無多，卽素稱好佛之梁武帝，亦是誤入迷津，困於魔障之人。去佛不知幾千萬里矣。夫立教大要，本係因地而設，因俗而施。佛法不適於中國，猶儒道不適於西域也。昌黎關佛，後世無不稱之，其實文公之意，重在正君不專於詆佛，蓋恐憲宗好之，忽於政事，誤以佛之治其國者，治我中國，則天下之害大矣。防微杜漸之意，也不然。孟東野卽好佛之人，公何以與之爲友？大顛卽學佛之人，公何以與之往還？若投諸水火等言，則公之關佛，正是知佛何則？人方卽骨以求佛，而不知佛之爲佛，不在骨也。

孟頴入史館，仁宗所命也。不知修史之日，於呂文煥諸人，以爲是歟，以爲非歟？是之則悖乎正理，非之何異於自責於文信國諸人，加以褒歟，加以貶歟？貶之則史無此例，其書可燒，褒之則反躬自省，何能下筆？仁宗之任孟頴之受，豈皆未之思乎？曰：非也。在仁宗之意，國史爲萬世公論，宋人知宋事必深，是非較確，慎重之見也。在孟頴之意，史館爲文章之府，己之才華，超越一時，昌黎不爲史，誰當爲史哉？自負之心也。

仁宗賢主也。因作佛事。屢赦重囚。殊非爲政之體。佛事因求福而作。歟。因免災而作。歟。佛不能降人以福而免人之災也。佛之不能者。元首能之。以元首固造福之人也。誠欲福天下。則天下皆蒙福矣。不欲福天下。則天下多災害矣。乃不求諸己。反求諸佛。佛之生時。與人何殊。即其死後。安能有異。所謂佛者。先覺先知之人耳。人人皆有本然之性。天不昧其本然。而完全之。即是佛。牟尼雖尊。未嘗於性之外。加得一毫也。孔氏雖大。亦未嘗於性之外。加得一毫也。佛法雖不合中國。惟頗易感人。謂其道有以感人可也。謂其死後有靈。操天下禍福之權。而祈禱之不可也。即使可以降福免災矣。然有求福之心。則是貪字。未除有免禍之心。則是癡字。未除。皆佛之所不許者。至於人之恒見。每以活人爲仁。殺人爲忍。不知殺人何嘗非仁。活人何嘗非忍。殺一人以安衆人。則刀鋸即惻隱之心。活一人而遺害衆人。則惻隱即刀鋸之慘。夫曰重囚。則非輕犯可知矣。屢次赦之。則善良抱不自之辜。而奸惡生希冀之望。將何以圖治歟。或曰。決囚減膳。屢日不怡。史何以傳作美談也。曰。法不可以輕重。情必出以哀矜。

英宗明察如仁宗。寬厚則不及。明察而濟之以寬。則厚爲養福之道。明察而濟之以剛。則刻爲取禍之機。

當積重難返之時。不可無奮發有爲之志。然不宜操之過急也。操之過急。不獨事不可成。功不可就。則爲患轉大矣。英宗深嫉元俗之頑。欲洗百年之陋。不知貪財舞法。朋奸尸位。在當日已成習慣。民風今欲一旦改絃易轍。革面洗心。貪鄙者一變而爲清廉。舞法者一變而爲寅恭。朋奸者一變而爲正直。溺職尸位者一變而爲賢勞勤恪。此必不可得之事也。不可得而堅欲得之。則必震以威怒。董以嚴刑。殺戮不已。感情惡而頑劣益深。夫專於恃殺。非爲政之本也。在英宗當以崇佛之心。尊儒養僧之費。立以日新月異。自然感化。有時乃以過殺之故。致遭大變。未能保身。安能圖治。蓋質

美而末學求治而不得其道者也。然在元朝已不可多見矣。

侍疾則寢食俱廢。祭廟則歔歔流涕。是英宗頗有孝思者。指完者不花之奸。知趙世延之冤。亦能辨人邪正者。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否。亦能知先人創業之艱者。陰陽不和。災害薦臻。宜各勤恪。以舒民困。亦頗知以民生爲重者。惟於佞佛一道。尙未破除。陳見豈積習。移人賢者。不免耶。抑知僧權不替。風俗萬不能挽。敢於作奸而不顧者。恃有佛事以行赦也。恒爲佛事而祈福者。暗貪奸黨之財賄也。僧人有利可圖。則爲僧。日眾。奸徒有佛可庇。則爲惡。益滋。狼狽相依。牢結不解。解化之法。必須廣立學校。尊崇儒士。知識漸開。則風氣自轉。正教旣興。則異端自廢。然必行之以漸。持之以恒。不可過事峻急也。英宗有峻急之病。拜住亦有峻急之病。所以事未濟而禍作。俗未化而身亡也。

怨毒之於人大矣哉。施者愈巧。則報者愈烈。施者愈秘。則報者愈顯。文宗謀害明宗。無甚痕跡可尋。曾幾何時。其后竄死東安。其子害於中道。廟主亦被撤去。千古以來除毒之事。無論如何周密。鮮有不爲人窺破者。自以爲鬼神莫測。實則陷阱自投。智之極。正愚之極也。

恩義兩全。斯爲最上。有時雖不能不捨恩。以取義。亦必先盡其恩。而後可以盡其義。蓋義不可廢。恩亦不可傷也。石碣殺其子。先教之也。若不教而誅。則賊恩大矣。伯顏不法亂政。脫脫與帝圖之。亦大義滅親之道也。然而不能無可議者。首則以其未嘗諫也。傳曰。其兄灣弓而殺人。則已垂涕泣而道之。此人之至情也。當伯顏恣意攬權。不聞其進諫一言也。諫之而聽。旣全骨肉之恩。亦報朝廷之義。豈非道合兩全。萬一不從。方議圖之。對於先人。庶乎可以無愧。脫脫於其伯父。何以不聞苦諫。歟。次則以其未嘗去也。伯顏旣死。國難已除。家難已紓。即宜引身告退。縱使順帝慰留。亦當奏明。

心跡所以出此爲國家計非爲一身之官祿計也。如不去則負伯父而愧於心。朝廷安用此負心之人乎。乃山宿衛而樞密山樞密而丞相。庸之典蓋安居不疑焉。揆諸情理未能遺憾毫無者也。

順帝失國莫不曰年荒多盜也。實則此外尙有數大原因。始誤於玩忽養寇也。雖羣臣屢有警告之言。僉如充耳不聞。初進言之陳思謙有標有本恩威互用之法也。次進言之宋文瓚。水陸警備糧運爲重之策也。餘則或惕以匪勢漸張。或悚以禍機日迫。或勉以選賢任能。訓練士卒爲救時之急務。然皆未蒙採納也。燎原之火起於星星。大江之源僅可滯觴。言者諄諄聽者夢夢。蓋此時方開御河製龍舟。經營宮漏使之務極其巧也。雲肩纓絡三聖奴作十六天魔舞也。再誤於剿亂無方也。自韓山童劉福通之後亂勢益熾。嘗命禿赤剿之。李二之亂嘗命也。先帖木兒剿之。饒州斬黃等處嘗命哈迷韓邦彥剿之。徐壽輝則命牙罕沙剿之。張士誠則命達識帖木兒剿之。即師出亦未嘗無功也。復岳州者有鐵傑。復道州者有甄崇福。敗賊於衡州者有黃安撫。復中興路者有趙余禘。其餘復杭州虢州吉安建昌者尙多也。然旣勝復敗。旋得旋失。終不能掃除一切者。以事權不一。督率無人。未得一智勇兼備統籌全局之人爲之調度指示也。人各爲戰勝則爭功。敗不相救。不能扼要受牽於人。欲以集事不亦難哉。雖脫脫以丞相之尊。總師干之任。未及三月。浮言搆難。奉詔謝兵。就貶以沒萬里長城。自行壞去固哈麻之善譖。亦順帝之無用也。

三誤於自相攻伐也。四郊烽火正當努力同心爲國効命。乃爭權負氣自成敵國。如李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者。真亡國之惡魔也。始則李羅敗擴廓之兵入陝西。而據省治。繼則互有勝敗。仇怨日深。雖下詔和解不聽也。二十四年李羅拒命舉兵向闕。陳師於建德門。入覲於延春閣。復其前官。加以太保。乃始退守大同。而擴廓亦命兵至京。緣城而上。破



門以入。占民之居。奪民之財。遂乃平割關中。罷兵各還其鎮。此數人者。地居西北重鎮也。朔方健兒。強兵也。皆嘗有克敵復地之功。將才也。使其合力并謀。掃盡羣雄。重整河山。不難也。乃操同室之戈。互作要君之舉。忍使國亡。不消私見其愚亦太甚矣。

嗟乎。當亂事初起之時。撲滅固非難事。若能俯聽羣言。以養僧之財。活民以製漏之力。勤政亂事。何至於蔓延也。初着雖誤。倘能專任脫脫。不聽譖佞之言。使其從容布置。將有統率羣情。自勉一局殘棋。尙堪補救也。即不然。稍能駕馭有方。使李羅擴廓。以其私鬪。用諸公戰。則支持半壁中原。雖失故土。尙存猶堪自保也。乃國碎身逃。宛似一場幻夢。祖宗能得中原。而後人不能守中原。不惟不能守中原。并不能守其故土。是則當日之情。強奪取未爲得計也。

徵處士杜本不應。此人在武宗文宗時尙不肯仕。况乎順帝之朝。嘗思士之不出。亦有數端不同。抱經世之略者。不遇可爲之時。不出。不遇可爲之人。不出。蓋雖出亦無用也。或有本無仕進之心。又值紛擾之秋。不必山林而自多逸趣。不遠塵俗而自然不染。好讀書不喜道學之名。雖隱遁不矜高尙之節。無罪當貴。清真自娛而已。又有慨時嫉俗。見舉世之人。皆爲黃金奔走。假道德以行。其貪虛謙抑以行。其詐欲述我。真安可與其於是。飄飄霞舉。振衣千仞。世道愈擾。則離羣獨立之志益堅。不受牢籠。不可羈驅。令以權術自負者。對之廣然。亦有本鮮實際。洵盜虛聲。以不出鳴高。即以不出藏拙。免步樊英。後塵而爲殷浩。書空亦有情。殷富貴之場。故爲曠達之態。矜才飾僞。出處皆乖。據是以觀。不仕未必皆賢。仕未必皆不肖。出視其所建處。視其所學。則賢愚可得矣。

太祖命康茂才任營田使。爲民築隄防也。按太祖此時戎馬忽忽。只宜講求如何練兵。如何訓將。先事其急。若田疇之

事大局粗定。再行整理。不遲。且提此數十萬衆。救民於水火之中。保億兆之身命財產。即使重加財賦。以養此護持。治安兵士。誰敢曰重斂自肥。誰敢曰不恤民隱。貧薄賦輕稅之虛名。受無米爲炊之實患。此等苦心。必能見諒於天下。然而太祖不爲者。深知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民富。則君不致獨貧也。隄防未修。稍遇淫雨。便成澤國。終歲勞苦。種粒無收。美田偶多。取不爲虐。薄田雖少。取而爲艱。安可徒視美田之美。而不恤薄田之薄也。美者數十畝。足以飽八口之家。薄者雖百畝。莫安一人之身。此所以溫飽稀而流亡衆也。爲之修其隄防。則美者益美。而薄者亦美。昔之終歲徒勞者。茲則登場有望矣。昔之不足自給者。茲則倉箱相慶矣。因遇旱。則有水可取。久雨。則有道可洩也。如此。取其十之一二。固不爲重。即取其十之三四。亦所樂輸。蓋今日之豐收。廣護皆出自長上所賜。分其餘蓄。以爲獻。尙不憂夫凍餒也。然修築隄防。雖足以益民。亦足以擾民。不能實心任事。或且假人以權。借端括財者。有焉。敷衍塞責者。有焉。上籌其費。則公款空消。下籌其費。則私情益困。雖有美意實惠。不沾故。太祖復諭曰。設官衛民。非以病民。若所至紛擾。則非付任之意。蓋深見乎此也。此事整理得法。上不憂乎匱乏。下不苦於搜括。關中籌餉之蕭何。不能專美於其前矣。

太祖對羣臣曰。當元之末季。盜賊蜂起。天下已非元有矣。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此等分辨。似可不必。蓋中原者。中原之土地。外人既能有之。中原人反不應有耶。中原同族。受屠戮死溝壑。任外人之烹割。中原人不當救耶。摧去異族之權。以救同種之患。有何非義。如必曰。取之羣雄。然則一軍出西安。持定西。以取王保保。一軍出居庸。入沙漠。而追元順帝。破其都城。毀其宗廟。封其倉廩。府庫。執其嬪妃孫子。又取諸何人之手也。

治亂乃循環之道。奢儉亦剝復之理。創業者尙能知儉。而守成者每易於奢。奢達極處。則民窮財盡。人不堪命。復出一

命○世○之○英○躬○行○節○儉○以○挽○靡○風○此○亦○運○會○使○然○非○僅○關○一○人○之○事○也○遠○者○無○論○焉○即○以○元○代○言○之○太○祖○則○練○素○木○綿○世○  
祖○則○衣○重○補○綴○是○何○等○儉○樸○乎○後○世○乃○珠○製○袈○裟○金○造○浮○圖○一○萬○三○千○八○百○餘○錠○之○牲○畜○費○二○千○四○百○餘○戶○之○控○鶴○監○  
鈔○十○萬○錠○幣○五○萬○匹○之○皇○后○日○用○資○皆○是○竭○萬○民○之○膏○汁○供○在○上○之○揮○霍○也○史○臣○歷○舉○太○祖○之○儉○書○諸○史○冊○夫○太○祖○起○  
於○布○衣○備○嘗○艱○苦○出○死○亡○而○入○富○貴○安○得○不○知○惜○福○始○率○以○儉○猶○不○免○奢○始○不○能○儉○後○何○以○繼○况○元○氏○暴○斂○於○先○兵○戈○  
數○年○於○後○血○力○俱○盡○之○民○雖○多○取○亦○無○有○矣○若○太○祖○者○不○患○其○不○能○儉○惟○患○其○過○於○儉○儉○於○己○可○也○儉○於○民○不○可○也○儉○  
於○民○則○利○盡○錙○銖○必○入○於○刻○齎○儉○於○己○可○也○儉○於○官○不○可○也○儉○於○官○則○俸○祿○不○豐○何○足○以○養○廉○恥○所○以○王○禕○上○書○首○言○  
爲○政○之○要○必○以○忠○厚○爲○心○寬○大○爲○政○蓋○實○有○所○見○也○

鄱○陽○之○戰○明○漢○興○亡○極○大○關○鍵○也○漢○之○勢○力○不○在○明○下○使○其○一○戰○而○勝○順○流○直○下○搗○碎○金○陵○意○中○事○也○忽○然○風○起○東○北○  
轉○勝○爲○敗○數○載○經○營○終○成○幻○影○天○命○耶○人○事○耶○雖○然○其○兵○足○以○扼○二○十○萬○衆○於○湖○中○即○以○智○勇○兼○備○久○經○大○敵○之○徐○達○  
常○遇○春○一○籌○莫○展○竟○出○於○韓○成○投○水○爲○紀○信○代○死○之○下○策○然○後○圍○解○亦○足○以○奪○明○人○之○氣○而○寒○其○胆○矣○

元○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得○焉○優○勝○劣○敗○不○易○之○定○理○然○亦○未○可○一○概○抹○煞○也○士○誠○之○妻○妾○寧○自○焚○而○不○苟○  
全○士○誠○之○手○足○寧○碎○首○而○不○向○外○士○誠○之○士○卒○寧○巷○戰○以○亡○而○不○忍○投○戈○以○降○其○於○家○庭○骨○肉○之○間○撫○馭○士○卒○之○方○必○  
大○有○可○觀○者○特○史○臣○總○抱○一○成○敗○之○見○以○之○論○人○殊○可○恨○耳○然○其○筆○本○是○受○人○驅○策○不○得○不○爾○無○足○怪○也○乃○讀○史○者○亦○  
好○以○成○敗○眼○觀○前○人○事○豈○其○目○亦○受○人○範○圍○而○不○敢○放○歟○士○誠○堅○臥○不○食○至○死○弗○屈○激○昂○慷○慨○鐵○中○錚○錚○者○無○慚○於○漢○  
代○田○橫○遠○過○於○唐○時○李○密○執○挺○諸○降○王○殊○對○之○有○愧○色○矣○

陳友諒攻明。失着也。爲友諒計。一面宜與明和。各守疆界。不相殘殺。一面集其全力。整治已得之地。捲取未得之地。是時元代諸臣。自相攻伐。畏縮不前。或殺良民以邀功。請賞與之。戰則易勝。得其地。足自廣。救其民。可爲輔。既有定亂除暴之名。遂有日升月恆之盛。若能北據燕雲。與江漢連成一氣。則勢大矣。玉帛相將。明不能先我。昔約所謂以此與大王。和庶幾得終盟好者也。氣勢旣成。萬一盟好不終。以一旅圍南昌。以一旅作圖建康之勢。使明不敢悉兵來救。不救則南昌可下。救則建康可襲。謀似稍可。雖然。天命有歸。豈人力所能爲。書生安知兵術。不過聊爲快意之談耳。事有僅觀一處。不以他事合參。則用意別有所在。不能看出。太祖遣崇禮侯北還。臨行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即欲遣。以爾年幼。道途遼遠。恐不能達。今旣長成。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還。見爾父母。以全骨肉之愛。或曰。此太祖之仁心也。余曰。太祖之仁心。亦太祖之深心也。不觀二年以前之事乎。元太子不聞音問。遂命徐達李文忠三路出師。共四十萬。分道出討。兵至沙漠。以糧不繼而還。是時國事初定。正宜息兵養民。而乃勞師動衆。遠入無人之境。以四十萬兵。追一亡國太子。今太子之子。日侍左右。反縱之北還。前何以不留餘地。茲何以若是寬厚。未免太相懸殊矣。蓋因太子旣逃。一時遠伏。必不敢出。然以愛子之故。必不能忘明。始則不能忘明。久則因而圖明。他日邊疆多故。轉爲自己子孫累矣。遣之使還。亡國之讐。在太子。雖不能忘。放還之德。在崇禮。豈真無感。外有仁厚之名。內消未來之患。太祖籌之熟矣。不然。早思放歸其子。何復遠追其父也。

天下惟愚人易於受欺。不知明察人。尤易受欺。更事少者。易於受欺。不知閱歷深者。亦易受欺。元世祖與明太祖。皆創業之主。明察閱歷。迥異尋常。乃世祖不知阿合馬桑哥之奸。太祖不知胡惟庸之奸。然胡氏之奸。劉誠意固明明直陳。

言其不可用。用之必誤國病民。無如太祖不聽也。以爲我之明察閱歷。天下尙能定。羣雄尙能滅。豈不能識一胡惟庸。而須汝謔謔過慮耶。非明察之受欺。明察而以自矜。則人即於其自矜上欺之。非閱歷之受欺。閱歷而侈然自足。則人即於其自足上欺之。

或曰創業之初。太祖頗信誠意。後何拒而不納。歟。蓋即所謂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旣得志。則縱情以傲物者也。昔之善於用人。茲則專於自用矣。

仁柔不足以平大亂也。仁必兼智。而後不惑。仁必有剛。而後能斷。若建文縱無靖難之兵。必爲權奸所制。與其敗於權奸。不如遜位骨肉。太祖知之深。籌之遠矣。

有識機善斷之才。而後可以任大事。潛觀默運。通籌全局。於胸事機。一至急起而直追之。不容稍緩也。稍緩則逝矣。忽略固屬無能。猶豫亦是敗事。有識機善斷之才。尤必任用我者。亦有此才。而後指揮如意。掣肘無人。否則我以爲可。彼或謂爲不然。我謂不然。彼或轉以爲可。安得而不遺誤。若己無其才。偏欲行非常之事。任我者亦無其才。偏欲與吾共此非常之事。則必兩敗俱傷。萬不可以倖免。齊黃首與建文定削藩之議者。此何等事。而可出之以輕易。處之以怠忽。耶。先則機至矣。而不能知。後則知之矣。而不能斷。淺識庸才。去燕王遠甚。與之爲敵。必無倖勝之理。當燕王來京會葬。極好機會也。至京之後。令一大將率師代鎮北平。而加葛誠一職。策其襄理庶務。見長史之升遷也。軍心必能自慰。無燕王之節制也。長史亦易進行。王則封以近畿一郡。財用之經理。防衛之督率。出入之稽查。皆由上派官承乏。聲色不形。事已雪消冰釋。何爲齎詔中途。止之不進乎。隔歲來朝。亦一極好之機會。若聽羣臣移封之請。亡羊補牢。猶屬未遲。

乃當決而不決。遂一誤而再誤。不必兵臨赤縣。已知大事難爲。蓋二人與帝皆懾於燕王智能。箭雖在弦。怯不敢發。既無辦事才。復無任事膽。如此庸人。欲行非常之事。而倖不世之功。真可笑矣。

太祖臨終曰。燕王不可忽。蓋料帝之必忽也。或曰。太祖既知燕王智慮絕人。復以強地封之。不爲子孫弭患於未蒙。獨非疎忽歟。曰。封之以燕。猶是欲立爲儲之心也。因能保國者。莫如燕王。所以不立者。秦晉居長也。太祖知建文不能爲君。以己之英武。尙有胡藍叛變。况乎建文。所幸者。諸子中有燕王。才堪有爲。與以強幹要地。外足震鄰國。內足衛社稷。能使燕王終居臣節乎。則建文不慰爲權奸所制。不能令燕王終居臣位乎。則建文雖去位。而燕王必繼之。守業有後起之人。不憂宗社。一旦至此。而墜不徒燕封。正太祖深謀不得已之一策也。不然。徒諸他郡久矣。成祖徙高煦於樂安。顧謂仁宗曰。樂安去京甚近。如其作亂。可朝發而夕擒之。後果如其所論。雖高煦不及成祖。而宣宗又勝於建文。然使封以杏遠險鎮。高煦亦頗善用兵。安能縮手就縛乎。太祖遠慮。未必出成祖之下也。戒以毋忽。亦欲建文克寅克慎。君安其爲君。臣安其爲臣。始終相保。令不得已一策。以不用爲貴。而不以用爲貴也。

成事則有功。敗事則有罰。不易之制也。講和不成。燕旣力索二臣。即執齊黃付之。曷爲不可。建文所以不肯者。以與之兵。必不退也。且如此作法。誰敢爲國家任事乎。雖建文不妨存心忠厚。而爲齊黃者。上焉當親率衆師。背城一戰。不惜以身殉國。次焉則追踪方鐵。以口舌爲斧鉞。駸倒燕王。雖死不爲之屈。兩皆不行。亦宜隨帝出亡。風塵道路。稍盡寸心。爲程濟一流人物。才不足取。心尙可原。乃建文不忍於齊黃。而齊黃偏忍於建文。或則奔廣。或則奔蘇。委而去之。尙有入心乎。蓋若曹發此大難。本欲圖不世之功也。今旣無功可圖。已覺失算。安能再將身命拋去。茲不幸爲燕勝耳。遂致

建文失國。設使建文而勝。掃淨北平。組繫燕王父子。入京師。廢爲庶人。饗太廟。而告成功。不亦盛歟。然而建文未必不。失國也。何則。削平燕患。齊黃以不世勳。居百僚上。必步操莽。後塵而爲。似道亂宋矣。

練子寧被縛至闕。語不遜。上大怒。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甯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何在四字。觀此。則古人可謂善用其血矣。數百年後。猶於紙上耀人之目。後人何嘗不用其血。但用之不善。不免暗淡無光耳。

燕王胆氣最豪。數年鋒鏑。雖一戰三易其馬。隻身幾死於棚。意不驚懼。乃於旣死。鐵鉞空皮。景清不免大驚。再驚。前何以若此之勇。後何以若此之怯。歟。蓋其無懼者。係厲氣所激。而非道德所充也。人雖至忍極殘。其本然之良心。必不能盡失。不過千百分中。尙留其一耳。一點天良。伏於殘忍大權之下。雖有若無。而其悍戾之氣。塞滿乎心胆之間。愈見殘忍。其神愈旺。蓬蓬勃勃。不可遏止。此無驚悍態。遂常然而不改。一旦忽逢大忠奇烈。中有所感。其久伏欲滅之一點天良。於其千百分殘忍之中。倏然一現。不覺變其常度。而駭然以驚。所以兵刃不能動者。而忠烈能動之。可見忍至燕王。尙有一綫良心。惟此一綫良心。不能於現發時。極力保存。所以終於殘忍耳。殺孝孺。波及十族。殺景清。村里爲墟。忠臣烈士。國之元氣也。不爲諸人惜。獨不爲國之元氣惜歟。

鐵鉞執至京。背立不屈。殺之。投屍油鑊內。猶能轉展向外。剝景清皮。草積之。械擊長安門。猶能作犴駕狀。噫。身可烹。而忠義不可烹。皮可剝。而忠義不可剝。身死而神不死。刀鋸鼎鑊之威。不能屈凜凜正氣。燕王之技窮矣。

道演之姊。大是奇人。其拒道演曰。貴人安至貧家爲。有如此富貴之弟。甘守清貧。則其品可知矣。觀其氣象言談。必平時操守。自勵。非出於一時矯情者之所能。責道演曰。曾見做和尙。不了底。是个好人。此等言語。看似粗淺。頗可深思。僅

罵和尚歟。不僅罵和尚。歟。恐燕王并一班助命迎降勳臣。皆在其內。豈僅一道演非好人耶。做和尚若能了底。則鋒刃起於骨肉。六門之內。自極兵威。與雲山一衲。有何干涉。惟其不能了底。奔走藩鎮之門。爲之畫策。運謀擁衆。入朝奪取大位。雖燕王功臣。實天下罪人。大可惜也。不便明言其黨奸助逆。只就和尙說法。寥寥數語。凜烈帶冰霜之氣。搔首不顧。明示不以爲弟也。方諸狄仁傑。姊可稱千古兩人。

專毀前人之書者。非有不足於前人。不過欲將前人抹倒。爲自己顯名地耳。我果有實處。前人雖多自足。以別立一幟。蓋前人未必盡勝。後人未必盡不及。前人也。我果無實處。正當崇拜。情殷力求進步。尊之尙恐不篤。何敢用毀。雖前人未能全是。不妨各書所見。互相發明。將其所略者詳之。所未顯現者揭之。亦爲學之一道也。又何必專以毀爲毀。倒一人。則名出一人。上毀倒十人。則名出十人。上無論其不可。即可如願。以償居心。先已不純。雖才大不足。取譬思毀人者。大抵不離忌字。夫忌人。能不如羨人。能不如愧己。之不能。愧己不能。則自勉。羨人之能。則深求。盡其力量。所赴。跛螻可以千里。且造詣深者。斷不肯毀人。已所歷之甘苦。寸心自知。人所歷之甘苦。亦可默喻。彼淺嘗者。自不費神。又何知人之經營。慘淡爲不易也。太宗謂朱友季爲儒者賊。盡焚其書。以專毀濂洛關閩之說也。意朱氏之才。未必盡無可取。以毀人故。并其可取者。亦湮沒之。不亦大可惜哉。

仁宗免山東等處糧稅。左右言地方千里。其間未必盡荒。宜有分別。庶不濫恩。帝曰。恤民甯過厚。不必與民寸寸計較也。按仁宗此言。爲免稅發也。若加稅。則當細爲分別。不得以寸寸計較爲煩也。蓋兵不可不練。官不可不備。庶事不可不舉。以保民者。厚取於民。不得視爲刻削。一旦變免稅而爲加稅。亦事之所常有者。惟田之美惡。其間參差。有不可以



道里計者。田有上下之分。稅僅一例。平等則美。田邀寬。恩而薄。田不堪累。矣。嘗考田之美者。水旱僉有收成。田之薄者。雨多則潦。雨少則旱。必陰晴極爲調和。始獲秋收有望。所以有十年九不穫之諺。非過甚之詞也。且田美者。家必富人。力裕而肥料充。種植時而工力備。薄田未能爾也。日不自給。何有於肥種。或不足。何能及時收。恃己力。何能役人以如此困苦。而欲其稅與富者齊。民亦何敢不遵也。蓋所以盡民之義者。僅此區區糧稅而已。未至離流溝壑。不甘短缺一毫也。

仁宗心田識見。皆有可取。惜乎壽不永長。在位僅及一年耳。如知方孝孺之忠。給還田產。聞權謹之孝。任爲輔導。皆從根本上着手者。也。嘗按有明一代。自太祖至於仁宗。未盡復民間元氣。夫立國數十年之久而云元氣未盡復。不將疑此言歟。曰不必疑也。太祖初定天下。旣窮沙漠。復攻雲南。胡惟庸亂於先。藍玉叛於後。安寧之日。原屬無多。建文嗣位。靖難起兵。數年之間。干戈擾擾。民事更不暇問矣。建文遜去。燕王繼統。屠戮忠臣。及於親友。村里內事方平。外患復生。用兵於瓦剌。出征阿魯台。頻年撻伐。民無休息之時。迨至仁宗。外患漸甯。任能親賢。始以民生爲重。然有仁愛之心。而無松喬之壽。民未飽其實惠也。自此而後。賢如仁宗。不復聞矣。

高煦之叛。帝欲命將致討。楊榮夏原吉力主親征。果能兵不血刃。即平大亂。因思齊黃當日。若以親征勸建文。事之成敗。尙未可定。蓋咫尺天威。外可以懾奸藩之黨。內可以作將士之心。耿炳文真定之敗。飲酒不爲備也。李景隆北平無見。蘇氏責其勸帝親征。而自居守。雖無袁盎之譖。亦恐不免。夫謀國者。安能以一己之利害爲重也。僅知一己利害。

此齊泰黃子澄所以不如鼂錯也。

吳中貧鄙。其妻嚴正。一日迎誥。命子宣之。其妻曰。吳中一篇誥文。止說他平生爲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恚。強笑而已。以清廉爲尙。不以財帛爲重。尋常女子。安能有此識見哉。然婦之於夫。重輔助。不尙譏彈。旣知夫貧。平素遇事。即宜婉言相勸。使其化貪爲廉。乃爲能盡其職。明后曰。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中之妻。知有誚責。不知有輔助。總是識見未透。須知誚責則傷情。而無益。輔助則相感。以俱化。試觀雖恚而能笑。必非規諫不入之人也。笑容而出於勉強。必非盡無羞恥之人也。特其沉溺日深。無人爲之開導耳。古賢臣得力於內助者多矣。不必已有赫赫名。盡力以助其夫。使其得以賢稱。則夫名即己名也。不然己之令聞。雖樹夫之穢德。孔彰亦豈家庭慶福而爲畢生榮幸哉。

王振權傾天下。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薛瑄一人獨立。雞羣之鶴。矯然不羣。可謂賢矣。獨是內侍之橫如此。豈是可仕之朝。從衆乎。則失吾之本真。卑辱以取富貴。不如清貞而守貧賤。違衆乎。則招意外之禍。不獨不容於權奸。亦必見嫉於同列。欲以一人挽此頹風乎。則後生新進人微言輕。不如三楊位望明矣。以三楊之賢。顧命之重。秉政之久。猶所未能。夫三楊之所未能者。而謂薛氏能之。歟。與其同權閹相爭。不如學吳訥。遠引在獄中讀易。何如課耕之暇。手此一篇之爲佳也。

也。先禍中原。其根發於通事。貪外人貨賄。告以中國虛實。暗許婚姻。而朝廷不知也。通事即古人繙譯之謂。此輩僅知有利。安知有國。許親告虛實。是有心作弊者。有心作弊無論矣。即無心作弊。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言語詞句之間。稍

有不慎不免遺患於後。或以文字未能精密。誤於毫釐。差及千里。外人固作渾籠之語。看似無甚關碍。細按則範圍極廣。令人不能超越。以粗臨之。鮮有不敗者。或惑於無益甘言。以爲人真愛我。欣喜之中。疎於防禦。而不自知。迨至後日。既悟則已悔之無及矣。或明知有害。而爲情面所拘。一時敷衍完事。再圖補救於後。以爲取償之地。不知先機既失。全局皆輸。安有挽回之地也。或爲威勢所懾。過於爭執。恐致決裂。而開戰端。保護國權。未能見諒於人。交際不善。反致騰譏衆口。吾且全吾之事。只求一時無過而已。或爲識見不明。認敗爲勝。以失爲得。墮人術中。自矜精敏。而不知人之以小與爲大。取之川也。所得者鏡裏空花。所失者全國命脉。忽小而不以爲意。一語之微。一字之末。何妨稍事圓通。不知皆足以牽動全局也。是皆非有心作弊者。非有心作弊。其患尙如此。況乎其爲有心。所以土木之變。中原士卒死於兵刃者數十萬衆。是何異以數十萬民命。換此區區貨賄。肥其身。以飽其子孫乎。而此暴骨沙場之鬼。宛在春閨夢裡。尙不知自己性命被人賣去。或疑劫運使然。豈不大冤。雖然。後此李質爲通和使。與也先反覆辯論。多賴通事馬顯之力。蓋亦未嘗無賢者也。

功過不能看透。則賞罰皆乖。無以爲人勸。最足致亂。于謙有社稷功者也。其君輕國重之言。正所以致英宗回國也。蓋愈以英宗爲重。則敵人要求愈甚。萬不肯輕易送歸。使其擁之無用。自然應我所請。此于謙之志也。知此則可以不殺于謙。石亨僥倖以圖功者也。復辟之謀。僅爲一己富貴。非有愛於英宗也。功雖成。不合於正。萬一不成。南宮雖在。英宗甯得復入耶。竟以萬乘之身。爲孤注之一擲。知此則石亨不當賞。不當殺。而殺不當賞。而賞皆爲以私廢公。奪門而有賞。則宮門可慮者大矣。且此輩有恃而驕。與之以顏色。則傲上。加之以裁制。則生亂。李賢諫寵石亨。大是有見。惟僅言

石亨之奸。不言于謙之忠。豈不知歟。抑知而不敢言歟。初時不敢言。或因有待而發。厥後陳汝言籍沒。帝曰于謙任事久。籍其家無餘物。今汝言未期年。得貲如是之多。是則頗悟于氏之冤矣。尙何待而不言乎。爲大臣者。旣不能使朝廷無過。並不能爲朝廷補過。旣不能令賢者無冤。復不能爲賢者白其冤。君子之立朝。當如是耶。英宗復辟。有心圖治。而見識不足。以在廷無佐治之才也。李賢較勝常流。又復有言不發。殊非進思盡忠之道。

英宗不肯除景泰。年號曰朕心有所不忍。放建文幼子出宮。曰親親之義。實有不忍。是一番磨練之後。見識稍勝從前。心地已趨醇厚。若得如于謙者輔之。必大有可觀焉。按景泰八年之間。撫民禦敵。未嘗無功。不肯去其年號。亦以支持危局。有不可沒者在也。放建庶人於外。殆所謂推己以及人耳。數年塞外苦雨。淒風數載。南宮憂危。疑懼領畧者深矣。嘗謂景泰爲君。用賢恤民。遂退也。先才猷似在英宗之上。惟因欲立己子。一念之偏。遂至賞非其所當。罰非其所當。罰迎上皇於沙漠。則不許防上皇於南宮。則見聽以私廢公。薄於骨肉之情。此不能爲之諱焉。放建庶人一事。在景泰所必不爲者。英宗爲之。此英宗之厚處。若論二人優劣。退也。先則景泰之功。賞不以功。罪不以過。則景泰之短。寵王振而北狩。則英宗之失。重親親之誼。不以私憾用事。是英宗之美。

馬寅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天下事言之非難。行之實難。馬氏在郎署三十年矣。未嘗以淹抑降志。此真能立身不敗者。若戴縉九年不遷。遂媚事太監。以求升遷。雖爲天下唾罵。不顧也。嘗思不敗之功。在乎力學之勤。力學有恒。乃有不敗之效。必先做得上兩句。而後可以完得下一句。我輩衣食所驅。未嘗學問。歲月蹉跎。忽焉半世。少不努力。老大興嗟。尙蒙天假之年。勉作桑榆之補。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書爲座右銘。時

時借以警惕

昔賢寧取譏於當時見諂於後世而其委曲苦衷往往不肯自表於人讀史者又循跡而不原心冥冥中所以多懷不自於千載也李東陽人皆以模稜目之謂其當劉瑾用事不能力爭也不知東陽於正德初年亦曾上疏請誅劉瑾語甚切直何嘗緘默無言特武宗爲人諫如不聞言之過數則轉激其怒無補於國計民生耳當時劉健謝遷慷慨激烈甚且推案大哭不惟不能去瑾轉致爲瑾所逐其明證矣曰然則健遷諸賢皆非歟曰有劉謝之慷慨諫諍即不能無東陽之委曲補救慷慨諫諍固不可少委曲補救亦不可無是時帝與劉瑾如一人頃刻不能稍離凡有言及不貶則死如大臣皆以諫瑾而去朝廷無一正人羣奸益少顧忌君民將何所依賴也東陽當時果然連縛而行則三邊總制楊一清莫爲之營救去一萬里長城矣朝官三百餘人下獄籍沒劉謝諸家若無解免之人則勦舊不保而羣臣一網打盡矣當劉瑾甚怒之餘胸懷稍存顧忌順從猶恐不暇豈肯一一營脫則其不去之意實非貪榮固寵蓋有一片苦心存於其間也是時武宗年幼瑾之黨羽太重文武盡出其門倘一旦思爲曹吉祥則君國胥受其害夫曹吉祥黨徒未成者也猶能殺大臣而擾禁地若劉瑾權勢遠出吉祥之上倏然變生誰能防制所以暫與周旋者內欲爲君之保障若有異謀已必先知不難隨機施設也外爲諸賢之救護盡其力量所能以相庇蔭使不至盡被摧殘也蓋以去就爭者執政之職分留此身委曲以圖補救者執政之苦心知此而後可以論李文正也

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劉瑾初用事只宜疎斥未有可死之罪乃大臣必欲殺之不能死瑾反爲瑾制從此內宦權重大臣權輕不容并立必然之勢也劉健謝遷始謀誅瑾繼則哭罵東陽默然世以此短之夫哭罵固忠

憤所激。以國家之重。將壞於兩三小臣之手。安得而不傷感。然哭之罵之。豈可以死劉瑾而去。大奸歟。徒令內官聞之。暗笑。以爲外廷諸人。其技不過如此而已。以此爲東陽短。豈真東陽之短乎。厥後楊一清爲張永畫策。教以善爲說詞。動以呂疆承業之名。令其得請。即行稍緩。便有旋踵之禍。張永果用一清之言。而劾瑾。武宗果聽永言。而誅瑾。是一清不動聲色。去一根深蒂固之權奸。史臣以多才稱之。信不誣也。蓋天下事。正圖之不能就者。則靜候其機。別籌一法。以行之。不可形於色。而暴於口。詞色慷慨。僅足以動聽聞。不足以濟所事也。

劉宇排斥正人。附劉瑾而取高位。知瑾將敗。先致仕以去。可謂狡矣。使劉瑾敗時。其爪牙如焦芳。曹元。張綏之徒。或死或竄。而宇竟逍遙事外。豈不以智自豪哉。得劉瑾之益。不受劉瑾之累。誠爲計之得者。無如立身一敗。大本即虧。私智小慧。不能有所濟也。平日作惡多端。飲恨未發者衆矣。豈一時之退藏。足以掩蓋而自全。僅僅削籍爲民。不失爲富家翁。總屬意外倖事。人第知劉瑾之惡重。而不知此輩罪惡。不在劉瑾以下。以瑾有爲惡邪心。而無相濟長才。則固易敗。而有限無如瑾。有才竭時。資助者有人。瑾有事敗機。彌縫者有人。爲求一官。不惜破數十家財產。以悅之。爲快私恨。不恤殺數十人生命。以媚之。瑾之惡。皆此輩之惡也。瑾死而此輩不死。人謂劉瑾狡。劉瑾不若此輩之狡也。

流氓殺人之匪也。匪殺人而人未必盡死。以有殺匪之兵。足以保人無患也。是以匪能殺人。兵足以制之。不克肆其毒。人雖畏匪之殺。得兵以爲之庇。亦有恃而無恐。乃匪殺人而兵亦殺人焉。民之始而畏匪者。繼則轉而畏兵。匪之始尙畏兵者。兵則轉而畏匪。百姓能逃命於殺人之匪。不能逃命於保人之兵。將何以圖存乎。匪殺人。強者尙能與之抗。兵殺人。受者不敢以相爭。惟有吞聲垂淚而已。雖然。殺匪則有賞。殺民則有罪。兵即不思得賞。何爲反思得罪。歟。不知殺

匪○雖○可○得○賞○無○如○匪○不○易○殺○也○或○殺○匪○未○成○而○已○命○已○莫○保○或○冒○險○徼○倖○其○賞○亦○有○限○所○以○不○如○不○殺○匪○而○殺○民○雖○有○罪○民○固○不○難○殺○也○殺○之○而○誣○以○匪○不○獨○可○以○無○罪○且○可○以○邀○非○常○之○功○所○以○寧○殺○民○而○不○殺○匪○諸○君○疑○吾○言○乎○試○觀○江○彬○征○流○寇○於○山○東○惟○殺○良○民○邀○賞○反○蒙○帝○寵○可○以○知○矣○民○既○受○害○何○以○不○申○訴○乎○曰○申○訴○則○誣○告○長○官○頑○民○抗○上○罪○在○不○赦○矣○何○不○以○理○相○爭○乎○曰○以○理○相○爭○則○造○言○煽○惑○變○亂○是○非○罪○亦○不○赦○矣○故○江○彬○雖○殺○人○而○不○慮○有○他○者○恃○有○此○耳○

宸濠既反○王伯安駐吉安○郡縣以兵來會○共謀所向○伯安云○我故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彼必他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克省城○以搗其巢穴○彼還師來援○吾即從而邀擊之○後果以此克敵○執宸濠而平大亂○夫吉安未下○何可引兵南行○宸濠不解兵○事故中○伯安所算○若使燕王○當此伯安之計○無能爲也○燕王謀敗九江○反引之使來○曰○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燕兵出攻大寧○九江聞之○馳薄城下○燕王還兵夾攻○連破七壘○九江宵遁○故知伯安之計○爲宸濠設耳○若遇燕王○當必另有所謀○以伯安之自守○爲怯○忘後顧憂○貪進取利○是宸濠之自愚也○引兵外出○故示疎忽○誘敵人來○攻是燕王之愚人也○戰術有云○兵者可以愚人○不可以自愚○信哉○

建功難事也○建功雖難○不如居功之難○居功雖難○不如功沒於人而能處之泰然○則尤難○千古以來○建功者多矣○建非常之功○轉眼而得○非常之禍○前此艱苦危險○盡付東流○以其不善居功也○千古以來○善居功者亦多矣○或敬慎戒懼○或急流勇退○雖有譖人○莫用其奸○深知保功不易○務謀所以自全也○至於除元惡○巨奸○不費朝廷籌畫之神○平多年積寇○不費斗糧隻矢之勞○使恃險作梗者○一變而爲向化之民○是何等功績乎○王守仁定宸濠○平廣州叛蠻○始爲江彬所奪○

繼爲桂萼所抑。竟無憤鬱不平之意。亦無抗疏申辯之文。是蓋不易多見者也。夫才可以立功。不可以保功。故居功必。有過人之識。識足以保功矣。不能無悶於功之被抑而見奪。以識之外。猶有學也。在伯安之意。戡亂除害。吾職所當盡。者第求有益於國。有益於民而已。以爲吾功耶。吾受之以爲非吾功耶。吾聽之。竭吾力所能爲。而爲之餘。非所計也。彼奸佞。雖有奪功之能。而吾儔報國利民之心。終不可得而奪也。終不可得而抑也。又何爭焉。學術精卓如此。不愧一代大儒。

張永前劾劉瑾之奸。而劉瑾被黜。後訴守仁之忠。而守仁保全。大異植黨助奸妨賢。害能之人。其對守仁云。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之意。將順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也。數語頗能洞悉武宗爲人。及當時實情。故能異於羣小。不爲所忌。和於羣小。不爲所染。上以默輔其君。下以陰庇忠賢。心地識見。皆有可取。不謂內宦中。乃有如此之人。與李東陽同一胸襟。同一見解。不得以刑餘輕之。

大凡奸佞初入仕途。必假廉潔以沽名。於是同列譽之曰某也賢。大臣薦之亦曰某也賢。迨至職位漸尊。可以自見於人。主乃假者。日以退真者。日以現。萬不肯下手。即行貪污也。下手貪污。則官不進而立足不牢矣。嚴嵩則不然。初由南京內用。即事貨賄。甚至苞苴太多。增高其價。并不假托廉潔。并不畏人劾奏。彼何所恃歟。所恃者假爲恭謹而已。先是太后冊文。因去本生兩字。廷臣數百人。跪左順門爭之。哭聲震闕廷。屢諭不退。世宗疾其囂張。遂以直諫爲狂躁。而認柔媚爲恭順矣。避其主之所惡。趨其主之所好。嚴氏妙用在此。嚴氏得寵在此。嘗思爲忠尙易。爲奸甚難。忠臣僅顧及



民國一邊己之利害不計也。君之喜怒不問也。同列之猜忌不較也。爲奸臣者先則多方籌己之利害。次必揣摩其君之性情。務悅其心。籠絡其君之意。向使聽吾言。再次則於同寅中擇其位尊而強項者。中傷之以驚懼百僚。選其巧佞而有才者。收用之以廣樹爪牙。面面顧到。不知幾費經營籌畫。而後可以爲奸臣也。豈不苦哉。

嚴嵩一赫然有名之巨奸也。意其爲人雖不及魏武。亦必相去不遠矣。不然婦人小子皆知之。豈易得歟。繼考其爲人。不過一碌碌之徒耳。所能者媚上殘下而已。外此則毫無濟問。俺答之衆。非有金遼之強也。非有也。先伯顏之銳也。忽然來犯。不難擊之使退也。乃束手無謀。惟曰寇飽自去而已。以如此庸才。得爲千古有數巨奸。實非嚴氏多能。蓋由世宗無用也。嵩之奸原不難知。爲君者稍能明白。不必連諫者之有葉沈痛劾者之有繼盛。則已削其籍。或戮於西市矣。即嚴氏亦知君不易欺。何敢放胆妄作。僅僅爲一庸臣可耳。安能稱大奸以震灼古今也。惟其君過於昏昧。初則葉經劾之不聽。而嚴氏胆壯矣。繼則撫文字之微。以激上怒。令諫臣死於杖下。中外側目畏之。而嚴氏焰益張矣。久之見帝樂爲己用也。再進一步。殺大學士夏言。甚不費力。至此而炙手可熱之勢。不堪向邇矣。欲貶竄某臣。帝聽之。欲殺某臣。帝許之。有如是言。聽計從之。主嵩之惡。自然如水就下。如火燎原。沛然莫之能禦。世宗真養成嚴嵩之惡耳。嵩之惡。既由世宗養成之。不必謂嵩誤帝。轉可謂帝誤嵩矣。不然以嵩之才。倘遇稍能清明剛斷之主。僅可作一無聲無臭庸臣。何至成大奸負萬世罵名哉。爲魏武執鞭。尙恐不願。安可以相提并論也。

嵩之黨徒。雖衆。毫無出色人才。最信任者。莫如仇鸞。趙文華。然此輩志在趨承。嚴氏括取民財而已。仇鸞僅能尾敵。冒功。文華僅知禱神求佑。毫無幹濟之用也。曰惟其如此。無用所以明不亡國。不然仇鸞有才。擁兵於西北。文華多智。擁

兵於東南嚴嵩居中而執朝政則篡明之勢成朱氏之鬼餒矣否則政由陝氏祭則寡人世宗爲一虛名之傀儡矣焉敢令嚴嵩致仕而下世蕃於獄也

世宗起復夏言位諸嚴嵩之上而信任之心轉出嚴嵩之下位居嵩上則其懷恨必深信在嵩下則其譖言易入故絕致言於死也雖然嚴氏非可同列之人也幸而脫離宦海無復風波即宜終老田間飲酒看山以盡此未盡殘年乃復應詔而起何其知進而不知退乎願應詔而起亦未嘗不可也必默籌己之才力足以制嚴氏而有餘默籌君之信任必能言出而聽從以一出爲國家去百年之害使黑暗朝廷變而現清明之氣則此出爲萬不可少之舉而亦不容或緩者也不然則惟以潔身遠禍爲高碎其身而有益於國可也碎其身而無益於國何爲也遇信譖之君有害賢之相奈何功名心重知進而不知退也

兵部尙書丁汝夔之死嚴嵩陷之也（初俺答薄都城嵩授汝夔計謂地近喪師難掩當令諸將勿戰寇飽自去民間歸罪汝夔詔收之嵩恐露前畫給曰毋慮吾爲若地汝夔信之不自辯遂論死）論者多病嚴氏而惜汝夔夫嚴嵩奸賊也汝夔朝廷大臣也不以國事爲重而惟嵩言是聽則一嚴嵩而已亦一嚴嵩殺之何足爲惜幸嵩令其勿戰耳若令其開門納降亦從而聽之乎使汝夔果有定亂之才能如子謙之退也先上也雖無其才實有一片愛國真忱不惜背城一戰以身報國死於兵戈次也嵩即有命不敢與聞嚴氏雖狡安能行其詐也推汝夔之意雖無嵩言斷乎不敢出戰蓋其胸中之見亦以爲寇飽自去地近喪師難掩耳嵩之言適中其懷焉得而不樂從且私心竊計以爲言由嵩授萬一因是獲罪即可諉罪於嵩否則亦可求救於嵩所以寧可得罪其君不敢得罪於嵩甯負罪不辯以冀嵩救不

敢○自○白○於○君○以○觸○嵩○怒○是○則○汝○夔○之○死○孰○死○之○乎○吾○故○曰○嚴○氏○不○足○責○而○汝○夔○不○足○惜○也○

忠○義○之○士○不○當○自○愛○其○身○亦○不○當○自○陷○其○身○不○自○愛○其○身○非○不○愛○也○因○有○重○於○其○身○者○在○也○夫○重○於○身○者○非○國○乎○愛○國○甚○於○愛○身○救○國○急○於○救○身○此○一○定○之○理○也○然○而○殊○非○易○言○也○既○能○圖○害○我○國○其○力○量○必○千○百○倍○於○我○欲○與○此○勢○大○而○力○雄○者○爭○一○日○之○勝○負○則○必○出○九○死○之○途○而○後○可○以○徼○倖○於○萬○一○所○以○忠○臣○義○士○欲○去○大○奸○必○置○死○生○於○度○外○也○不○自○陷○其○身○者○所○爲○不○足○以○去○奸○惡○徒○快○一○時○之○義○憤○轉○爲○小○人○借○口○之○資○而○招○莫○大○之○禍○此○係○意○氣○未○純○可○以○稱○豪○不○可○以○爲○後○世○法○也○沈○練○楊○繼○盛○皆○以○劾○嚴○嵩○死○者○繼○盛○下○獄○故○不○容○復○活○沈○練○貶○謫○尙○可○以○自○全○既○赴○保○安○即○宜○養○晦○隱○耀○一○擊○不○中○留○身○以○待○將○來○不○獨○快○心○之○事○不○能○爲○即○快○意○之○言○亦○不○能○出○以○奸○佞○未○能○忘○情○於○我○也○乃○東○草○爲○人○目○爲○嚴○嵩○而○射○之○此○雖○忠○憤○所○激○不○足○以○死○嵩○也○不○足○以○死○嵩○而○有○益○於○國○也○因○此○亡○其○身○并○及○其○子○孫○學○養○未○純○亦○賢○者○之○過○也○

嚴○嵩○之○惡○不○下○世○蕃○况○繼○子○爲○非○同○奸○相○濟○世○蕃○殺○而○嵩○獨○善○終○天○道○真○有○知○而○無○知○耶○曰○世○蕃○之○死○其○慘○痛○不○過○一○時○嚴○嵩○之○生○其○慘○痛○不○止○一○時○生○蓋○有○甚○於○死○也○夫○以○二○十○年○宰○相○君○上○之○寵○愛○如○何○深○官○僚○之○趨○承○如○何○衆○萬○人○之○尊○仰○如○何○崇○當○此○垂○暮○年○華○子○則○伏○法○矣○孫○則○就○戮○矣○家○則○破○敗○矣○烟○消○星○散○一○身○以○外○無○所○有○寄○食○於○故○舊○之○家○而○乃○仰○人○之○鼻○息○在○寒○賤○下○士○已○不○能○堪○况○曾○身○傍○九○霄○位○冠○百○僚○恩○華○傾○動○一○世○者○乎○蔬○食○殘○羹○何○能○下○咽○當○其○三○更○夢○醒○清○夜○捫○心○往○事○從○頭○一○一○回○溯○表○袖○謀○夔○得○黃○白○幾○何○惟○憶○奪○嫡○得○黃○白○幾○何○賣○法○鬻○官○得○黃○白○珠○玉○幣○帛○幾○何○何○爲○而○殺○葉○經○夏○言○乎○何○爲○而○死○沈○練○趙○錦○乎○何○爲○而○殺○王○忬○楊○繼○盛○乎○爲○固○寵○計○也○爲○保○位○計○也○爲○肥○其○家○計○也○爲

傳之子孫千百世而不窮計也。費無限精神，用無限籌畫，破人之產，毀人之家，上蒙其君，下刮其民，窮年累月，堆積山邱，一旦窮途盡是幻影空花，早知到此，皆虛何必當時作惡，淒涼苦況，自問何堪，有不如速死之爲愈者。天蓋將其所施於人者，令彼親身一一嘗遍，然後就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而已，非令之善終也。

張居正之權勢不下嚴嵩，而其作惡之處亦大有相類者。殺夏言，楊繼盛者，嚴嵩也。殺遼王，死洪朝選，陷高拱而杖吳中行者，張居正也。是則張居正不將爲嚴嵩之第二人歟。曰：過雖相似，功則不同。蓋嚴嵩有過而無功，居正則有功而有過。以冲幼之主，當多事之秋，能令海內清寧，決機任能，使朝廷無過舉，此史臣之所稱也。淮揚巨浸，直逼泗州，治之以潘季馴，果能水患無憂而轉漕無礙焉。土蠻大舉，人寇禦之以梁夢龍，助之以戚繼光，堅壁清野，分駐要津，使敵人進不能攻，掠無所獲，退則受邀擊而奔潰，寇雖強不能爲患焉。淮鳳蘇松連被災荒，於是破格賑恤，上則擢節官費，服御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之，施舍緇黃，不如與吾赤子也。下則爲民請命，饑者使之有食，寒者使之有衣，警以災害，令其君畏天而恤民焉。其餘織造不便於民者，停之；戒壇爲祖訓所不許者，止之；講章足以啓發者，進之；餽金不當受者，却之；迥異乎嚴嵩畏俺答而一籌莫展，反掩敗以爲功也。迥異乎嚴氏貪金帛而廢法，雖奪謫謀襲之事，亦爲之而不顧也。迥異乎嚴氏不思啓發，惟存蒙蔽之心，不能節用，徒吮庶民之血也。蓋張氏所有之過，嚴氏過之；張氏所有之功，嚴氏絕無聞焉。吾嘗謂嚴嵩爲世宗不可有之臣，張居正爲神宗不可少之臣，特惜其學有未純，量有未廣耳。東林黨明代之大患也，非黨字足以病國，結黨宗旨不謀所以利國，惟求快其私圖，則足以病國。在位者以政治結黨，聚衆人之才力以行政，則事無不舉；聚衆人之才力以謀事，則慮無不周。安得而無益於國，在野以學問結黨，養成有

用○之○才○以○爲○行○政○之○本○互○勉○切○磋○之○力○以○除○頽○墮○之○風○安○得○而○無○益○於○國○若○居○位○者○以○權○力○自○矜○在○野○者○以○虛○名○相○尚○此○則○盡○其○力○之○所○能○摧○殘○異○己○彼○則○標○厥○名○之○獨○異○污○濁○形○人○意○見○相○爭○力○持○不○下○始○尙○迭○爲○勝○敗○終○致○兩○敗○俱○傷○政○治○之○良○否○不○問○學○業○之○進○退○不○問○惟○此○意○見○兩○字○竟○有○石○爛○海○枯○不○可○磨○滅○之○勢○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置○其○必○不○可○緩○而○爭○其○必○不○容○有○國○事○何○爲○而○不○受○累○民○生○何○爲○而○不○受○害○稍○有○進○和○解○之○言○者○不○以○爲○庸○即○以○爲○懦○以○爲○公○等○碌○碌○焉○足○以○語○此○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抵○死○相○讐○有○何○益○處○冷○眼○旁○觀○大○是○可○憫○追○溯○其○源○不○能○不○悵○然○於○罪○首○矣○張○居○正○奪○爵○籍○家○神○宗○謂○其○蔽○塞○朕○聰○專○權○亂○政○也○何○以○居○正○未○死○神○宗○之○政○尙○有○可○稱○居○正○既○死○神○宗○之○政○毫○無○足○觀○也○昔○以○恤○民○爲○重○者○茲○則○虐○其○衆○而○不○顧○昔○以○祖○宗○爲○法○者○茲○則○捨○遺○訓○而○不○遵○洮○蘭○之○絨○山○西○之○紬○浙○直○之○緞○絹○服○用○無○度○而○江○南○山○陝○之○民○困○矣○採○木○之○害○或○死○於○飢○渴○或○斃○於○瘴○疫○一○木○仆○地○千○夫○難○移○遭○險○蹉○跌○壞○常○百○人○而○川○貴○湖○廣○之○民○困○矣○稅○礦○無○利○勒○取○於○民○破○家○鬻○子○衆○不○聊○生○威○權○生○死○操○於○內○侍○官○不○敢○問○而○天○下○之○民○困○矣○至○於○美○治○宮○室○鑿○雲○南○文○石○採○廣○州○明○珠○更○其○下○焉○者○也○凡○有○圖○利○自○快○之○事○則○遣○內○臣○爲○之○雖○至○民○怨○激○變○充○耳○不○聞○居○正○在○位○曷○嘗○有○此○乎○旣○曰○居○正○專○權○亂○政○蔽○塞○朕○聰○則○居○正○已○死○不○難○明○日○達○聰○一○新○政○治○矣○而○乃○轉○不○如○前○焉○然○則○膠○離○朱○之○目○塞○瞽○曠○之○耳○又○是○誰○人○之○過○也○林○材○主○不○開○礦○張○位○主○開○礦○林○氏○之○意○開○礦○之○害○小○則○爭○掠○大○則○嘯○聚○盜○之○囹○寇○之○藪○也○張○氏○之○意○以○爲○利○出○於○天○地○之○自○然○可○益○國○而○無○病○於○民○也○二○者○果○孰○是○而○孰○非○乎○曰○皆○是○也○曰○礦○事○興○後○天○下○咸○被○其○害○以○爲○取○諸○山○澤○實○則○奪○之○閭閻○名○是○挾○地○之○藏○以○充○國○用○實○則○括○庶○民○之○財○以○肥○內○宦○始○則○因○礦○而○虐○民○繼○則○民○憤○而○爲○變○未○見○其○利○先○被○其

害則是林氏之言。洞見無遺。張氏之言。未能無弊。何得目爲皆是乎。曰。明之礦。患在人不在礦。地有無窮之利。本爲養人之資。若云不可取。天豈以養人者害人耶。無如內宦非辦礦之人。只知憑權自用。恣意妄爲而已。所以憤恨已極。聚衆鼓譟。讐殺太監。焚燒其署。民豈敢與命使相抗哉。其剝膚之痛。不復能堪也。使擇官紳商民之賢者用焉。何至此州。譁然而衆亂。彼省紛然而官謫。自有盈餘可求。不至重爲民害。故林氏之言。言其害也。張氏之言。言其利也。害是必有之。害利是本然之利。欲其有利無害在乎所用之人。當時言礦之有害者多矣。包見掇李三才之徒皆是也。帝所以不肯聽從者。以明明有利而棄之不取。不以利爲利。轉以利爲害。爭論不已。徒足增厭耳。進言者不必言礦之害。言辦礦必有辦礦之人。內宦非其人也。以此言進於帝。帝或萬一俯從。若執定礦必無利可尋。何怪其終不聽也。

凡事不必過於張皇。而以張皇處之。意別有所在也。妖書一事。不過妄人所爲。雖不可不究。以爲正本清源之計。然必過於紛擾。妄測懸推。則附會獻勤者多。而善良受累者衆矣。或正犯反道。遙事外無辜。轉莫自沉冤沈。一貫不能處以鎮靜。欲借此陷其異己耳。明人通病。大抵意見爲重。遇事則先私後公。傾軋爲能。不僅東林爲然也。史稱妖書實舍人趙士禎所爲。因其病篤。自行吐說也。顧趙士禎何人乎。無赫赫之名。無過人之權。有何大不得已。而出此乎。夫盜傷來歙。川中之所使也。盜傷裴度。淮西之所遣也。盜傷李石。權阉之所命也。若趙氏者。恐非要犯正身也。

一李三才也。彼以爲不賢而劾之。此以爲賢而救之。以爲不賢。非真知其不賢也。不過因其異於己耳。以爲賢者。非真惜其賢也。不過因其同於己耳。同於己。雖奸亦是賢。異於己。雖賢亦是奸。全憑一人私情。不顧天下公義。是臣之擾於下也。救某人而某某當救。否劾某人而某人果當劾。否果其當也。劾者宜許其劾。救者宜許其救。果其未當也。劾人者

宜○加○申○飭○爲○害○能○之○戒○救○人○者○宜○加○訓○誨○爲○循○私○之○警○如○是○雖○欲○黨○同○伐○異○懼○燭○照○而○有○所○不○敢○焉○乃○彈○劾○者○疏○入○不○報○申○救○者○疏○入○不○報○毫○無○鑒○別○之○明○未○見○賞○罰○之○示○聽○其○自○爲○是○非○此○君○之○昧○於○上○也○臣○擾○於○下○不○能○爲○君○善○其○事○君○昧○於○上○不○能○使○臣○盡○其○職○內○則○礦○稅○害○民○妖○書○梃○擊○紛○然○而○起○江○西○福○建○水○患○山○西○山○東○大○旱○而○蝗○不○是○漂○沒○萬○家○即○爲○赤○地○千○里○外○則○王○命○印○兵○敗○於○先○頗○廷○伯○梁○汝○貴○兵○敗○於○後○杜○松○沒○於○渾○河○麻○岩○沒○於○二○道○關○劉○縉○深○入○重○圍○全○軍○不○返○內○憂○外○患○交○迫○而○來○明○事○至○此○江○河○日○下○矣○

東林黨外又有齊楚浙三派勢均力敵相持不下齊派以元詩教周永春爲首楚以官應震吳亮嗣爲首浙以劉廷元姚宗文爲首各樹輿援鞏固勢力黨派分歧并驅競進萃羣力以圖公則國家之福強鄰所深畏者萃羣力以圖私則國家之患強鄰所甚喜者此輩只知益其黨派不知朝野之利害也亦并不知益其黨派只謀一己之利害也因何而有黨派乎以一人力薄不足以遂其私積衆人之力以爲力則力厚而後求吾所大欲莫之能撓本私利而立黨非公益以相從吾故謂其并不知有黨益也明事之壞不壞於黨派而壞於黨派之不正知有私而不知有公也或公其名而不公其實也總之黨派設立利少而害多創者雖賢從者未必盡賢創者未必賢從者不堪問矣

操大權者萬不易免人恨蓋位尊望重求者必多不遂所求則恨矣行事必有賞罰賞雖不當受者未必冤罰雖極當受者未必喜則受罰之人有恨矣用人必有進退進一人而其人未必感恩退一人而其人必懷缺望則受黜者有恨矣然因此招恨與恃權而妄作威福挾私而任意取舍不同也勢之所不能免亦理之所不必求免者若必求免能盡人而悅之耶能有賞而無罰耶能有進而無退耶伏處山林不當大任則已既當大任此字拋過方能靜心籌畫而後

不爲所牽。若因人恨而自生煩惱。怒人恨而力爲申辯。則紛擾其心。必敗所事。小人即乘機而來。試其顛倒之技矣。舉一事焉。不以爲當。爲而曰恃才妄作。設法以阻撓之。進一賢賞一有功。不曰爲衆人勸。而曰爲私人地。罰一罪退一不肖。不曰逐奸去劣。而曰快意挾嫌。此蓋千古之通病也。不獨明代爲然。而明代實甚。不必熊廷弼獨抱此冤。而熊氏爲深。當清兵侵撫順清河之後。楊經畧以四路之衆。幾於全軍皆沒。於是攻撫安堡。入開原境。瀋陽鐵嶺處處奔潰。焚殺殘餘。遼事萬分不可收拾。雖由楊鎬之疎。實亦清兵之銳。大局旣壞。熊氏豈不知乎。詔書一至。即日就道。蓋以己之才氣。堪任艱難。而國勢危亡。不容忽置也。經營其殘敗。整理其灰燼。令流亡無人之境。變作殷繁重鎮。於敵騎出沒之區。而能戎馬無驚。昔時岌岌不可終日者。茲則支持辛苦二載有餘。徒以行事過於認真。遂拂羣小之心。而爲譖賊之媒。姚宗文以求官不遂。而恨焉。劉國縉以誤機被黜。而恨焉。猶恐己力不足以撼動也。又嗾其黨與。顧慥魏應嘉之徒。交章攻擊。必欲去之。而後快。乃熊氏果奉詔回籍待勘矣。諸君之意。遂矣。而遼事更不可問矣。即使真有大讐。不能爲千里遼陽暫恕此人乎。不可爲國之存亡稍緩數年乎。甯可使宗社淪亡。萬不能消胸中眚域也。楊漣一疏。雖以功過并論。如謂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策。亦偏論也。夫積衰非一二年所能振也。萬全非一二年所能望也。求萬全於積衰。卽欲責諸一二年之間。以此爲熊氏咎。其亦不諒之甚矣。賢者立論如此。况其下歟。然熊氏豈無所以自取乎。譖毀之來。當平心細察。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耿耿孤忠。期無罪於天地。何必辯爲辯之。不惟自擾而無益也。恨者之恨益深矣。

明代經畧任大而權輕。內而部臣足以遙制。外而撫臣動爲掣肘。經臣曰可戰。部臣曰勿輕舉喪師也。經畧曰不可戰。



部臣曰是畏縮不前也。此部臣與經畧不能同其意者。經臣曰宜守。撫臣乃主戰以立功。經畧曰宜戰。撫臣轉忌能而不助。此經臣與撫臣不能同其意者。又或經畧與部臣不能意見相同。而撫臣與部臣轉可謀畫一心。賜以劍敕。許以便宜。如是則經畧不能與爭矣。有功則經畧無與以戰。出於撫臣所主也。有過則經畧同罪。以經畧所任何事也。賀世賢兵敗而瀋陽失。袁應泰兵敗而遼陽失。邊事愈不可問。於是復起廷弼爲經畧。熊氏此次大不可出。非避險而畏難也。譖人尙在大臣。不和不足。以有爲也。蓋出所以救邊事之危。不能救危而出。何如不能救危而不出乎。如力行辭退。萬一不能邀准。卽宜奏陳一切。俯如所請。然後再行受職。所陳者何。一則請飭部臣籌兵若干。籌餉若干。庶幾到任之後。加以訓練。遇事乃有把握。再則或守或戰。部臣不能遙主。以殘敗之餘。必先能守。然後能戰。戰則有功可表。守則無勞足顯。勞師靡餉。坐守邊城。未有一戰之功。不免時有責言。殊於軍情不合也。三則撫臣應受節制。事權乃能統一。不致暗相牴牾。否則劃清權限。不相侵越。然後責有攸歸。如是則就職盡其力之所能。以報知遇。不如是則當連疏固辭。與其後日事敗遺羞。不如固辭獲罪。熊氏未能籌及於此。率然應命而行。一旦莅事用兵。則無兵可用。籌餉則餉有不敷。根本未立。卽命出師。此時上疏自訴。誰復聽之。及至王化貞兵敗。遂因之得咎。欲戰則兵有不足。欲守則撫臣作梗。內受制於大部。外受牽於封疆。竟欲使身係安危之重。臣徒手而勝強敵。豈不愚哉。非愚也。蓋忌心深也。言官原有風聞奏事之例。如事太重。大勘實之後。亦應與以懲戒。出言不慎。遺誤軍機。非尋常關於一人名譽一事出入者可比。蓋斯人一動邊鎮存亡係之。國家安危係之。迨至表白於後。則事機已失。莫可挽回。雖殺此妄言之人。不足以蔽其辜也。廷弼當遼事危急之時。起自田間。單騎出關。收拾餘燼。城守經年。敵終不能闖入。江秉謙論賀氏之罪曰。

何前此垂危之遼。敵不知其所攻。今此堅備之瀋。賀氏反失其守。則廷弼之胆畧有大過人者。使廷弼得安其位。決不敗壞。至是觀此數言。則顧慥姚宗文之罪大矣。攻熊氏。即所以助敵攻遼瀋也。去熊氏。即所以去遼瀋而送之敵人也。當其未會勘明。猶曰不知熊氏之果有功而言者。真不實也。既經朱童蒙勘明。會同督撫諸臣。同上一疏。知其有功無過矣。千里遼瀋。皆廷弼之所保。百萬生靈。皆廷弼之所活。使頽廢之城。變而爲金湯。商安於市。旅安於途。後之人。以爲進戰退守之地。皆熊氏之所施設。童蒙入境。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遮道而懇。宛有岳少保班師。父老淚下沾襟之概。熹宗當是時。即宜重責譖臣。以爲妄言者。戒急起廷弼。以爲有功者。勸然不聞其出此也。直至賀世賢袁應嘉兵敗地亡。乃起熊氏不得已去。此數人。然數人雖去。而數人之黨。更不止數人。固未嘗去也。是以譖之於部。臣而部。臣與爲難。暗以峻撫臣而撫臣。不相和王氏之敗。遂牽熊氏之身。壞此漢家保障。甘爲異族之奴。姚顧者亡國之罪魁也。明臣於攻擊之外。又有互相諉卸之一病。如寇起於此省。則驅之於鄰省。以爲寇不起吾境。則吾可以無過。鄰省以寇雖在本省。而非本省發源也。亦不甘任剿滅之責。於是此進一疏以自辯。彼進一疏以自辯。往返相辯。遷延日久。而寇勢張矣。或寇起交界之處。則兩置不問。即上有詰責。則曰臣之境內無寇也。而寇在某境。問之鄰境。亦復如此。回奏。并不知同爲守土之官。即有共事之責。無論寇起何境。皆足爲民之害。一省力有未足。合兩省以會剿。塞其險要。斷其出路。漸逼漸緊。聚而殲之。初起之時。各奮其力。辛苦一心。不難撲滅也。乃界限太清。私心太深。坐視羣寇。發榮滋長。由一縣而蔓及一省。由一省而縱橫天下。更將何處推諉耶。降於寇。則爲寇所殺。不降於寇。則棄職逃生。亦必爲寇所殺。天下無一片乾淨土。誰是安樂國也。最可笑者。莫如給事中裴君。賜一疏。誠爲想入非非。裴氏晉人也。寇由秦地入於山。

西陷蒲州。掠永甯。巡撫御史歸咎於秦。謂以鄰國爲壑。此即所謂相誘而不知會剿之一也。君賜上言。宜責令秦之撫鎮。驅寇回秦。然後再議撫剿云云。疆臣如此。廷臣如此。寇安得而不興。國安得而不亡。明代之亡。一由於羣臣互相攻擊。再由羣臣互相誘卸。相攻則精神全用之意氣。而政之窳敗。無人問民間之疾苦。無人知使奸佞豪猾之徒乘隙而起。操無上之權。貶者貶而殺者殺。初時相攻不肯相下者。此時雖欲相保相救不能矣。魏忠賢天鑒錄中之人。同志錄中之人。點將錄中之人。或死於獄。或死於刑杖。是其明証。正士云亡。邦國瘁矣。相誘者以爲人起其禍。吾受其害。耶。吾獨賢勞人享安逸。耶。人何以如此之智。吾何以如此之愚。吾不爲也。當其始也。寇尙有畏懼心。慮有司或不我寬也。久則視之漠然也。而胆壯。變其昔之畏懼。遂成今之輕視。甚則由輕視而轉生玩侮。飢困勢窮。則投誠。既得賞賜。復叛去。屢降屢叛。既叛復降。總督楊鶴。陝撫劉廣生。爲寇所玩弄於股掌之上。而不自耻。噫。使羣臣始不相攻。繼不相誘。清兵雖強。安能得明之天下。

寇宜剿撫并用。專於撫則爲惡。無懼效尤者。日衆。專於剿則多戮。無辜而脅從者可憫。楊鶴劉廣生。一意專撫。殊難索解。夫撫之而不叛。剿固不如撫。撫之而復叛。豈可以終撫始終不肯痛剿者。蓋無可用之兵也。報部領餉者若干營。而督臣吞沒幾何。撫臣吞沒幾何。總鎮叅遊吞沒幾何。一營之中。僅存疲孽廢疾者數十人。一旦有事。何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也。觀楊氏於降賊謝一魁。浮報其衆。上疏乞賜多金。其貪可知矣。賞降寇尙思乾沒盈餘。練營兵更可任意短少。內實懼怯。無能外示撫字之仁。不知因循養寇。受賊玩侮。上有負於國。恩下有害於民生矣。身任封疆。即清廉自矢。甯能餓死耶。聚積如山。不過爲賊守耳。何苦如此之愚。

或曰。懷宗時有加派捐助搜括等事。皆理財之法也。當時以爲救急之妙。莫過於此。給事中吳執御請罷之。帝不肯從。夫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在上者愛財。帛人亦愛。溫飽在上者愛。萬世人亦戀。妻孥奈何。使黃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欲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安。試觀住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亂者哉。余曰。明朝至此。上是真窮。下亦是真窮。所不窮者。內官外官而已。下窮則流亡衆多。賊有所資。故亂事日見。其甚。上窮則行政平。匪不能無米爲炊。懷宗之取於民。亦是不得已之真情。特是取之於下者多。而歸之於上者少耳。上未得其用。下已重其困矣。在懷宗之意。每人不過區區積少成多。遂可興舉庶事。民無分毫之累。國有籌備之資。旣爲踐土之儔。豈昧急公之義。不知帝有加派捐助搜括。內而廷臣外而封疆。有司下而吏役紳董。無不有捐助。無不有搜括也。上只取其一下已。取其十。取其一。不足以累民。取其十。民不堪命矣。

年十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

我之史談一冊

大洋 角

著者淮陰陳卜勳醫隱

點定者

桃源馬逢伯  
漣水姜藩卿

發行者聚星草堂

淮陰郵局  
對巷本宅



|     |     |     |    |     |     |     |     |     |     |     |
|-----|-----|-----|----|-----|-----|-----|-----|-----|-----|-----|
| 二十九 | 又   | 又   | 三十 | 三十二 | 四十五 | 五十  | 五十一 | 五十四 | 六十一 | 九十三 |
| 六   | 十二  | 十三  | 一  | 十   | 十三  | 十一  | 十   | 四   | 二   | 九   |
| 四十三 | 三十二 | 三十八 | 十一 | 四十  | 十八  | 三十七 | 三十  | 四十二 | 四十  | 十二  |
| 去   | 顛   | 元   | 患  | 身   | 稿   | 落意字 | 狡   | 袞   | 籐   | 流   |
| 取   | 顛   | 玄   | 夷  | 命   | 鎬   |     | 矯   | 宥   | 滕   | 海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十六 | 六十四 | 三十九 | 四十五 | 四十八 | 五十 | 五十四 | 六十八 | 六十九 | 又   | 七十九 | 八十九 | 九十一 | 九十六 | 一〇八 | 一百十三 |
| 十四  | 十四  | 十   | 二   | 十四  | 十四 | 十三  | 八   | 十一  | 十三  | 四   | 十三  | 五   | 九   | 一   | 六    |
| 四十  | 四十  | 二   | 四十一 | 十   | 二  | 三   | 三十八 | 七   | 二十八 | 三十六 | 十三  | 十一  | 十六  | 二十八 | 二十三  |
| 河朔  | 河朔  | 絕   | 猶   | 宋   | 列  | 班   | 疎   | 纂   | 遺   | 輝   | 灣   | 譖   | 縮   | 陳   | 元    |
| 河朔  | 河朔  | 終   | 由   | 宗   | 例  | 癡   | 紓   | 纂   | 貽   | 徽   | 彎   | 讒   | 束   | 寧   | 元    |